FEKETE GYÉMÁNTOK

约卡伊·莫尔选集

黑钻石



约卡伊·莫尔选集

黑 钻 石

汤 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龙

黑钻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85,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15　插页7

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10019·2997　定价1.2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第　一　章

黑　山　黑　水

我们是在地底下一个很深的岩洞里。在地下面，已经够不舒服的了，而这儿，我们还被包围在一片幽暗中；天花板是黑的，墙壁也是黑的；都是煤砌成的。地板是一面地地道道的黑镜，有点儿象湖泊，光泽如钢。在这个亮晶晶的表面上，闪烁着一盏孤灯的反射光，从一盏安全灯的铁丝罩上透射出来的亮光。

一个人划着一只狭窄的小船，在这个湖泊上航行。他借着闪烁的灯光，看见一根根高高的柱子样的东西，从下面深渊里耸立起来，一直碰到了洞顶——细长的柱子般的东西，好象摩尔式宫殿的圆柱。它们这一截还黑黝黝的；到了一定的高度，颜色就变浅了。

这些柱子般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松树干和棕榈树干。这种巨大的树干，在煤矿上面的平地上是挺平常的，但怎么会落到这下面来的呢？它们可是属于另一个世界——光天化日的世界的东西啊。头顶的煤层有时候着了火，火势很猛烈，没有抓住这些个大家伙，就把它们推下来啦。

煤坑常常自行起火,这是门外汉都知道的,但是碰到这种情况，却有人来扑灭火焰。是谁啊？这就是问题了。

那条粗陋的小船,或者独木舟的唯一的用主,不停地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划着船。他是一个约莫三十岁的汉子，脸色苍白，长有一把黑胡子。他那薄薄的嘴唇，赋予他一副意志坚决的倔强表情；他的脑门很宽阔，高高隆起在眼睛上方，说明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光着脑袋，因为岩洞里空气沉闷，他的鬈曲的黑发又很厚密，所以用不着戴帽子。

他在这儿干什么？

他在这湖泊的黑镜上划着他的小船；绕过来，转过去，一只空着的手举着一盏灯，焦急地探索着那些黑壁。敢情是他指望那儿藏着什么秘密东西？敢情是他认为只要碰到一个弹簧,说声‘开门,芝麻’[①]，那个藏了几百年的宝贝就会出现？

一点不假，他是在找宝贝。黑壁上随处有一块块松裂开的石头——造物主的手在筑造时，有的地方造得很马虎；石头上面，落有一种早就绝种的植物的叶痕。这是多了不起的宝物啊！在另外的地方，他碰见了一些不知名的结晶体(这种东西,科学迄今还没有给它命名),或者碰见了一块新的石英、金属和石头的结合岩——这是开天辟地之前,地球大变动的一种大自然的无言的证据。

这些柱子也是证据,柱子上头的湖里的水,已凝成了一层结晶体的硬皮，不很显著，但是可用肉眼看出来。

① 《一千零一夜》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盗》中讲的开门咒语。

所有这些发现，对他来说都很有意义。

这个湖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水会退会涨：一天两次，退得空空的；一天两次，又涨得满满的。水喜气洋洋、喧嚣骚嚷地涌进这个黑暗的洞窟；越涨越高，一直涨到柱子变色的地方。水在这里呆上两个钟头光景，不增不减，光光滑滑，平静如镜。然后，开始慢慢地、稳稳地退下去了，一直退回到它来的那个秘密的隐藏处，消失不见为止。好奇的、神秘的来访者！船里的人可才了解它这一套呐；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他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听见一阵突然而起的汩汩声，好象无可奈何似的，最后一股流水在一块突出的煤块后面消失了。于是，他急忙脱掉上衣、鞋子、袜子，只穿了一身衬衣裤。他在腰部系上一个装着铁锤和凿子的皮囊，取过他的安全灯，系到皮带上，这样装备停当，他一下子钻进了黑岩上的一道罅隙，追赶消逝着的湖水去了。

干这件事，他可是个有胆量的人，因为他走的路，是一条条穿过死亡宫的走廊。单身独个地来到这儿，在这种可怕的寂静中——寻觅那个封着七道密封的秘密①，大自然隐藏了几千年的宝藏，非得有一副铁石心肠才行。但是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他在这里已一连待了两三个小时。

要是他有什么人——妻子、妹妹，甚至一个仆人，或者一只狗，知道他这时在哪儿，正在冒着什么样的危险，他们

①喻极端秘密的事。

准会担心害怕得发疯的。

他可什么人也没有；他是单身一个。他走了，没有人会哭泣，他来了，也没有人会高兴，在闪耀的日光中也罢，在这地球深处也罢，他过的都是孤独寂寥的生活。

那消失了的湖水，象个撒娇卖乖的少女一样任性，尽开玩笑，闹脾气。有时候，它一连三四个小时不露面，有时候，又立刻连蹦带跳地回来了，在这岩洞的狭口上一下子抱住这位不幸的老兄，叫他大吃苦头！不过这人知道这水的脾气；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他们是老相识了；他知道可以依靠哪些朕兆，他也知道那段间歇期会有多久。他能凭地下风估计出持续期。当风飕飕地穿过裂缝和罅隙时，他就知道，水马上要流来了。若是等到那尖厉的飕飕声停住了，那他就活不成了。

黑暗中，听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好象一声长叹，一架风籁琴①在远方呜咽；随即，看见一团灯火摇曳的光亮渐渐移近过来，不一会儿，这个神秘的探索隐秘的人出现了。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象个死人似的；他的额上和脸上流淌着汗珠。底下的空气一定比这岩洞里还要沉闷，要不就是这个无底洞里的睡魔发出了一股冷飕飕的湿气。他把他那个装得满满的皮囊丢回到船里，又上了船。

正是时候。他刚坐定身子，就听到了一阵汩汩声，一股

①风吹自鸣之琴。

黑水从岩石罅隙里涌出来，随着一阵咕突咕突的巨响，一下子喷射开了。接着，停了几分钟，又涌来了另一股水。岩洞迅速涨满了。不一会儿，水标在光滑的壁面上显现出来了。水清晰如镜，渐渐上升，无声无息，稳稳定定，一直升到齐柱子上的黑线为止。

这条船，载着它的沉默而警惕的主人，在水上漂浮着，好象岩洞里的一个幽灵。这里的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重得象金属一样。船慢慢转动着，只是现在那位划手已不想窥看这面黑镜的深处；他也不注意壁上那些神秘的痕迹了。他聚精会神察看着一刻浓于一刻的空气，细心地瞧了瞧他的安全灯，灯封闭得严严的——没有漏气。

大雾把这盏灯包住了。这个地下无底洞里的空气已经呈现蓝色。船里的人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安全灯的火焰跳得很高，灯芯变成了红色——这是危险信号！死神在身旁翱翔。

这个地狱里住着两个妖怪——两个可怕的恶鬼。矿工们管一个叫"沼气"，管另一个叫"碳酸气"这两个恶鬼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出没于每一个煤矿。"碳酸气"偷偷地走近它的受害者，象一片浓密的蒸汽一样压在矿工的胸口，步步逼紧他，剥夺他的呼吸，使他讲不出话，嘲笑他的惊慌，待到功成愿遂，它消失了，象来时一样突然地走了。"沼气"更加残酷，可怕。它来如一阵旋风；给所有的东西放上一把火，搞得煤块熊熊燃烧，破坏洞窟，摧毁矿井，烧焦土地，把人摔得粉身碎骨。那些靠在地下干活糊口的人，谁也说不

上，他们什么时候可能碰上这两个恶鬼之中的一个。

“沼气”的秘密，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冒出来，还没有查明。很可能，它是氢气跟露天空气中的碳酸气接触而产生的，“碳酸气”只消一颗火星就可以变成“沼气”。一时疏忽，打开了安全灯，或者划了一根火柴，就足以把这两个恶鬼合成一体。

我们一直尾随着的这个孤独的汉子，看到空气渐渐变成乳白色，心里越来越焦急了。

他已被裹在一片淡淡的云雾中。他没有等这水涨到最高点。当小船划到做了一个马马虎虎的趸船的地方，他就跳了上去，拉着链条拖过那只小船，把它紧紧地系住了，然后，他登上几级凿得很粗糙的石级，来到一扇牢固的铁门边，拿钥匙开了门，随手关上后，发觉自己已来到一条直通矿井的过道里。

这儿，他进入了一个繁忙世界，跟他刚才离开的那个寂静天地迥然不同。一条条狭窄而闷热的隧道里，挤满了挥着鹤嘴锄辛苦干活的矿工。成人几乎都没有穿衣服，那些推货车的孩子，压根儿就一丝不挂。除了不停的铁锤声外，听不到任何响声。在矿井里，没有欢乐的歌声，没有笑语，也没有友好的招呼。每个矿工的嘴上，都缚着一块厚厚的布，要透过这块布才能呼吸。

有的坑道非常狭窄，工人只好仰面躺在那儿，用鹤嘴锄凿煤。等到煤凿松了，他就把煤卸进小货车，那些赤身裸体的男孩就贴着肚子爬去，把车子推往洞口。

这个从黑洞里出来的人，穿的跟其余的人完全一样。不错，他是穿着衣服，但他的衣服上沾满了煤屑，他的一双手也同样很粗糙，他的肩上扛着一把鹤嘴锄和一把铁锤。尽管这样，他们大伙儿还是都认识他；每个矿工在招呼他时，口气中都带有一种粗俗的恭维，他回答道：

“晚上好。碳酸气来啦！”

这句话在四面八方传开了。

这是真的。碳酸气是近在眼前，那些默默地来来去去挥着铁锤的、推着货车的、仰面躺着的汉子和小孩，心里都知道，就象囚犯等着执行死刑一样，死期可能已经临近。

那片压在每个人胸口的沉重的湿雾，以及那股弥漫在煤矿里的毒气，只消添上一颗火星，这些现在还活着和动着的人，就会一命呜呼，给埋在地下，而在头顶上就会有成百个寡妇孤儿，为失去的亲人号啕痛哭。

这一点，矿工们心里都有数，可他们还是镇静地继续干着活，仿佛压根儿没觉察到死神正在他们头顶周旋。

进来的人是白伦德 · 依凡，矿井的主人。他自己一身兼了监工、经理、检验员和账房这四个职务。事情是够他忙的；但是，有句谚语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要是我们活得年岁大了，就会体验到这句谚语的真理："若要事情好，自己动手搞。"何况，工人看到雇主在一起并肩干活，还是一个鼓舞。因此，当这位老板用“碳酸气来啦”这句话同所有的工人招呼时，他们大家都知道，老板并不把他的生命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贵重；尽管他是获取全部利润的矿主，他却并没有

一走了之，或者听任他们处于危险之中。

他从从容容、非常镇静地下达了他的命令——把通风机开起来，一股冷空气立刻冲到了灼热的煤上；工人们干三个钟头就下班，不必再干六个钟头。他跨进一个包着水牛皮的吊桶，自个儿降到了竖坑底，去看看几个新坑口是不是有危险。他用一根铁棒小心地拨开煤屑，看看有没有发热，是不是隐藏着可能引起爆炸的瓦斯。接着，下面的通风机和上面的排气机都开动了，他就在风速计旁坐了下来。这是一架细巧的小机器，样儿有点象孩子们玩的响簧陀螺。它的轴子顶着一块红宝石，发条转动着一个有一百颗轮齿的轮子；这个轮子的速度指示着竖坑的气流的强度。它不会比‘碳酸气’的行动剧烈,也不会比‘碳酸气’的行动迟缓。

他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他作好了一切戒备，搞得万无一失，这样，当所有的矿工都离开了矿井时，他才最后一个跨进吊车，升向新鲜空气和阳光。

新鲜空气——阳光！

邦达伐拉从来不见阳光，烟的阴影象一层密云一样悬在地面上；这是一个涂满烟垢的黑乡。路是黑的，路上尽是煤迹；房子是黑的，沾满了从大煤库里刮来的煤屑；男人和女人也都是黑黑的。奇怪的是，上面树林子的一些鸟，却不全是黑的。

邦达伐拉矿井的出入口在一个小山坡上，从山上可以俯瞰全区的美景。在另一边，那个山谷里，矗立着几座蒸馏转炉的高烟囱。这些烟囱日夜不息地冒烟，有时候冒白烟，

但一般都是墨黑的黑烟；因为这儿所蒸馏的是煤的成分之一的硫磺。

金属只有这样才能熔解。煤矿的一个重要主顾，是附近山上的那个铸铁厂，它的五个烟囱也不断地冒着烟。要是铁锤喷吐的是白烟，那么炉子蒸发的就是黑烟，反过来也是一样。两个工厂一起开工，山谷给罩上了一张连绵不断的云烟的帐幕，透过这张帐幕，连太阳光看去也是灰沉沉、暗蒙蒙的。

铸铁厂里流出来的是一条铁锈色的小河，然而从煤矿里流出来的小河，却黑得跟墨水一样。到山谷里，这两条小河汇合到了一起。一时间，铁锈色的水竭力想占那股黑水的上风，可是没多久，它就屈服了，黑色的河流欢腾地流贯了黑色的草地。

这是一幅很阴郁的景色,想到要在这样一块地方,从孩提时代进入中年，从中年变成老年，从来看不到绿色的田野或者蓝色的高天，是很令人悲哀的。

但是白伦德 · 依凡走出矿井,来到露天时,却觉得地下和地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底下，有令人窒息的瓦斯；上面，是一片沉沉的雾 底下,是黑洞洞的煤坑的穹窿,上面,是阴暗的天的穹窿；而且都是些同样的人。

已是傍晚时分 夕阳西下了,这时,连讨厌的烟也遮不住落日的余晖。远远的邦达伐拉城郭上的塔楼映着夕阳的闪光，蒸馏间的烟囱给那赤色的光芒照得红通通的。矿工们没精打采、零零落落地站立着；一些雇来推独轮手车的妇

女和姑娘，一如娘儿们的老习惯，坐在一块儿闲聊天。她们当中有个年轻姑娘开始唱起歌来了——一支字句简单的质朴小调。这是一首斯拉夫民歌——有点儿象民谣。一个母亲在跟她的女儿、刚结婚几个钟头的新娘告别；她以下面这几句话，向女儿讲述了姑娘的孩提时代和自己做母亲的苦心：

你说，当我摩平你头发的时候，
我是不是怀着深情的忧愁？
你说，当我给孩子穿衣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慈爱和温柔？

歌调哀婉动人，带有一般斯拉夫音乐的忧伤的调子，好象是眼泪缀成的；唱歌的姑娘的声音又很悦耳，充满着感情。依凡站下来听着歌声，一直听到唱歌的人和她的伙伴们在那几幢房子后面消失为止。

在这会儿，他才似乎感觉到，地下的生活和露天的生活毕竟有天壤之别。

歌声还在远方荡漾；云朵飘移过来，遮没了落日的余辉，把这幅景色裹在一片漆黑中了。没有星，没有白房子；只有铸铁厂的几扇窗上的灯光，在黑夜中发着亮光；从蒸馏间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向天空吐着黄色的烟圈。

第　二　章

黑钻石的奴隶

我们把煤说成是“黑钻石”，并不是标新立异。那灿烂美丽的石头——金刚钻，本来就是由碳组成的。家里用的煤也是，——它们唯一的区别是,一个透明,一个墨黑 前者是魔鬼,后者是天使。

煤给世界增添了生气。发展的活力是从煤里来的；铁路、轮船都向它汲取不可思议的力量。当代的每一部机器都依靠煤。煤使得地球适于居住；煤赋予大城市灿烂光辉。它是一个宝，是地球赠给过奢侈生活的人的时髦礼物。

所以我们称煤为‘黑钻石”。

邦达伐拉煤矿矿主白伦德·依凡跟他的矿工们的情况是不同的。他看到过上帝的天，而且知道，比较幸福的地上生活是多么光辉、安乐，如同晴天碧空一样舒畅。不过依凡对于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却并不爱好。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这个煤矿，同时父亲也传给了他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毅力。

任何琐碎事情也罢，甚至大的障碍也罢，都不能阻挡依凡的愿望；他的愿望和他的骄傲，是除了依靠他的矿工们之

外,不凭借任何外力,经营邦达伐拉煤矿。他的野心——也许是愚蠢的野心——是不要朋友支援，不要股东来找岔儿，也不让孤儿寡妇陷入可能的毁灭；这煤矿是他的，他的就应当完全归他所有。

正因为如此，这个煤矿是一项很不显眼的事业。铸铁厂和邻近市镇上的居民们，以少有的低价消费了它每年的产量。这个煤矿和哪一个大工业中心都离得很远，因此，除非投下巨额资本，它决不能成为一个赚大钱的事业。不过，尽管这样，它还是有稳定的收益，特别是，依凡没有不必要的开支，而且，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亲自担任管理人和账房。他监督着一切事情的进行，对自己的事业极其内行，而且为照管自己的事务而感到高兴；这三个条件，正如哪个事业家都知道的，保证了最后的成功。

不过,好在他的身体那么棒,充沛的生命力,驱使他总是忙忙碌碌地干活，因此他自然从来不会感到郁闷无聊。无可否认的是，对这样一个青年男子来说，他的生活却未免有些寂寞。

当他用钥匙打开他的小房子的门,随手把门一关,他就是单身一个了。连来欢迎他的狗也没有一只。他自己侍候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大人物。他把进食看作是白白浪费时间；不过话说回来，他却吃得很多，因为他的身心都需要食物营养。他不求山珍海味，他跟他的矿工们一样，每天都在同一家小饭店用膳，吃的也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喝烈性酒。矿工们是光凭体力干活；他干工

作，可得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给酒得灌浑浑噩噩。他的床不用整理。那是一块木板，上面放了张垫子，铺了一块羊皮毯。他的衣服没有擦刷的必要；衣服上总是沾满了煤屑。

要是有人愿意帮他个忙，把他的屋子清理一下，那准会搞得他大伤脑筋。屋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裁开一半的新书；矿物；科学仪器；设计图；图画；记录。这些东西是一件也移动不得的。无秩序中有秩序，在这个五花八门的杂货堆里，依凡自能找到他所要的东西。一个角落里，是拉伐吉①高温计；另一个角落里，是贝拉尔②煤气炉。上面是一架不可思议的太阳望远镜；靠墙壁放着本生③流电池，以及各种想象得到的新发明，各种分析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化学仪器。

依凡在这些东西中间消磨着他的漫漫长夜。换了别人，象他这样干了一天活，一定很疲倦，会一头栽到床上，从睡眠中为白天的劳累寻些补偿，即使还不太累，也会坐在门口，吸一吸夜间没有烟和煤屑的新鲜空气。可是这位前所未见的学生一回到他的内室，生上炉火，把灯点得旺旺的，就专心一志地敲砸煤块，熬煮种子了，弄得浓烈的煤气越来越浓，只消吸上一口，就会叫人一命呜呼。

他在探求什么？是在寻找点金石的秘密？他不睡不眠，是要发现煤怎样成为金刚钻？他是一心想引出致命的

① 拉伐吉（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② 贝拉尔（1789—1828），法国医生及哲学家。
③ 本生（1811—1899），德国化学家。

毒气呢，或者只是在追求知识的妄想①——做种种的试验，以毫无希望的努力，在黑暗中辛勤工作，一直到过度紧张的脑筋支撑不住，使那一度是卓越的智力只剩下一副残骸？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有一个目的；他是要了解一种对人类——至少，对那些葬身矿井和地洞的人有无限裨益的秘密。他想搞清楚如何扑灭矿井的火灾。为了发现这个秘密，他牺牲了夜晚的睡眠，耗尽了他的青年和成年时代。这不是今天或昨天所起的念头；这是他多年来的唯一宿愿。

他看到过那么多悲惨事件，目睹过那么多在井口发生的那么伤心的景象——那些巨兽象古代的加干纳特②一样吞噬了人的生命。他要减少这项损失——这种损失是那些靠牺牲者的劳动获取利润的人想都没有想到过的，而牺牲者却为了使别人获得温暖,洒下了自己的热血。很可能,这个既定计划会把他逼得疯疯癫癫，或者使他丧失性命；但是，他若是获得了这种知识，死了也心甘情愿。毕竟，丢了一条性命，比起拯救千百万人的性命来，这又算得什么呢？在白伦德·依凡身上没有自私的气息。再说，他对自己的探索工作自有一种乐趣。“乐趣”这个字眼还不够确切。每当他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仅仅是瞥上一眼，他也会沾沾自喜。毫无疑问，在那些个时候，即使把世上的一切欢乐都给他,也不过尔尔 要是我们领悟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

①原文是拉丁文。

② 加干纳特是印度教的一个神，他的神像于每年例节用大车载了在各处游行，相传人们若能给那辆车子辗死，就可以升天，因此信徒们往往甘愿自己伏在地上让它辗死。

理解到，为什么一个青年人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守在一个岩洞里，或者关在一间闷人的屋子里，做冒险的试验，而不去跟可爱的少女和快活的伙伴喝酒、跳舞、谈情说爱、消磨长夜了。对于熟悉科学的人来说，科学具有一种远远胜过淫乐的魅力。

可是，今天夜里，依凡的试验却不大顺利。也许是他累了，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莫非是一个姑娘的歌声？对啦，正是这个丢脸的障碍。在他想也没有想到的时候，那首歌竟蓦地回到了他的心头。

依凡好容易点上灯，生起了火炉。可是他的试验还是失败了。那个姑娘的歌声老在他的脑际萦徊，那几句——是怎么唱的？

> 你说，当我摩平你头发的时候，
> 我是不是怀着深情的忧愁？
> 你说，当我给孩子穿衣的时候，
> 我是不是很慈爱和温柔？

真好听，声音美极了——甜蜜、清晰、嘹亮。明天晚上她大概又会到坑口来的，那时他就可以了解到她的名字。即使她不来的话，别的姑娘也一定知道她的名字；在她们中间，唱歌的人并不多。

> 你说，当我摩平你头发的时候，

哎，脑子里不断回响着这首讨厌的歌，他怎么也安不下心来

做事！

我是不是怀着深情的忧愁？

看一看她的脸就好了，他只想知道那张脸是不是配得上她的歌喉。多半不会好看的。她可能很难看，跟别的姑娘一样—— 莽莽撞撞，不象一个女人；优美和淑静，在邦达伐拉是罕有的天赋。

第二天，依凡早早来到了矿井。通风机开动得很有成效，矿井的空气中只有一丁点儿氢气。通风机可以关上了，依凡不妨在露天待一会儿。

中午下班钟响了,姑娘们放下了手推车,他又听到了那个清脆的年轻的声音唱起了同一支歌。他没有听错；声音又清新又可爱，好象一只画眉鸟，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受过娇养，但是充满着天生的魅力、温柔和欢乐。他看到那个唱歌的人了 ——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最多不过十六岁。她没有时髦的紧身褡的束缚，穿的是一件清楚地显示着处女身段的线条的普通的蓝色小胸衣。她的裙子卷起一边，塞在腰部，露出了她那件更短的衬衫，衬衫只长及膝盖，没有遮住她的小腿。这副身材可能是按赫柏①的雕像仿造出来的,样儿是那么完美 ——两个脚脖子小小的，一双小脚圆得怪好看，好象孩子的脚。姑娘头上围着一块花布，把头发包裹了起来；她的脸，跟她的几个伙伴一样，给煤屑沾得黑黑的，但是，尽管这败坏了美貌，却并不损伤她的形象。她五

①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官端正，眉毛又浓又黑，嘴唇红红的。在她身上，有一种尘世的泥垢和超自然美的混合物；此外，她还有一份即使煤屑也遮盖不住的资产，她的眼睛——那双黑黑的大眼睛——象两颗钻石一样闪着光芒，象一对星星般地照亮了黑暗。

当那对奇妙的眼睛遇到依凡的眼光时，他觉得这两颗钻石，把一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的心的那个玻璃盒子割掉了一截。但他不知道这还仅仅是开头；他那块防护的玻璃马上就将变成落在他周围的块块碎片了。

那位姑娘稍稍屈膝向她的雇主行了个礼，随着这个表示敬意的小动作微微一笑，露出了两排美丽的、珍珠般的白牙齿。

依凡觉得自己好象是神话中着了魔的武士。他忘了为什么上这儿来，要说些什么；他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姑娘渐渐远去的背影和她的伙伴。他模模糊糊地希望她会转过头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微小的动作可以驱散她镇住他的那股魔力。可是她并没有转过头来，虽然她的一个伙伴在唤她的名字“叶维拉”。依凡看见，她们交头接耳地在跟她谈天，毫无疑问，是在谈他。可这似乎并没有引起她的好奇心。现在，她们一伙已经走到一个棚子那儿了，她们在地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几片黑面包和一些山楂，吃起午饭来了。

依凡回到他的房子里。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他是多么寂寞啊。他向来写一种类似工作日志的东西，在那个本子里，他记下了他个人对所有的工人的意见。一种实用的

需要：他知道，用高工资雇一个可靠的熟练工人，比用一半工资雇一个懒惰的饭桶，要有用得多。在“叶维拉”这个名字下的注解上,他看到的是——

“年轻的孤女；赡养一个舌头瘫痪、拄着拐杖行路的瘸腿弟弟。她很稳重,不进城去逛。”

看来，他以前一定见到过这个孩子，但是没有注意过她。每个星期六，他都给矿井里的每个矿工、姑娘和小伙子发工资；那时，他怎么竟没有注意到这双奇妙的眼睛呢？他尽管有学问，却不知道，在两个人中间命中注定有一种亲和力。就跟一次电震一样，爱情是突然产生的；但是，依凡对这一念头却感到好笑。爱情？荒谬！他爱上了一个当矿工的姑娘？多可笑！这是同情,是对一个好孩子的怜悯,她年纪轻轻，又没有爹娘看顾，更糟的，还要照料一个残废的弟弟，供他吃，供他医药。毫无疑问，她一定是把一切好的都给了他，而她自己却只好心满意足地吃些黑面包和山楂，而且始终是一个稳重、诚实的姑娘。她没有转过头来看一看他。他心里除了怜悯这个黑黑的娜雅德①之外，没有别的念头，正因为是出于怜悯，他希望那双纤嫩的小脚能穿上一双漂亮的鞋子；这完全是他对工人中最困难的人的一种正当的关心，为了这个缘故，他将前去对这位可怜的孤儿进行一番调查。啊，自欺啊自欺，你在人们的心田里扮演的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啊！

①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住在江、湖、泉中的仙女。

星期六，工人们来领取周薪了。依凡是一向亲自发工资的，他总是坐在书桌旁，一个个发去，一直发到最后一个。这一回，最后来领工资的是叶维拉。依凡坐在桌旁，桌上放着日记账上登记的按工作量支付的金额。

这姑娘仍然穿着蓝色小胸衣和红裙子，当她走上前来时，依凡大开恩典，对她亲切地说道：

“我的孩子，我决定增加你的工资，从此以后，你将多拿一倍钱。”

姑娘睁着大眼睛，惊愕得呆瞪着他。“为什么？”她问。

“因为人家告诉我，你有一个瘸腿弟弟，全靠你的薪水抚养。要管你和他两个人的衣食，你不可能宽裕。我还听说，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因此，我很高兴给你加一倍薪水，作为对你的奖赏。”

“我不能拿。”

这倒叫依凡感到惊奇了。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知道，这样别人会讲话。他们会取笑我，说你是我的情人，那我一定会非常烦恼，弄得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

这番从从容容讲出来的天真无邪的解释，搞得依凡极为狼狈，完全无话可答。他数出了她平常应得的周薪，她大大方方地把钱放进小胸衣里，对他道声早安，自管自走了。

他完全坠入五里雾中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有很丰富的经历，除读书之外，还见过世面，认识许许多多女

人—— 但他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女人。

“她怕人家会说我是她的情人 她怕他们会取笑她,以至于她可能不得不离开这儿！难道她一点也不知道，一旦我这个主人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姑娘，她就用不着再推独轮手车？连她也知道什么叫情人吗？她很清楚，她必须提防别人。可怜的孩子！她是多么正经啊，可她还是笑了，她不知道她为什么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很认真。”

他站起来,锁上桌子的抽屉,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 接着，又坐下思索起来。

“她跟别的女人都不同。我怀疑她是否知道自己长得多美，是否知道她的美的价值。她是夏娃，一个维妙维肖的夏娃的翻版——《圣经》里的夏娃,摩西的夏娃[1]。她是夏娃，不知道为什么要为自己赤身露体——原始状态的美的典型——而脸红,她很脏,很野蛮,不梳头发,东走西荡地穿过果园，什么也不怕，甚至还和那条蛇玩耍来着。跟男人在一起,她是个女人,单独一个人时,她是个孩子,不过她对她的弟弟却显示了一种母亲似的关怀。她的身材可供雕塑家作模特儿,她的相貌聪颖,她的眼睛娇媚,她的声音悦耳 可是她的一双手却给手推车的杠子磨得很粗糙，她在为谋取每天的面包而操心劳累，她的脸上沾满了煤污，她的歌是在大街上学来的。”

① 夏娃是《旧约 · 创世纪》中所传的第一个女人，曾在伊甸园中和蛇相处 摩西是希伯莱的先知、立法者,他的一生事迹散见于《摩西五书》(即《创业记》等五篇)中。

“她糟就糟在这里！”停了一下，依凡又叹了声气，“这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

他的心里已发生了一场彻底革命。智力的神灵一旦遗弃了他，另外的一伙，那些给圣安东尼在沙漠中狠狠打击过的魔鬼① 就取而代之了。

当可怜的依凡为了赶开这些诱惑者，一心想埋头在他的书本中的时候，叶维拉的身影却来到了他和他进行的实验中间，就好象玛甘泪② 出现在浮士德博士的研究室里；她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响，她的眼睛在煤块中间闪烁，当他试着写字时，发觉自己画了一个穿蓝胸衣和红短裙的少女。不管他做什么，都是这样。一个恶作剧的魔鬼似乎正在一心折磨他。

这个可怜人不再做实验了，他取过一部轻松的文学作品看了起来。他信手取来的是什么书呢？是一本讲名门贵胄爱上出身贫寒的女人的书。道格拉斯男爵爱上了一个牧羊女，为了她，他自己也当了牧羊人；庇莱台尔伯爵娶了一个吉卜赛女郎，奏着一架手转风琴，在街上东游西荡；瑞典国王伯纳多特向一个为农民牧鹅的村姑求婚；约翰大公娶了一个驿官的女儿；另一个澳大利亚公爵，使一个女戏子做了堂堂的公爵夫人；彼得大帝的配偶是一个村民的女儿；一个波拿巴娶了一个洗衣妇，他以前的情妇。

① 圣安东尼（约250—350），第一个基督教修士，生于埃及。传说他曾受魔鬼蛊惑。

② 玛甘泪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个少女。

为什么不呢？在一个穿毛布的人身上，不是跟在一个穿绸缎的人身上同样能发现美丽、温柔、坚贞和真诚吗？再说，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流社会中看到的罪人还不够吗？

佐拉达不是杀了她亲生的子女吗，她还不是生来就是个公主？福斯塔娜是皇帝的女儿，可是却从情人们那儿拿钱；阿思托加思侯爵夫人拿一根发针刺进了丈夫的心脏；谢米拉米斯把她的丈夫们的尸体铺满了整整一个墓地；奥图王是被他的王后在一个丛林里毒死的；那不勒斯的约翰娜把那根勒死国王——她丈夫的丝带当作宝贝；琼尼·拉·佛蕾活活折磨死了她的丈夫；卡瑟琳女皇出卖了她的君主和丈夫，还纵容杀害他的凶手；波尔查、都德这两家王族都有声名狼藉的老婆，就因为他们戴的王冠给阿佛洛狄忒①的腰带缠住了。

在所谓下等人的身上，我们不是看到了最高贵的美德吗？女演员高思辛，她的富有的情人给了她一张空白支票，她却在可以填写支取一百万或更多的钱的空白卡片上只写了她将永远爱他这几个字②另一个女演员昆蒂拉，宁可咬掉自己的舌头，也不出卖她那给牵连在一桩谋叛案中的情人；爱丽思为丈夫而进行决斗，牺牲了性命；另外还有许多默默忍受痛苦，为爱情而死去的人。

哲学和历史都一致反对依凡。接着，他睡了。

梦是一面奇异的镜子，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了自己百事

①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② 约卡伊·莫尔曾就这件事写过一篇小说“空白卡片”原文为法文。

顺遂，仿佛我们的愿望和欲求是万能的。在依凡的梦里，秃子长了头发，盲人见了光明。

到了下个星期末尾，依凡发觉到，他的智力已经不行了。他越是竭力迫使自己的心思回到原来那条抽象理论的渠道里去，那些恶魔却越是联合一致地反对他。一天晚上，他心不在焉,把一个曲颈蒸馏瓶烧过了度,瓶子兜着他的面孔爆炸开来，玻璃碎片割破了他的鼻子和腮帮，他只好在伤口上贴了几块橡皮膏。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几条黑色的铅硬膏，歪歪斜斜地贴在鼻子上，并不会使他显得好看一点。不管怎样，他对自己的愚蠢非常恼火——愚蠢的还不止于此，因为他开始了这样的考虑：

“与其为这个姑娘而发疯，我还不如娶了她吧。娶她？谁听到过这样的事？一个挖煤的姑娘！多么不相称的婚姻①！管它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单身一个吗？我的家不就是我一个人吗？这样时时刻刻想着她，不妨碍我的工作吗？再这样下去，我会毁了的；至于说不相称的婚姻，在周围六里地内，难道有人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吗？一个也没有；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吧，他要找我，也不得不到煤坑里来找，他会看到，我的脸给煤屑沾得黑黑的；谁也不会看出我为了这件事而羞愧得脸红。”

不过，他到底没有去寻找那位姑娘。他等待着星期六，他知道，那时她会来领她的周薪。那一天，她来了，跟以往

①原文是法语。

一样，又是最后一个来的，因为她年纪最小；她站在他坐着的书桌前面。但是这一次，当依凡把钱递到叶维拉手上时，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纤细的手指。姑娘笑了——也许是笑那些还装饰在他脸上的橡皮膏。

“听我说，叶维拉，我有件事要跟你讲一讲。”

叶维拉显得很不安；她停住了笑。

“你愿不愿意让我做你的情人？不，我的孩子，我对你没有坏心眼；一个人总必须先谈恋爱，然后再谈结婚啊。”

姑娘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她说。

“才可能呐！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我已经订了婚。”

依凡放松了她的手。“跟谁订了婚？”

“这个我不打算告诉你，”叶维拉说，“我要是说了，我清楚你会干出什么事来。你会把他解雇，或者你会刁难他，这样，在他当正式工人之前，我们就不能结婚了。”

“你是说一个短工？”

“是的。”

“你对这个平平常常的人比对我、你的雇主还看重？”

姑娘耸耸肩膀，微微歪着头，对依凡睨视了一眼，使得他的血立刻涌上了头部。接着，她从从容容地说道：

“母亲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就许配给他了，我可得守约。”

“你的父亲和母亲见了鬼啦！”依凡高喊道，他的希望和热情落了空，气得发疯了。“你以为我会来管你已经许配给

这样一个家伙吗？我再问你一遍，你愿不愿意丢开他，跟我要好 ?”

叶维拉又摇摇头。“ 我不敢。我的新郎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对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会在瓦斯爆炸时，趁势在矿井里放上一把火的。晚安 !’接着 ,她很快地跑开 ,在她的同伴当中消失了。

依凡把那本日记账狠狠地一摔，搞得一张张账页从这个屋角飞到了那个屋角。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推独轮手车的姑娘，一个半开化的人，竟敢违背他的心愿，拒绝他的求婚。却是为了一个肮脏的、穷困的矿工——一只鼹鼠而已 !

在寂静的夜晚，当依凡又剩下孑然一身时，他的内心起了一场剧烈的斗争。

对自称超然于人类情欲之外，夸耀自己意志如铁、心如寒冰的人，要加以提防；对他要避而远之。对稳重的、神圣的、谨慎的、说起来头头是道的人 ,对那些对女人目不斜视，不接触别人爱好的事的人，也要避而远之。这些违反人性的人是会得到报应的；一旦内心的那个恶魔逃出了樊笼，他就会大干特干一场，以补偿他清心寡欲之苦。凡夫俗子的爱情是一只小狗；遁世隐士的爱情是一头狮子。

科学家依凡，就是和这头他突然解开了锁链的野兽在一块儿熬着长夜，他一会儿在狭窄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倒在床上，受着最可怕的诱惑的折磨，他的心因萌生了无数强烈的欲望，在怦怦直跳，他的思潮向各个邪恶的方向

汹涌着。叶维拉的反抗，刺激了他的热情，也唤起了他的天生的骄傲。邦达伐拉煤矿的主人是一个烈性汉子，这种烈性子以前一直由他坚强的自制力约束着；可是现在，这种自制力似乎已经消失。他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来镇压这个恶魔了，恶魔已经控制了他，正在四面八方引诱他。他举起有力的拳头，对着自己的胸膛，在怦怦直跳的心脏旁边敲了一拳。

“你能不能静一下？谁是主人，是你还是我？干你的活儿吧，奴隶。我是你的长官，你的国王。你的职务没有别的，只是使我的脉搏保持跳动，把空气灌入我的胸肺，促使血液流通。等你停止了工作，虚脱了，我也就完啦，但是你不能当我的主人，因为我的意志必须是最高统治者。”

当依凡敲着胸口时，他恍惚看到一面奇异的镜子里反映出了两个人影——他自己和另一个依凡，正关在里面死命地格斗。他似乎看到，另一个依凡抢走了他的形状和面貌，准备冒着他的名义去干最丑恶的罪行，当他向这个象自己的可恶家伙一拳击去时，它慢慢地消失了；于是依凡一头倒在枕头上，发出了一声高喊“：千万别回来了，恶魔啊，千万别让我再看见你这个丑东西了！”

一个钟头后，依凡面色苍白，精疲力尽，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桌旁了。现在来进行令人厌倦的计算，把一长串一长串的数目字加起来，对他来说，需要有一种超人的精力；但是，他强迫他的倦乏的脑袋和疲劳的手指进行工作；于是奴隶服从主人，身体向内心屈服了。

第　三　章

吃　人　者

天将破晓，依凡仍旧坐在他的书桌旁。由于黎明和灯光很不谐调，他这才熄了灯，把文件撂到一边，让自个儿歇一会儿。

他已经胜利了；又回复了常态。情焰已经熄灭，罪恶的影象已经消失，他的胸口又完全平静了。他已定下了自己的路向；一位守护神在身旁鼓励他。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为蒸馏间运转的机器停息了。每逢星期天，那个供汽力抽水机抽水的大水盆，或者叫水槽，是拿来供矿工们清洗一周来的尘垢用的。六点到七点，归女人洗，七点到九点，归男人洗。每到星期六的晚上，那架机器的管理人就把大抽水机房的钥匙交给了依凡，因此，那儿不可能藏有好奇的人，或者窥看的汤姆①，打那扇朝着水盆开的小窗子上去看维纳斯②们洗澡。那扇小窗是专供火

①传说，不列颠考文垂的戈达娃，请求她的丈夫李弗利克伯爵豁免对考文垂居民课征的一项税收，李弗利克戏言说：如果她能于中午时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大街走一趟，就可照办。戈达娃答应了，她叫居民们在她走过时关门闭户，待在屋里。但有个窥看的汤姆，在门内向外偷看，结果当场瞎了眼睛。

夫看看抽水机开动时水位是否正常用的。

依凡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去扮演他想扮演就可扮演的汤姆这种角色。可是，这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却从钉上取下那把钥匙，放进了口袋里。他取钥匙不是在六点到七点间，而是刚过八点的时候：他要偷偷地去看一下男人洗澡。

这是干吗？因为他知道，煤矿里有个风俗，一对男女订了婚，男人的肉体上向来会黥有那个姑娘的名字。这种印第安人的野蛮习惯，矿工们是打哪儿学来的，那就很难说了。在这件事情上，自有一种深情厚爱，而野蛮人往往比文明人更具有深情厚爱，男情人用一枚针在自己的胳膊上或者肩膀上黥上字，然后再擦上红的或者蓝的腐蚀酸。这样的证据是擦不掉的。有时候，碰到一个有点诗人气质的人，还会再刺上两颗叫一根箭贯穿着的心，或者，一对鸽子，或者，可能是矿工的标记，槌子和鹤嘴锄。要是友谊起了变化，情人就会在他这本人名簿上欣然勾掉那个朝三暮四者的名字。这只消在那个名字上贴一张膏药，于是，字迹和皮肤就一块儿化为乌有了；一块新皮生出来，上面又可以写新的名字啦。好多人都不会这样用心周到。他们往往在老名字下添上一个新名字，听任那份记录越来越多，直到有时候不留一块空白为止。

依凡没费多少劲，就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人。洗澡的人一洗净身上的黑煤烟，依凡就在他一个肩膀上看到了叶维拉的名字，蓝色的字母和两颗红心。他的情敌是个聪明

② 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而勤勉的工人,名叫沙弗伦·彼得，他的伙伴给他添了个绰号：吃人者。彼得对这个歪名从来不会生气。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人家揶揄他，他毫不在意。他从来不发什么牢骚，从来不上教堂，也不进酒店。但他对孩子们却异常嫌恶。碰到有个孩子来到他的身旁，他就会撵开他，顺手拿起什么东西就摔过去。这个怪癖出了名，以致那些做母亲的老是告诫小孩子，要他们当心这个吃人者。除此之外，他对人人都很友好。

依凡看到了他要找的人后，就离开抽水机房，回到家里，在门口站了下来，以便看一看成群结伙经过这儿，上邻村的教堂里去的人。他看到叶维拉也在人群里。他挑针打眼地冷然细看了一番，对她那显示着混血种特征、独具一格的美人姿态，得出了一个可说是科学的结论。纤小的手脚，苗条的身材，狭小的脑门，清秀的鼻子，丝一般的黑发，在在说明她是个印度种或亚利安种的印度人；但是那短短的上唇和长长的蛇眉，又可以推断出是斯拉夫人的后裔。那双晶晶闪亮、富有诱惑力的眼睛，无疑是东方人的，那下巴的样儿和脸上的血色，又叫人想起马来人，而那柔嫩的腮帮忽然泛起一片红晕的样儿，又是高加索人——只有高加索人才会一下子脸红，因为他们的皮肤的细胞组织纤细得近乎透明。

当叶维拉经过身旁时，依凡这样沉思默想着；他同时也很奇怪，为什么她的情人不按照邦达伐拉的惯例跟她一块儿走。可是，彼得却显然不想遵循这些个求爱期间的规矩；

他这会儿正抬着头，托着下巴，躺在靠坑口的通风炉门前的一张条凳上。

依凡向他走过去。“早上好，彼得。你在这里干什么，老兄？”

“我在听下面来的风。”

“你干吗不上教堂去？”

“我根本不作祷告。”

“为什么不做？”

“我不伤害任何人。一不偷窃，二不杀人，要是有上帝的话，他比我更清楚，我该怎样才好。”

“这你可完全错啦，彼得。讲到这些个事，有教养的人和那些所谓造物主的孩子，可大不相同。我可以依靠我的科学和思想——我的智能是我的向导，使我不致于受到诱惑；但是对你，跟你这样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些只懂得与自己日常劳动有关的事，而没有别的知识的人，可需要有信仰、希望、安慰和宽恕才行呵。”依凡说着，在彼得身旁坐下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你有什么心事吧，彼得？”

彼得点点头。“有点儿。”

“这件事沉重地压着你的灵魂？”

“压着我的灵魂，压着我的肉体——到处都压着我！”

“是一桩秘密吗，彼得？”

“不，不是。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跟你讲一讲。”

“杀了人？”

“还要坏。

“你想想，还是别告诉我为妙吧？这可能对你有危险呐。”

“对我毫无危险。这件事即使写出来——贴到市场里的十字架上去，法律也不可能为难我，再说，好多人都知道了,我不跟你讲,你从别人那里也会听到的。”

“那就告诉我吧。”

“这个故事很简短。当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不满二十岁的时候，我曾经出海去寻找出路。我受雇在一条的里雅斯特的轮船上当火伕。我们装了一船面粉到巴西去。我们的航行很顺利。回来的时候，我们装了黑咖啡和羊毛。正好来到赤道上,我们遇上了飓风，它毁坏了我们的发动机，打断了我们的主桅，把船冲到一个沙洲上沉没了。船上的几个旅客给下到了救生艇上；他们只航行了短短一段路，救生艇就翻掉了，他们全淹死了。我们其余的人用沉船上的木板做了一张木排，只好凭着这个很单薄的家伙在公海上漂浮啦。我们一共三十九个人，包括船长、舵手、一个里约热内卢的商人，还有他的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小孩。我们没有别的妇女和孩子，因为他们都死在救生艇里了。我们认为他们真不幸啊，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倒是幸福人。我要是在那时死了，那更好，要好得多。我们三十九个人，不久就只剩下了九个人。呃，我多希望我是当时死掉了的一个人呀！我们在水上漂了八天，一会儿给撞到这里，一会儿给撞到那里，或者又平平静静，一动不动了，仿佛叫大海逮住了似的，我们没有一滴水解渴，也吃不到一口食物。我们当中

十个人是饿死的。

“我们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到了第九天，还没有得救的希望。太阳炙烤着我们，海水又反射热气，我们两边受着火攻。啊，那个可怕的时刻真惨啊！那天傍晚，我们决定：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为其余的人而牺牲——就是说，我们将抽签决定谁来让别的人吃。我们把各人的名字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叫那个天真的孩子来为我们抽签。结果，那个孩子抽到了他自己的名字。

“这件可怕的事余下的部分，先生，我不能跟你说了。我老是原原本本地梦见这件事，而且，经常在那位可怜的母亲诅咒吃了这可怕的一餐的人、呼求上苍别让我们安生的一刻间惊醒过来。一想起她说的话，我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树林里去，待在那儿，看看我会不会变成一条狼。变成狼才是活该哩。

“我是吃了那该诅咒的一餐的唯一活下来的人。这一点使我很烦恼；它在我的灵魂上打了烙印。我的血管里，除了我自己的血之外，还流着别人的血。种种可怕的想头不断地缠着我。我吃的那块人肉，仍旧留在我的肚子里；它使得你再也不想吃别的任何食物。我现在可领会到吃同类的动物的欢乐啦。我一看见一个脸蛋红红的孩子，心里就会想，他那条圆滚滚的小胳膊可好吃呐。当我看见一个虚弱苍白的婴孩时，心里就会立刻出现这样一个念头——干吗让他活着？倒不如——”

他耸耸肩，站了起来。他把双手藏在罩衫里，停了一

下，继续说道：

“现在你说说，先生，我闹了这种病，有救吗？有能治我的病的医生吗？或者，有肯宽恕我的牧师吗？我把我的故事跟牧师讲过，也跟大夫讲过，一个嘱咐我吃素，自我惩罚，一个叫我别喝白兰地，放放血。他们的话，都一钱不值，这样的劝告，越劝越糟。”

“我来对你提个劝告吧，”依凡说：“结婚。”

沙弗伦惊异地望着他的雇主，脸上露出了一个隐约的微笑。

“这我也想过。也许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会再对孩子嫌恶了。”

“那你干吗不结婚？”

“我太穷啦。要是两个穷光蛋凑到一块儿，那你就不是一个叫化子，而是一对叫化子啦。人先得能活命才行啊。”

“这倒是真的；不过你可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我早就想叫你当一级矿工了，只是我要等你结了婚，才提升你。我是一贯把最好的职位给予结了婚的人的。我发觉，单身汉一旦得到了较高的薪水，马上就会堕落的。结了婚的人就比较可靠；他不会心血来潮，离开他的职务。所以，考虑一下吧。下星期六，你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结婚预告已在教堂里宣告过了①，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矿工的薪水，而且我将

①指男女双方，于七天前把姓名、住址和居住在那个住址的时间，报告牧师；牧师在礼拜天晨祷读完第二遍《圣经》经文时，向会众宣布，分期连续宣告三次，如无人反对，才可正式结婚。

给你一间屋子。”

这位工人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差点向他的恩人跪了下去；他结结巴巴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几乎呜咽起来了。

“呃，”依凡喊了声，友好地怂恿他道，“今天是星期天。这你还没有想到吗，朋友？”

彼得一跳而起，擦擦眼睛。

“礼拜还没有开始，”依凡继续说，“大家正在往教堂里走呐。我看，你还赶得上你的新娘，同她一块儿上牧师那儿去吧。”

彼得啥也没说，拔腿就跑，他的一双腿挺长，一会儿就跑得看不见了。他光着个脑袋；忘了拿走放在凳上的帽子。依凡见了，就捡起来，替他拿回家保存起来。他站在那儿望着，直到那个跑去的人转过拐角消失了。然后，他拿着沙弗伦·彼得的帽子进了屋。

“他多幸福啊！”他想，叹了口气。

他回到屋里，在日记账上写了：从明天星期一起，按照常规的工资，雇用沙弗伦·彼得为一级矿工，他原来的工作，由另一名短工担当。当他合起日记账时，他的心在低声地说：

“我的残酷的主人啊，现在你心满意足啦？”

但是依凡有他的忧虑，他这样回答出了他的心里话：

“我不相信你啦，因为我看出来了，你把我带到薄冰上去是挺便当的。我可必须关心未来啊。即使这会儿，我也不能确信我的动机是纯正的。天知道在我的这种明显的克

己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也许，你在想，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她将仍然是可爱的，也许还更容易到手……但是我将严密地注意你,我的不忠的心 妳别再引我去冒险啦。”

他又查看了他的账簿，发觉这一年来所增加的收益，已可以使他出相当的薪金去雇用一位监工。他写了一份正式的广告，当晚就把它发送到几家外国报纸上去刊登。

那样，他以后就可不必天天跟工人们打交道了。

第　四　章

造　币　者

依凡给外国报纸寄去广告已两个星期了，这天早晨，又是星期六的早晨，沙弗伦·彼得走来告诉他，刚才来了两位绅士，想看看煤矿。

“他们准是外国人，”他补充道，“他们相互间讲的是法国话。”过去的水手生活，使彼得懂得一点儿法语。

“我马上就见他们，”依凡回答说，他正在往一个尖尖的筛子里倒一种绿色的溶液。“这会儿，你去叫他们穿上矿工服吧。”

“已经穿好啦，他们在等你呐。”

“好。我这就去。你搞得怎么样了，彼得？”

“结婚的事吗？一切都很顺当；明天要第三次宣告我们的结婚预告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现在才是降灵节①，牧师不肯给我们行婚礼；不过到了主显节前夜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①降灵节在圣诞节前的四星期。

②　主显节在圣诞节后第十二日。

拖一下，我毫不在乎，因为反正得筹点儿钱。一个人结婚，要各种各样的东西 —— 家具啊什么的；另外还得备些冬天用的东西。”

“你的工钱就一点儿也没攒积下来？”

“有的，先生，我攒下了一百五十福林[①]。我把什么都省掉了 —— 吃的，喝的，甚至抽的烟 —— 一共积下了这笔钱。可他妈的，这儿偏偏来了个招兵委员，我只好把所有的钱，全部塞进了那个检查体格的大夫的胖胖的手里，这样，他就会上报，说我是斜视眼，不适合服兵役。这是我玩的鬼把戏。我的眼睛好好的，但是我能够一连斜视上一刻钟；这样一搞，那位大夫就把我免掉啦，不过，我的一百五十福林也就完啦。行婚礼时，我也不得不扮斜视眼，因为牧师是为了我不适合服兵役，才给我行婚礼的。”

“好，彼得，我也会帮你点忙的。”

“谢谢你，先生，不过我不欢喜借债，借债好象一个人中饭时吃掉了晚饭。”

这时，他们已来到了那两个陌生人等着的地方。

“哦，”依凡喊道，“原来是你，菲利克斯！”他高兴地向其中一个客人伸出手去。

那个名叫菲利克斯的依凡的老朋友，年纪和依凡不相上下。他那柔嫩的脸色，细心地打蜡的胡子，短短的胡髭，蓝里带黑的眼睛，特别是那脑袋的形状，以及脑袋安在两个肩膀上的样儿，加上他那件漂亮的衣服，——粗陋的矿工罩

①匈牙利货币名。

衫不能完全把它遮住—— 在在都说明他是位出入上流社会的人。他说话时声音象女人；宛如梵蒂冈的一个唱歌队员。

菲利克斯急于想叫他的朋友对这次会见的最棘手的方面不要感到不安。

“我希望你会谅解，我们已在旅馆里住下了。我相信你是会接待我们的，可你是个忙人，不愿为招待我们而费神操劳；何况，你跟所有的实业家一样，我敢说，生活是不大讲究的，而那个旅馆可确实非常舒服。我来介绍一下好吧？我的旅伴，古斯塔夫·朗尼。他是位采矿工程师。”

依凡很高兴他的朋友预先考虑到了不希求受到招待的问题；这倒不是他不愿给予他力所能及的欢迎，他的房子里有几间空屋，完全可以住下这两个人—— 可是那样一来，他的生活方式就要给破坏了。他什么时候都没有想到过会来客人。

“我的房子，”他坦白地说，“不适宜接待朋友，真的，别来了；不过，那个旅馆也是我的。我相信，你们住在那儿，会觉得就是我的客人的。”

“说得对，”菲利克斯泰然地说，“尤其是，我们本来就是为了你的事上这儿来的。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你的广告。你说你需要一个监工？”

“是啊。”依凡疑惑地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

“不，不，不是我，”菲利克斯笑了，“我对你这一行一窍不通；不过，朗尼要是发现你的装备适合他的才能的话，他倒有意同你合作。朗尼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在埃仑佐

特尔学的业务。你知道埃仑佐特尔这家商行吧？他是一个挺合适的人。”

朗尼始终没有开腔,也许,可能因为他是法国人,听不懂别人的话。他个儿瘦小，目光锐利，面相精明干练，留着一把长长的尖胡子。

依凡用流利的法语跟这位绅士说，他很愿意亲自带他到邦达伐拉煤矿的各处去看一看。

于是,他们一起下了矿井。在这儿,这两个内行人,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在互相考查着对方对一个煤矿的全部机构和工作的知识。两人都承认，对方很熟悉业务。有几次，他们对某些系统持有不同的见解，在讨论时，甚至引起了争辩，这时，大家都马上就察觉到了，对方根本不听自己的意见。

朗尼对煤层的估价，显得异常敏锐，具有惊人的知识。他甚至不看地质图，就能判断出可能的利润，同样，还能判断出依凡的矿井所占的实际地域之外的煤层的大致范围。他的估价，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跟依凡原来的估价相吻合。中午,视察完了,他们到旅馆里去吃饭,饭前先洗了脸，拂净了衣服。到矿井里去参观，决不是一项干干净净的好玩的事。

下午视察了蒸馏炉,傍晚,他们又去了铸铁厂。从铸铁厂回来，朗尼回旅馆去了，菲利克斯跟着依凡来到了他的家里。

依凡把这位老相识领进他的工作室，说实在的，那里

面，简直一片乱七八糟。他从一张椅子上搬开了满椅子的图表和书本，让他的朋友坐了，告诉他吸烟可以在一盏新式的化学灯上点火。

“你一向爱追根究底，依凡。我清楚地记得，在大学里的时候，你是鹤立鸡群的。至于我，那就相形见绌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告诉我吧，你的博学、勤勉，以及你的体力上的操劳，已使你成为一个富翁了吧？”

依凡笑了笑“：这个煤矿每年给我一万福林的收益。”

“换句话说，是一无所产，或者，至少是近乎一无所产。你自己当经理、监工、出纳、工程师、秘书、账房，又是货物调度员；而你得到的，约略计算一下，刚好是你不得不付给这些雇员的薪水，要是你自己不是一身兼任这几种不同的职务的话。换句话说，你的工作，你的才能，你的钻研，你的热心，你花在这个矿井上的心思和精力，只给了你一点可怜的回报，这么一点儿钱，哪个业主都会付给一个即使仅仅担任其中一项工作的人的。事实上，你在这上面一个子儿也没有捞到。”

“这矿井是无可争议的，我也没有什么过错。都是因为销路不好。因此，产量无法不断地增长。”

“我用一句话给你指出来吧，毛病在什么地方。今天，只有合作，才有实力，在政治界，小的州受人欺凌 它们不得不依附大的州，结成联邦。在商业界，也是如此；小商人肯定竞争不过大的联合企业，他们最好是明白到这一点，合并到一个公司里去。”

“我们的铸铁厂没有倒闭的危险；我们的铁和煤是第一流的,不会被挤垮。”

“另外还有个理由，可进一步说明我的意思—— 不妨告诉你，我正是为了这个上这儿来的。我相信，你已经猜想到了吧，我不是这么一个好人，会专门为了朗尼的利益，辛苦跋涉一趟。他自个儿完全找得到嘛。我的头脑里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我想叫你成为一个富翁，自然罗，在这同时，我自个儿也要赚上一笔。”

“怎么回事啊？”

“我有一次不知在哪里读到过这样几句简要的话，说不同的国家的人怎样捞钱：匈牙利人寻钱，德国人挣钱，法国人赢钱，美国人铸钱。这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形容。你只消注意一下，匈牙利人，他是怎样在一棵棵灌木下面寻找金钱；德国人会汗流满面地干活，直干到获得他的报酬：那块金子；无忧无虑的法国人，会赢光他的牺牲者的最后一块金子；可是美国人却坐在屋角里，啃啃手指甲，就发了大财。是的，许许多多金子都还埋藏着，没有被人发现，只等人家去制造就是了。它埋在人生的机会中，埋在大胆的计划中，埋在有待开发和投资的地下宝藏中；埋在新的发现物中，埋在交通工具的扩充中，埋在奢侈品的增添中，埋在人类愚蠢的行为中，埋在科学家所作的努力中；特别是埋在小资本家装金子的钱盒中，那些金子将通过广泛的途径加以周转利用。小额股分应投到一个大公司去，依靠这种信贷，每一个钱将派三个钱的用场。这是一种美妙的艺术；这是发财致

富之道。这是一种辉煌的艺术，正当的艺术，看来，谁运用了这种艺术谁就兴隆发达。”

菲利克斯结束了这番相当冗长的劝告，身子往椅子上一躺，那副神气活象是在说：“这一下子你叫我的才气焕发的构思搞得眼花缭乱了吧？菲利克斯·库尔曼不是当代最伟大的理财家之一吗？你无疑相信他是啦。”

一般说来，这个姓氏确实颇有名气。姓库尔曼的人，一向都搞金融业，而且都是些出名的银行家。近来，打从菲利克斯继承父业以来，那家商号甚至更加显眼了。依凡很了解他的老同学；他现在沉静地望着他。

“你打算怎样拿我的矿井去发大财呢？”

“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这个矿井可根本不是什么大矿井啊。”

“在你看来是这样，因为你不是用我的观点来看待它。你在矿山里寻找金刚钻，可你从来没有想到，这里可能有铁矿。你跟我说，这个矿井有一万福林的利润；这笔钱等于二十万福林的利息。我可以替你找到一家愿出二十万福林就把这个地方全部顶掉的公司。”

“不管出什么价钱，我也不愿意跟我的矿井分手。我在这里挺自在，就象一条蚯蚓在泥地里一样。”

“你不用离开矿井，根本不用离开，相反，如果你想走，必要的话，我还会用链子拴住你哩。这家公司将以四百万福林的备案资本开账；我们要办起一个大实业，一边挤垮普鲁士的煤，一边把英国的铁排挤出市场。你将是这个实业

的总经理，拿一万福林的年薪，并在实业中占有两股股分；此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允许你一部分价款拿取按票面价格的证券，它们会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将享有三万福林收益，并且，除此之外，还只消干你现在所干的六分之一的工作就行了。”

依凡听着这个建议，没有插嘴打岔。等菲利克斯讲完了，他口气很平静地说道：

“我的亲爱的菲利克斯，要是我想叫一个持有四百万福林的公司，购买一个到目前为止仅有一万福林利润的企业，而且这个企业以后也决赚不到八十万福林，那你不认为我是一个卑鄙的骗子吗？另一方面，要是我把自己的钱投资到这样一个公司里去，我也等于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菲利克斯听到他的建议得到这样一番解释，发出了一阵哈哈大笑。接着，他把那根柔韧的小手杖放到背后，双手捏着手杖的两端，显出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儿，说道：

“你还没有听到我的整个计划哩。不光是关系到你这块居留地。你很清楚，你的矿井只占了整个山谷的大煤矿脉中的一小部分。我打算把这块地方全部买下来；现在买下来价钱可能极其便宜，等经过一番好好经营之后，它就价值几百万了——正正当当挣来的几百万。不是偷盗来的，不是骗取来的。我们只是把埋在脚底下的宝藏挖出来罢了，可以说，它是在等着我们去挖，或者别的人去挖。只要想去挖的人有足够的力气就行。”

“那完全是另一码事。现在我明白你的计划啦。我不

否认你的主张是合法的,有气派 不过,正因为如此,事情可困难重重呐。一点儿不错，埋在邦达山谷里的宝藏大得无可限量，很可能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个宝藏不可能开发，因为这地产是不出售的。”

“真的!”

“我来告诉你什么原因吧；因为目前这个山谷属于邦达伐莱公爵，他是这个国家里最富有的人。”

“我猜想,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有多富了。”

“是最富有的人也罢，不是最富有的人也罢，反正他是我们最骄傲的贵族之一，拿我来说，我就不敢去劝他，要他把他的古老的家产——不妨说，是他的家族的发源地——变成一个由一家公司来开发的矿坑。”

“哦,要说这个嘛,我们见到过,不少古老的家族都乐意搞一点下等的商业。意大利王是一个登极的人君；尽管如此，他还是卖掉了萨瓦，而他的家族的姓氏却正是由那块地方而来的。”

“好吧，就说老公爵有意出售这份地产，只要他的妹妹邦达伐莱·竺德林黛小姐还活着，他也办不到。他们的父亲把城堡和周围的地产留给了女儿，她现在大约五十八岁，还可能再活上三十年呢。她是在那个城堡里长大的；据我所知，她从来不离开城堡，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憎恶这个世界，没有一种人的力量能劝诱她把她心爱的邦达伐拉让给一家煤矿公司，即使城堡下发现了世界上留存的最后一层煤,没有这层煤,世界就要毁灭,她也不会转让。”

菲利克斯笑了笑，接着，以一种不可名状的自负的神气回答道：

“比这更大的困难我也征服过；讲到这一点嘛，女人的心很少有用勃拉马锁①锁起来的。”

“好,就让我们假定,”依凡很高兴地说,“你已征服了公爵兄妹的偏见，你真的创办起了你的庞大的公司。接下来也还有种种技术上的困难啊，这样一个企业，首先必须具备的是什么？”

“充足的钱。”

“决不是。充足的工人。”

“哪里钱多，那里就保险会有人来。”

“在人与人之间，差别可大得很咧。在这方面，是很容易上当的。连我们这里也缺乏第一流的工人。”

“我们可以雇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嘛。”

“可是，那些愿意从法国和比利时到这里来的人，拿我们给本国工人的工资是不会干的。他们会要求两倍的钱。在这样一个大生产的企业中，把工资提高到超过原来的制度,第一步就走错了,因为我深信,每一项工业企业,要想安稳可靠，就必须适度发展自己内部的能力。我们应按照我们生存的环境来估量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工人，用共同成长的办法，使他们跟我们连结在一起。贸易要经过小规模的试验,慢慢地、但是稳健地发展。”

①英国人勃拉马创制的一种锁。

“你太谨慎了。我可以使你相信，事情恰恰相反。举个例子来说吧，开动一部一百匹马力的蒸汽机，需要的劳动量，跟开动一部四匹马力的蒸汽机是一样的，小实业要大实业同样多的账簿，而小企业尽管本身赚钱获利，但如果缺乏增加活动力的手段，到头来是要被大的企业淹没掉的，因为一切贸易不发展都会自行灭亡。”

“尽管这样,小企业总少一点突然倒闭的危险,”依凡沉思地说道,“我欢喜稳当的办法。”

“你有什么稳当办法？我们不妨辩论一下，假定说，一个晴朗的早晨，奥地利贸易大臣准许了英国制铁业老板们的请求，批准生铁自由进口了。你的山那边的邻居就会立刻关闭他的铸铁厂，而你可能要把你的煤去卖给当地的铁匠了吧,呃,依凡?”

“我就是采取那样的态度。我们的生铁可以和英国人竞争,会得——”

“你这种想法是洛可可式的[①]；是属于上一个世纪的。如果美国按照这种路线办事的话，她就不会强大得使欧洲相形失色了。”

“也许如此。但我坚持认为用外国工人是一种错误的投资。那些到我们这儿来的，绝大多数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 变化多端的、不安分的家伙 秘密社团的成员啊,社会主义者啊，无神论者啊；他们混到我们的人中间，就会散布

①十七、十八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纤巧、华丽的建筑式样；转喻为古旧的、俗不可耐的。

他们的异端邪说；接下来就会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

“你这里发生过罢工吗？”

“从来没有。”

“你怎么防止的？”

“这是我的秘密，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公司第一个要对付的障碍，将是劳动的价格，第二个困难，是弄到一个真正有本领的监工；这人要懂得这个实业的技术。”

“这很容易，我们可以到国外去找一个。”

“也许找得到。不过，就个人来说，如果我有足够的钱酬劳他，我倒能很容易找到一个，因为我能够按我的目的挑选最好的人，可以按他的功绩随我付给他钱。”

菲利克斯一听依凡这番话，笑了：“说得一点不错，就象你这是从书本上看来的；正因为这样，我打算把这个实业的全部指挥权交给一个对它透彻了解的人，这个人就是你。”

“这可完全错啦。我对我自个儿的小实业的业务是熟悉的，但是对一个大公司的道道儿可一窍不通啊。象别的许多小人物一样，我会成为大投机商手掌心上的一个小孩，可能把整个公司都毁了的。”

“你太谦虚了。相反，我相信你能够智胜过那些大投机商。”

“好吧，就假定一切都符合你的愿望，或者，说得更恰当点，都符合你的想象吧。大实业是很繁忙的，交出去的货物，价钱要公道，质量要好。这可有个真正的麻烦呀——地

理上的障碍。邦达煤矿离开最近的铁路线有二十哩，离开最近的河流有二十五哩。你在这里着手搞，就必须注意到道路的情况。我们一年当中有四个月，不能把货物运到远方去，而且，不管任何时候，运输费都要使我们的煤和铁提高好多价钱，因此我们不可能跟普鲁士，也不可能跟英国竞争。”

“这我全知道，”菲利克斯说，用胡子擦擦他手杖的珊瑚杖头；“只要一条窄轨铁路，一切就都解决了。我们可以把铁路从邦达山谷铺到主要的集散地。”他说起来，仿佛铺条窄轨铁路只是小事一桩。

“一条通过邦达山谷的铁路！”依凡惊奇地应答道。“你真个相信，凭着四百万资本，你能够造一条二十哩长的铁路？”

“当然不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你认为，给股东仅仅提供运输货物这样一点不固定的利润，你找得到愿意投资建造这样一条铁路的人？”

菲利克斯把手杖从胡子上移到嘴巴上，舔着那个球形把手。

“既然政府能保证利息按一定比率上涨，”他最后说道，“怎么会找不到投资人呢？”

依凡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加重语气一字一板地说：

“政府保证这条铁路的利息！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

菲利克斯考虑了一下，回答道：“有一种钥匙，连政府大臣的办公桌也开得开。”说了这样一句谜样的话，他沉默下

来了，拿手杖的球形把手抵着嘴唇，仿佛想以此来阻止自己再说下去。

依凡抽开书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块黑面包。

“看到了吧？吃这种粗食料的人，是不会去向大臣们奉承拍马的。”

菲利克斯昂起头，讥嘲地一笑，手指不耐烦地捻转着手杖。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① ”他说。“你尽有时间慢慢作出决定，我是一旦决定要干就要干的。我很愿意跟你打个赌，我将当着那位老公爵和怪癖的伯爵小姐的面，把邦达山谷的地产接手过来，这里将要建立起这个王国里的最大的工厂，和外面的世界进行贸易。这一切都会实现，就象我名叫菲利克斯·库尔曼一样可靠。”

“好吧,但愿你的事业百事如意,不过,我这方面,将跟这件事毫不相干。”

朗尼来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那个法国人说，他已经考虑了依凡的提议，欣然同意他的条件，准备立刻就职。依凡跟他握握手，表示他们的契约定下了。接着，他就把几个本子和那个保险箱交给了他，本子里登有矿上雇用的矿工、工人、姑娘和男孩们的全部名单；保险箱里放着付他们周薪的钱，他要这位新监工在旅馆里指定一个房间，他就在那里住，矿工们就到那里去领工资。

①原文是法语。

恰巧，这天是星期六，因此，这位新监工当天晚上就开始执行他的新职务了。

旅馆在依凡的房子对面。一伙伙的矿工已经麕集在这两幢房子中间的空地上。依凡走到窗口，去看看这位新的管理人是怎样发薪水的。菲利克斯也为了消遣消遣，戴上长柄眼镜，目不转睛地望着所有的女人。

“唷！”他突然一声惊喊，“那边那个穿红裙子的灰姑娘①，倒满可以作一个小塑像的模特儿哩。她教我说说斯拉夫话‘我爱你’，那才好哩。”

“当心，”依凡笑道，“她的未婚夫绰号叫吃人者。”

正在这时，沙弗伦·彼得从旅馆里出来了。他把自己的工资和叶维拉的工资一起领来了，把钱交给她。可是，她不肯收下，这一对儿高高兴兴地走掉了。那位年轻姑娘的手挽着彼得的胳膊，当她经过窗口的时候，他们听到她在唱歌。

“该死②！多美妙的声音！”银行家喊了起来。“嗨，她比忒蕾丝③还强。要是她在巴黎的话——”依凡燃上一支雪茄烟，在角落里默默坐了下来。

① 安徒生童话中的一个受后母虐待、终日烧火做饭的美丽姑娘。

② 原文是德语(俗语)。

③ 忒蕾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人物。

第　五　章

大　　夫

第二天是星期天。依凡带了菲利克斯和朗尼穿过工人的居民点走去，让他们看看工人的住宅；那些房子聚在一块儿，好象一个村庄。这村庄是依凡的父亲造起来的。以前在这一带住的都是全靠马铃薯过活的最穷的人；现在，矿工们吃得不坏，住得也不差。每个矿工都有自己的一幢小房和一座果园。

这一行三人，来到叶维拉的房子跟前，停下来了，朝着篱笆后面的小院子里望去。他们好象被吸引住了，不得不停下来，第一，因为那扇门开着，第二，他们窥看到院子里正在上演一幕戏。

彼得正在打叶维拉。这位情人拉住了未婚妻的乌黑的长头发；头发披散在她的肩上，几乎碰到了地面。他左手抓着一束浓密的头发，把头发缠在他的腰上，右手拿着一根很粗的绳子，抽着这位可怜的姑娘的肩膀、背脊和脖子。他一边抽，一边眼睛瞪得只剩下了眼白，两根眉毛几乎连在一起，面孔气得越来越白，通过他的张着的嘴巴看去，他那副牙齿活象一只激怒的老虎的牙齿。他用绳子抽一下，嘴里

就大吼一声：

“你还要不要这样自作主张？你还要不要不听我话？”

那姑娘对她的情人的动武，没有抗议，她不哭，也不求饶。她拿围巾捂着嘴，用充满神圣的怜悯的眼睛，望着她的残酷的虐待者。

“什么!”菲利克斯喊了起来。“灰姑娘和她的情人!”

“是啊，”依凡淡漠地答道。

“你应该管一管啊；你不能听任这个漂亮的孩子受这个野蛮人折磨。”

依凡耸耸肩膀：“他有这权利嘛她是他的未婚妻,我去一管，他更加会打他。再说，你没见到他喝醉了吗？跟他讲理没有用。”

“好,我去跟他好好讲讲理，”菲利克斯答道。“我不能袖手旁观，眼看这个美人儿挨打。”

“没用的，我警告你。矿工是不把穿绸缎的人放在眼里的。”

“等着瞧吧。只要你帮个忙，看到我一抓住那个家伙的胳膊,你就喊一声‘大夫’。”

说着，衣冠楚楚的菲利克斯已经奔过通院子去的狭狭的过道，来到那个狂暴的野人面前。

“你这个恶棍!”他一声叫喊。“放开这姑娘。你干吗打她?”

沙弗伦冷淡地回答道：“这关你什么事？她已经跟我订了婚。”他嘴里喷出一股臭酒气。

“哦！你就认为已结了婚啦，是不是？”菲利克斯回答说，瞧瞧这位赫克里斯①，自己几乎够不到他的肩膀，“你怎么不去服兵役啊，老兄？”

那条绳子从彼得手中滑脱了。“我不合格，”他低声说。“我有证明书。我不适合。”

“你两条胳膊这样灵活——还会不合格——不适合？那位给开证明书的诚实的大夫是谁啊？这样的肌肉——”他用戴着灰手套的指尖摸摸那条结实的胳膊上的鼓鼓的肌肉。

“大夫！”依凡喊了。

彼得听到这一声喊叫，感觉到菲利克斯的手指一揿，立刻放开了叶维拉的头发。她自由了。

“你就等到明天吧，小伙子，”菲利克斯继续说，拿手杖在他面前扬了扬，“到明天，你再作一次检查。我倒要看看你身上到底有什么暗病，使得你不适合为国家服役。我就是为这事上这儿来的。”

彼得突然一下子眼睛斜视了。

菲利克斯咯咯一笑：“两个人都会搞这玩意儿，小伙子，”说着，他也做起了斜视眼。“明天我来拜望你。”

彼得一听这话，拔脚就逃，他一冲而去，立刻越过了院墙，一直跑到那个树林子里，他才停下来。

依凡看到菲利克斯这次干涉的效果，大为惊讶。他自己身体比这个女人般的城里人要强壮两倍，可上阵去是一

①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下子就会吃败仗的，而这个戴灰色手套的文弱家伙，却击败了这个野蛮人，把他撵出赛场，成了个胜利者！他心里很恼火，不过他没让这种懊恼流露出来。他已成了叶维拉的救助人啦，依凡看见菲利克斯正泰然自若地在跟她聊天，他可不愿张着嘴巴站在那儿羡慕这位当代英雄。

“我们走吧，’他对朗尼说‘‘库尔曼先生要来的话,会跟上来的。”

库尔曼可不想再走了。足足过了一个钟头，当他们回转来时，才又遇到了他。他说，他刚才到处找他们来着，却没有找到。

他发觉院子里只有他和那个姑娘两个人，就挺同情地跟她扯谈起来。

“我的可怜的孩子，你跟那个恶棍是怎么回事啊，他竟这样残酷地对待你？”

姑娘用围巾角擦干眼睛，竭力装出一副笑脸来。她想掩饰内心痛苦的悲哀，却白费苦心。

“噢，先生，这全是闹着玩儿嘛。他只是装装样子要打我。”

“好一个闹着玩儿 瞧瞧他抽的血印吧。”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里面盛着他的小梳子和一面小镜子，递到她的面前。

叶维拉看到她情人的爱情在她脸上留下的伤痕，脸和脖子都红了。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气愤了：

“先生，你很仁慈，我来把这事全告诉你吧。我有个弟

弟，是个瘸子。我的父亲一死，母亲就改嫁了。她的丈夫是个酒鬼，一喝醉酒，就打我们，揪我的头发。有一回，他把我的还只有三岁的弟弟，从很高的地方往下一摔，他从此就变成残废啦。他的骨头弄弯了，没有劲了，靠挟着一副拐杖走路；他的呼吸也受了影响；喘得几乎透不过气，这都是继父干的好事。可是，这并没有使他软下心来；相反，他还要虐待这个可怜的婴孩，母亲死了后，景况比以前更糟了十倍。我挨了好多打，但只要我能救助这孩子，挨打我也甘心！最后，我的继父从竖坑里摔下去了；他喝醉了，摔断了脖子。这也是件好事；从此，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过活了，我赚来的钱，养活我们两个人。可是，现在我要嫁给彼得了，彼得却憎恨我的可怜的瘸子弟弟。他说，一定得让他到外面要饭去；象他这样一个挟拐杖的家伙，星期天可以站在教堂门口，工作日可以到市场上去，讨几个铜子，尽够养得活自己。呃，真可耻啊！今天，我们又为这吵了起来。他来叫我上教堂去，我们的结婚预告将第三次在那里宣告。我几乎已准备好了，不过我说，得先给我弟弟吃点热牛奶，我去把牛奶拿来。那孩子正坐在门口石阶上等着哩。

"'热牛奶！'彼得愤怒地喊道。'让我来把他喂肥吧！'说着，他打那孩子，拉他的耳朵，简直要把耳朵从头上撕下来似的。孩子也是很特别的——少有的孩子——他从来不哭喊，你打死他，他也不哭喊。他睁着眼，张着嘴巴，但啥也不说，一声不吭。我哀求彼得，放了这可怜的东西吧，这一来，他大光其火了。

“‘那就让这个小残废马上滚！’他尖声喊叫着。‘给他一只要饭袋，让他挨门挨户要饭去；丑得不能再丑的瘸子；让他去弄点儿东西来活活命吧，瘪三！’”

姑娘泪流满面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这样残缺不全,叫他有什么办法？”她继续说道。“又不是上帝把他造成这样的，都是继父害的；因此，我对彼得说,宁可他打我,也不要他碰这孩子。

“‘你再说一句,’他说,‘我就打你,’说着,他一把抓住那孩子，提起脚来就踢。‘滚，别让我看到你这个小丑八怪！’他说。‘到教堂门口要饭去,要不,我就吃了你。’他露出了那样一副凶神恶煞相，我的可怜的弟弟吓得尖声直叫。我不能这样站着眼看他受折磨。我把他拉过来，想用胳膊护住他，可他逃开了，躲到烟囱洞里去了。我真气死啦。

“‘要是你这样折磨他，’我说，‘我就同你解除婚约。’

“于是,你看到了,他抓住我的头发,动手就打我。现在,他天天都要打我啦。”

“不,不,”菲利克斯回答道。“这家伙非去服役不可象他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能逃避兵役。要是人人都这样，还有哪个鬼来保卫国家和皇帝？不能眼看着这个不管……”

“你真的是大夫？”叶维拉疑惑地说。

“我说是,当然是。”

姑娘的脸上隐隐掠过一抹喜色。

“那么,你也许能告诉我,我的小弟弟到底治不治得好

呀？”她热切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把那孩子给我带过来。”

叶维拉走进厨房里，费了一番口舌，说服了那个小瘸子，他从他躲藏的烟囱里出来了。这个受残酷折磨的可怜虫，真是个不幸的人。看去，好象自然界在制造他时，手头材料短缺；他的四肢不匀，他的意志似乎不能控制自己的肉体。

叶维拉把这病孩子抱在膝盖上，吻着他的枯瘪得象张干羊皮纸似的腮帮，叫他不要害怕，说这位陌生人是个很仁慈的绅士。

菲利克斯以一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的认真态度，仔细检查了这个瘸子的四肢，然后摆出一副行家的神气说：

“这伤还治得好；只是需要时间和看护。在维也纳有一家专门治这种病的矫形病院；瘸子到那里治疗后，就会成长为壮健结实的孩子。”

“哈！”姑娘一声喊，抓住了菲利克斯的手。“他们会接受耶诺斯卡吗？这可要花钱啊，我没有这笔钱。我可以在那个矫正瘸子的病院里找个工作干。如果他们能治好我的弟弟，我一定好好伺候他们。”

“他们大概没有理由不收容他吧，”菲利克斯一本正经地答道，“特别是在我的介绍下。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说一句话……”

“你会说的，会的，上帝会永远保佑你！”姑娘喊着，一下子跪下身去，吻遍了这位冒牌大夫的手和脚。“我会伺候他

们；我将为他们日夜干活。他们用不着养狗，我可以当他们的狗，为他们守房子，如果他们把耶诺斯卡矫正了，他就不用到教堂门口去要饭啦。这里去维也纳远吗？”

菲利克斯笑了“:你以为你可以把这孩子背到维也纳去吗？这趟旅行我来给你安排吧。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守信用。我的马车就在这里；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们俩带到维也纳去。”

“ 哦,我可以坐在马车夫旁边,让耶诺斯卡坐在我的膝盖上。”

“ 很好,我的孩子,’菲利克斯以一副保护人的神气回答道。“ 我很高兴帮你忙；因此，如果你决心把你弟弟带到维也纳去治疗，我将给你这种方便。明天早晨，听到马车喇叭一响，你就准备好。刚才打你的那个野蛮人，下星期就会给招募去当新兵的，他将不得不去服四年役。喏，这里是给你的一点钱，你拿去为这孩子买几件暖和的衣服吧，夜里很冷呐,我是日夜不停赶路的。”

他放在姑娘手上的钱,使她吃了一惊,她连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两张钞票——对一个穷姑娘来说，可是一笔财产哪。这位绅士是个大贵族；是一个王子。可是，等到她能够说出一句话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大街上去追他吧，那可不行啊。

叶维拉不禁高兴得象个小孩子了。她笑着，抱着那男孩满屋子乱跑,把他放到凳子上,跪在他面前,吻他,紧紧抱着他的瘦弱的身体。

“耶诺斯卡，我的心肝宝贝，我们要坐马车上维也纳去啦。乘一辆四匹挂满小铃铛的马儿拉的马车！耶诺斯卡将坐在我的膝盖上。耶诺斯卡要有好药了，要吃好东西了，他的脚和手、他的背脊和胸部都要长得笔直了。他会象别的孩子一样，成为一个大个子。然后，我们就回到家里来，不是坐马车，而是走路回来。我们去时乘马车，回来两脚走，不用拐杖！”

这时，那个可怜的小瘸子也跟她一起笑了。叶维拉跑到铺子里，给孩子买了一件冬天穿的暖和的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靴子；尽管买了这么些了不起的东西，她还没花上一半钱。她决定把剩下的钱还给那位绅士。

现在，是上教堂去的时候了。她的朋友们看到她独自一个人来，都很诧异。她们问她，彼得上哪儿去啦？叶维拉说，她那天没有见到他。在望弥撒之前撒谎，这是违反她的良心的，可是，当人落在一个不得不撒谎的处境时，有什么办法？一个女人或者姑娘，挨了未婚夫或者丈夫的打，都是死不承认的。上帝原谅这种谎话，社会上也需要这种谎话。

教堂里，哪儿也没见到沙弗伦 · 彼得。当牧师在教坛上第三次宣告她的结婚预告时，她感到羞愧极了。不会结婚了！想到她即将离开她的家、她的新郎、她的朋友们，她所熟悉的各个地方、她所熟悉的种种事物，而将单身独个闯进外面的世界去，她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心头充满了悲伤。这些想头使她苦恼了一整天，最后，她不得不去寻找沙

弗伦·彼得了。她有点儿猜得到上哪儿去可以找到他。

在一个狭狭的谷底的树林深处，有一幢小房，或者说，一个草舍。招募新兵的时候，男人和男孩子们为了躲避征兵,会在那儿躲上几个星期，一直躲到征兵的官员上别处去为止。谁也没泄露过他们这个隐蔽所。叶维拉没头没脑地穿过乱丛棵子走去。夜晚黑黝黝的，森林里更加黑暗。饿狼在山上嗥叫。姑娘吓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照样走去，一心要找到她的未婚夫，虽然她知道，他一定又会打她。她在路上捡了根木棍,一路走去,敲拨着树丛,嘴里喊着“走开，狼!”可是,随着一阵沙沙响,一头野兽倏地窜过灌木丛,她的心就怦怦直跳起来。她往树林里越走越深，天越来越黑了；她还是继续往前走。

最后，在黑暗中，她看见一扇窗上闪着一道亮光。是那个草舍。她走近那房子，呼吸更加喘急了，那房子里传来了风笛声，混杂着喊叫声。屋里面嘻嘻哈哈的。她悄悄走到有亮光的窗口，朝里面偷偷望去。他们正在跳舞。叶维拉认识屋里的几个姑娘；她们都不是跟她一类的人；当她和她的朋友在街上迎面碰到她们时，是向来不打招呼的。吹风笛的人坐在那个猪食槽上，当他吹奏的时候，他的乐器就响起了好象许多只猪在哼哼直叫的声音。

在那些男人中间，叶维拉看到了沙弗伦·彼得。他兴高采烈的，跳舞跳得那么高，拳头都碰到顶篷了。他正在跟一个脸上涂了两块红胭脂的姑娘跳舞。彼得用双臂搂着她的腰；把她抛上去，又把她接住，吻着她涂脂抹粉的脸。

叶维拉嫌恶得扭转身就走,不顾风号狼嗥,急急忙忙穿过树林跑去。她连那根木棍也没有啦，她把它丢了，她没有敲打矮树丛的工具了。

那天晚上，菲利克斯又来到了依凡家里。

“我要你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他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我的投机事业？”

“我不会这样快就改变主意的，”依凡冷冷地回答道。“我还是今天早上那个答复——我不愿意。”

“好。在这件事情上，我办事是够朋友的，现在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既然你不愿和我一起干，那我就要单独创办这个公司了，如果你取消你的决定，愿意加入我的公司的话，这公司总是接纳你的。我不能说得比这更光明磊落了。我相信，我们将永远成为好朋友。如果我想捡几颗散在这一带地上的金刚钻的话，你会原谅我的吧。”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会利用你这句诺言的,有朝一日,我会提醒你,你曾经说过这句话。”

依凡皱起脑门思索开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能从我这里拿走什么呢？不会是我的煤矿吧；这是我的，有法律保护的。是邻近的山上的那个坑吗？他拿去就是！我已经够多的了。”

“祝你的公司走运!”他大声说“多谢你叫我当经理。”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清早，依凡给马车的喇叭

声惊醒过来，喇叭一响，说明菲利克斯已动身啦。依凡祝他一路平安，接着又睡去了。

后来，当他出门来的时候，在门口遇到了沙弗伦·彼得。这个矿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的脸上留着夜来放荡的印记，眼睛充血，头发蓬乱，衣服不整。

“唔，什么事？”依凡怒冲冲地问。

“先生，”彼得哑声哑气地说，“昨天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大夫——叫什么名字？”

“你问他干吗？”

“他把叶维拉带走啦！”彼得突然大声喊道。他激动得发疯似的，一把掀掉了头上的帽子，揪揪头发，双手向天上一伸。

一上来，依凡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你活该，你这个恶棍！”他说，“活该！你干吗要在你们第三次宣告结婚预告的这天虐待那个姑娘——你的未婚妻？”

“哦，先生，”那个可怜人喊道，牙齿卡嗒卡嗒打颤，双手敲着自己的脑袋，“我喝醉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什么；说到头来，只是用一根细条子稍微抽了几下嘛。那又怎么呐？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算不了一回事。男人打女人，女人只会更欢喜男人。真的；可是离开我，跟着一个绅士……”

依凡耸耸肩，打算走了。那个矿工抓住了他的上衣后襟。

“噢,先生,我怎么办呐?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依凡可没有心情来为他出主意;他很气愤。他一把推开彼得,严厉地说:

“滚开!跑到酒店里去,去喝酒吧,然后到你常去鬼混的那些姑娘中间再挑一个新娘,她看到你一年到头天天喝酒,那才高兴呐。”

彼得捡起帽子,放到头上,直望着依凡的脸,然后,换了个口气说:

“不,先生,我再也不喝酒了!我一辈子将只喝一次这种该死的东西—— 只再喝一次!你可以记住我的话,当我的嘴里冒酒气时,当有人看见我从酒店里出来时,或者,当你听说我在酒店里时,那就留在家里吧,因为那一天,谁也说不上他会怎么死,什么时候死。”

依凡丢下那人,回到自己屋里,随手关上了门。他刚听到这消息时那种满意的感觉,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不幸的乡下佬,竟敢充当他的胜利的竞争者,现在可把他所渴慕的那个宝贝丢啦。这傻瓜保存了一颗明珠,却不知道该怎么看重它,把它遗失啦。这才好呐!可是,这颗纯洁无垢、洁白可爱的珍珠,掉在哪儿啦?他觉得,它已失去它的全部价值了,想到这一点,他感到非常之悲痛。这位在他看来如此贞洁,如此忠于婚约,具有他所真正恋慕的质朴的姑娘——听了一个下流痞子的一句话,已失足堕落啦。她的主人向她诚诚恳恳提供他的房子、他的正直的名誉,她却拒绝了他。他没有别人的那种天赋;他不是一个衣冠楚楚,有城市

风度和勾引手段的人；他没有诱惑者的口才，他也没有许诺她宝石和漂亮的衣服。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穆罕默德不给女人灵魂，天上地上都不给他们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

第　六　章

竺德林黛伯爵小姐

邦达伐拉的女主人当时是五十八岁。依凡跟菲利克斯讲到她的年龄，并没有夸张；也不是什么泄漏秘密。竺德林黛伯爵小姐脱离社交界已经很久了。对她来说，遁世出俗，并无什么损失；她本来就没有跟社交界发生过关系。

十四岁前,她是在她父亲,公爵的屋里长大的 那时,她的母亲，公爵夫人死了。竺德林黛的家庭女教师是个很美丽的女人，公爵已经老了。伯爵小姐——只有长女才能享有公爵的称号；下面的子女都叫伯爵和伯爵小姐——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待在父亲的屋里了；她给遣送到一个女修道院里去完成她的教育。不过，在去之前，她已经许配给了堂安东尼·德·帕杜亚侯爵,德·卡洛莫拉诺侯爵的独子，当时他十八岁。双方的父亲讲定，等安东尼到了二十四岁，竺德林黛到了二十岁，就把她从女修道院里给领回来，让他们俩在神圣的教堂里举行婚礼。竺德林黛在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女修道院里，度过了无可指摘的六个年头，上面这项协议付之实行了。她刚给带回到家里，婚钟就敲响了。可是，吓死人哪！这姑娘一见她的未婚夫，就一声惊喊，逃开

了。这不是她许配的那个男人；这人是长胡子的！（那还用说么，他是一个骠骑兵军官嘛。）

竺德林黛从来没见过留胡子的男人。六年前，当她在家里的时候，所有到他父亲屋里来的显贵客人，贵族啊，大使啊，都是脸修得光光的，一些男仆也都不留胡子，连马车夫也一样。在女修道院里，总共只有一个男人，就是听忏悔的修道院长；他的脸光得象面镜子。而他们现在却打算把她嫁给一个满身长毛的男人！不可能！从前的圣徒和先知们都留胡子，这是真的；他们有的有好多毛发，但是没有一个只在上嘴唇上长胡子的。她所记得起来的，唯一留有这种装饰品的人，是许愿堂里的彼拉多①的那些邪恶的手下人，而对竺德林黛这样的虔诚人来说，许愿堂是不容有争论余地的。她再也不承认这项婚姻；双方退还了订婚戒指，姻盟吹啦。

之后，伯爵小姐就避开了尘世的一切娱乐。说什么也不能劝诱她去参加舞会，或者上剧院看戏。尽管如此，看样子她也并不想去当修女；她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怀有强烈的偏好，问题只是，她要的是一个有所不同的世界。她希望在普遍的混乱中创造出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就是她的丈夫。他要又温存，又忠诚，既不喝酒，也不抽烟 这个人应该是面孔光滑，灵魂纯洁，声音悦耳 他应该是一个有才能的男人，

① 许愿堂是天主教堂中十四幅耶稣受难图的陈列场所；彼拉多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十四幅画中的第一幅，画的就是彼拉多对耶稣的判决。

有同情心，勤快，有耐性，和蔼，安静，风流，关心家庭，虔敬虔诚。精明，有学问，爱好文学，超群出众，出身良好，深受尊敬，挂满勋章，有钱，忠义，勇敢，又有爵位。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①是不可能找到的。竺德林黛小姐为寻觅一张适合她预先做好了的这个画框的肖像，消磨掉了她一生中的最好年华，结果只是徒劳；没有发现适合她的心意的丈夫。

竺德林黛小姐到三十岁的时候，脚步停下来了。她的理想依然遥遥无望。她急于想和这个世界妥协了，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要她了。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她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了。她发觉，自己已落入了必须作出这样的抉择的处境：要末完全摒弃这个存在种种邪恶的世界，要末接受这个存在种种邪恶的世界。正在这危急关头，她的父亲老公爵死了，把邦达伐拉的地产，连同这个城堡，都留给了伯爵小姐。在这里，竺德林黛暗暗哺育着她的理想，哀悼她的破碎了的偶像。在这里，她是至高无上的女主人，她那位要承继这份地产的兄弟听任她独断独行。

于是，伯爵小姐就顺顺当当把她的理论付诸实践。她那出厌恶胡子的戏顺利无阻地上演啦。长有这种罪恶之物的人，都被她撵走了。这样，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的过去，她对男性也越来越憎恨了。她只容许女人在她身旁——不光家里如此，室外也是这样。果园、暖房，都由女人照料——全是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对竺德林黛来说，结婚宛如一块红布②，谁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个字眼。哪个姑娘一表

①原文是拉丁文。

示有意戴戴主妇帽，她就马上会被轻蔑地解雇。甚至马车“夫”也是个女人,她是个寡妇,这算是例外.由于穿了女装坐在车夫座上不大妥当，这个雌耶户③被准许穿一件马车夫的长斗篷,一件男上衣,同时,还有一件外套——有个英国女人一听说这件外套,就喊了起来“:噢,多可怕啊!”当场晕倒了。真的，在我们所写到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我们匈牙利这个美妙的国家里，这种外套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成了忠诚于政权、服从调停者④的鉴定语⑤和明显的记号，不管你把裤脚管塞在高筒靴里还是罩在高筒靴外。因此,那个弗劳·莉西就穿上了这玩意儿，在这个城堡里它是独一无二的。莉西还被允许可以喝酒、吸烟，不消说，她是两者都来的。

伯爵小姐的女伴叶密仑霞·弗劳琳,可以说,的确是她的高贵的女主人的翻版。伯爵小姐身材纤长，皮肤白皙，面容瘦削，鼻子几乎是透明的，两片染得血红的嘴唇，样儿好

② 红布是斗牛时用来引逗牛、使牛激怒的东西。这里指使竺德林黛发怒的事。

③ 耶户,是《旧约·列王记》(下)第九章上讲的约沙法的儿子,以善于驾车出名。

④ 调停者，指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匈牙利为稳定哈布斯堡王朝而与奥国妥协的统治阶级。

⑤ 鉴定语,原文为 shibboleth (示播列)。《旧约·士师记》十二章载:基列人和以法莲人打仗。基列人把守了约旦河的渡口，看到逃亡的以法莲人,问他是不是以法莲人,回答说‘不是’,基列人就叫他说一下示播列这个地名。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一发音就说成了西播列。因此败露身份而被杀死的以法莲人共有四万二千人。

象一张弓；她那死尸一样的身子，向前俯弯；眼睑裹着暗无光泽的眼睛，面孔明显地分成两边，互不相关，一边有一边的表情；甚至那些皱纹也是不一致的。她梳着年轻时梳的发式，跟卡洛琳娜·庇结婚时梳的一样，好象还要再梳一遍似的。她的双手纤细，透明，连拿把裁纸刀裁书页都裁不动。她从头到脚是一副有气无力、神经质的样子。听到一丁点儿响声，就会惊呼绝叫，就会痛苦烦恼，或者歇斯底里地一下子逃跑开去。她对牲口、花朵、空气、食物、运动和感情，都怀有一种天生的憎恶。她看见一只猫，马上就会昏过去；看见一朵肉色的花朵，情绪就会激动起来。用银餐具吃东西，什么都不可口，因此，她的调羹是金铸的。要是她的那个女仆叠着腿坐，她就会把她撵出屋去。要是调羹、刀子或者叉子偶然交叉搁在桌上，她就不会入席；要是看到哪个侍从穿着天鹅绒制的衣服，想到她的手说不定会触到这种素来厌恶的、带电似的东西，她就会立刻发起神经病来。

对她同居一家的人来说，幸好这种神经质的恐惧，使她夜里倒保持着安静。她把她的房门锁上加锁，不到早晨决不开门——不，即使房子起火，烧到头上了，她也不开门。

叶密仑霞·弗劳琳，如我们上面说的，活生生是她女主人的翻版，连对女主人的一举一动，也是亦步亦趋，可是她的外表，跟女主人却正好是个对照：叶密仑霞是个矮矮墩墩的胖女人，长着一张丰腴的面孔，脸皮绷得紧紧的，差不多跟伯爵小姐的脸一样白皙；她长的那个有怪癖的狮子鼻，只想偷偷地吸鼻烟。她穿的衣着和留的发式，跟伯爵小姐的

一模一样，只是那身浆得硬梆梆的衣服，穿在她这具小巧玲珑的身躯上，样儿怪可笑罢了。她装得象伯爵小姐一样有气无力；她的手同样没一丁点劲儿—— 连鸡骨头都折不断。她的眼睛对光也同样敏感，她所憎恶的东西也同样名目繁多,而且,跟她的女恩主一样,动不动要昏厥和发歇斯底里。在这方面，说实在的，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看到有件可以表明感情脆弱的什么事儿，就会立刻浑身发抖，尖声喊叫，比伯爵小姐抢先一步，而且，一般总是设法抽抽噎噎哭到一分钟以上；碰到竺德林黛在一张沙发上昏倒了，叶密仑霞就会立刻倒在另一张沙发上；而且，总比她的女主人迟醒过来。到了晚上，叶密仑霞睡得死沉沉的。她的房间和伯爵小姐的房间只隔着一个前室，可是，竺德林黛即便把城堡里所有的门铃都拉下来了，也吵不醒她的女伴叶密仑霞的睡眠，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昏睡状态的睡眠。

只有一个男人，一直被准许进入邦达伐拉城堡。我们怎么说的？—— 没有一个男人,没有男性①。教义上说得很明确嘛，牧师是非男非女的②,多少不同于男性;在肉体上，他可能不是人的父亲，在精神上，他却是千万人的父亲。在这一点上，谁也不会听到任何抨击当教士的人的话的。马霍克牧师是一个很勇敢、很诚实的人；他做弥撒虔敬虔诚，为别人施行洗礼、司结婚礼，当人家来请他去办丧事时，他会半夜三更爬起来，照料临死的教区居民，而且从来不抱怨

①② 原文是拉丁文。

那位圣器看管人把他从酣梦中吵醒。这位牧师既不在《教会导报》上发表文章，也从来不看作品。如果他要看报纸，他就向管账员借一张日报来。当教会书记征收纳给罗马教皇的税金时，马霍克牧师会给主教办公室多缴上一两个福林；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晚间坐下来和路德教派①的牧师以及那个不信教的管账员玩玩纸牌。他认为有一个好地窖是必要的；他的果园里养着一大群蜜蜂，他还是一个很会栽培果树的人。在政治上，他是一名勤王者，而又承认他属于中间派；在这个国家里，这等于不折不扣地说："我们赞成烟草专卖，不过我们吸黑市烟，因为黑市烟好，我们有黑市烟。"

根据这番说明，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在我们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这位优秀的绅士是不会得罪任何人的。说实在的，要不是他每天准十一点钟来到邦达伐拉城堡，听伯爵小姐的忏悔，干完这件事后，留下来吃中饭，在宗教仪式和社交宴会上同时正正当当地赚取他的微薄的谢金，那我们对他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他的整个外貌，那双下巴，那神采奕奕的姿态，那光洁的圆脸膛，显得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

今天，马霍克神父又准时来到了。可是，伯爵小姐却不遵守时刻。刚打十一点，这位圣人已在敲她的起坐间的门了。只听到叶密仑霞在回答："进来！"

① 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的领头人。

来客脸上问候的微笑，立刻反映到了这位陪伯爵小姐喝茶谈心的女伴的脸上。两个圆月亮会面啦。

“伯爵小姐还在她的屋里呐,’叶密仑霞悄声地说,仿佛生怕她的声音会钻进第三个房间去似的。

牧师摆摆手，眉毛一翘，示意她别惊醒了那个正直的人。这位好人儿并不知道，那个正直的人这时正在进行梳妆打扮。这类神秘的事，伯爵小姐一向是亲自秘密办理的。竺德林黛在穿好衣服之前，不管是谁，即使心腹女仆也罢，是不让进门去的，因此，她的所有的衣服都是从前面开口。

牧师利用这意外的耽搁,摸摸他的上衣口袋,掏出了一样神秘的东西来，他先向屋内四下一望，弄清楚没有人在偷看，这才把它塞到了这位伯爵小姐的女伴的胖乎乎的手里；女伴连忙把这个秘件藏到口袋底里，亲昵地点点头，表示感谢,牧师见了,立刻摆出一副谦恭的姿态,意思是说“:区区微劳,何足挂齿。’于是,叶密仑霞就转过身去,半带羞怯地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样东西来，偷偷地一看，就拿到鼻子底下闻起来，眼睛一会儿望望天，一会儿瞧瞧牧师，他呢,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一弹,意思是说“:呱呱叫——特等品!’这时,这位女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了,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从那个神秘的小包里捏出一样东西，放到两个鼻孔里，心醉神迷地静静吸了起来。用最上等的混合烟装满叶密仑霞的鼻烟盒，是这位牧师的称心快事。这是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精神契约——是两个志同道合的鼻子的共同愿望。

黄鼻烟并不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在一般交易中，花几个铜子就可以买到四分之一磅鼻烟；可是普通的鼻烟跟牧师的混合烟是不同的，就好象樱桃白兰地不同于荨麻酒。这是吸鼻烟的人一下子就辨别得出来的。牧师怎么会经常有这种最好的烟叶的呢？他是怎么配制的？是买来就配制好的吗？这些很普通的问题，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见解的人不敢加以揭发的。即使他知道的话，他也认为利用他的知识是不恰当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教堂里吸的都是最好的烟。不久前，有个主教去世了，他遗留下了成百斤顶好的烟叶，那种烟二两就要花一个达卡特①。

一阵铃响，打断了两个吸鼻烟者的轻声密谈；这时，伯爵小姐房门上的一块金属滑板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盛着一只空茶杯的托盘。这是伯爵小姐已吃过早餐的信号。

城堡里每一扇门上，都装有滑动的嵌板，有大的，有小的。铜制的滑板上，坚固的木头门上，都装了铜锁和扣闩。伯爵小姐卧室的门是一扇坚固的铁门，门里面遮着一块挂毡。由于这幢房子里不准有男人，因此，就必须有一套防卫设备，用来对付任何可能的袭击。这套设备中，有一个建造得很巧妙的机关，凭着它，伯爵小姐只消脚一踩，就能够把地板竖起来，使得任何一个大胆闯入她卧室这块圣地的人，当即陷落到一个没有亮光、没有出口的地窖里去。她放床铺的凹间里，有一个通火警观察塔的电信机，她的手指一

①一种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金币。

按，警铃就会响起来，在危急关头，邻近的农家和猎场窝棚的男人们就会立刻闻声赶来。叶密仑霞的房间里，也同样有这种电器通讯装置。门上还装有伯爵小姐用来表示她的意图的不同信号。那个杯子，是表示要侍女去，一本书，是表示要女伴去。

因此，叶密仑霞就叫那个姑娘到女主人那儿去了。等到侍女的工作干完了，铃子又响了，那本书出现了，于是，这位女伴就到伯爵小姐那里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了，给牧师开了门，凑着他的耳朵轻声说道：

"她又见到鬼啦 她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呐。"

我们跟着这位牧师到他的忏悔者的房间里去吧；不过，谁也无需担心，他或者她将要去听这位女人忏悔。牧师随手关上门，就向伯爵小姐走了过去，她正坐在一把很大的扶手椅上，看去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她示意牧师坐在她对面一把扶手椅上。

"你又看到他们了？"他问道。

"看到了，"伯爵小姐用一种使人生畏的口气低声说道。"跟以前一模一样。钟楼上刚敲午夜钟，下面，也许是打地下墓室里传出来的，就七嘴八舌唱起了一支可怕的合唱曲，是在唱从深处①。那声音真是凄惨吓人。我分辨得出司仪神父的独唱，还有轮唱、合唱 歌声中，夹着高声哗笑，粗暴

①原文是拉丁文。为《圣经》《诗篇》第一三〇篇，因拉丁文译本该篇第一句以此三字开头，故名。《圣经》中译本此句作"耶和华呵，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的谈话，女人的尖叫，杯子的卡嗒声。我听了几支伴着狂呼怒号的滑稽歌；接着，又响起了悦耳的虔诚的赞美歌，之后，又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嘈杂声。我拧拧我的胳膊，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瞧，这儿还有个疤哩。这不是做梦。我起了床；我要证实我是醒着的。我取过铅笔和信纸，每当一个清晰的曲调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就把它记了下来。就是这张纸。你是懂音乐的。”

牧师对那首鬼曲调略略瞥了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一首著名的匈牙利民歌，“黑眼睛的少女啊，让我尝尝你的嘴唇。”毫无疑问，这是半夜里从家庭地下墓室里发出来的一支不正经的歌。

“呃，仁慈的伯爵小姐，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农民在田野里唱这支歌吗？”

伯爵小姐气派十足地站了起来。“难道我常到农民唱歌的地方去吗？”她回答道；然后继续讲她的故事。“这些笔记充分证明了我是醒着的；我的神经太兴奋，再也睡不着了。加上，一个不可抵抗的欲望在引诱着我，我要到这声音传来的地方去。我穿上了衣服。我记得很清楚，我取出了那件那不勒斯棉绸的草绿色衬衫，镶有裘毛边褶的。我没有唤我的佣人；家里人人都睡了。我突然有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勇气。我单身独个走下了那道通家庭地下墓室去的石阶。当我来到门口时，两扇门就自动打开了；那些墓碑已都移开，壁龛空空如也，住在那里面的人，这时都围坐在那张放在地下墓室里的长桌子旁边，他们穿的是同挂在大厅里的

画像上一样的衣服，凭那些衣服可以看出他们生前所担任的职务。我的叔祖，是个大主教，正穿着全套法衣，在安灵祭祭坛前做弥撒 我的祖父，是个掌玺官，面前放着几张很大的羊皮纸公文，正在公文上盖国玺。我的叔祖，那位陆军元帅，身穿盔甲，手持元帅指挥杖，正在发号施令。我的女祖先卡瑟琳是个宫女，一位绝世美人，眼睛骨碌碌转动着，她的整个面上，除了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之外，嘴、鼻、耳朵都纹丝不动。我的婶母克莱曼蒂娜，乌尔苏林的女修道院长，正在和我的叔叔一起唱赞美诗，其余的人也时不时一起跟着唱。”

“可那笑声、吵闹、滑稽歌呢？”

“我这就讲嘛。在长桌子的那一头，坐着我的几个远亲——我的年轻的堂姊克拉莉莎，她是跳舞跳死的；一个堂兄，他是出名的长笛手；我的叔祖奥托，他是赌法国哈扎德①丧命的，这会儿正在一个铜杯子里嘎啦嘎啦掷骰子，每当掷得不好时，他就咒骂自己倒楣；另外还有一个堂姊，她是洞房花烛夜死去的，现在仍旧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结婚花冠；最后一个，是我的叔叔拉狄斯劳司，他在这个世纪初就给逐出了家门，他那个挂在遗像陈列室里的画框是空的，他的画像给挪掉了。”

“那你怎么认识他的呢？”牧师提出这个问题，想以此来截住伯爵小姐的源源不断的幻想。

可是，竺德林黛回答说，她的拉狄斯劳司叔叔是个造反者和异教徒，不仅被宣布为国贼，而且给开除了教籍。他给

①一种掷骰戏。

俘获了,砍了头。“因此,’她显得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继续说道;“凭他那副骷髅,很容易认出他来。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不顾国王的明文规定,第一个把烟叶带进这个国家来,因此,在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受到了判处吸烟者的惩罚,叫一个烟斗柄穿透了他的鼻子。昨天夜里,当他坐在桌旁的时候,他那具可怕的骷髅的牙齿中间就衔着一个很大的海泡石烟斗,整个地下墓室里,尽是一股子怪厉害的烟味儿。”

听了这一番话,牧师确信伯爵小姐是做了个梦。

“在我那两位堂姊,就是那位修女和新娘的中间,’她继续说下去,“有一把空椅子。我只好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位新娘想打听一下时装式样;她很称赞我那件那不勒斯棉绸衫的质料,摸摸我的衣服,当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时,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冷冰冰的。桌子的上首铺了一块绿布,下首铺了一块绣着彩色花朵的黄绸台布。在桌子的这一头,人人笑啊,谈啊,唱着喧闹的歌 这样闹到高潮的时候,赞美歌唱起来了,轮唱歌也唱起来了。这两种声音,都叫我听了毛骨悚然。盘子里盛着烧松鸡和烧雉鸡,鸡头上还留有几根羽毛;酒杯里装满了亮晶晶的酒。我没有办法,只好吃鸡喝酒,可是,不管鸡也罢,酒也罢,都没一丁点儿味道。有一次,那位新娘,我的堂姊,按照年轻姑娘们的惯例,向我递过一根雉鸡叉骨①来,开玩笑地说:‘跟我来折这根

① 叉骨,指鸟类的胸骨,西方俗称如愿骨,说两人共扯此骨,扯得多的人就会称心如愿。

骨头,我们来看看,我们俩哪个先出嫁。’我抓住了骨头的这一头；我拉啊扯的，最后折断了；大半段在我手里。新娘笑了，‘竺德林黛先结婚！’她喊着说。我脸红了；我觉得我的故世的祖先竟如此轻薄，可真骇人啊。”

这位可敬的牧师什么也没说。不过，他心里却有点儿同意忏悔者的话了。他不能想象，为什么圣洁的鬼魂，或者甚至被定了罪的鬼魂，偏偏要挑一位老处女来跟他们折雉鸡骨头。

“叫我最生气的,”竺德林黛继续说道,“是拉狄斯劳司叔叔的那种无法无天的样儿。他一会儿尖声大叫，一会儿哈哈大笑，唱讨厌的歌。他还破口大骂，嘲笑圣徒，嘲笑罗马教皇，嘲笑圣礼，说了好多叫女人脸红的笑话，尽把嘴里的烟往我身上喷。我抖抖我的绿绸衣，免得那股恶臭粘在上面，可是我觉得这样防备毫无用处。拉狄斯劳司叔叔这时拿我寻起开心来啦，他说，我把那根预言的骨头藏到我的绿衣服口袋里去啦。我羞得满面赧红，因为这是真的。但我怎么也不承认。这一来，他粗鲁地咒骂起来了，在桌上砰砰擂着拳头，擂得地下墓室响声四震。我的几个堂姊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于是，他就用他的两个空眼窝讲起话来。真吓人哪！他咒骂历书上的所有的圣徒，还咒骂皇帝。我的叔祖，那位大主教，伸着双手，痛骂了他一顿；我的祖父，那位掌玺官，在判决书上盖了印；我的叔祖，那位陆军元帅，拔出他的宝剑，砍掉了我叔叔的骷髅头。那颗头颅一滚，滚到了我的脚旁，它的牙齿里仍旧衔着烟斗，向我直喷着臭

气。于是，我拔脚就逃了。”

现在，牧师已经心里有数，这整个故事不过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女人的一个梦。不过，奇怪的是，伯爵小姐竟会老是有这种幻象，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场。

现在，她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叙述：“我脱掉绸衣的时候，衣服上有一股很冲的烟味。”这时，马霍克牧师的脑中闪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念头。

“对不起，我能不能问一下，你那件绿衣服在哪里？”他煞有介事地问道。

伯爵小姐显出有点为难的样儿。

“我不知道。我的衣室是叶密仑霞·弗劳琳保管的……”

“请允许我问一下，你不是在这个房间里脱下那件衣服的吗？”

“我记不得了。叶密仑霞一直在这里；她可能知道。”

“伯爵小姐，若蒙你恩允的话，可否请叶密仑霞·弗劳琳来一下。”

“当然行。马上叫她来。”

伯爵小姐按了两次电铃，那位女伴进来了。

“弗劳琳，”伯爵小姐说，“你记得我那件绿的那不勒斯的棉绸衫吧，镶着裘毛边的？”

“记得 是一件式样很别致的上衣，有两个吊袖，用丝带和带扣扣住的。”

“就是那一件，”伯爵小姐回答说“它在哪儿？”

“在衣室里嘛。我亲自挂在那里的，挂上以前还在袖子里放了樟脑，免得裘毛上生蠹虫。”

“你这是什么时候干的事？”

“去年夏天。”

牧师暗自狡黠地一笑。喏，他想，这下子伯爵小姐只好相信啦，她讲得那么绘声绘色的这件事情，都是做梦梦见的。

“打去年夏天以来那件衣服我没有穿过？”竺德林黛问。

“一次也没穿过。要在最热的天气，才会穿大吊袖嘛。”

“不可能！”

“不过，伯爵小姐，”牧师插嘴说，“这位阿姨讲的话对不对，是很容易查明的。你只消到衣室里去看一看就行了。钥匙是谁保管的？”

“叶密仑霞阿姨。”

“你要我去开衣橱？”女伴问道，显出一副为难的神气。

“去开吧，”伯爵小姐答道，向牧师点点头，示意他跟她一块儿到隔壁屋里去。

叶密仑霞皱着眉头，一脸懊恼，从口袋里取出那串钥匙，把一个钥匙塞进一口雕花刻纹的老式衣橱的锁里，打开了橱门。衣橱里并排挂着的绸衣服，至少也有五十件。

伯爵小姐的衣服，无论哪一件，是向来不准陌生人染指的；她穿的衣服，也不准男人盯一眼。叶密仑霞的手指对这

个旧衣陈列馆可是熟门熟路，一下子就把刚才一再提到的那件镶裘毛边的绿绸衣拉了出来。

“ 喏，”她简慢地说。

牧师感到胜利了，可是，那位伯爵小姐，她的神经比常人要敏感，却顿时脸色发白、浑身打颤了。

“ 把衣服拿下来，” 她低声地说。叶密仑霞猛地一下把衣服从挂钩上扯了下来。老天，这位牧师和她的女主人是怎么啦？

伯爵小姐从她手里接了过来，就将头转过一边，把衣服递到牧师的鼻子跟前。

“ 你闻到了吧 ？”她说。“ 是不是烟的气味 ？”

马霍克牧师大吃一惊。这件漂亮的绸衣服，刚刚从一位女人的衣室里拿出来的，竟有一股很浓的一般烟草的烟味，活象一个在酒店里过了一夜的农民的上衣上的味儿。这个问题他还没来得及回答，竺德林黛又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她现在从这件绿的那不勒斯服装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根断了的雏鸡骨头。

“ 这个呢 ？”她问。可是说到这里，她再也支撑不住了。不等回答，她已经昏倒在沙发上。

叶密仑霞大声抽噎着，四肢无力地倒在一把扶手椅上了。牧师给这件事搞得心慌意乱，在不知所措中，一连打开了三个衣室的门，这才算找到了一扇通起坐间的门。他叫了仆人们进来照顾她们的女主人。确实有种神奇的妖术在捣鬼。

第　七　章

伯爵小姐的相片簿

可敬的马霍克神父认为，伯爵小姐衣服上有那样一股强烈的烟味这一件怪事，不可能说明任何自然的法则，因此，以他身为教士的见解来判断也好，以他世间的阅历来判断也好，这些可怕的幻象，在他来说，是颇值得深思的事。他同伯爵小姐的女伴一块儿吃中饭时，心里一直在思忖着这件事，不过，他这份心思对她却只字不提。吃饭就只他们两个人。伯爵小姐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每当她害所谓“痉挛病”的时候，向来是这样的，她的唯一的饮食只是喝点儿汤。中饭过后，她又来请牧师了。

他看到她躺在沙发上，面色苍白，精神委顿；一开口，她就谈起了盘桓在他俩心头的那件事。

“现在你相信了吧，”她说，“我告诉你的事，哼，不是做梦吧？”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点儿名堂。”

“你认为，这是善鬼搞的名堂呢，还是恶鬼搞的名堂？”伯爵小姐抬起眼睛问道。

“那要试验一下才能确定。”

“怎么样试验，神父？”

“想个法子把他们撵走。要是那些天天夜里从坟墓里出来的鬼,是善鬼的话,那么,凭着驱邪的法力,他们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安息所去，在那里直待到最后审判日，天使的喇叭吹响时再起来。”

“万一他们不回去呢？”伯爵小姐担忧地问。

“那他们就是恶鬼了。”

“换句话说，是该打入地狱的。这你凭什么能知道呢？”

牧师心里斗争了一分钟，然后大胆地回答道：

“今天夜里我将在城堡里守夜。”

“要是你听到那阵吓人的喧闹声呢？”

“我就到下面地下墓室里去，用圣水驱散那些鬼魂。”

伯爵小姐热情洋溢地大声说道：

“神父,我陪你去。”

“不，伯爵小姐；只要那个圣器看管人陪我去就行了。”

“圣器看管人！男人！他甭想跨进这幢房子来！”伯爵小姐激昂地喊了起来。

牧师以劝慰的口气向她解释说，他的圣器看管人可说跟他一样,都是教堂里的人 而且,搞驱邪这种法事,他这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事实上，他不在场的话，这个仪式就无法举行，因为盛圣水的神器、坩锅和手灯，都得有人在他前面端着，才能好好地施行这场宗教仪式。

既然如此，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就同意了，只是有个条件：那个进屋来的可憎的男人，不能进入城堡内部。另外，牧师还答应了，等城堡的大门上锁以后，他就在暖房里守

夜。

按照这样的安排，天刚见黑，马霍克神父就来了，随身领来了他的圣器看管人。那人年纪四十光景，一张地道的铜色面孔，留着一撮修得整整齐齐的胡子。牧师把他留在暖房里，自己来到了起坐间，伯爵小姐正在那儿等他吃晚饭。可谁也没有吃一口。牧师吃不下，伯爵小姐不想吃，她的女伴也不想吃。空气中充满了那件即将发生的大事，象吃饭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哪里还有插足的余地。

饭后，伯爵小姐回到她的房间里去了，马霍克神父来到了暖房里。圣器看管人自得其乐，正在那里喝酒吃肉，把炉子拨得旺旺的。仆人们对这件事始终一无所知；她们从来没听到半夜里的弥撒，也没有听到地下墓室里的居民们的狂呼尖嚷和伤风败俗的歌，而伯爵小姐也不会容许她的洁净的女仆叫这种可怖的事情弄脏了耳朵。因此，城堡里的人一个个都睡了。牧师一个人在守着夜。

开始时，马霍克神父想用看祈祷文来消磨长夜，可是，随着他平常睡觉的钟点渐渐来到，他不得不跟那双合拢来的眼睑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搏斗。他生怕一打瞌睡，他的想象就会再现出伯爵小姐的梦境，虽说，他对那个梦并不相信 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是完全怀疑。渐渐地，他发觉他那本天天诵念的祈祷书却引来了瞌睡，他想，倒不如合上这本书，来跟圣器看管人聊聊天，免得睡着了。

圣器看管人的话题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闹鬼的事上；他讲了个无头修道士的故事，讲了那年有天夜里鬼魂显灵

的故事，又讲了妖怪和女巫的故事，所有这一切，不是他亲眼目睹的，就是听一些诚实可靠的人讲的。

“愚蠢,谎话!’那位牧师说,可是,他不由地感到毛骨悚然了。要是能够吸吸烟的话，也许能够壮壮胆；可是城堡里禁止吸烟。伯爵小姐会闻到烟味的，就象古代神话里那个巨人闻到生人气一样。

圣器看管人发觉，他这些精彩的鬼怪故事全被藐视为一堆谎话,他明白了,何苦再讲呢,全是白费劲,而他的嘴巴一闭上，他也就马上睡着啦。他坐在一张凳子上，头靠墙壁,张着嘴巴,睡得烂熟,叫这位善良的牧师看了,不羡慕也妒忌，他多想学学他的样儿啊。不一会儿，响起了一个怪不协调的声音。圣器看管人用各种不同的调门、各种变换的鼻音打起呼噜来啦，搞得牧师的神经大受刺激，他几次三番把这位睡眠者摇醒过来，可是，圣器看管人每次都转个眼就又睡着了。

最后，城堡塔楼上的钟敲了十二下。马霍克神父朝着圣器看管人的肩膀就是狠狠一拳。

“起来!’他说“我不是带你上这儿来睡觉的。”

圣器看管人擦擦惺松的睡眼。牧师取出鼻烟盒，取撮鼻烟来提提神，正在这当儿，突然之间，两人都一下子从瞌睡矇眬中惊醒过来啦。那口钟刚打完最后一下，下面地下墓室里就唱起了惊人可怖的弥撒，唱歌队在应答合唱，还有一架听去象风琴似的乐器在伴奏，不过那乐器的音调比较刺耳，仿佛奏的是同一支曲的滑稽调。

马霍克神父汗毛直竖，浑身发抖。

“你听到了吗？”他低声地问圣器看管人。

“听到了吗？谁会听不到呢？那里在做弥撒嘛。”

“这儿，在我们下面，地下墓室里。”

“那会是谁啊？”

“是鬼！是善鬼们在赞美主吧，”可敬的牧师结巴着说，划了三次十字。

“可是，恶鬼也象善鬼一样赞美主的啊，”圣器看管人回答道。

可是，这话马上受到了反驳。唱下一首歌时，猛地插进了一阵狂野的合唱，歌声飞扬：

来吧，最亲爱的，到我这里来，
来吧，我在家里；
两个吉卜赛在为我伴奏，
却只我一人在这里屈膝跳舞。

接着是一片嗤嗤的笑声，其中，有女人的尖声的咯咯笑，有男人的粗哑的哄笑，在这阵疯狂的喧闹声中，好象地狱开了鬼门关似的。

可怜的牧师，听到唱虔诚的赞美诗，已经索索发抖，现在听到这片喧噪声，差点儿脚都站不住啦。他浑身冒出了冷汗；这下他知道伯爵小姐是对的啦，确确实实，这是恶鬼搞的名堂。

“米哈尔，”他吓得牙齿嗒嗒打颤，说道，“你有没有听

到……”

“这还听不到,那我准是长着一对石头耳朵啦——这样穷凶极恶的喧闹！”另一个答道。“地狱里的魔鬼都来参加宴会①啦……”

正在这时，响起了一阵很响的玎玲玲的铃声。

喧嚣平静下去了，听到司仪神父唱起了弥撒。

“我们怎么办呢?”马霍克神父问。

“我们怎么办呢？到地下墓室里去，驱散那伙恶鬼嘛。”

“什么!”牧师喊嚷道。“独个儿去?”

“独个儿!”米哈尔满怀宗教热忱地重复了一句。“我们作为众人之主的代表到这儿来，怎么是独个儿呢？再说，我们有两个人。要是我是个牧师，要是我给授了圣带，我有权利戴三角帽的话,我就拿着圣水,念着‘撒旦退去吧’②,走进地下墓室去，把这伙地狱里的魔鬼全部撵跑。”

这位可敬的牧师感到很惭愧，他的无知的圣器看管人，居然比他更加笃信，在跟黑暗势力斗争中，竟比他更有勇气；不过，恐惧到底还是超过了他的羞愧。

“要不是我的右脚突然发了痛风病,”他说道,显出一副踌躇不决的样子，“我倒是很愿意去跟这些恶魔斗一斗的。我不能走路哪。”

“可是想一想，我们听到了鬼的动静，却没有勇气去撵他们走,那多丢脸啊。”

① 传说魔鬼每年一次在夜半举行魔女的宴会。

② 原文是拉丁文。撒旦为抵挡的意思，是魔鬼的别名。

“可是我的脚怎么办呐,米哈尔?我的脚移动不得啊。”

“咳,好吧,我背你去好了。你来拿圣水,我来拿手灯。”

没法推诿这个友好的建议。牧师听天由命了，他鼓起勇气，决心仅仅凭着他那颗神圣的徽章这一点武装，去跟下面的魔鬼战斗。

“你要小心啊,米哈尔!你不会甩了我吧?”他颤声颤气地说。

“别怕,牧师,”圣器看管人回答道,他弯下身子,把牧师驮到肩上。“好,前进!”他喊道,双手捧着那盏手灯,牧师拿着两个驱邪祓魔所不可少的坩锅。

他们走出暖房，穿过城堡的大厅时，一阵冷风迎面吹来。小手灯上射出来的闪光，只在厅堂里投下了一抹淡淡的光亮。半个大厅依然黑魆魆的；但是，灯光偶尔照到挂在墙上的那些戴盔披甲的骑士的遗像上，使马霍克神父看到了伯爵小姐的尚武的祖先们的面孔。他觉得，这些当时为抵抗土耳其人而为国效劳的人，这会儿正多少带点轻蔑地在望着他,好象在说:“这个叫别人驮着去打仗的,是个什么人啊?”

米哈尔在大厅中央的一扇坚固的铁门前停了下来。这门是通地下墓室和城堡下的地窖去的入口。现在，牧师突然记起来了，他把开这扇门的钥匙留在暖房里啦。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好重新回去。可是，当他们刚到达门口时，米哈尔觉得有样硬梆梆的东西抵着他的肋胁。莫非这就是他大师口袋里的那把钥匙吧？事实证明，这个提示一丝不

错，于是，牧师只好硬着头皮去挨这些桀骜不驯的老十字军战士的夹击刑①了。

钥匙在锁孔里嘎啦一转，他们跨进了铁门，一股沉闷的潮气就迎面扑了过来。

“让门开着，”牧师说，他希望在此留下一条安全的退路。

现在，他们走下阶磴去了，马霍克神父发觉，他的坐骑脚步不大稳当。圣器看管人跌跌撞撞一步步走下去，颠得牧师一阵发慌，左手死命抓住了圣器看管人的衣领，紧紧地箍住了他的喉咙。这一来，米哈尔可生气了，他闷声闷气地嚷了起来：

“牧师先生,别勒得这样紧,我气都透不过来啦!”

“那是什么?”

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飕的一下掠过他们身旁，在他们头顶上打起转来啦。是蝙蝠，人人共知的鬼魂的随从！

“我们马上就到了,”圣器看管人说,竭力给他那位牙齿咯咯发抖的骑者打气。

他们下阶磴的时候，地下墓室里那片喧闹声还不大听得清楚，可是现在，他们来到大厅下面的地道里，那声音又突然一哄而起，那股子吓人的喧嚣嘈杂，简直登峰造极了。这条地道很长，有两条支道；一条直通地窖，一条通地下墓室。阶磴的对面有一条横地道，它的尽头处，登上七八级阶

① 使罪人走在两排人当中挨受鞭打的刑罚。

磴，有一条穿过一扇格子门到露天去的过道。格子是供地道里通风用的，这天夜晚，吹进来的风相当猛烈，吹得手灯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要是事情到此为止，那倒好了。圣器看管人还没有朝地下墓室那边走上三步，这两人面前已出现了一副骇人的景象。

地道的那一头，燃着一团蓝色的火焰；在火焰前面，站着一个浑身雪白的矮个子，看去又象坐着，又象在跳。它身高不满三尺，可是，一个脑袋瓜却大得出奇。当圣器看管人和牧师俩渐渐走近这个可怕的形象时，蓝火焰倏地一窜而起，射出一片闪烁的白光，照亮了整条地道，凭着这片亮光，两个胆战心惊的观众看到那个矮子把身子一伸，越伸越长，越伸越长——六尺、八尺、十二尺——还在不断往上伸。在蓝火焰的亮光中，它的影子在地道的大理石地面上摇晃，活象一条乌黑的巨蟒。接着，那个可怕的形象头一抬，发出了一阵震天动地的尖声怒号。

米哈尔的勇气突然消失了。他车转身子，驮着重甸甸的牧师，没命地往回跑。可是，跑到地道中央，他一个溜脚，连同马霍克，扑倒在地上了。这一跤，他把手灯摔破了，把灯火扑灭了，他们落在一片黑暗中了。他们伸着双手一路摸去，怎么也找不到那条通铁门去的阶磴，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自己已来到了那条横道上，看见那扇格子窗上照着惨淡的月光。他们立刻向那扇门跑去。一上来，开这扇门可费劲啦，但是米哈尔终于硬扳硬撞把它弄开了，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又到了露天地里啦。他们踩着麦茬，穿过

刺丛，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奇怪的是，牧师脚上的痛风完全不影响他的速度。他跑得跟米哈尔一样快，不到一刻钟，他已经跟圣器看管人一样躺在自己的床上了，只是圣器看管人却吓得害了一场热病，足足三天下不了床。

第二天早晨，马霍克神父怀着深深的内疚，来到了城堡里。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老实人；他宁信魔鬼的诡计，不信人性的邪恶；他相信自个儿亲眼目睹的事，根本不会想到要去看穿那道遮掩着种种神秘玄妙的黑幔。他深信不疑，这一下是要跟那些该打入地狱的鬼魂——半夜里在喧闹的宴会上折雉鸡骨头、看谁先结婚的鬼打交道了。

他发觉伯爵小姐心情挺好；她笑嘻嘻的，又友好又愉快地接待了她的客人。这种变化并不使马霍克神父感到惊讶。他对伯爵小姐的反复无常是习以为常的。今天，她很不高兴，到明天，她又泰然自若了。

牧师开门见山地讲开了。

“昨天夜里我守了夜，”他说。

“哦，神父，谢谢，一万个谢谢！你一临场，就把长期在城堡里作祟的恶鬼都撵跑啦。昨天夜里，平安无事；我一点响声也没听到。”

“一点响声也没有！”牧师喊道，他听到这番话，吃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伯爵小姐，你怎么会没听见那闹嚷嚷的声音呢？”

“睡得酣酣的，家里楼上楼下都太太平平。”

“可我在那儿，并没有睡去啊。我不是做梦梦见的。而

且，我可以让你看我胳膊肘上的青肿和伤痕；这可以证明，我们摔了跤，至于那个圣器看管人米哈尔，就甭说了，他搞得这会儿都还在发高烧哩。不，象昨天夜里那种响彻地下墓室的疯狂可怕的喧闹声，是谁都从来没听到过的。我就在那里嘛，伯爵小姐，我亲自在那里。我准备跟那些恶鬼斗一斗；要不是我那个胆小的圣器看管人吓破了胆，我本来是会仗着教会的全部威势，跟他们打一仗的。我现在只好跟你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啦。这个城堡是闹鬼啦，伯爵小姐，我劝你赶快离开这里，到城市里去选个地方住吧，到了那里，你的家鬼就不会缠住你了。”

伯爵小姐拿左手的中指按着胸口，威风凛凛地傲然说道：

“因为我祖先的幽灵住在这个城堡里，我就离开这里！尊敬的神父，你的劝告，说明你对我是多么不了解啊。我倒觉得，这才是我留在这里的有力的理由呐。这里，我的祖宗的幽灵，祖先的灵魂在我身边。他们了解我，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人，他们看得起我，才来拜访我，邀请我，可你竟劝我抛弃他们。决不！我觉得邦达伐拉比以往更宝贵了；我的祖先在这里，使邦达伐拉贵重了一百倍。”

马霍克神父差点脱口回答道“：那好吧，你就千万留在这里吧，至于我，却要辞职啦，你去另请一位忏悔牧师吧。”但他毕竟克制住了，温和地说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伯爵小姐，如果你跟你的祖先的幽灵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们昨天夜里举行魔女宴会，你怎么

会一点儿也没听到呢？”

一听这个大胆的问题，伯爵小姐苍白的脸上蓦地涌上了两块红晕；她在这位忏悔牧师的犀利的目光逼视下，垂下了眼睛，她敲敲胸口，慢慢跪了下去，激动不堪地低声说道：

“父亲，我有罪。我有件事情从来没有向你忏悔过，这事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什么事？”

“哦，我怕跟你说！”

“女儿，什么也不用怕，”牧师抚慰地说。“上帝对人类的弱点是宽容的。”

“这个我相信，可是我更怕你会笑我。”

“唉！”牧师听到这句奇怪的话，向椅子上一靠，不由地笑了。

伯爵小姐站起身来，走到她的书桌边；她打开一只暗屉，取出了一个相片簿来。那是一个很华丽的本子，象牙色的封面，镀金珐琅的雕镶，镀金珐琅的书扣。

牧师打开书扣，翻开封面，看到了许多六寸相片，这种相片通常是放在客厅里的桌子上的。都是些著名的政治家、诗人、演员的相片，他们的肖像人人都熟悉。这个陈列馆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这里面的人，个个声名清白，跟任何丑事都不相牵连；第二，在这个本子里占有一席之地的，都是些面孔修得光光的人。好多都是马霍克神父认识的，不是见过面，就是有交情——列斯兹特啊，雷明依啊，演员伦德伐，斯席达赫莱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外国名人，

也都是没有胡子没有须的。还有一点，给牧师印象也很深刻。有几页上，没有贴相片，而是在相片框里嵌了一块块黑绉纱。这可使他深思起来了。

“一个挺有趣的本子，”他说，一面合上了这本书“，可是，它跟眼前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啊？”

“我向你忏悔吧，”伯爵小姐低声说道“，这本书，是我的愚蠢和弱点的一个记录。维也纳的一个相片商，多年来都有我寄去的定货单；他把凡是面孔修得光光的男人相片，都给我寄了来，我就在他们当中寻找我的理想。我寻找了好多年了。有时，我觉得我已找到了；我对照片中的某一个人很中意。我管这个人叫作我的未婚夫。我把他的相片放在面前；我做梦似地一连几个钟头望着他；我几乎觉着他在跟我谈话。我们俩谈各种各样的事情——倒不是很甜蜜，而是这种谈话使我的心头充满了一种消魂失魄的感觉。这是愚蠢的，我知道，有个什么东西在告诉我，还不止是愚蠢，而是有罪。我好久都不能决定，该不该把这件事作为罪孽来忏悔，或者，把这件荒唐事情瞒起来。你觉得怎么样，神父？”

说实在的，马霍克神父不知该怎样说才好。不错，《圣经》上倒有几句讲到眼睛的罪恶的话，可并不是指相片啊。他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还有什么，我的女儿？”

“待我呆乎乎地对一张相片看上一阵后，我在梦里就看到了相片上的那个男人啦。他在我看来，宛如一个优美的

幻影，我们臂挽着臂，一起在田野和草地上走去；我们四周环绕着一种天上的荣光，我们的脚下盛开着花朵。我们都很年轻,我们互相爱恋。'这位可怜的女人讲着她的梦,伤心地哭起来了,她一边抽噎一边说:"这不是罪恶吗,神父?"

马霍克神父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了。他已找到了这种罪恶的名称——这是蛊惑；只是他不知道她该用什么方式来赎罪才好。还是伯爵小姐帮他作出了决定。

"呃,'她悲哀地说:"我想,这是着了什么鬼魅了!虽说那些幻象很甜蜜，可我现在必须为这些幻象而忏悔。不是这样吗，神父?如果我把在我梦中出现的那个男人的相片丢进火里烧掉，再用黑绉纱填满本子上的空白，这能减轻我的罪孽吗？"

这一番话，解释了许多相片框上都填着黑绉纱的原因。牧师心想，这倒是挺好的忏悔办法。再没有比烧掉相片这办法更好了。

竺德林黛继续说道："在做那些个幻梦时，我是睡得稳稳的。我的灵魂已离开地面；我来到了情人的天堂。在这里下界，没有尘世的感情拴住我；我是一个荣升的幽灵，因此，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我象已经死了似的，对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全不理会了。"

"难怪昨天夜里你没有听到那可怕的喧嚣声；你是在梦幻世界里游荡哪。"

"我承认是这样,'伯爵小姐双手蒙着脸,喃喃地说。

嘿，这倒是妙啊!牧师心里想。死了的祖先在家庭地

下墓室里玩各种各样的鬼把戏，他们这位后裔却脱离了人的肉体，到另一个天地去谈情说爱。他们真是一个离奇的家族啊。一个穷苦人，对这种荒唐行为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一个穷苦的分教区牧师，怎么能处理这种古怪的事儿呢？我可只会对付对付日常的忏悔者，犯了一般性的罪的人啊。

确实，要象他这样有才干的人，去处理下面这些鬼魂和上面这位着魔的伯爵小姐混杂在一起的事儿，是太力不胜任了。驱鬼祓魔，安定竺德林黛的歇斯底里的心，可需要高超的天赋才行。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他觉得最好是来个顺水推舟。

“我的女儿,你决定这样忏悔赎罪,想得真不错呵。你已经把最后那个恶魔的幻象的相片，掷进火里烧掉了吧！”

“没有,”伯爵小姐回答说,显出年轻小姐讲到自己情人的相片时的一副忸怩神态。

“为什么不烧掉？”牧师几乎很严厉地问道。他真高兴寻出一桩确实的罪行来。

“我觉得，把这张特殊的相片丢进火里去，可能不好。”

“为什么不好？”

伯爵小姐回答之前，先翻开了相片本里的一个暗袋，把袋里的东西抽了出来。

“啊！”牧师接过那张相片，一下子喊了起来。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修道院院长萨穆尔，一个拥有许多不同支派的、很有势力的教团的头头。

“我嘱咐维也纳的照相师，把凡是不留胡子的名人的相片都寄给我。结果，他犯下了这个错误，给我寄来了这位鼎鼎大名的牧师的相片。这是我的过错，不能怪他。”

“你在梦里，就是跟这张相片上的人臂挽着臂游荡吗？”马霍克神父问道，手里仍旧拿着那张相片。

“我有罪！”伯爵小姐结巴着说，双手按着胸口。

“如此说来，”牧师说道，“你没有把这张照片象别的相片那样掷进火里，还是上帝感悟了你呐，因为这个人，正是你要找的一个能医治你有病的灵魂的治疗者。这张相片落到你的手里，真是天佑神意啊，而其余的相片都是些徒劳的愚蠢的幻想罢了。这里，你已找到你的理想啦，在他的指导下，你可以指望获得健康和救助。他将不是在梦境里，而是在现实里，把你引向那个安宁而真正虔敬的神圣境界，只有在那里，我的女儿，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个人所拥有的精神力量和高尚德性，完全能够祓散你城堡里作祟的鬼魂，消除掉你心头的诱惑，这种诱惑都是我们唤做鬼的那些个比较明显的魔鬼搞的名堂啊。”

第　八　章

祓　魔　者

伯爵小姐按照马霍克神父的劝告，决心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向一位新医生倾诉全部苦恼。当天，那位牧师就给当时在佩斯的修道院院长萨穆尔写了封信，邀他上邦达伐拉城堡来。

这位修道院长是个挺有名气的人物；是那些个在思想意识上多少有些独立不羁的牧师之一。他跟许多显要权贵都有交谊，而熟知内情的人却知道，那些登在反对党的报纸上的署名为“S”的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在社交界里，他和蔼有礼，温文尔雅，他来了，决不会妨碍理性的欢乐。在知识界里，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苦心孤诣准备的演讲，受到社会名流的倾听；理所当然，那些教皇全权论者的报纸却经常对他猛烈攻击。有一回，警察甚至搜查了他的住宅，虽然他们自个儿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一点上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所有这些事，都提高了他的声望，近来，由于一家第一流的有插图的期刊登载了他的相片，他的声望更加提高了。这使他博得了公众的爱戴。他长得器宇轩昂，又高又宽的脑门，刚毅而富有表情的面貌，富有特征的眉

毛，以及坦率无畏的眼色，毫无奸诈或者狡黠的痕迹。在别人看来，他不大象一个牧师；他那副强壮结实、孔武有力的样子，倒更象是一个斗士。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是一个独立自由，敢于向政府披陈意见的牧师。

因此之故，可敬的马霍克神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自个儿，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教区牧师，是无能为祖国效力的。不错，好多年以前，他在霍维德营里时曾打过二十几次仗；他曾经向他的同胞们作爱国宣传，为此还给判处了死刑，这项判决后来减刑为十年监禁；其中五年，他是系着脚镣度过的，他的脚上至今还留有沉重的铁镣的伤痕。可是，这些区区小事，马霍克神父并不在乎，而且拿来跟修道院长萨穆尔的大胆行动一比，又算得什么哩，萨穆尔敢在报纸上发表独具见解的文章，而且还署上了他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跟随着扬努，在猛烈的炮火下和俄国佬打仗①，被罚做划船苦工，那不过是闹玩儿罢了。可怕的警察对你跟踪钉梢，那才是严重的事呐。马霍克神父以己度人，想到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损耗，——他过了十五年，其中五年又是在脚镣手铐中度过的，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所以极其器重这位修道院长的才能。

几天后，那位邀请的客人来到了。牧师详详细细讲述了有关伯爵小姐的一切，当然，没有讲那些忏悔时说的必须严守秘密的话。他向他讲了鬼魂的事，以及他的亲身体验。

①一八四九年，奥地利帝国开始向宣告独立的匈牙利进攻，俄皇尼古拉一世派了十五万军队侵入匈牙利，援助奥国。

萨穆尔先生听了这番讲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在这里，你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不过，我求你，在伯爵小姐面前，可不要这样；她才依恋她那些鬼魂呐，”牧师说，显出一副满有把握的人的神气。

修道院长询问了城堡里的房屋陈列情况，它们的前后位置。他叫牧师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细节，以及他和圣器看管人从格子门上逃出来的经过。

伯爵小姐的马车，在平常来接牧师的钟点，来接这两位客人了；城堡离那个村子还有一段路。

不用说，一切都象预料的那样：伯爵小姐一经介绍给这位修道院长，她的神经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情不自禁地显出了一些歇斯底里的症状，只在修道院长在父亲般地祝祷中把手按在她的脑门上，才算把这种症状消除掉了。叶密仑·弗劳琳霞的神经，按照存在于她和女主人之间的共鸣原则，也立刻受到了同样的感染，需要行一下同样的按手礼了；可是两位牧师却谁也没有为她操心，伯爵小姐一苏醒，女伴也照样醒过来了。

中饭的饭菜非常精致，吃饭的时候，修道院长无所不谈，他询问了当地的乡情民风，居民职业，仆人年龄，等等等等。为了照顾叶密仑霞·弗劳琳的需要，他同她谈了好多；当他为她斟酒的时候，她用手遮住了杯子，说她除了喝水以外，从来什么都不喝，这一点似乎使他大为惊奇 还有，当他问道，她手上戴的戒指，是不是一个订婚戒指时，叶密仑霞竭力装出一副忸怩相，告诉他说，她甘心作处女终其一生。

中饭过后，马霍克神父仍旧留在餐室里应酬弗劳琳——这就是说，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双手交叉放在鼓得圆滚滚的肚皮上，闭上眼睛，一边甜滋滋地打瞌睡，一边听着叶密仑霞的尖嗓子叽哩呱喇扯谈。

修道院长跟着伯爵小姐来到了她的专用起坐间。她坐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地，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看这位贵人对于她着了鬼魅这件事会作出怎样的判决。因为他没有说话，她就用一种胆怯的声音开了口：

“我的忏悔牧师已把城堡里的这桩可怕的秘密告诉你了吧？”

“凡是他所知道的,都跟我说了。”

“你认为,教会方面将怎样看待这事件？”

“我个人认为，伯爵小姐，这件事完全是活人的一种阴谋。”

“活人的！”伯爵小姐重复了一句。“那我的梦境呢？”

“那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你是一个神经敏感，易动感情的人；你的感官熟悉前半段历史，你的想象创造出了后半段历史。你那些梦，伯爵小姐，只不过是你的幻觉罢了。看得见的鬼魂是不存在的；死了的人，不可能活着走动，因为他们的有机的体力已经耗尽了。”

伯爵小姐怀疑地摇摇头。说实在的，她是不高兴了。她所期待的是一番大不相同的解释。要是他只能对她扯扯这类话，说实在的，这么老远的去把他请得来，真是白费劲。

修道院长萨穆尔一下子就从她脸上看出了她的想法，

马上采用了根本治疗法。

“竺德林黛伯爵小姐,我知道,你怀疑我说的话,因为你对亲眼目睹、亲耳听到的事坚信不疑。你深信你曾经多次亲自到过闹鬼的地下墓室，在那里看见了你祖先的幽灵。”

“昨天夜里都还闹得挺凶呐。’伯爵小姐用一种使人畏惧的口气低声说。“他们对我说，今天夜里他们还要来，他们等着我去。”

“你答应了到他们那里去吗？”

“到了白天,我一想到这件事就会发抖,可是,在夜里，却有种奇怪的、神秘的力量把我引到地下墓室去；我知道，一切恐惧都会消失,而且,不去是不行的。”

“那好啊。今天夜里,我同你一起上你的祖先的地下墓室去。”

一听这话，伯爵小姐苍白的面孔一下子赧红了。这张活生生的相片啊！她要和他一块儿去——到哪儿？也许是上地狱去吧。想到这点，她浑身发抖了；接着，她好容易镇静下来，期期艾艾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看这是不可能的。我决不能瞒着我的家里的人啊。”

修道院长了解这个论题的性质，以及它所牵涉到的全部后果。

“这是不必要的。相反,决不能让你家里人知道我来。”

伯爵小姐望望他。她不知所措，拿不定主意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不能想一想，他和她一起过夜——光

只他们两个人？

修道院长看出了她的心思，平静地答道：

“现在,我和马霍克神父走了。到半夜光景,我再回来，来了我会敲你的房门通知你的。”

竺德林黛摇摇头。“那是不可能的。冬天，一到七点钟，我家里每一道门就都上锁。要到达我这套房间，你至少得经过七道门。先是城堡的大门。这门是我的女看门人看守的，她是一个不睡觉的老婆子；另外，还守着两只很大的恶狗。它们给用长链子系在门上；你要想经过那里，它们会向你扑上来。再下来是走廊上的那道门，门上有两把锁；一把钥匙由我的女伴保管，另一把钥匙由我的女管家保管，要开那道门，你非得唤醒她们两个人不可。第三道是楼梯间的门；厨子把钥匙放在枕头底下，她才睡得酣熟呐，不等全家的人都起床了，她不会动一动。第四道是通那条秘密的格子过道的进口上的门；这道门由那个使女看管，她是个胆小的姑娘，天一黑，连隔壁屋里都不敢去。第五道门通我的贴身女仆的卧室，那女仆是非常谨慎的青年人，看来的是个男人，即使是先知或者圣徒，她也不会给开门。第六道是我的女伴叶密仑霞・弗劳琳的房门；她夜里要是听到有人在扭门把手，就会大发歇斯底里病。第七道，最后一道，是我的化妆室的门,那扇门上装着一把很特别的锁,是个新发明。请问大师，在这种情况下，你半夜里能进到这里来吗？”

“请允许我，也来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跟我说过，你经常到下面你那个祖先的地下墓室去。那你是怎样经过这些

严密看守的门的呢？”

伯爵小姐的脸上掠过了一个得意的微笑。这位迷信的女人自有办法抵挡这位科学家的攻击。

“噢，我哪一道门也不经过！我的卧室里，有一条通往这个做祷告的地下墓室的楼梯。我是从这条楼梯下去的。”

本来，这是挺自然的：修道院长听到这话，他可以建议让自己隐藏在书房里，在那儿等伯爵小姐。可是，他察觉了他的女主人的性格，知道这样一个提议，将会震惊她那装得规规矩矩的心，惹得她非常生气，以至她完全可能不愿再听他讲下去。她需要的是极其审慎的安排；这一点，机敏的修道院长看得一清二楚。

“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意见，”他平静地说，“我将在今天夜里十二点钟来敲你的房门。”

伯爵小姐一听这话，突然神经质地发抖了，不过修道院长却毫不理会，继续说道：

“如果你相信，有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具有神秘的本领，能够穿过上了锁的门，能让有的活人看到，让有的活人看不到，那末，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样有这种本领呢？可是你想，我只是一个肉体凡人，我不能够违背自然法则。让我提醒你一下，所有在你看来是费解莫测的事，其实是都自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现在魔法已经不是一种神秘了。我们现在不把波司科们① 和伽卢瑟们② 放在火葬柴堆上烧了。

①波司科（1793—1863），意大利闻名的魔法师。

② 伽卢瑟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著名牧师。

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波司科或者一个巴拉西尔苏斯[1]。我重复一句，我是说到做到的；一到那批鬼魂开始喧闹的宴会的钟点，我将这样说着来敲你的门：凭主的名，请打开信徒的门。[2]别忘了,我今天夜里要来,这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要让别人得知一点风声。在我没来这段时间，愿上帝护佑你。”

竺德林黛为这位怪客深深感动了。他的自信，给了她胆怯的心灵以勇气，他那种专断的作法，也象一道符咒似的，使她受到了感应。他是站在这样一个超然的高处对她讲话，她感觉到，不死心塌地相信他讲的话，简直是亵渎神明，尽管，他要去做的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说实在的，要不是她不得不跟另一个世界的人打交道的话，她怎么会使这两者调和起来？她在窗上看到马车载着两个牧师驶走了。她看他们上了车；一直到那辆空车子回来，她还站在原来的地方。

那个雌耶户把她得到的赏钱拿给别的仆人看；那是一块新银币。它从这只手传到了那只手。真是个奇物！一千五百万匈牙利居民，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个从来就没见过银币这种东西。

在伯爵小姐看来，时间过得真慢啊；那口钟似乎拖着几个沉重的砝码似的。她在一个个屋子里踱来走去，心里反复思考着：一个男人会用哪种可能的方法，凭哪个可能的进

① 巴拉西尔苏斯(1493—1541),瑞士一名医,著有大批著作,他的见解往往与当时潮流相左。

② 原文是拉丁文。

口，进入这个城堡里来呢。当钟敲七点的时候，她亲眼看着通她的厢房的门一扇扇小心地上了锁；然后，她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了下来。她取出了那幅城堡设计图；这是造城堡的那位弗洛伦廷的建筑师画的。她仔细地审视这幅设计图，并不是第一次；当她刚从父亲那里把这个城堡作为一项礼物接收下来时，她就掌管跟城堡有关的一切事物了。这个建筑物太大了，她只想保持三分之一的房舍。因此，她不得不挑选了一套厢房居住。在城堡的正当中，有几个漂亮的客堂，一个宴会所，一个军械库，还有一个画图和古董的陈列室。这一部分是不成问题的。在城堡的这一部分，也有一道通地道去的隐蔽的楼梯。这条楼梯可供逃命之用，当以前这个老城堡受到土耳其人围攻时①，它无疑派过这个用场。伯爵小姐的祖父已筑了一道墙把楼梯堵住，现在谁也不能到那条秘密地道去了。左边的厢房，跟伯爵小姐住的这一边的结构完全相同，原是她的寻欢作乐的祖先们的一个享乐窝。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幽洞密室，各种各样的层层相联的交通设备，画像后面的门啊，隐蔽的凹室啊，等等等等。建筑师的设计图把这些东西画得一览无遗。当然罗，竺德林黛是不会想到去住这套被玷污了的、充满着罪恶联想的厢房的，她想一想都感到厌恶；她把她的家庭守护神都供在那不大漂亮、但比较朴素的右厢房里，这里有几间适合过家庭生活的好房间，一间图书室，那个家庭地下墓室就

①匈牙利从十六世纪起，曾被土耳其侵占，匈牙利人民曾多次反抗，双方发生战争。

在下面。这里只有一道秘密楼梯，就是通到家庭地下墓室去的那一道。其余的部分，竺德林黛伯爵小姐把所有通往城堡中央，或者通往城堡左厢的过道，已全部筑墙堵住了，在那些屋子和她的住屋之间，都没有通路。所有的烟囱，都装了铁门，堵住了从这方面进来的任何入口；每一扇窗上都装了坚固的铁栏栅。即使是一只猫，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进入这个闹鬼的城堡的口子。

伯爵小姐对所有这些预防设备沉思默想一番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萨穆尔修道院长要进入这幢房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串通她的一个家里人。可是，且不说这位牧师具有高尚的品质，不会干这种事，就是他来访时的这个环境，也使他不可能办到这一点啊。他除了上马车去时走了短短一段路这段时间之外，始终没离开过伯爵小姐一分钟，而上马车去时又有马霍克神父陪着他。因此，竺德林黛排除了这个想法。她叫她家里的人早早上床睡了；她跟叶密仑霞·弗劳琳说，她患着偏头痛。那位富有同情心的女伴立刻诉说她的头的另一边也正在痛。当伯爵小姐感到要去睡了，看看能不能睡去时，叶密仑霞觉得也想睡了；她把整个脑袋埋在暖乎乎的棉花里，不顾别人死活地打起鼾来了。

竺德林黛关门闭户待在房间里，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她勉强地玩着“耐心”[1]，可是总是出错牌她心里太乱了。她取出她那本多列[2]作了讲究插图的《圣经》来。

①一种牌戏。

② 多列(1833—1883)，书籍插图画家，国籍不明。

看了所有的图画；她数了二百三十幅大版画上共有多少个不同的男女人物；然后又数了马和骆驼，最后，数了那几个杀人的场面。于是，她就试着读正文来消磨时间。她数了数，在书页的一边①，哪一个字母用得最多。结果，最占优势的字母多半是 a，其次是 e，然后是 o，还有 u；相比之下，i 是最糟的角色。这是法文本《圣经》。在匈牙利文的《圣经》句子中，e 是绝对多数，然后是 a、o 和 i，最少的是 b 和 u。可是这一件事她不一会儿也厌倦了。于是，她就在钢琴旁坐下来，想弹奏几支梦幻曲来定定神；可这也没有成功。她的双手在发抖，她支撑不住，弹不下去，她是如此疲倦；那性命攸关的半夜三更已越来越近，她再也不想勉强分散心思了，索性一个劲地想起那逼在眼前的闹鬼的情景来。她感觉到，她完全受着她的祖先的幽灵的影响，往往喧嚣声还未开始，她就已经倦怠得委顿无力。接着，她会好象突然害了热病 她会脱掉衣服，爬上床去，用被子蒙住头，直睡到出汗为止，于是，她就睡得烂熟了。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她把那些仅仅是在梦里的情景，完全当作了亲眼目睹的事。

今天夜里，她取出了她的护符，即修道院长的那张相片，竭力想从中找出一些力量来。她把相片放在书桌上，坐在那儿，一个劲地看着它。他真的是一个超人吗？他一声令下，城堡里的门就会一下子打开，鬼魂就会消失，地狱之门就会把他们关住？不可能有这种事。夜越来越深，她也

① 《圣经》正文一般分两边排列，中间用黑铅条分开。

越来越胆怯了。她的心跳得很响。她对夜间的鬼魂倒没什么害怕，可怕的是这个新的、跟鬼一样的客人。他是什么人？是个象古时的梅林① 一样的男巫和妖人呢，还是一个来祓散她的折磨者的圣徒？

沉闷的时间在慢悠悠地过去，到了最后，那口老钟的钟摆开始颤抖起来，铁的钟舌报子夜点了。钟敲一下，伯爵小姐就数一下。钟摆的颤抖刚一停止，跟平常一样，那无法无天的喧闹声就开始了；竺德林黛听到，下面地下墓室里传来了一阵唱弥撒的调子。不过，她却在倾听着另外一个声音，焦急不安地倾听着隔壁屋子里的轻轻的脚步声，听听有没有钥匙偷偷开锁的卡搭声。什么声音也没有！她走到门边，头贴着钥匙孔，竖着耳朵听，可是白费劲。没一点声音。现在已经十二点一刻啦；地下墓室里熙攘得正起劲—— 那所谓的魔女宴会正闹得欢，又是叫嚷，又是吆喝，又是唱歌，又是祷告 看来,地狱里的鬼,都互相约会好集会地点,跟着伯爵小姐的祖先们一起来啦。

他不会来了，她想。她的身体在发烧，四肢在发抖。还等他来，才傻呐。只有幽灵才做得到的事，一个凡人怎能做到？

她退到凹室里，准备躺下来睡了。正在这当儿，她听到起坐间的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过了一会儿，传来了一个口气坚定的低沉的声音：

①欧洲中世纪威尔士关于亚瑟王的传说中的预言家和幻术家。

“凭主的名,请打开圣徒的门。”

是修道院长约定的暗号。竺德林黛发出一声惊叫；她差点吓得昏过去了，不过她以最大的努力，强打起了精神。这是真的；不是幻觉，不是梦！他在门口，她的救助者。前进！

伯爵小姐跑去开了门。紧急关头使她有了异乎寻常的力量。别是一个圈套吧，她可能会发现，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救助者，而是一个强盗或者杀人凶手。在地毯下面，有一道隐蔽的活板门；那位夜半来客正站在那道门上面。只消踩一下秘密弹簧，他就会掉进下面的深渊里去。竺德林黛开门时，脚就踩在弹簧上。

站在她面前的是修道院长。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个牧师。他穿了一件齐脚的长外套，既没有带驱鬼的铃、书，也没有带蜡烛。他右手提着一根犀牛皮做的粗鞭子，左手提了一盏没有点蜡的手灯。

“站住,”伯爵小姐用命令的口气说“在你跨进房门之前得先告诉我，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是靠了上帝的帮助，靠了人的帮助，还是靠了魔鬼的帮助？”

“伯爵小姐,”修道院长回答道“你四下里看一下吧。你没看见你城堡里的每一扇门都开着吗？我是顺顺当当地从这些开着的门上进来的。至于我怎样穿过院子，那是另一回事。这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

“我那些睡在屋里的家里人呢？”伯爵小姐用怀疑的口气说。

“一张张床上都下了帐子；我没有去拉起来看。要是你家里的人都睡了，她们无疑都睡啦，没有醒。”

伯爵小姐听着，半信半疑；她又渐渐没有劲了。她把修道院长领进起坐间，就颓然倒在一张沙发上。

地下墓室里的吵嚷声隐约可闻。

“听到了吧？”她悄声地说。

“听到了，我知道这声音是打哪儿来的。我就是为了对付这批惹起这种不象话的狂闹的家伙才上这儿来的。”

“你带了教会里干这种差事的武器吧？”伯爵小姐焦急地问。

牧师只拿他带来的那根结实的手杖朝她一推。

“我有这根好手杖，伯爵小姐。”

“你有没有听到，在吵闹声中有个咯咯叫的声音。那是我的叔叔拉狄斯劳司，”伯爵小姐喊着说，双手抓住了修道院长的胳膊。“你有没有听到那可怕的笑声？是我的堂兄弟在笑。”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讨厌的高声狂笑的制造者了。”牧师安静地说。

“呃，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将下去参加下面这个可尊敬的团体。”

“你要到下面的地下墓室里去？去干什么？”

“对这帮猖獗的家伙进行判决，伯爵小姐。你答应了陪我一起去的。”

“我答应了！”竺德林黛一下子从他身边退了开去，她发

疯似地瞪着眼睛，双手紧压着胸口。

“ 是你自己愿意去的呀。”

“对，对！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思想千头万绪。我定不下心来。听，下面喧闹得多吓人。我好害怕啊。 ”

“ 怎么，以前一个人都有胆量到这群鬼魂中间去，现在我同你一起去，你倒害怕了？把你的手给我。 ”

伯爵小姐把发抖的手指放在修道院长的手上，当她感觉到男性的手牢牢地携着她的手时，她马上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受保护的感觉；她不再索索发抖了，她的眼睛不再看到蒙蒙眬眬的东西在面前浮动了；她的心跳得很平稳。与这位男人肉手相触，使她有了新的生命。

“ 跟我来，’修道院长说，他左胳膊下夹着那根鞭子，右手拉着后面的伯爵小姐。“ 那道秘密楼梯和我们必须经过的房间的钥匙在哪儿？”

竺德林黛觉得，她一分钟也不能够放开他的手。她顺从地跟着他走去；她知道，即使这是往地狱之门里闯，她也会跟着他走。她一言不发，指指那个钥匙柜，一件收古董的人准是挺感兴趣的古老家具，那里装有满满一抽屉钥匙。

牧师毫不犹疑，一伸手就捡出了他要的那两个钥匙。他这样一找就找着，本是毫不足奇的，可在他这位同伴的笨脑袋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些钥匙当中，有一把钥匙上有一个十字架，那是众所周知的地下墓室的钥匙的标记嘛。

现在，修道院长拉开了那道遮着通往图书室去的秘密

过道的帘子，这里，他才走了一步路，就获得了明确的证据，足以证明伯爵小姐说的什么她常去地下墓室的话是假的：他一打开门，一团蜘蛛网就刮到了他脸上。可是，竺德林黛小姐却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象她这种把梦境当作现实，甚至还能提供细枝末节的神经错乱，完全是一种变态。

在伯爵小姐跨下阶磴时，她低声地对她的同伴说：

“有一扇窗子破了,风是从那扇窗上呼呼吹进来的。”当他们转过阶磴的拐角时，那里有一扇白天照亮楼梯的狭狭的斜洞窗，窗玻璃果然破了。这扇破窗她以前并没有见过。当他们来到图书室的门口时，她又告诉修道院长说，她老是害怕跨过这条门槛。

“这里闹鬼可闹得凶呐！”她说。“当月亮从上面那扇百叶窗的缝里照进来时，在拼花大理石地面上落下白色的斑斑点点，看去象一些神奇古怪的文字。在一个旮旯里，两只书橱中间，有一个盛着一具骷髅的玻璃箱，另一个箱子里盛着依克纳图斯·罗耶拉的面型①。”

一切都正如伯爵小姐说的。月光在上面的玻璃窗上照射着，骷髅竖放在玻璃箱里，另一个箱里盛着死去的圣徒的蜡头颅，伯爵小姐以前可从来没迈过这道门槛啊。

很可能，在她童年的时候，她的某个保姆曾对她讲过邦达伐拉城堡的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这个城堡的女主人，第一件操心的事，也就是锁闭了这几间屋子。地毯上、桌子

①即死后用石膏套取下来的面型。

上和椅子上积着十年的老灰尘；天花板上挂着蜘蛛网，因为从来没有人上这儿来过。

伯爵小姐和她的同伴走进图书室时，下面地下墓室里相当安静。喧闹似乎已暂时停止；听不见尖声喊叫，也听不见疯狂的唱歌。可是，从墓地附属礼拜堂那边，却给这两个倾听者传来了一阵风琴的曲调。听声音象是教堂里望弥撒前奏的序曲，只是这个序曲的谐音毫不协调；奏风琴的大概是一个给判了死刑的鬼魂。

伯爵小姐在礼拜堂门口，激动得胸部一起一伏。她紧紧抓住了修道院长的手，不让他开锁。她的手脚在索索发抖。

“那是什么可怕的声音啊？”

这时传来了一片混杂的喧闹声，好象许多人在念晚祷。有一个模仿主祭牧师的刻板的演讲腔调，开始用拉丁文唱起了赞美歌：

巴克科斯[①]，准备奠酒。

另一个声音用同样的调门儿回答着：

快呀，同宗的信徒们，喝吧！

接着，第三个声音念了一段模仿《荣耀颂歌》的经文：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光荣的酒神，不管你是塞尔赖赛，还是酒鬼，都是酒神所生的诗人，不管眼前，还是永远，都要喝完这小酒盅。举杯①。

伯爵小姐觉得她浑身已经变成一块冰；又恐惧又嫌恶。她懂得拉丁文，知道这段不畏上帝的模仿诗文是什么意思。

风琴在合着唱歌伴奏。

把你的啤酒给我们；我们的喉咙干透啦。②

接着，唱起了赞美诗：

> 兄弟对兄弟说句话：两杯啤酒解得了渴？
> 两杯，三杯，五杯，六杯也不能叫人满足。
> 多谢巴克科斯，给了我们啤酒。

接着念了一章《圣经》。

“同宗的信徒们，注意啦，听我的吩咐。在你离开这个圣会，回到自个儿家里去之前，要把所有的杯子里的酒都喝光，不留一滴，把杯子倒过来，喝它个点滴不剩。一杯接一杯地干吧。举杯③！”

伯爵小姐听着这套亵渎神明的话，她感觉到，好象是一个被打入地狱的灵魂，第一次来跟魔鬼们作伴了。不过，现在突然响起了一阵男女混合的地狱里的合唱，嚷起了一段模仿赞美诗的歪调：

①②③　原文是拉丁文。

给我们酒喝的巴克科斯，
你不是被称为酒之神？
赐给我们种种天恩，
到处喝饮的本领，
所以,到处沉醉酩酊，
为了天上的荣光，我们锻炼
在你的万世不易的酒仓。

跟着，响起了一阵叮玲玲的铃声，听到那个牧师念了祝祷。

“巴克科斯和你们同在。”

合唱队答唱道“和你的酒瓶同在。”

然后，来了奥拉托①：

“我们吃吧。全能的巴克科斯啊，既然您为了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这个社团，那就赐允我们吧，让它长期存在，源源不断地拿酒供应我们这些勇敢的酒徒，好让我们不断地一杯接上一杯。”

合唱队应和了一声“举杯”②。

伯爵小姐再也支持不住了。她一下子跪在地上，吓得怔怔地望着牧师，自己已不知在干些什么，只是无比绝望地呆瞪着他那在月光照耀下、头上好象闪耀着一圈光轮的高高的身躯。

①拉丁文：演讲者。

② 原文是拉丁文。

修道院长把钥匙塞进礼拜堂的门锁里。伯爵小姐抓住了他的手；她吓得快要死了。

“别——别开门！”她喊道。“里面是个开放了的地狱呵。”

修道院长的头一扬，骄傲地答道：

“地狱之门没有用了，[1]”说着，他钥匙一转，笨重的铁门给打开了。通过开着的门道，地下墓室和礼拜堂的整个场面，在烛光照耀下，全都呈现在眼前了。

祭坛上，所有的蜡烛全点上了，烛光把这场奇怪表演的每一个部分，表演者脸上的每一个特征照了个一清二楚。

好一出活剧！坐在一张长桌旁吃啊喝啊，挤满了大半个地下墓室的，并不是伯爵小姐的祖先，而是她家里的全体仆人。这些个在如此严密管教之下的女仆，这会儿正一个个在陪着不准进门的男人哪。这一来，伯爵小姐可明白啦，一直在她的古老的城堡里作祟的，原来是这批有血有肉的鬼。她的每一个女仆，都有一个情人，不是邻近的管事、管家、猎场看守人，就是邻近的教会书记。那个胆小的女仆，一到夜里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现在却在客栈老板的酒杯里喝酒；那个贞洁的使女，正叫市长的跟班搂在怀里；女看门人，那个老处女，正提着一把陶制啤酒壶，在桌子上表演木屐舞。其余的人都在拍手，喊叫，直着嗓子唱歌，把桌子当作一面大鼓擂。那个牧羊人，扮着伯爵小姐的祖父，正

[1] 原文是拉丁文。

坐在掌玺官的墓碑上，双腿盘着十字架，手里奏着风笛。戏谑地做晚祷时，模仿小风琴的正是这架乐器。啤酒桶就放在第一个大主教的墓石上。所有的女仆都穿了伯爵小姐的绸缎衣服，只有那个女的马车夫仍象平常一样穿着男装，但是她的情人，那个邻近的啤酒厂里的马车夫，为了对称起见，却穿上了女装。伯爵小姐认得，这个长胡子的家伙头上戴的是她的睡帽，裹在他身上的是她那件绣了她的最好的花边的斗篷。最糟的是，叶密仑霞·弗劳琳正坐在桌子上首，在跟她的邻居，一个年轻的律师，喊喊喳喳谈情说爱。她穿着竺德林黛的一条心爱的火色缎子裙；那件胸衣扣不住她那一身肥肉，因此，她就裹上了女主人的那条最好的花边围巾。她的脸红红的；面前放着一只大玻璃杯，她还在吸烟斗。这个动不动怕羞的叶密仑霞啊！

男人们都喝醉了，吵吵嚷嚷，女人们放肆地尖声喊叫着；风笛叽叽鸣奏；桌上响着那位女管门人的木屐的卡嗒声。祭坛上传来了那个冒牌牧师的声音，他正伸着两条胳膊在做祝祷。在这片鼓噪声中，听得见“巴克科斯万岁”①这几个字眼和玎玲玲的铃声。这个冒牌牧师不是别人，正是圣器看管人米哈尔，他把交给他看管的全部教堂礼拜用品都搬来啦。他身上穿着牧师的法衣，头上戴了一顶临时做成的便帽。他的助手是教堂里的钟童。

伯爵小姐心痛如绞。这种骇人的忘恩负义，深深伤了

①原文是拉丁文。

这位可怜的女人的心；特别是那些使女，她一直象母亲一般地对待她们——为了使她们保持纯洁无垢，实在比她们的亲娘还操心啊，——她教她们在星期天唱赞美歌，给她们吃自己桌上的东西，从来不允许她们看小说或者听一句邪言恶语。而这就是她的努力的结果。她们凌辱她的祖先的坟墓，利用她的胆小害怕，破坏她的夜间休息，差一点以她们可怕的吵闹声逼得她发疯；她们穿了她的衣服狂喝滥饮，其中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她，一个出生高贵的小姐和纯洁的女人，以后还要去屈辱地穿着这些沾满了臭烟恶酒味的衣服。

这样的忘恩负义是受不了的，不过，拿这个与使用宗教上的最神圣的东西，即教堂里做礼拜的圣器，来举行邪恶的仪式这种亵渎神圣的事情一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圣经》上说：“毁谤的人要受苦难，”这种苦难是指无可救药的痛苦和灾难。

伯爵小姐心里还是充满着恐惧。在她面前的可是一些昏昏沉沉的、失去了理智的人啊。要是这些酒鬼知道他们的狂喝滥饮已被发觉，那他们还会不把她撕个粉碎吗？在她和他们之间，只有一个男人。竺德林黛看看这位唯一的保护人。他的眼睛里闪着那样一股圣徒的怒火，这倒叫她的胆怯的灵魂担忧起来啦，她唯恐他的义愤会对他和她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她抓着他的双手，不让他到这群恶魔当中去冒险。修道院长轻而易举地挣脱了她抓着他的无力的手指。他纵身一跳，奔下了阶磴，向那个正在念最后一句举杯的假牧师扑去；挥起那根犀牛皮鞭，就给了他啪啪两鞭。

伯爵小姐现在所目睹的事，确实并不是幻象。她看到，一个男人只凭着一件不比一根马鞭更厉害的武器，径直闯进了这个地狱的集会，一只手抓住那张桌子就推，掀掉了所有的东西——盘子、玻璃器皿和酒杯；另一只手挥着他的鞭子，向那批客人兜头兜脸抽去，他们仿佛一群亵渎神殿的人，知道事情败露了，吓得跳了起来。他们给赶着向地下墓室的门口逃去，修道院长的鞭子公平合理地落在他们一个个的肩上。他们你挤我推，吆喝着，尖叫着，在修道院长的驱赶下，蜂拥着往前逃窜而去。那个奏风笛的人，慌张中一个失脚，后面的人就绊在他身上，立刻叠起了一个人堆。修道院长强壮的胳膊，给每个人都带走了一件纪念品，因为他一个也不饶恕。根本没有人回手；被抓住的罪犯难得有想对抗一下的。何况，那些仆人是受到突然袭击，而这位牧师又有的是惊人的力气；有个家伙想夺下他手里的马鞭，结果叫劈面狠狠挨了一鞭，他只好连忙松手，拔脚就逃。

“打!打!”伯爵小姐喊着，她对这些以前的仆人已没有怜悯心；他们现在夺路向门口溃逃，都不得不经过她的面前。叶密仑霞遮着个脑袋，倒不是害羞，而是怕脸上挨打。那个圣器看管人，几乎是逃在最后面的一个，他那一身牧师装妨碍了他的速度，结果背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修道院长一顿好打，直打得他穿的那件法衣变成了条条碎片。

最后一个客人走掉后，修道院长关上了地下墓室那扇笨重的铁门，回到了伯爵小姐这里。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男性的力量，脸上显着一副洋洋得

意的表情。当他走到伯爵小姐跟前时，她眼泪汪汪说不出话，一下子跪到地下，就要吻他的脚。修道院长把她一把扶了起来。

“镇静点，伯爵小姐，你眼前的处境，需要你的全部力量。你准知道，这会儿，这整个城堡里一共只有两个人了，因为我已把那扇通往院子去的门锁上了。这出荒唐戏已经演完。你现在一定明白了吧，恶鬼只有附在人的身体上才能向你作祟，这些鬼现在给撵跑啦。”

“我怎么办呐？”伯爵小姐问道，竭力镇静地说。

“拿住我的手灯。我下去关那扇格子门，免得有人打这边进来。你可以从我们来的那条路回去，回到你自己的房间里去，我劝你在那里喝点茶；你冷得在打寒颤啦。”

“我非得独自个儿回去不可吗？”

“记住这句话：‘如果上帝和我同在，谁同我作对，’你决不是独自个儿。见鬼是一种病；治疗这种病，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英勇大胆。”

他看出，伯爵小姐不管怎样努力，还是不免有点胆战心惊，于是他就牵起她的手，同她一起回到图书室里，把她领到那只装骷髅的玻璃箱跟前，打开了盖子。

“你害怕这个？咳，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它是上帝的智慧的永恒的证据。这些很好地聚集在一起的骨头，每一块都在告诉我们，全能之神创造了人，是要他成为大地的主人。瞧这脑壳吧；在这个拱起的脑门上，写着人类的生存权；面上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纹，都说明着白种人比其

他种族优越。这个脑壳教导我们，我们对于无所不知的上帝该如何深深感谢，是他把我们创造得比地上一切生物都更优越。见到一个脑壳，不应该在心里感到战栗；应该引起一种感谢和崇敬之情，因为它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创造主对创造物的伟大的爱的象征，这个创造物是从无始无终的时间中创造和挑选出来的。”

牧师一边说着，一边把竺德林黛那只冰冷的手放到骷髅的脑壳上。伯爵小姐不再发抖了。这位奇人说的话所产生出来的新的生命和力量，好象给她的血管注入了新的血液。

“现在到你的房间里去吧，”修道院长说。“我马上就来，不过我先得去熄掉祭坛上的龛灯。可不要在我们手里闹火灾才是。”

“我完全可以一个人走了，”伯爵小姐回答说。“我的愚蠢的恐惧病已经治好，不过我现在倒为你担心呐。说不定我那些个可恶的仆人还在附近，如果冒险走进黑洞洞的地下墓室里去，他们可能会袭击你，进行报复的。”

“嗬，我备有一样东西，可以马上驱散他们这种胆小鬼，”修道院长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一支手枪来。“我决定在必要时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现在，以上帝的名义，请回到你的屋里去吧，伯爵小姐。”

竺德林黛二话没说，拿起手灯穿过长长的图书室走了。牧师看着她，直到她跨过门槛，进了她自己的房门。于是他就急忙回到地下墓室去。在过道上，他看见一个锡盘里燃

着一股蓝色的火焰。

“酒精混合了阿摩尼亚。”牧师喃喃自语道:“吓坏了马霍克神父的就是这玩意儿。”它的近旁放着一件寿衣和一个假面。修道院长把这个有火焰的盘子推到了旮旯里，因为他知道，碰到一个敌手的话，有亮光是不利的，然后他小心地顺着那条黑暗的过道走去。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全逃跑了，可能现在都还在逃哩。那扇格子门开在那儿；他把它关上了，小心地上了闩；然后他回到地下墓室，先把一盏盏灯都熄灭了，只剩下一盏用来照明，就照样锁上了门，回到伯爵小姐房间里去了。

他看到她镇静地坐在茶炊旁边。她听从了他的话。当他跨进屋去时,她站起身,双手交叉放在胸口,喊了起来:

“最神圣的圣人和使徒!”

“可千万不要给我这样高贵的头衔,”修道院长微笑着说。“我所做的事当不起这种夸大的称呼。我并没有完成什么奇迹，因为我只是对付几个凡夫俗子罢了。有一件事情，你觉得象奇迹般不可思议，却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我是指我进入一幢门户全部上锁的房子这件事。不过，请你先给倒点茶好吧?——要是你给我一杯茶，我很感谢，因为刚才这件事，使我稍微有点儿兴奋。喝了茶，我们再从头到尾地谈吧。”

伯爵小姐给了客人一杯茶,然后倒在她的扶手椅上,用斗篷把身体裹了起来;她还在发抖。

“我确信那些想象中的鬼魂和喧闹声决不是神异的东

西，’修道院长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一开始，马霍克神父就向我道出了秘密。我相信，这种夜间的乱子是你自己的家里人干的事，他们有意尽可能地把事情搞得象闹鬼。这都是由于你的过分谨慎所造成的，伯爵小姐。你不让你的女仆人和异性接触；于是乎，她们就想别的办法来会面，而且创造出一种闹鬼的神秘气氛，来巧妙地掩蔽她们的行动，遮盖她们这种违禁的集会。这个阴谋圆满地实现了。要是她们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安排这种邪恶交际，那早就会叫你发觉了。当那位牧师告诉我说，他和他的圣器看管人是从那扇格子门里逃出去的，我就怀疑到，那些男人是打这扇门进入地下墓室的，而且那个圣器看管人一定是这个阴谋的参予者，错不了。此外，我还推测到，那些娘儿们准是通过地下室过道进去的，因此，不用说，她们会把屋里的每一扇门都开在那儿，这样，她们回来时，才不会有开门的响声，不至于有任何吵醒你的危险。你那位女伴的面貌、血色和眼睛，使她露了马脚；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一向是个淫妇，而且贪杯。今天吃午饭时，我就知道她是假正经。她扬言反对一切酒精饮料；这就使我明白她啦。我毫不怀疑，我将会看到，所有的门都是不关的，结果果然如此。为了免得走漏风声，我徒步来到了花园门口。新雪地上的许许多多脚印，使我知道，那一伙人已经集合啦。那些足迹从开着的花园门引向那扇格子门，然后，又从那里引向了地下墓室。地下墓室的门关着。我推开了门，就来到了过道上。我往左边走，上了通地下室过道的阶磴；门开着。我现在可以指望所有

的门都是开着的了；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唯一的困难，是穿过你的藏衣室，那间屋子没有钥匙，只有一把特制的弹簧锁。我断定你的女仆会借几件女主人的绸衣服穿的，为了不让偷去的衣服归还原处时弹簧锁啪的一弹，败露秘密，她们准会设法安排好这把锁。走近一看，果然如此；那把锁上插了一把小刀，并没有落锁，一拉就拉开了。因此，伯爵小姐，你天天夜里睡在这个城堡里，一扇扇门都是开着的，—— 真危险呐，——完全在强盗、甚至在杀人犯的掌握中；你一直给鬼魂和闹鬼吓得要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呼唤你的叛逆的仆人。伯爵小姐，你是受了可怕的惩罚呀。”

“惩罚！”伯爵小姐结巴着说，她的脸愈加苍白了。

“对，惩罚 因为你自作自受，该吃苦头。”

竺德林黛一脸惊恐地呆望着这位修道院长。

“伯爵小姐，在你的门上，”牧师严厉地说“堆着一大堆罪恶，你的仆人们都倒在这堆罪恶里啦。事实上，都是你逼她们干的坏事。你的反常的规矩，离奇可笑的念头，搞得你的女仆们都成了说谎者，并使她们犯了罪行。反叛造物主的人受造物主的惩罚；多年以来，你与世隔绝，脱离社交界，已经完全反叛，现在可是咎由自取啦。你现在是站在上帝和世人这两个法官的面前；上帝要惩罚你，世人会嘲笑你；上帝的愤怒和世人的嘲讽是同样难以忍受的。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抵挡这两者？”

伯爵小姐完全垮了。刚刚从这个可怖之夜的忧虑、恐惧和危险中恢复过来，她无法承受牧师的这番指责，这一番

话，说实在的，只是她自己良心的一个回声。这比她所经受过的一切痛苦都更痛苦。屋里静悄悄的，他在这片寂静中所说的话，在竺德林黛听来，仿佛是一阵钟声。

“你将怎样承受上帝的愤怒和世人的嘲讽？”

最后,她从困境中想出了一个办法,抬起头来,低声说道：

“我将到一个女修道院里去隐藏我这张可耻的面孔。那里,听不到世人的嘲讽 那里,我将跪在祭坛前,日夜祈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孽。你，最可尊敬的父亲呵，也许你能够托托哪个女修道院的院长，—— 我情愿遵守最严格的教规， ——让我进修道院去吧。在那儿，我将找到一个活的坟墓，谁也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将把这个城堡，我的产业，连同我这几年来的积蓄，都交给你的修道会，只是有一个条件，每天夜里十二点钟时，要在家庭地下墓室里吟唱晚祷；地下墓室已经给这些恶行丑事亵渎啦。”

伯爵小姐的声音,开始时很低,断断续续,当她决定放弃她的世上的财产时，说话就渐渐显得有力了。

她的话一讲完,修道院长就站了起来,抓住她的发抖的手，把头骄傲地一扬，回答道：

“一切事情都会一清二楚的,我希望你会了解,伯爵小姐,我也罢,我的修道院也罢,都不需要,也不会接受你赠送的城堡、财产，或者你的金钱。利用一个弱女子的一时悔悟，向她敲诈勒索，要她拿世上的财产来抵偿罪孽，这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不想用这种卑鄙下贱的手段获得财产，

因此，伯爵小姐，我以我的修道会的名义，拒绝夜里在你的家庭地下墓室里唱晚祷，也谢绝白天靠你的财产过活。请你心里别存这个念头了。”

这几句话使伯爵小姐听了大为钦佩。她感觉到，她自己已被这个男人奇妙地吸引住了。他这种毫无利己之心、不求世俗酬报的明证，完全控制了她的心灵，叫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继续提出忠告，她恭顺地倾听着。

“另外，’他说;“我劝你完全断了进女修道院的念头，那种生活，对你这样神经过敏、容易激动的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你既不会得到平静，也不能得到幸福；相反，你将成为种种内疚不安的思虑的牺牲品。有的人在修道院里找到了避难所和拯救；可是你在修道院里却将预先尝到在地狱里受罚的滋味，而且，极有可能，弄到最后，你会象逃离尘世而去向上帝祈求的隐者那样，不是去祈求而是咒骂上帝的。”

听了这种可怕的远景的描述，伯爵小姐的眼睛呆瞪住了，不过她心里却在喃喃自语“:对，完全对！”

“你这些罪过的往事的回忆，已把你逐出了教会，剥夺了你祷告的全部能力，”牧师继续用严厉的声音说道。

“对，完全对！’伯爵小姐擂着胸口，抽噎着说:“我再也不能进教堂了，我不敢祷告了。’说着，她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向修道院长跪了下去，用一种疯狂的劲儿，紧紧抓住了他的双手，尖声嚷着说“:要是我不到上帝的教会里去，我上哪儿去？要是我不能向他祷告，谁来帮助我呀？”

牧师明白到，现在该安抚她这种剧烈的激动了。

“你的真正的避难所,是在你自己的心里。”他温和地说“你的善行义举将会替你辩护。”

竺德林黛拿牧师的手按按她的发烧的脑门。然后她站了起来,双臂一伸。

“命令我,指导我吧。我将怎么办?”

“回到社交界去,坐到你的身分和财富所赋予你的那个座位上去。”

伯爵小姐倒退了一步，她一脸惊愕地瞪着修道院长。

“回到社交界去！我离开社交界已经二十五年了！要是在我这把年纪，再去寻找我早就摒弃了的欢乐，我会成为众人的笑柄的。”

“伯爵小姐,你自动地丢弃了这个世界给你的最佳礼物——你的半截生命;可仍旧还给你留着另外半截生命,在这截生命里，你可以获得社交界的尊敬，——这就是说，如果你利用获取成功所必需的财产的话。”

“我的神父,别忘了,在你要我进去的这个圈子里,我只会得到轻蔑和羞辱。现在这一代人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我的同辈又都会瞧不起我。”

“自有一个奇怪的圈子嘛。在那里，人人会获得礼遇，谁也不会被人瞧不起。你愿意进这个圈子去吗？”

“把我放到这个圈子里去吧,神父。到哪里去找它啊?”

“我来告诉你,伯爵小姐。你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可以称做智力的自由之战。我们大家都竭力想使这

个国家在智力上跟别的民族并驾齐驱——哲学家啊，诗人啊，工业家啊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贵族以及农民。要是他们都知道该怎样一起奋斗的话，他们就会达到目的，可是他们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都各自为政，各干各的。单人独个地奋斗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起来，就必定成功。”

伯爵小姐屏息静气地愕然倾听着。她不明白这位修道院长要领她往哪里走。

“这场大斗争所缺少的是一个核心。这个国家没有核心。德布勒森市是完全匈牙利化的，可是它的宗教，新教徒的排他性限制了它的势力范围。塞格德市倒是挺适合的，可是它太不民主。克劳斯堡①是一个地道的匈牙利城市。那里有贵族，也有一定的文化，可是它在基腊莱哈哥的那一边，而贝特兰家族②和博茨卡家族③的黄金时代又过去了。佩斯是个挺合宜的核心；具备各种有利条件。我走遍了世界五大洲，哪里也没看到象这样的一个地方。在佩斯，没有人为邻居而烦恼，人人都相信，世界是专门为他而创造的。一看这个城市，就会使人感到惊奇；多瑙河岸的宽阔的整齐的防堤，美丽的方形广场和街道，街上一幢幢建筑式样各不相同的六层楼房。同这些房子并排相立的，是一些罗马式的、摩尔式的、西班牙式的或者文艺复兴式的宏大的公馆，

①即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城的德文名。

② 贝特兰(1580—1629)，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曾短期就位当匈牙利国王。

③博茨卡（1557—1606)，也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大公，但后来被匈牙利统治者剥夺了他的产业。

也许，还偶尔插入一个离奇古怪的荷兰式的宅第，或者哥特式的房屋。在铁链吊桥的对面，矗立着一个有四个塔楼的庞大的石头的镶边盒子；它叫做大会堂，看去倒更象个大绞首台。四面八方都排列着怪兽般的工厂大烟囱，向城市的上空冒着阵阵污烟。工厂、码头、赌场、科学院、市音乐厅，栉比鳞次，挨在一起。学院的位置妨碍码头的事务，航运业的喧嚣又扰乱着学院的会员。蒸汽机的烟，搞得人人呼吸不畅；而那个装饰着种种雕檐和尖塔的市政厅，却在对陌生人说："过来吧，朋友，这里是君士坦丁堡①。"

伯爵小姐听着这番生动的描述，不由得微笑了。

"这个内地城市，"修道院长继续说道，"是个参差不齐的狭街小巷组成的迷宫，建造这些街巷的时候，在现在那个市政厅的地方，还是一片猪猡打滚的沼地。地面尽管狭窄，街上却有几家欧洲最富丽的店铺。显著的对照，可真惊人；最漂亮的马车撞碰着装载过重的运货大车；衣着风雅的女人推挤着破破烂烂的叫化子。在这个市区里，看得见最标致的女人，但也躲不开扑眼的风沙。在郊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四面八方兴建着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房子，弄得风中也就有了更多的灰尘。整个地区是一片多石的荒野，其间偶尔有几块不会比私人花园大的绿洲。城市四周，是一片旷野，那块土地在不断地开掘着，因此，刮风时总是灰尘飞扬。佩斯就是这个样子，它已显出了一个工业市镇、贸易

①君士坦丁堡，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古名拜占庭，为世界历史名城。公元三二〇年后，一千一百余年间都是东罗马帝国国都。

中心和科学技术城市的种种特征，完全跟那些个国家的都城一个样，那里，聚集着各阶级的人，但是一等到把这城市建造完成，他们就又急忙离开，到别处去花费他们赚得的钱了。

“就社会情况来说，归根到底，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最密切了，”修道院长说，对他的倾听者很快瞥了一眼，“他们跟佩斯的商业关系一样的复杂。可以说，各个阶级都在周围筑下了一条中国的万里长城。商业和证券交易所完全掌握在犹太人和德国人手里。这本来倒也并非什么坏事，问题是它在进行着大量的欺诈的投机，维也纳金融市场上，到处都资金短缺。匈牙利人都成了小伙计或者手艺工人；另外，大约有两万个山区来的斯拉夫人，他们都是粗活工人。佩斯是，或者说，应该是我们的国民教育的大本营。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时兴到那里去居住。它应当是科学和文艺的中心；无论如何，专门培养外国文艺，可不能被认为是高尚的事啊。佩斯可以自夸，它有出色的专家学者① ,同时也有一批傲慢的贵族；但是，除了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人以外，谁也不能进入这个奇怪的圈子。社会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人人自行作战，人人承受着各自的重担；由于大家互不了解，一些最高尚的理想已都消失了。必须有一项共同关心的事才行，健康的生活正在渐渐消失，思想和行动的充分自由，已被目光短浅、禁止任何议论的政府的铁的

①原文是法语。

法令所扼杀。

“议会和州会堂已都封闭了。唯一留剩的自由场地，就是一般的社交界；可是，这里却又插入了阶级的偏见。我们的贵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众利益太漠不关心了，一点力也不愿出；其余的人，又太沉湎于自己的安适和娱乐；有一些人，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也愿为履行这个责任而作出牺牲，可是，在最近这十年里，他们的收益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们已无力负担开门延客所需要的开销。另外还有些人，就智力和身分来说，倒是完全适合充当领袖人物的。唉！他们永远不会回到佩斯去了 对他们来说，佩斯尽是一些悲惨的回忆，这些回忆老是出没在他们住过的宅第，在那里，亲人的丧失，已把欢笑永远逐出了家门。因此，我们已经落入了这样一个境地，那里已没有一个聪明的人、高尚的人、贵族和绅士能平等相处的会晤中心；而没有这个中心，就不可能做出任何义举好事来。”

“那就让我来创造这个中心吧！”伯爵小姐站起身来，显出一副感悟的神气，向修道院长喊着说。这个念头似乎使她整个儿人都起了变化，这都是这位牧师的语言巧妙地启示的结果。因此，牧师对于自己的功效似乎也感到很满意。

“那你是明白啦，”他说，“这对你的好处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才是你所需要的避难所哪。要是你到佩斯去，要是你在那里过合乎你的身份和财产的生活，你就可以使社交界的真正的精华聚集在你的周围。人人都会到你的沙龙里去，他们不仅出身高贵，而且才能出众——政治家啊，艺术

家啊，诗人啊，富豪啊，牧师啊，主教和僧侣啊；国家的贵族和有学识的贵族都将有了代表。你的使命，将是维护真理和促进文化的发展；同时，以这种方法，来帮助你的祖国进步与发展，此外，你自己也将获得最光荣的地位。作为这样一个女主人和主妇，你将受到尊敬和赞佩。”

伯爵小姐双手紧握着牧师的手，上上下下吻了个遍，激动得抽抽噎噎地说：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你不是看见了吗，伯爵小姐，除了修女生活之外，你还有一个更好的使命哩。”

“你是一个先知。”

“趁这会儿，我能不能问你一个实际问题？你以如此值得赞美的热心担当起来的这项任务，实行起来，必须具备一些物质条件；首先是要有足够的进益。不知你对我是否信任得过，能把这一点告诉我吗？”

“我很有钱，”竺德林黛回答说，“我的基金有丰厚的利息。我还用我的积蓄，在佩斯的最好的地区买了一幢华丽的邸宅。现在它出租给人家了。”

“你现在就把它收回来，”修道院长说，“好好地布置一下，使它配得上你的身分。为了稳妥起见，你最好把你的基金作各种不同的投资。我们来想一想。你邦达伐拉的田产，每年总共有多少收入？”

“两万福林光景。”

“有多少田产？”

“大约九千法郎到一万法郎。”

“那利润可太少啦。这该怪那个总管靠这笔收益，来支持你现在打算保持的这种局面，可能是太少了。在佩斯，用两万福林维持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家庭，是不大够的。”

伯爵小姐吃了一惊。她低声下气地说：“我还以为这是好大一笔钱呐。”

“住在乡下，这是很大一笔钱，但是在佩斯，生活程度虽不比巴黎高，也相差不多。维持一个适当的家庭，取得社交界的领袖地位，如同你所指望的那样，可就至少每年得有四万福林的收益才行。”

“那我可办不到啊。我怎么办呢？”竺德林黛忧虑地说。

修道院长笑嘻嘻地咧着嘴：“哦，这个我们来给你安排吧！这没有什么难的。家产的经营管理必须仔细检查一下；你一定得找一个好点的总管，找一个更干练的管家。我本人是不善理财的，但是我有几个在证券交易所圈子里的朋友，等你在佩斯定居下来后，他们当中自会有人来同你商量这些事务的。无论如何，我完全肯定，你的地租的价格是太低了；你从这份土地上的收益，应当翻一番才是。我对经济学可是熟悉的。”

伯爵小姐对这一番话很是高兴。一个多好的朋友呀！她的收益要翻一番！这位修道院长真是上天派到她这里来的啊。

“你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她说，“我给予你代我行事的全部权力。”

“那好吧，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将把你的地产仔细检查一下，定下新的租约。这将增加你一倍收入，而要你花费的只是一小笔钱—— 实际上是一笔佣金罢了。”

竺德林黛高兴得象个孩子——她象一个孩子似的尊敬她这位精神上的忠告者，把他看作是父亲、顾问、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事实：这次谈话以后，邦达伐拉的主人，从此失去了她对自己的资产的控制权。

第　九　章

讨 嫌 的 家 伙

竺德林黛伯爵小姐欢喜若狂。她奔到按铃机那儿把弹簧一按，开动了那架机器。

“干什么,伯爵小姐？”修道院长有点吃惊地问道。

“马上去把我的管家叫来。”

“叫谁去叫呀？”

到这时,伯爵小姐才记起来,这幢房子里已一个活人也没留下。

她渐渐显得很严肃了。

“真正的问题倒是,”修道院长继续说道,“我们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城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竺德林黛问,现在,她的反应是如此迟钝，一切都得给她解释个一清二楚才行。

“这幢房子里,就只我们两个人了。”修道院长回答道。“要是我出去找人帮你包装东西，安排动身的事，那就只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说什么我也不一个人留在这里。”

“那你只好走路跟我上邻村的驿馆去。”

当他讲话的时候，听得见外面暴风雪在吹打着窗门。竺德林黛哆嗦了。

“我们不能乘车去吗？我的马都在马厩里。”

“可是我不会上马具,也不会赶马啊。”

“嗬,我决不是这个意思！”

尽管如此，伯爵小姐现在却不得不考虑了：她一个人留在城堡里好呢，还是冒着大雪跟牧师一起去好。

两条狗在对着大门吠叫。

“有人在敲门,”修道院长说。

“一定是我的管家,”竺德林黛说,“他听到出了事,来帮助我们了。”

“可是没人去开门啊。你的女看门人是那些鬼魂当中的一个。”

“就是在桌上跳舞的那个巫婆。”

“你也许还有一把钥匙吧？”

“就挂在那里,在右边的那一串里。”

“我把钥匙带去吧，万一那把锁上没有套着钥匙，就可以用。”

“可有狗啊，神父；它们会把你撕个粉碎的。它们对陌生人才凶呐。”

“我可以喊它们,请你把它们的名字告诉我。”

“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伯爵小姐答道,因为她一向不操心看门狗叫什么名字这类日常小事。

“那我只好开枪打死它们了。”

“不过,神父,尽可能打得轻一点。”竺德林黛说这话,并不是为那几条狗讨情，而是提醒他，别伤害了她的脆弱的神经。

修道院长拿着手枪，执行他的使命去了；他没有带手灯，因为天已经破晓了。

看门狗一条一边,躺在大门旁。它们身上拴着链子,彼此不会碰着,可要从它们中间穿过去,却不可能了,即使你逃过了一条狗，没让它咬住，另一条狗也会撕破你的皮肉。这样，修道院长不得不开枪打死了一条狗，才来到门口。他拉开门闩，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人，手里也握着一支手枪。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牧师问。

“你是谁？你干么上这儿来的？”那个陌生人反问道。

“我是萨穆尔修道院长,伯爵小姐的忏悔牧师。”

“我叫白伦德·依凡,是伯爵小姐的近邻。”

修道院长放下了手枪，口气也变得客气了。

“你必须承认，你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他微笑着说。

“坏心眼的人是可耻的，”[①]依凡说，把他的武器放进了口袋，“我在这不是时候的时候来，是因为今天夜里我收到了一封信，说这个城堡已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伯爵小姐急需别人援助。”

“混乱的原因……”

“哦,我知道,那信上都讲了。因此,我来看看我能尽点

①原文是法语。原是爱德华三世在一三四四年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后来成了刻在嘉德勋章上的箴言。

什么力，虽然我知道，伯爵小姐是不准男人进屋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她毫无疑问会接待你。让我先把门关上。这房子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了。当心左边那条狗；它还没有死。”

“你把另一条狗打死了？”

“唔，你听到了枪声，你就掏出了手枪？”

“正是。我不知道谁居然会开枪。”

两个人上伯爵小姐那套屋子去了。修道院长先进去通报。

“我们得到了意外的帮助，”他说，“你的一个邻居，白伦德·依凡。”

“一个讨嫌的人，”竺德林黛轻蔑地答道。“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眼前这种紧要关头，管他是暗杀党，茅门教徒或者曼斯教徒①都无所谓了；反正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有人把你的困境告诉了他，他想见你。”

“我不想见他，也不愿跟他谈。请你代我去跟他说一下吧。”

“伯爵小姐，要是这个人正如你说的，是一个异教徒，那他可能会说，他才不愿跟我这样一个牧师商谈哩。”

“也是。那我只好见他啦，不过，你能在场吗？”

①暗杀党，指以前印度中部及北部的一种教会组织茅门教，指一八三〇年在纽约创立的一种新教，以一夫多妻著称；曼斯教，指古罗马把祖先死后崇拜为神灵的一种教派。

“如果有必要的话。”

伯爵小姐裹上围巾，走进了会客室，这时曙光已经钻进屋子，但修道院长认为，还必须点亮壁炉台上的蜡烛才是。

竺德林黛冷冰冰地请依凡就了座，然后，自个儿离客人远远地坐了下来。

“伯爵小姐，”依凡说，“今天上半夜，我正在看书，有人来敲我的窗门，我把窗门一打开，他就把这个字条塞到了我手里。是你的管家写的。”

“我的管家写的！”伯爵小姐喊了起来，口气很惊讶。

“看字体是他的手笔，给你看是不很适当的。我只把你可能感兴趣的告诉你吧。管家说，你家里所有的人，已全都逃跑了，他也学了他们的样。”

“我的管家也逃了？那是为什么？”

“他信上写明了原因。可是，我怀疑，他这不过是掩饰一桩更为严重的罪恶的借口。我认为，他抢劫了你。”

“抢劫了我！”伯爵小姐重复了一句。

“你不要惊慌！抢劫有各种各样的抢劫，比如说，作为一个不忠不义的管家，利用你的土地，让你吃亏上当，他自己大捞油水。我认为，这个人耍了这套花招，现在又想使他的逃跑带有一种离奇可笑的色彩，好使人家反而转过来笑话你。我是这样看的。”

伯爵小姐不得不承认，她的邻居是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

“这封信上，”依凡继续说，“你的管家说，出了这件事以

后，他决不敢再见你的面了；因为他无法使你相信，他对城堡里发生的这些丑事始终一无所知。我不信他说的。我断定，你发觉到你的仆人们这样下流地欺骗了你以后，一定已把他们解雇了 因此，接到这封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了个人骑马赶到最近的电报局去，打了一个电报给你在佩斯的银行家，告诉他邦达伐拉城堡的代理人已经潜逃，他的签名决不能再承兑。我想，他很可能已用你的名义乱开了支票。”

“你这样做，确实又老练又周到啊，”修道院长说“伯爵小姐对此深为感谢。”

竺德林黛和蔼地点了一下头。

“我上这儿来的一个原因，”依凡继续说“是想知道，你是否赞成我做的事情；同时，万一你想要离开这个城堡的话，我可以帮你点忙。我愿意帮你离开，而且，我可以派我的人来照管你的产业，直到你能够作出进一步的安排为止。”

“这真是最富有邻人的情谊和最亲切友好的表示了，伯爵小姐深领盛情。”牧师答道，再一次作了全权代表。

“我只是尽我的本分罢了，”依凡回答道。“我还有句话：要是你在金钱方面有什么困难的话—— 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你的管家和管事都逃跑了，那你一刻儿也不必为此发愁 我可以借给你一万福林。”

修道院长向伯爵小姐打了个耳喳子，叫她接受这个提议所表达的心意，并且不要谈什么利息的问题。

于是，竺德林黛向这位骑士式的邻居端庄地伸出了一

只手，依凡就从口袋里掏出了钞票。伯爵小姐想给他开一张收条，但他谢绝了，说这笔钱只借那么短短一段时间，用不着开收条。

“讲到离开这个城堡，”他说。“你准备多咱动身？”

“越快越好！”伯爵小姐大声说。

“那好，如果你允许我来对完成这趟旅行的第一个步骤——这第一步是这件事情的艰难的部分——提个意见的话，那就得把你需要的东西包装起来。伯爵小姐，你能不能去把你要带的箱子挑选出来？等箱子挑选定了，我就去把马备好鞍具。然后，我们得把屋子上好锁，贴上封条，我的仆人们可以来看管这房子，一直看管到你派了适当的人来为止。做完这件事，我们就好动身了；因为我们必须经过管家的家门，我们可以顺便进去一下，看看那里有没有他可能登了产业账目的账本。这些账本会有用的。”

“我不上那儿去，我不要任何账本。”

“很好。那我们就直接上我村里的小旅馆去。”

“去干什么？”

“因为驿馆在那边。我们得雇驿马啊。”

“要驿马干吗？为什么不驾我自己的马？”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它们都是老爷马。跑不到下一个驿馆。”

“我的马！你为什么说是老爷马？”伯爵小姐忿忿地问道。

“因为它们都很不健康。”

“讨嫌的家伙！”竺德林黛想。“他回答我的话多无礼貌。”

“我不进小旅馆，”她毅然决然地说。“凡是他们喝酒的地方，我都不去。我不能在你的家里待到把马换好吗？”

“当然可以。我很高兴接待你，伯爵小姐；只是你会发觉，那里什么都会叫你感到不如意的。我只有一个仆役①。”

“噢，那没有关系，”伯爵小姐以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回答道。

“那就请你动手准备，”依凡说，“把你要包装的衣服挑出来，好吧？”

竺德林黛古怪地一笑。“我的包装不用多少工夫；我的行李不重。我到衣室里去时，能不能请你给生个火？这屋里可冷哪。”

起居间里有个大理石的大壁炉，炉灰中还有点行将熄灭的火烬。依凡在这堆焖火上丢了几块木柴，不一会就倏地冒起了一股热烘烘的火焰。炉火在欢迎着伯爵小姐，她不一会就回来了，捧来了一堆形形色色的衣裙。

依凡惊愕地看看她。“你要把这些都包装起来？”

“唔，还有好多呐，都在我的衣室里。”

“可是往哪里放啊，伯爵小姐？”

“这里嘛，”竺德林黛一边回答，一边把那一抱衣裙丢进

①原文是法语。

火里。

衣裙填满了整个壁炉，火一碰到这些轻绸薄缎，立刻发出了一阵噼啪声响，那个旧烟突收到这样一份出色的礼品，又兴高采烈地吼啸起来了。

两个男人默默地看着这场火刑①。

竺德林黛到屋里跑了十趟，每一趟回来，都又带来一抱漂亮的衣服，等这些衣服搬完了，跟着又搬来了她的亚麻布、靴子、鞋子等等 烟囱里的火焰每收到这样一份献祭，就一蹦二跳地窜起来，风把火焰往烟囱上吹去，响起了一阵群鬼喊叫似的吼啸。

“唔，这样包装倒也省事，”依凡想，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牧师背着双手站在那里。伯爵小姐的眼睛在跳舞，腮帮红红的，她不停地忙碌着。等到全部都烧光了，她很得意地向依凡转过身去。

“搞完啦，”她说。

“请问，小姐旅行时打算穿什么衣裳？”

“就穿身上这件衣服，再加件皮大衣。”

“那我就去弄马车啦。”

他走后，伯爵小姐在修道院长的帮助下，穿上了镶黑貂皮的大衣。她平常穿的，一概不带；她认为一切都已玷污了。

过几分钟，依凡回来了，说马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于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指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所处的火刑。

是，他们把一扇扇门上了锁，一一贴了封条。

当他们来到门厅里时，看见那条由于修道院长手下留情而得以保全了性命的狗，倒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他们把它留在屋里，它会饿死的。伯爵小姐认为，倒不如把它也一枪打死算了。可依凡觉得那样未免太可怜了。

“我把它拴到车上去,它会跟着我们跑的。”

竺德林黛说，这条猎狗准会咬他的；但是狗凭着它的直觉，却确信这位向它身边走过去的人是一个朋友。它让依凡系上链子，还舐了舐他的手，表示感谢。现在一切都停当了。依凡锁上了大门，把钥匙交给已经和伯爵小姐一同坐在车上的修道院长，然后跳上车夫座，驱车离开了邦达伐拉城堡。他们走得很慢，因为那两匹获得了驾车马的高贵头衔的老爷马,几乎拖他们不动。它们年老,挨饿,衰弱不堪，已经只配牵到废马屠宰场去了。

当车子朝煤矿那边驶去时，依凡看到远处冒着一团烟。不一会儿，他们就遇到了一群带着救火工具，急忙向冒烟的地方赶去的工人。一问，他们回答说，高贵的伯爵小姐的谷仓失火了，他们希望赶快能把火扑灭。

“我看,这是必然的,”依凡说.“管家为了掩盖他私吞了多少庄稼，很可能把它放了把火。”

伯爵小姐对这种彰明昭著的背道恶行，感到很气愤，可是，依凡却冷冷地说，搞农业只对那些能照应自己的利益的人来说，才是一种好行当；对那些深居简出的人来说，本来就不是好行当。

讨嫌的家伙！

当这辆高贵的大马车在那一对高贵的马拖拉下，穿过厚厚的积雪，驶到工人村的时候，天已大亮。那两匹可怜的牲口汗淋淋地在依凡的门口停了下来。依凡第一件操心的事，是叫驿馆长来把这两匹马带到马厩里去，同时定了一对强健的好马来代替它们。然后，他领着两位疲倦的客人进了他的工作室。另外几间屋子都很冷，从来不生火，因此他把他们带到这个唯一明亮而暖和的地方。

屋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伯爵小姐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坐的地方。她看看堆在桌椅上的那些怪东西，很是惊讶；凡是可以利用的场地，都叫一些离奇古怪的发明物占领了。她对这个化学实验室恐惧地瞥了一眼，火炉里，木炭还闪着微光，证明依凡刚才正在做实验，当时是叫管家来敲窗门打断了的。

“卡格略斯特洛①的工场，”她悄悄对修道院长说。“这里干的准是些神秘的玩意儿。”

使伯爵小姐感到不快的，不光是这些神奇古怪的证物，更主要的，还是想到她竟是这个凡夫俗子的客人和债务人。她富有家财，出身名门，教会的忠诚孩子，却多亏这个费解的、不敬神的商人的救援，才摆脱了最不愉快的困境。要是她能够对他这笔借款出最重的利息，而不用说声‘谢谢你”，那该有多好！可是她却连这种侮辱也不得不忍受下来。

①卡格略斯特洛（1743—1795），西西里岛的大骗子，曾伪造金银珠宝等。

依凡出去了几分钟，回来时后面跟来了一个女仆，她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早餐。她铺上桌布，摆好杯子和咖啡壶。伯爵小姐真希望找个借口，不尝她这位不虔敬的主人款待的食物，可是，修道院长是个深通世故的人，他把椅子向桌旁一挪，已在邀竺德林黛照样就席了。“嗨，”他说，“我们要到晚上才有东西吃呐，一路上都没有饭店；要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你得先吃些点心。”

当伯爵小姐看到魔鬼并没有一下子向这位牧师扑过来，那华尔洛克的咖啡似乎也不怎么坏时，她就在桌旁坐下来呷了几匙，可是，她发觉咖啡的质量很差，牛奶倒还不错，于是，她就吃了点牛奶和面包，感到满足了。

依凡谈起了天气——一个很寻常的话题，不过，在这里却有所不同。现在说起这个话题的，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而是一位气象学家。依凡向伯爵小姐保证说，气压计和他的英国晴雨计都表明是晴天，阳光暖和，宛如五月，他们这趟旅行将会很舒服。依凡说着，拉开了那道厚密的绿窗帘，让和煦的阳光照进了这间半明半暗的屋子，带来了一派生气。这道突然射来的亮光的第一个效果，是使伯爵小姐看到了自己映在对面墙上的一面大凹面镜里的面孔。

这是无庸置辩的事实：我们大家都欢喜看自己在镜里的形象；我们的眼睛会自然而然地向它瞟过去，而最起劲的演说家，在提出他最精彩的结论的当儿，对着拥挤的听众装腔作势，还不及他对着一面镜子装腔作势更来得称心快意；不过，如果是一面放大镜的话，那就全然是另一码事了。那

里面，我们的形象是多么骇人啊——头大如斗，貌若巨人，活生生一个森林之神；那模样儿看去才可怕呐。

“你这面镜子多吓人呀，”伯爵小姐抱怨地说，向镜子背过了身。

“本来不是梳妆镜嘛；这是一面我们做化学实验时测验最高热度的镜子。”

修道院长想显示一下他的科学知识，这时插了嘴：

“例如，烧金刚钻就要用它。”

“一点不错，”依凡回答道。“这是凹面镜的用途之一；它是烧金刚钻所不可缺少的，要不就得放在煤气甑的火焰中来烧。”

伯爵小姐很感谢修道院长，因为这句话给了她一个恰当的启示。

“你是想告诉我，”她对依凡说，“金刚钻是可以燃烧的？”

“确实如此，因为金刚钻事实上只是结晶形式的煤罢了。具备足够的热度，你能从每克拉①价值九千福林的高贵的金刚石里提炼出肉眼看不见的煤气或者煤的氧化物，其数量跟从廉价的煤块中提炼出来的一样多。”

“这是凭放大镜的焦点作过试验了的，”修道院长说。

“我不相信，”伯爵小姐头一仰，说。

“很抱歉，”依凡回答道，“我无法用事实来向你证明金

①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二百毫克。

刚钻是会燃烧的。我们做实验可不用这种昂贵的东西，而只用些比较便宜的烟煤。无论如何，我手头没有金刚钻。”

“我很希望能使我信服,因为我不相信,’伯爵小姐又重复了一句。“你能拿这个来做实验吗？”说着,她从衣服上解下一枚饰针，递给了她的屋主人。饰针中间的宝石，是一颗很精巧的两克拉重的钻石。竺德林黛本以为依凡会得还给她的,说：“嚯,拿这颗美丽的宝石来做实验,太可惜了,’于是，她就可以回答说：“那就请留下它当作一件微薄的纪念品吧,’用这个方式,来酬答这个讨嫌的家伙。可是,叫伯爵小姐吃了一惊，她发觉到，结果是她自己上了当。

依凡以一种哲学家的淡漠神情，和一个绅士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从她那里接过了这枚饰针。

“我推想，你并不是想使这枚饰针熔化掉，”他平静地说。“我可以把钻石从嵌框里取出来，要是钻石烧不掉的话,你可以重新镶嵌上去。”

二话没说，他拿起一把小钳子，就将那颗钻石拨了出来，随手把它放到一个扁平的陶制茶碟里；接着，他打开那扇窗门，放进了一片熠熠的阳光。他把茶碟放到屋中间一个三脚架上，正好就在伯爵小姐的面前；然后，他拿着那面放大镜到外面去了，因为在室内，阳光在镜上聚不起来。

伯爵小姐现在确信自己的计谋不会得逞了，她真希望借口等阳光更强烈些的时候再来做实验，好趁此把这颗钻石送给依凡。

依凡在窗外找好了一个合适的地点，使太阳光从凸镜

的顶点，直射到盛着那颗等待消灭的时刻来临的钻石的茶碟上。钻石闪射着千百道光芒。阳光一照到钻石上，钻石放出了虹光似的缤纷彩色；看样子，在这场搏斗中，它可能是个胜利者。

接着，炽烈的阳光突然在这颗注定要灭亡的钻石上聚成了一个更小的圆点，小屋子里顿时洋溢了一片眩眼的亮光，使一切东西都变成了银白色；不留一点暗影。一团火球，象闪电似的，从茶碟上窜射出来，紧接着，凸镜停止了工作。

依凡仍旧站在窗外。他对惊得发呆的伯爵小姐说话了。

“茶碟里是什么？”他问道。

“什么也没有了。”

依凡回到屋里，把镜子挂回原处，把缺了独粒钻石的饰针还给了伯爵小姐。

修道院长不由得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样一种奇观，可只有国王们才看得起啊。”

可是，现在那个左马驾驶人已在吹号角了，伯爵小姐穿上了皮大衣，由依凡护送着上了马车。她不得不把手伸给他，说了一句：“上帝和你同在。”

等马车驶了一小段路，她对修道院长说：“那人是个术士吧。”

修道院长却摇摇头：“更坏得多，他是一个科学家。”

“哼！他是一个讨嫌的家伙。”

第 十 章

高 等 数 学

库尔曼商号的办事处，坐落在五十年前开业的老地方。门口还是原来的样子，一块块窗玻璃，也跟当初同一模样，这座建筑物的创立人，在一八一一年，每当期待公债上涨或者下降的时候，曾透过这样的窗玻璃，当作一个隙望台来观察过往行人的脸色。他知道，许多人的面孔，凑合在一起，就是一架非常精密的气压计，从中观察，可以搜集到不少情报；人们在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往往包含着大量事实的胚胎，对于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说，多少具有预言性。

这座建筑物的年轻主人，对办事处的业务却并不怎么重视，他有更为远大的志愿。他住在二楼几间豪华的单身汉的屋子里；他的起坐间是一个博物馆，书桌上摆满了青铜制品和古董；他的台式墨水缸是贝维诺托·赛林尼①的一件杰作，——要不，也许就是一个精致的镀锌的石膏复制品，——他的笔是玛瑙做的，有一个金笔尖；他用金沙当吸墨纸；沙筛是用斑岩做的，笔架是一枝真正的珊瑚，镇纸是

① 贝维诺托·赛林尼（1500—1571），意大利艺术家。

庞培①的一块镶木细工，灯罩是地道的水晶，吸墨纸本的封面是日本货。每样东西都有独特的价值，从土耳其裁纸刀到各种纸张的本身，从最厚的牛皮纸到最优雅的小玩意儿，都散发着木犀草和麝香的香气。这些陈设固然精巧，却从来没见有人在这张书桌上写过字。

科学已使菲利克斯·库尔曼无需动用笔墨；它已成了纯粹的脑力劳动。菲利克斯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当他睡着时，他也在工作，只是他的劳动力在纸上找不到一丝痕迹。当他跳舞，骑马，谈情说爱，从事娱乐的时候，看去好象完全一头钻在那里面了；其实，即使那时他也一直在工作。他有一个他所追求的既定目标；而且只有这个目标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和他的真正的热情；他对这一生活目的，从来片刻不忘，除了拿支笔在纸上写写划划之外，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得把人调动起来。

这天，邦达伐拉城堡事件发生后不久，萨穆尔修道院长在菲利克斯·库尔曼的屋子里坐了下来。双方进行了认真的会谈。他们面前，放着一套盛芳香的咖啡的雅致的塞维尔斯杯壶，咖啡的香气中，混杂着我们的朋友修道院长的一根地道的土耳其烟斗中喷出来的拉塔基亚②烟草味。菲利克斯只吸雪茄。

“喏，这是你和伯爵小姐的契约，按照你的意思，契约正式签订为三十二年。现在，我倒想知道一下，这对你或者对

①意大利古城。

② 叙利亚地名，在地中海西岸。

你的公司，有什么用处？光是伯爵小姐签名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叫公爵签个名，这合同对你才会有用啊，因为伯爵小姐对邦达伐拉的地产，只有终身财产所有权①。她一死，地产就归公爵，或者归他的孙子了，到那时，你的契约就无效啦。”

“这我知道，”菲利克斯回答道，一面弹弹雪茄烟灰。“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照看好这位老姑娘，使她活下去。让她快快活活，她会活到高年的。要杀死一个老处女，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她有好多钱的话。而且，我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粗心大意。我对这事已作过调查；我看过老公爵的遗嘱，了解遗嘱的全部条文。其中有一条，使得我有恃无恐。一旦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咽了气，她的兄弟也罢，她的继承人也罢，都得赔偿所有的租地人、或者房主人、或者在那块地上造了建筑物的债权人的损失。你知道，老公爵原来以为，他的狂热的女儿，在神圣的热诚劲儿发作的时候，很可能造一个教堂或者造一个女修道院，他认为，她的慷慨大度，将会给予他的继承人一些好处。他万万没有料到，有人会来建造一个工厂，一个制炼厂，或者开一个煤矿。现在你明白这条条文对我是多么有用了吧；那些继承人的处境是偿还不起我们投资在这份地产上的二百万福林的。”

“除非他们另外找一家公司，来垫付这笔钱。”

“没有那样便当。第一，那家公司将不得不调查邦达伐

①根据当时匈牙利法律，财产一定要遗传给男嗣，但如果本人有意传给女嗣或其他人，则继承者只能享受该项财产的终身所有权，死后，仍要传给原来的男嗣。

拉家族的一些极其错综复杂的事情；其次，这需要巨额的资本、卓越的胆识，并且冒一定程度的风险。至于其余的事，我的邻居们注意到的，我也会注意的。我告诉你吧，我可不是双手交叉地呆坐在这里，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钱都押在一张牌上。”

“对啦！顺便问一下，你从邦达伐拉煤矿里带来的那只小野猫，现在怎么样啦？”

“我暂时把她放在列逊太太的学校里；她正在受教育，因为她有惊人的才能，虽然一般来说，她是一个蠢货。她有一个极好的嗓子，可她不会唱，不会照当今的样子歌唱；她有一张非常善于表情的脸，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她有丰富的感情，可除了讲本地土语之外，不会讲别的话。”

“你是想培养她登台演戏吧？”

“正是。”

“以后呢？”

“我打算娶她。”

修道院长眉毛一抬，多少有点惊讶。

“我实在难以想象，”他冷冷地说，“列逊太太的一个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虽说她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演员。”

菲利克斯傲然地望望客人，然后肩膀一耸，意思是说，他对修道院长这个意见并不介意。两人默默地抽了几分钟烟。接着，库尔曼的面孔开朗了，突然挺温和地说道：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熟悉婚姻法的。有没有什

么办法，能够不依赖离婚法庭，而取消婚姻？离婚的话，难免要花一大笔钱，还会有一大堆的丑闻；而且，对方若是固执到底，怀有恶意，离婚还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

“我知道另外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假定，你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教会规定结了婚。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想解除这项婚约。那好，你只消上巴黎去，到你的商行开在那边的银行里去住下来就行了。你的父亲是法国籍，你也一样。按照法国法律,凡是不在民政局举行的婚礼,一概无效 因此,你尽有补救的办法。不久前，法国法院里还审判了这种事情。有个伯爵，在西班牙结了婚；婚生的长子请求恢复他的长子继承权，结果由于他的父亲的忽视，没有在法国的登记官面前结婚，他丧失了这项权利。反正法院宣判，西班牙的婚姻是无效的，而你的婚姻也将是同样的情况。”

菲利克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谢谢你，”他说，“这感谢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要是我不回想起我们青年时期的友谊，我将永远辜负你的盛情，如今我觉得对你欠了一大笔债哩。”

“为什么？”修道院长吃惊地抬起眼睛，问道。“你提起我们的青年时期，这很好。当时你父亲不是我的恩人吗？他为了我，什么没有做过？他发现我的时候，我是一个劳累过度、收入微薄的不幸的大学生；他叫我当你的家庭教师，这才为我打开了走向好景的道路。噢，我永远不会忘记：不过,我们别谈过去的事了。”

“对，在我们前面的是未来，我们俩一起来干吧。现在，

我必须要求你，作为伯爵小姐的代表人，给这几份必要的文件签上字。这是合同，这是支付上半年的地租的支票，还有一张是给我的出纳员的四千福林的付款通知单。”

“这付给谁呀？”

菲利克斯只是把支票塞在修道院长手里，同时凑着他的耳朵低声答道：

“付给幸运的中人。”

另一个却显出一副受辱的神气，摇了摇头。“你的意思是给我送一份礼？”

“你不明白，”菲利克斯说，“这笔钱不是我出的，它是公司的开支的一部分，在所有这类企业中，都是记在‘必要开支’的项目下的。”

菲利克斯说着，又点上了一支雪茄，狡黠地瞧瞧他的伙伴，仿佛在说：“这下你知道我是一个多有办法的人了吧！”萨穆尔修道院长的嘴边闪过一个轻蔑的微笑，他把那张四千福林的支票撕成了四片。他一只手放在这位银行家的肩膀上。

“我的亲爱的孩子，”他说，“邦达伐拉的全部产业都在我的手心里，它是我的，我爱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我处理它，就象我处理这几张纸片一样。”说着，他把碎支票掷进了炉子。“从此要永远了解我。我不是一个求乞的修道士。我是一个立志追求崇高荣誉的人；我不会满足于十分之一①的，我要的是一个王国。”

①亦指向教会交纳的农产品什一税。

修道院长说这几句话时的那副骄傲神气，给了这位银行家深刻的印象，他放下了雪茄，呆呆地望着他的客人。

“这是一句伟大的口号，”他慢吞吞地说。

“坐下，让我来告诉你吧，”牧师回答道，他背着双手，开始在室内踱来踱去，不时在敬佩他的倾听者面前停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分娩中，”他说，“但生产出来的尽是一些小耗子。什么原因呢？因为狮子不肯到这世界上来。到处是一片混乱——金融界，外交界，教会。一个人，如果具有足够的智力，能看得清楚，那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局面的主宰者。可是到哪儿去找他呢？穿花色衣服的傻子成了领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饭桶们统治着的国家，他们甚至不知从何处着手进行统治。他们只得强制它屈服，可是又怕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压迫它，同时，又唯恐出事而在提心吊胆中过活。正是这个国家，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屈服，顺从压迫者的要求，或者，诉诸武力，反对压迫者的苛政；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去跟谁联盟，去跟谁斗争；它是不是将继续屈服下去，是不是会对它自己这种愚蠢突然发出一阵诅咒，或者狂笑。这个国家仍然有一个元素，可以说，在两派之间保持着中立，这个元素就是牧师；教会在匈牙利是一个有势力者。”

菲利克斯的脸渐渐阴沉了；他猜不透这番谈话的目的何在。可是修道院长现在已停下来，站在他的面前了。

“我的孩子，”他说，“你认为，对于一个能在这片混乱中找到一条出路，能够把各个阶级联合起来，使大家跟政府同

心协作的人，应该给予他怎样的报酬？你难道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牧师与人民的谦恭的代表，会保证对内阁忠诚的人，更能促进你的邦达伐拉的投机事业？一只手洗另一只手嘛；他创建了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准会有酬报的。现在你懂得这将对你有什么用处了吧？”

“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这个能使乡下佬服贴，又提高主教权威的人，你认为该让他担任什么职务？”

菲利克斯双手交叉着手指一抱拳。这是他的回答。牧师又在屋里来回踱起来了；他的嘴唇紧闭，脑袋光裸着。

“大主教是个老头，”他突然说。

菲利克斯身子靠在椅背上。用这样一个姿势坐着，他能更加看清修道院长脸上显现出来的各种表情。当修道院长轻轻地、几乎悄莫声儿地说出这句话时，他吃了一惊：

“罗马教皇就更老了。”

静默了一会儿，修道院长接着说下去了，他说得很快，还很激动：

“是一些侏儒在掌舵，我的孩子；侏儒们还以为在他们的努力下可以避开暴风雨哩。教会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他们却用些破旧的支柱来支撑它。听我说。罗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它竭力用纳给罗马教皇的税金来维持体面，而听任它的手指中滑掉了成千百万的钱。只有在这里，在匈牙利，教会还留有一点真正的资产。我很清楚，在大臣的抽屉里，已准备好了一个文件，只待盖上国印，就要变成

法律；维也纳只要稍微有个借口，就会向匈牙利的牧师们的权力宣战。匈牙利将为了自由的原则而战斗，而那些压迫者将成为不得人心的失败的一方。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国债与日俱增，政府已陷入困境，国库空虚，借债又不可能。因此，对于预算会有一场斗争；或者其他地方会有一场小小的战争。你知道这句谚语吧，‘魔鬼肚饿吃苍蝇。’匈牙利的牧师的资产，就是苍蝇，奥地利会咬它一口的。罗马教廷和匈牙利的教会资产，都有危险。如何避免这个危险呢？让我们来使劲推动这个轮子吧；让我们比民主主义者更加爱国，比内阁总理更加忠诚，比革命党人更加进步；让我们把教会的资产从政府那里拯救出来，把教会本身从革命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为营救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①，按照匈牙利教会的财产，在市场上投入一笔一亿福林的巨额公债吧。现在，你对能做这件事的人怎样看法？应该给他什么报酬？”

“给予他一切，”菲利克斯结巴着说，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勾魂夺魄的计划，使他心乱如麻。

“我把这项伟大的工作派给了你，”修道院长庄重威严地说。“你的邦达伐拉的投机事业是必要的，因为凭着它，你能够进行突然袭击②，使你世界闻名，你的姓氏将和姓斯特洛斯保的，姓贝列拉的，姓洛特柴尔德③的平分秋色。所

①指梵蒂冈的教皇职位。

② 原文是法语。

③ 以上三人都是世界的大资本家。

以我支持你。待到你取得了巩固的基础以后，那时我就会对你说：'请助我一臂之力，'而我就可攀缘而上，完成我的志愿了。"

这以后，菲利克斯就沉湎在一个白日梦里了。那笔巨额公债在他面前熠熠闪亮，透过一片金色雾霭，他看到了他的朋友的光彩潇洒的颀长身影。

第 十 一 章

混 合 晚 会

一个冬天的早晨，白伦德 · 依凡大吃一惊，他竟收到了匈牙利科学院院长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物理学、科学和数学学部的会员们在最近一次全会上，已推选他为名誉会员；按照惯例，在被选举为学士院院士之前，他应在会议上发表演说。

依凡诧异得愣住了。他怎么会获得这种荣誉？他从来没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一篇科学论文；他在学会里也没有熟人或朋友，他既非贵族，又没有参与政治生活。他困惑不解啦；他想不出是谁推荐了他。他想，莫非他们不知怎的一来听到了他的化学研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心里想，那每一个矿山的管理人，每一个工厂的经营者，都可以自认为是一个科学家，成为学士院的院士啦。因为他们谁都有象他这样的知识啊。不过，此事多想也没用；荣誉既已授予了他，那就接受下来嘛。于是，他就写了封信给学士院秘书，对给与他这种意外的荣誉，表示感谢，并说他将在年底时上佩斯去，在那个著名的会议上发表他的正式就职演说。之后，他就长时期地仔细考虑了这篇演说的主题，苦心孤诣地

花了许多时间。这是一份微观矿滓的报告，是他在打钻井期间严密从事的一项研究，他花了十年工夫才算把它完全搞通了。他直到秋季末尾，才完成了他的这篇论文。

在看重这种科学研究的正当价值的地方，他的论文将会得到赏识，并且甚至可能引起轰动；但是，我们不得不老实承认，在佩斯却是另一码事，按照一切学院的法规，被允许发表这种演说的六十分钟时间内，甚至在那些院士中间，这种微观矿滓只是招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哈欠。

演说发表后，第一个来招呼和祝贺这位新入会者的，是萨穆尔修道院长，到这时，依凡才恍然大悟。他现在明白了是谁发现了他的才能，谁是他的恩人。这多少损伤了他的虚荣心；唔，也没啥。修道院长无疑跟学士院里任何人一样，也是个饱学之士，他应当感谢他。所谓小小殷勤，加强友谊嘛。

依凡决定在佩斯待几天；他有点事情要办。那个星期里，有几篇文章提到了他在学院的演说；老天，有一篇文章竟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钟乳石的火山根源”的有趣的演说。依凡得到的唯一安慰，是国内并没有人阅读这些报道，而国外又无人看得懂，因为它们是用匈牙利文写的。不过他可错了；有一个人是读过的——不过是在那之后读的——有一天，依凡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他接到邦达伐莱·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寄来的一份请帖，邀请他参加三天后举行的晚会①。

①原文是法语。

“ 嗬呵 !’依凡心里想“; 又一样谢礼 幸好这请柬没早点寄来。”

他在书桌旁坐下，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回信，说他很遗憾，因为马上就要动身，无法应邀参加。正在封信封的时候，门开处，通报萨穆尔修道院长来到。依凡显得很高兴地迎接了这位贵客。

“ 你离开佩斯之前 ,我一定得来一下 ,’修道院长用极友好的态度回答道。“ 我来拜望你，不光是在邦达伐拉多承厚意相助，还因为我认为必须告诉你，我结识象你这样一位事实证明的杰出的学者 ,是多么荣幸。”

依凡心里正想说 ,他既不杰出 ,亦非学者 不过 ,他到底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 我相信 ,’修道院长在沙发上坐下 ,继续说道“; 你打算在佩斯待好久吧？ ”

“ 我明天动身 ,’依凡淡淡地说。

“ 哦 ,不行 ! 我们不能这么快就让你走。我想，你已接到参加竺德林黛伯爵小姐下一次晚会的请帖了吧？ ”

“ 很遗憾 ,我无法接受她的好意的邀请 我有急事 ,必须回去。”

修道院长笑了。“ 老老实实承认了吧 ,’他说“; 要是你回家去并没有别的理由，你就是想逃避一场会使你心烦意乱的应酬。”

“ 唔 ,如果你一定要我说实话 ,我承认 ,对我来说 ,参加一个晚会 ,可是一件苦事。”

“不过，晚会跟聚会① 可全然不同。我同意你的看法：后者痛苦多于快乐，一个陌生人在那里会感到所谓‘不知所措’。竺德林黛伯爵小姐是指望办一个‘沙龙’，而且已获得惊人的成功。她接待所有的最优秀的人物。我这不是仅仅指上流社会，而是指真正的最优秀的人物，佩斯在艺术、文学和科学界的最优秀人物；论出身、才能和美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依凡怀疑地摇摇头。“这样一个杂拌儿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啊？”

修道院长没有立即答复；他若有所思地搔搔鼻子。

“他们在互相了解之前，也许会不大融洽。不过，知识分子的那种狷介一定很快就会消失，人人都会尽一分力，使这个球滚动起来。你演说的风度好极了；你演讲的那天夜里，我就注意到了。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找个题目去讲一下，这题目要以新奇来引起听众的兴趣，以奥妙使他们感到惊奇，以变化多端使他们觉得高兴；既吸住他们的智力，又引起他们的想象力。”

现在轮到依凡来笑了，他笑得很响。“我的好先生，我可不熟悉这样一个题目。我承认我的无知；我既没有在印刷品上读到过，也没有在稿本上看到过。”

牧师也笑了。

这当儿，仆人给依凡送来了一封信，需要马上看一下，

①原文是拉丁文。

以便把收条交给等着的信差。依凡向他的客人说了句表示抱歉的话，拆开了这个急件。修道院长认可地挥了挥手。

依凡看那封信时，脸上起了很明显的变化；他突然脸色变白，皱起了眉头，接着，腮帮上蓦地泛上了红晕。他把信捧在面前，一连看了几遍，双眼茫然圆瞪，好象见到了鬼魂似的。接着，突然放声一笑。他把那封信塞进口袋，回到了刚才的话题。

“那好吧，”他说，“我去参加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晚会①，我将对她的客人们发表一篇他们闻所未闻的演讲——看我说的。把科学与诗，假想与学识混在一起，连同年代和家系，要叫在座的学者们听了困惑不止；我将发表这样一篇演讲，要叫一个个地质学家变成为公爵，一个个公爵夫人变成为地质学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完全明白，”另一位答道实际上，他并不明隙依凡的意思，他这样说，只是鼓励鼓励他罢了。“那将的确是——第一流的！”

“我们用一部电磁机来证实一下，你觉得怎样，呃？”

“好一个主意，挺有趣的。我的亲爱的朋友，你准会成功②。”

“能不能请你通知伯爵小姐一下，我接受她的邀请？我需要一架很大的机器。”

“我可以预先向你保证，伯爵小姐对你这个亲切的提

①② 原文是法语。

议，将会感到非常高兴。至于机器和要准备的事，都交由她去办就是 她听到了这件求之不得的事,才欢喜不尽哩。”

修道院长接着就告辞了，对他这一趟拜访感到十分满意。依凡又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坐在那儿，双眼茫茫然，好象看见了一个鬼魂。

人们说，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混合晚会将会载入史册。这种混合真是了不起：贵族和诗人摩肩擦肘；院士和主教待在一起 音乐家,画家,雕刻家,演员,评论家,教授,医生,编辑，运动员，各种各样的政治家，相聚一堂。这是一项大胆的试验，一个辉煌的社会论题① 。这里也不缺少女性的吸引这一因素。佩斯所有的娇美、妩媚和温雅都支援了这个混合的计划。

斯特凡伯爵，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叔父，对她的晚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因为他是一个消息灵通、很有修养的人，对任何话题都能谈论一番，特别是关于诗歌方面。至于那位安葛拉伯爵小姐，她是一个标准美人；她祖父是政治名人—— 一位大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党羽门徒，有好的也有坏的。因此，当一个不幸的局外人介绍给了安葛拉伯爵小姐，谈上两三句话后，他向她提起她的赫赫有名的祖父，邦达伐拉的肖巴尔德公爵，并问候他的健康，那也完全是社交界的一般常情。可是，不提则罢，一提到这一点，安葛拉伯爵小姐对那位陌生人可就再也不会理睬了。她要不就是要说由

①原文是拉丁文。

他去说，要不就是慌忙地告退了。这一着，甚至学术界的一个最乾瘪的标本，也会感到难堪。那对漂亮的眼睛，顾盼之间,一上来显得如此甜蜜、友善,叫人心荡神移,而现在竟变得如此冷酷、傲慢。他做了什么坏事啦？这位可怜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不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内圈人物嘛。

安葛拉伯爵小姐确实算得一个完美无缺的美人；这种人是不多见的。一张纯洁而高贵的脸，五官清秀端正，嘴鼻轮廓优美，眉毛又长又直，睫毛遮掩着女神的眼睛。当这双眼睛发出亮光，或者半掩在安静的眼睑下时，看去是黑黑的，可在向你笑的时候，你会发誓说，那是蓝蓝的。她的头发很浓，是种种可爱的发色中最可爱的棕栗色头发；她的整个面容在在都表明她知道自己娇美动人，晓得自己始终是人们赞美的中心，这一点使她感到得意。为什么不呢？一个女人若不知道美是一种礼物和力量，那她准是个十足的傻瓜。

可是为什么一提起她的祖父，她会立刻显得冷若冰霜呢？就象人们常常可以从一个象她这样美貌的女人身上着到的那样。社交界的人——这是说，她的社交界——都知道,她和她祖父,邦达伐拉的肖巴尔德公爵,是势不两立的。那位诡计多端的老政客，把他的美丽的独孙女许配给了一个德国人桑达什姆公爵，把她跟一桩政治事件结合了起来，可她却不顾这一点，拒绝承认这项契约，根本不欢喜桑达什姆；这样一来，他也不欢喜她了。这对他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安葛拉却有自己的婚姻生活的理想，而她的祖父，却藐视

她这理想，说那是愚蠢的浪漫主义，于是她和他发生了争吵。由此，她发誓决不再跟他说话，他呢，一气之下，叫她离开他的家门。她立刻遵命照办，来到了正好在佩斯立脚的竺德林黛姑母① 这儿。竺德林黛看见来了这么一位聪明美貌的侄女，当然很是高兴。从此，安葛拉就断绝了跟祖父的一切联系。由于这个缘故，她甚至于不愿听到人家提起他的名字；除了那些不知底细的局外人，或者如美国佬所说的“马大哈”之外，别人一向绝口不提。

萨穆尔修道院长是够机灵的，他发觉混合晚会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交谈不充分；混合处于停顿状态。年轻姑娘坐在这个屋子里，已婚妇女坐在另一个屋子里；男人们聚在一起，神色阴郁，不过没有象女人们那样絮聒扰人。修道院长考虑了一番，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引进了戏剧演出、朗诵和音乐会，结果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不久，谈天活跃了，陌生人互相认识了；当他们一块儿排演二重唱和小剧本的时候，相互间的拘泥也就渐渐消失了。女人们解脱了‘大礼服’的拘束，穿上日常便装，仿佛换了个人 她们渐渐变得很友好了，后来，她们找到了一些可以随意扯谈的话题。不过，必须承认，社交界一般要到半夜以后，等朗诵、音乐会或者演戏结束了，那些局外人回去睡觉了，这才会开始快快活活。青年人跳舞啊，老年人打惠斯特或塔罗克牌

①在人物关系上，本书原文显然有疏忽。肖巴尔德和竺德林黛是兄妹，则肖巴尔德的孙女儿安葛拉应称呼竺德林黛为姑婆才是；要不，肖巴尔德应是竺德林黛的叔父。

啊，他们会一直待到拂晓。他们想叫那些科学家、诗人、艺术家也一起留下来，她们不愿他们离开，但是，不用说，那批人却感到对这一套格格不入，何况，他们也没有象贵族老爷那样训练有素，能待上一整夜，因此他们就老老实实回家了，他们有自知之明。

萨穆尔修道院长很善于安排这些事情。每当伯爵小姐想来一次分外快乐的集会时，他会有意使大家谈论起这件事来，那些表演者的姓名，他们的出身和历史，连同任何有趣的细节，真真假假的，都会一连几天成为话题儿。现在，他就这样传布了白伦德・依凡的名字，详详细细地讲到了他在煤矿里的有趣的生活，他的异乎寻常的聪明，他将在伯爵小姐的下一次晚会上发表的惊人的演讲。

修道院长很了解他的社交界，知道如何用夸张的报道来激起大家的好奇心。

“真的吗，仅仅为了做一次试验，他把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一颗价值八千福林的钻石烧掉了？”

“那颗钻石有四克拉重，值一千五百镑呐。”

“我们一定得好好欢迎他。瞧，萨穆尔修道院长陪着他来啦！”

刚才说话的这位绅士，是安葛拉伯爵小姐的堂兄，艾德曼特伯爵，一个二十二岁光景的漂亮青年。依凡和修道院长一进门，艾德曼特就赶忙迎了上去，自我介绍说，他是女主人的侄儿。他以最友好的态度，挽着依凡的胳臂，把他领到伯爵小姐的叔父斯捷凡伯爵那儿。这位伯爵是个聪明博

学的人；他向依凡保证说，在场的许多人都对听他演讲深感兴趣。之后，这位新朋友又把他介绍给了几个派头很高贵的佩戴勋章的人，大家同他一一紧握了手，非常亲切地和他讲了几句。这个序幕是那天晚上最愉快的一幕。修道院长和依凡最后来到了聚集着女人们的隔壁屋里。在那里看到了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她欢迎了他们，特别是对依凡，非常和蔼。那个青年人，艾德曼特伯爵又一把拖住他，笑啊谈啊，把他领到安葛拉伯爵小姐跟前，为他大吹大擂地介绍了一番。依凡朝这个可人儿鞠了个躬，稍微有点惊愕，不过没感到羞涩和局促。

“你是难得到佩斯来的，”年轻的伯爵小姐说，露着使人安心的微笑。

“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不过，我知道，你这是第一次来这儿，伯爵小姐。你从来没在佩斯住过吧？”

安葛拉的脸上出现了一副冷淡的表情；她以为他一定就要问起肖巴尔德公爵来了。

“我真不明白，”她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说，“我以前有没有来过佩斯，跟别人有什么相干。”

“一个人来到以前从没来过的地方，”依凡平静地答道，“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是，许多人在同一个地方会面，在这样一个集会上，这样一个时刻，这么多的名人济济一堂，看来可就不大象是偶然的事了，这与其说仅仅是偶然的，倒不如说是上帝的有意安排。”

听了这几句话，安葛拉的面色开朗了。“那你是相信上

帝的啦？你承认有天命这类事？”

“当然罗,我相信。”

“那我们会成为朋友的。’说着她背过脸去了,依凡认为这个姿态是示意你可以走了的一个暗号。

又等了一刻钟，艾德曼特走来告诉他，演讲室里已诸事齐备，大伙已经到齐。于是，依凡就登上了筑在一个大房间的那一头的讲台，手里拿着几张纸，向听众演讲了。他有一个悦耳动听的嗓子，演说的姿态毫不矫揉造作。既镇定，又有感染力。一上来，他就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他讲的题目是《磁力》。

第 十 二 章

磁 铁 骑 士

当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些灯从屋里给搬走了，只留下了枝形烛台上点着的几支蜡烛。依凡向惊讶的观众显示了电光。他们许多人从来没见过这种象处女身上隆起的球状体一般纯洁、明亮又美丽的光。看上去宛如天上的一颗行星，仿佛维纳斯从天而降，正在照耀着这一伙人。枝行蜡台上的烛光变成了青色，在墙上留下了一个个影子。在这种奇光照耀下，一张张面孔都失去了任何色彩；人们相互嘁嘁耳语，差不多给吓住了。依凡站在讲台上，活象一个古代的术士，他的五官，好象一尊雕像一样轮廓分明，他那双眼睛，陷在深影里；不过，给这个高贵的集会大大加强了绝好的效果、增添了妖媚的，还是那亮光照到这一伙人穿的漂亮的民族服装上、照到女人的脖子和手臂上的光润的宝石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奇异色彩。

人人都眼望着两个人，看到他们脸上出现的那种惊人的变化，都情不自禁地轻轻喊出了“啊！”的一声。其中一个是安葛拉伯爵小姐。那片亮光似乎摄去了她脸上的那种对这样一个美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骄矜，而给了她一种粗俗

的表情，多少毁损了她原有的美。现在，她看上去好似一个天上的幻象，活象一个归荣的鬼魂，它跟尘世打完了交道，这会儿正在向着天上的老家翱翔；尘世的一切热情、欢乐、悲哀、爱情和骄傲，已消失殆尽。这就是那奇幻的亮光的不可思议的效果。另一个变了形的是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奇幻的亮光轻轻地拂着她的面庞，给了她一种仙女般的表情；她的高贵的面貌增添了生气，那生来苍白的肤色变得透明了，那顶在她脑门上闪闪烁烁的富丽堂皇的冠冕上的钻石，宛如一环星星，她雍容端庄，在五分钟内，成了美人中的绝世美人。她的镜子最后一次表明她长得很美，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那些嵌在这个大厅四周板壁上的大穿衣镜，也照出了全体来客的身形。因此，竺德林黛自己也看到了她的美丽的倩影。她想了想，叹了口气。“我看去象个玛帕皇后①啦。”

蓦地，那不可思议的亮光熄灭了，这间只点着几支蜡烛的房子，对比之下，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中。“啊！”人群中响起了一片惋惜声；大家擦擦眼睛，又认出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唉！太快了。再没有天使、仙女、皇后或者英雄了；只有一群平平常常的上等人、伯爵们和伯爵小姐们。安葛拉的脸上又显出了一副骄傲自负的表情，竺德林黛又变得苍白呆板了。

依凡走下讲台，接受了众人的祝贺和恭维。当然，也有些不同意见，不过，那是在暗地里议论。人人都来当面称赞

①中古神话中的仙后，奥白龙的妻子。

这位演讲者。

依凡对他们的赞扬一一道了谢，不过态度冷淡，默不作声，而且很快就摆脱了他的爱慕者，去找寻他的女主人了；他想谢谢她的好意。

竺德林黛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他。安葛拉伯爵小姐在她身旁，靠在她姑妈的椅背上。这位青年姑娘刚刚在说：

“姑姑,你看上去才可爱呐—— 真象个玛帕皇后。”

这话在竺德林黛的脸上所引起的微笑还未消逝，依凡走过来了。她因为那五分钟的美而沾了这个人的光，她可决不是忘恩负义的。她向他伸出手去，为他给了她这种欢乐而非常和蔼地向他表示了谢意。

“我有负你的盛情呐,”依凡答道。“上次你光临寒舍，给了我一颗钻石，允许我当你的面把它烧掉。现在，为了报答你的好意,我给你这颗当你的面造出来的钻石。”说着,他给了她一块演讲时用过的、从电流矿柱里分离出来的碳。

“正如我在演讲时已向你们解释的，电能使煤变成金刚钻,而且,还能拿来切开玻璃。”

“啊!”安葛拉伯爵小姐喊了起来,高兴得眉飞色舞,“让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试验。哪里有玻璃?有啦，一面穿衣镜。来呀。”

竺德林黛伯爵小姐也很兴奋。她站起身，跟其余的人一起向那面镜子走去。

“写一个字母吧，”安葛拉望着依凡说。她一心想看看他会挑选哪个字母。如果他是自负的（看来这很可能），他

就会写他自己的名字的首个字母“I”如果他是个阿谀奉承者，象她姑母周围的大多数人那样，他就会选一个“T”①字；如果他是个大傻瓜，象许多别的男人那样，他就会写一个“A”②字,在这几种情况下,不管选了哪一种,他都将在这位美人的脸上看到一个讽刺的微笑。

依凡拿起那块煤炭，用尖端在镜上写了个“X”。两位女人着到那块煤炭写了字，都显得很惊愕，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向依凡保证说，她将小心地把这块煤炭和别的宝石一起保存起来。

安葛拉伯爵小姐站得离依凡那么近，她的衣服的褶裥已挨着他了。

“我相信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她慢吞吞地说“我恳求你，不要对我说，你这番浪漫主义的形容，只是对于一个枯燥的科学题目给予必要的粉饰，是为了适合愚昧无知的听众的口味，挑起他们进一步探究的欲望，那样，他们将在探求中尝到知识的乐趣。这一点我不来探究，你说的话，我都绝对相信；但是我想对这个神异莫测的世界，能有更多的了解。这世界有多大？你还看见了什么？对一个术士来说,应是无所不知的呀。”

年轻的伯爵小姐说话时，眼睛直望着依凡的脸，真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奇异的吸引力。那副神气，往往会搞得男人们心花缭乱。

① “T”是竺德林黛这个名字的首个字母。

② “A”字是安葛拉的名字的首个字母。

“你还说，”安葛拉继续说道“生活在这个磁场里的都是些坚强的烈性汉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具有这种优点而享有荣誉；这都是由于磁力的作用。这点我也相信。无论如何，磁力有两极，南极和北极。我在书上看到过，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因此，要是说，在磁场里人心是互相吸引，互相追求的，互相爱慕的，是一个铁定的事实，那么，一定有人怀着宿仇大恨，互相憎恶，这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而且这种仇恨并不是罪恶。我说得不对吗？”

依凡意识到自己已被逼入绝境；他明白伯爵小姐这个问题的用意。这里，他的自然哲学知识帮了他的忙。

“这对啊，”他说“就地球上的生活来说，是有问题的，是必定存在着嫌恶和同情。你学过磁学，你懂得两极，那末，你一定知道，地球上也存在着一条赤道，或者说一条界线，它既不在北边，也不在南边。有一条磁性赤道，它既不吸引磁，也不排斥磁，那里是不即不离，平平安安。这样的一条赤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尽管他会被爱情或者仇恨的激情弄得迷迷糊糊，但那条界线却是不变地存在着，住在这条界线上的人是平安的。”

“生活在这条磁性赤道上的是谁呀？”伯爵小姐好奇心十足地问道。

“比如说，父母和子女就应当住在那里。”

年轻姑娘一下子满脸绯红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象打了一道闪电似地对依凡瞥了一眼，但依凡在它的轰击下，却无动于衷。

“这个我们下次再谈,”她突然庄严地说。

依凡对这位骄傲的美人鞠了个躬，她已转过身，撇下他走了。

这时，演讲完毕，大家都已涌去吃茶点。最先入场的是那批局外人。如果说，他们在别的地方无足轻重，在餐室里却一个个成了老大，在这里，清楚地显出他的出身根底。

依凡混在来客当中，一举一动都表明他是熟悉这种社交界的人,相处之间,潇洒自如,受到了大家的亲切欢迎。男人们对他很殷勤；他已跟他们成了一家人。要是他说，他明天就将离开佩斯，要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地去了，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有人说，他是个非洲人。他们友好地试着逗弄他一下，结果高兴地发觉，这位书蠹虫竟是个好家伙，他受到戏谑而不怒，听到俏皮的讥刺而大笑，回敬上一句狡黠的名言，又决不会伤害别人的感情。

“他是我们的同道,”他们说。“这位老兄什么都行,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我们一定得同他好好玩玩。”

“你真的不喝酒?”沙列斯泰侯爵问依凡。

。一年喝一次。”

“今天不是那个一年一度的日子吧？”

“今天正是。”

“那我们就来喝个够,好管上一年 我们走吧。”

有的人已回到客厅里去；他们大多是些青年人，想去跳舞了。女人们喝了茶，已在弹钢琴；奏着四对舞曲①，甚至

①匈牙利的一种由四对人跳的旧式的方形舞。

为爱跳查尔达什①的人奏起了那个舞曲。

不过，大部分男宾已都叫斯特凡伯爵引到他的屋里去了；他住在伯爵小姐这幢房子的二楼。在那里，他以自己的方式接待了客人。他那几个房间在这幢房子的另一边，声音是传不到楼下去的，此点很重要，因为伯爵的香槟是挺好的酒，供应又不加限制;实际上，那是在倒，不是在喝。

依凡是这伙人当中的一个，在这里显出了一种新的姿态；他喝了酒；干起杯来挺爽快，他讲的趣闻轶事既新鲜又逗人开心，他聪明伶俐，不会智穷才尽;尽管放怀纵饮，却面不改色，稳健得很。

“老兄，”盖查伯爵到两点钟时已经半醉了，他打着呃说“我跟上尉讲好了，等你玩得精疲力竭了，我们会带你回家去，把你扶到床上;可是，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的亲爱的磁铁骑士，伤脑筋的是，我恐怕爬楼梯也不能爬啦；我累透了。你就振起翅膀飞吧，让上尉也飞吧，你们俩都飞回家去。至于我——”说到这里，伯爵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人人都笑了；但是他给予依凡的那个名字——磁铁骑士——却从此粘在他身上了。

“你打不打牌，我的有学问的朋友?”沙列斯泰侯爵说。

“三年打一次。”

“那一般是不够的。”

侯爵没来得及解释，为什么一般是不够的，因为正在这

① 匈牙利的一种民族舞，跳时人数多少不拘。

当儿，斯特凡伯爵在通告他的客人了：楼下已经敲了钟，人人都离去了，他们也该走啦。楼上有响声，会妨碍伯爵小姐的休息。大家都认为，这话很对。

“不过，”沙列斯泰说，“我们不用回家了。让我们来打牌吧。让我们好好玩一玩。谁愿意赌？”

三个赌徒应声而出；奥斯卡男爵是第一个。可第四个呐？上尉在叫依凡」。

“喂,我的有学问的朋友。”

斯特凡伯爵认为这位外乡人是他的客人，必须先对他讲清楚，打塔罗克赌注是很高的。

“一点只有一个克劳采尔①嘛，”侯爵说。

“不错，但是克劳采尔点在这种赌博上，输的人往往会输上七八百福林呐。这些绅士已经把简单的赌博变成了一种冒险的投机。”

依凡笑笑。“我的生活本来就是天天在跟大自然本身搞冒险的赌博；我天天都在作孤注一掷的投机，而且只打一张牌。”说着，他把他的椅子推向了赌桌。

赌博开始了。这种冒险的赌博，跟通常所玩的一样，是一种碰运气的赌博，只消侥幸和大胆就行；一个醉汉也差不多完全能意外地成为赢家。不过，在佩斯，它赌起来，却是件全然不同的事；所谓侥幸、运气、意外，在这里是跟熟练、精明、思考和大胆分不开的。赌塔罗克的人，不仅得研究他

①一种铜币，一百克劳采尔合一个福林。

的牌，还要研究对方的脸。他必须既是拉华台尔①，又是塔托菲② ；他必须是一个会随机应变的制订战役计划的将军，又是一个打出第一张牌就能判断全局的波司科；他还必须慷慨大度，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自我牺牲。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依凡在赌桌旁坐下来，和那三个赌场老手赌钱的时候，观众都对他很同情。

几个赌徒离开牌桌，已经七点钟了。当依凡挪开他的椅子时,侯爵说道：

“喂,伙计,你一年喝一次酒,三年玩一次牌,这无论怎么说也是件好事，假如你天天都喝酒玩牌的话，那沙列斯泰的酒仓里就不会有酒，洛特柴尔德的银行里也不会有金子了。”

确实，依凡已使这三位绅士输得精光。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得来喝杯告别酒,”沙列斯泰继续说“苦艾酒在哪里？”说着,他满满地斟了两大杯绿莹莹的酒，对于这种酒，有节制的人虽然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谨慎而后悔，但也从来不会喝上超过久利酒杯一杯的。

斯特凡伯爵觉得这是一个恶作剧,他摇了摇头,但是依凡对这一挑战却毫不畏缩；他跟这位上尉当的一碰杯，就一饮而尽。然后，他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告辞了他的主人；斯特凡伯爵向他保证说，接待象他这样一位愉快的客人，永远是一种乐趣。

①拉华台尔（1741—1801）,匈牙利牧师,著有相面术的书。

② 塔托菲，莫里哀戏剧中的一个伪君子。

当依凡进入休息室时，步履稳健，神情自若。侯爵可就不是这样了，这一顿酒，对他来说可太厉害啦。他硬说依凡那顶充羔皮帽是他的；跟一个醉汉争论没有用，因此，依凡只好戴了一顶骠骑兵军官的军帽回家。在楼梯间，那位上尉硬说他会飞，他是那个磁场里的居民之一，他有翅膀。别的人好不容易搀扶着他下了楼梯。当他来到一楼时，他想去看望一下竺德林黛伯爵小姐，谢谢她对他的演讲给予亲切的欢迎，因为他是演讲人，要是哪个来反驳他，他就要打出他的脑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了一辆马车，来到了他的旅馆里。他一进屋，就不得不由别人把他抬上了床，这样，他一直熟睡到第二天下午。

这时，依凡只稍微歇了一会儿，就象平常那样走来走去了，他写了几封信，还去拜访了几个人。

“他喝起酒来象个大丈夫，”斯特凡伯爵说。从此以后，所有的人都管他叫磁铁骑士了。

这位骑士随处都会碰到。好多人去拜访他；一些最上等的家庭都邀他去作客。他已被选举为俱乐部的名誉会员；是那位修道院长把他介绍进去的。俱乐部有三班会员——白天去的是蛴螬，晚上去的是蛾子，夜里去的是鸟儿。白天，来到那个出色地收藏着种种珍本的图书馆的，是全佩斯的文学家①；晚上六点到八点钟，到的是一些来打惠斯脱牌和聊政治的律师和政客；从八点一直到半夜，那可是

①原文是法语。

上流人士的世界了。这样，两个人可以天天都上俱乐部，而决不会互相碰面。

依凡先是在这个图书馆内细细翻阅了一遍；然后，他就平均分配了他的时间。他再也不想回家了。事事都使他开心，处处他都跑去，在观看歌剧的夜晚，他从来不会不到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头等包厢里拜访一下。

他留下来的第二个星期，伯爵小姐举行舞会，依凡受到邀请,他去了。

“你跳舞吗？”沙列斯泰问他。

“我有十五年没有跳了。”

“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只配看看了，”侯爵委靡不振地说。“现在过了二三十岁的男人,都不跳舞了。”

看看是挺有趣的。那些时髦的贵族妇女所表现出来的难以名状的优雅和惊人的轻盈，真是洋洋大观。安葛拉伯爵小姐今晚是个无与伦比的美人。她穿了一身玫瑰色衣服，胸衣上按匈牙利的民族方式缀满了珍珠，袖子是用花边做的。她欢喜把自己的头发扮得象农家姑娘那样，用丝带编了两根长辫；这对她非常合适。不过，男人们却对一切都已厌倦，即使是十全十美的景色，也不感兴趣了。晚饭后，一个人对另一个说：

“我们来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跳舞；我们就来打塔罗克。”

依凡天天都打牌。他赌起来多半都赢；他从来不跟对手们争吵。他输了，和和气气；赢了，也不洋洋得意。他抓

的牌不好，不会发脾气，而且很少打错牌。他把赌博看作是一种技能，而作为一个学者①，他的确是很高明的。今儿晚上，他的运气特别好。

突然，艾德曼特伯爵慌忙闯进了打牌间。他对依凡说：

“别打牌了。安葛拉想跟你跳一轮匈牙利八人舞呐。”

匈牙利八人舞！奇怪的时代，我们要有匈牙利的法院，匈牙利的内阁，匈牙利的银币和金币，那是毫不足怪的，是挺自然的，是天命所归，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但匈牙利八人舞可是革命时代②的玩艺儿。我们是按着跳查尔达什的乐曲来跳八人舞的啊。

依凡服从了安葛拉的命令。他来到了她跟前，朝她鞠了一躬。

“除非我请你,你自己是不肯劳驾到我身旁来的,’她用微带责备的口吻说。

“人家不会闯到一个皇后的面前来；人家都是等待召见的。”

“别想来奉承我；要是你跟别的人一样，那我就象对待他们一样，理也不理你。我倒更欢喜你这副样子，虽然你老是侮辱我。”

“我记不得什么事冒犯了你。”

“因为你并没有做别的事情。这点你很清楚。”

①原文是法语。

② 指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匈牙利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奴役的独立战争时期。

轮到他们跳了；他们加入了跳华尔滋的人群，谁也不相信依凡有十五年不跳舞了。

这时，打牌间里，对这位年轻的伯爵小姐这种新的雅兴，又掀起了一番议论。艾德曼特伯爵一边洗牌一边说，他的堂妹安葛拉叫这位磁铁骑士迷住啦。

“咳,真的吗？”沙列斯泰侯爵喊道。

“别信他说的,”斯特凡伯爵插嘴道“我才了解我们可爱的安葛拉呐；她活象一只小猫，满肚子是恶作剧。她看到一个男人有一匹木马，就会叫他骑上去，试一试各种马步，半旋转,纵跳,花样骑术①。这是她的诡计：她一旦了解一个男人对什么感到兴趣，她就会摆出那样一副诚挚的面孔，用那样一种表示同情的眼神，来谈论那件事；待到他被她的智慧、她的娇媚搞得神魂颠倒，走开了，这时她可就来嘲笑那个不幸的冒失鬼啦。她就是这样对待可怜的桑达什姆的，他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人，他的唯一过错，就是崇拜安葛拉，可她却厌恶他。她取笑每一个人。”

“那是真的,不过她称赞依凡,不是当面称赞,而是背后在我们面前称赞他，那倒并非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地质学家，而因为他是那样一个勇敢的人。”

“这又是她的一种诡计了；这只老练的小猫咪才挺清楚呐,辗转听到的赞扬,是一切奉承中最甜蜜的。”

“我会当心的,决不向依凡透露一句。”

①原文是法语。

“这你就对他显示出真正的友谊啦，”沙列斯泰笑着说。

舞厅里，跳舞的人都归座了。

“你要准备离开佩斯了，”安葛拉说，娇媚地嘴巴一噘。“你不必否认，修道院长告诉我了。”

“后来，有点事把我留住了，留得比我料想的还久。”依凡冷冷地答道。

“你家里有家小吗？”

“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亲人。”

“为什么你没有？”

这是一个探索性的问题。

“也许你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有一个煤矿，我跟矿工们一起干活，我是在地下过日子的。”

“呃，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安葛拉说，柔情脉脉地瞧着他。“现在我明白了：你实在是对的。要一个女人经受一个矿工妻子的痛苦，这是一项不可容忍的刑罚。天天早晨跟丈夫告别，不知道会不会再见面，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知道丈夫是在地球深处，而她却呼吸着天上的新鲜空气；想象着她的最心爱的人也许已经活埋，而她却听不到他的呼救声；即使不是这样，他也是在一种致命的空气的包围下，只须一颗火星，那儿就会变成一个地狱，这样，她就将永远失去她的爱人。我能够理解，一个女人在这种每天每日的折磨下，她的心都会破碎的；她甚至于会对她的孩子说：‘别跑得这么快，要不，一块石头掉到你父亲的头上，会送了他的命的。’”

接着，安葛拉突然脸色一变，对依凡愤怒地转过身去。“可你干吗要象个普通矿工那样留在下面煤矿里？”

“因为这是最适合我活动的场地，就象战场对于士兵，海洋对于水手，或者沙漠属于探险家一样。这是我的癖好，就象他们也有癖好一样。我爱地下世界的那种神秘的黑暗。”

依凡说这一番话的热情，激起了听者相应的热心。

“凡是癖好都是使人全神贯注的，”她说，“尤其是一种为了创造和为了毁灭的癖好。我懂得，一个女人会怎样跟随她钟爱的男人，不只是上战场，而且投入战斗，虽然，现在战争的艺术已经变得挺乏味和次要，已经毫无一点骑士风度的影儿。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矿工的英雄行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一个忙于跟冷冰冰的无生命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在我看来，就象《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巴德鲁尔-布德尔王子①，他后来变成了一块石头，而他的妻子却更欢喜她的大理石丈夫的一个活的奴隶。我却更喜欢那些进入地球上未知之域的人，我羡慕萨穆尔·巴克②先生的那个妻子，她一手拿着手枪，一手紧携着丈夫，跟他并肩穿越了整个南非洲的沙漠。他俩一起忍受炙人的炎热，一起击退野兽。他们手拉手出现在摩洛哥酋长们面前，丈夫的手臂所得不到的东西，依仗这位妻子的妩媚却得到了。我

① 《一千零一夜·阿莱廷和他的神灯》中的人物。

② 萨穆尔·巴克(1821—1893)，英国探险家，到过非、美、亚各洲，他的第二个妻子是匈牙利人，曾和他一起旅行。

可以取代这个女人，她孤零零地逃进了芒格夫森林，让那位受伤的旅人枕着她的膝踝，身旁摆着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坐着度过漫漫长夜。为了治他的伤，她冒险进入森林，找来草药；为了给他吃，她设法在沙漠里煮了食物。她为她所爱的唯一的爱人做这一切，而她是他唯一的爱人和钟爱的人。她的名字，在欧洲人足迹所至之处，全都知道，并受到尊敬。”

他们不得不又加入了跳舞的圈子，当他们回到座位上时，安葛拉又继续谈了起来：

“我刚才说的全是胡扯；整个事儿是出于可鄙的虚荣。到一个女人跟野兽几乎没有区别的国家去旅行，而且，人是直立而行去旅行的，这才是卑劣的念头呐；那边，美人的标准,是在上嘴唇上钻个大窟窿,这样,一笑起来,鼻子就显眼啦——多可笑！于是就可以骄傲啦，她是最美丽的女人，她的丈夫必然对她忠实啦。确实，要紧的是要在一群丑八怪当中充当美皇后!不,不!我还知道一件更好、更大胆得多的事哩。有个女人，名叫弗劳琳·克丽斯坦，独自个儿骑马作了一趟旅行，越过了亚洲的几个草原。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勇气贯穿波列尼亚运河，到卡恩发现的热海去，那将怎么样呢？或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勇气在北极地区抛锚，大胆地对那个磁场里的居民们说：‘拿你们和我们比一比吧!我们是不是比你们更漂亮,更强壮,更诚实,更福?’那将是一个胜利!我很愿意作这样一趟旅行。”

当安葛拉说这番话时，她的眼睛向依凡一闪一闪的，发

着北极光的光辉。依凡决定作一次突击试验。

“伯爵小姐，要是你有访问陌生世界的癖好和愿望，想去鼓励蒙昧的居民们适当地仿效别人，以便使某些事情变得比他们迄今所知道的更好，更正确，更合理，如果这是你的真诚的愿望，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同样需要这种启蒙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对你还极其亲密。”

“什么国家？”

“就是匈牙利。”

“我们本来不是在匈牙利么？”

“伯爵小姐，你是在匈牙利，但是你不是匈牙利的。你只是来看望看望我们而已。你不知道我们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你用不着到极地或者阿比西尼亚那么远的地方去；这里就是向你展开的一个新世界，一大片使你的创造和改良的癖好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土地。”

安葛拉打开扇子，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气搧着她白皙的胸脯。

“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是个不由自主的人。”

“你虽说是个不由自主的人,但你却在支配。”

“支配谁？”

“伯爵小姐，你只消说一句话，就可以把那个绿色的大公馆和全部家什从维也纳搬到佩斯来。这里的社交界需要一位领袖人物，可他现在却湮没在维也纳的人群中，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佩斯需要公爵，即你的祖父。他崇拜你。你说一句话，就会赋予我们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你说一句

话，肖巴尔德公爵就会住到这里来。”

安葛拉不搧扇子了；她气呼呼地交叠着双手，向依凡露出了一副怒容。

“你知道不知道,刚才你提到的话题,多么叫我厌恶,不管什么人，敢对我提起这件事的，都已丧失了我的友谊。”

“这我完全清楚,伯爵小姐。”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提出这个话题？”

“我来告诉你，伯爵小姐。因为我们两家人之间还有一点老关系哩。”

“嗐！这倒是件新鲜事。从来没听说过。”

“可能没听说过。你的一位祖先是红衣主教。我的一位祖先是巴塔克的牧师——毫无疑问，他们相互间的地位是很悬殊的；这种悬殊给我的祖先造成了一个悲惨的结局。红衣主教宣判他终生作划船的苦工。可是，这个人只消说一个字，照红衣主教所告诉他的那样说上一句，他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字是‘我否认’或者‘改变信仰’。可他却怎么也不肯说，于是他就去当划船苦工了。他们在他的脖子上戴了一个铁项圈，系住项圈的铁链，把这个奴隶拴在他的凳子上，你的祖先，那位红衣主教，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恳求我的祖先说‘改变信仰①’这个字。可那人不但拒绝了，而且喊着说‘不改变信仰’②。我现在同样站在你的面前，照样说的是同一句话‘不改变信

①② 原文是拉丁文。

仰’。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①]。你要象红衣主教待我的祖先那样待我吗？”

安葛拉伯爵小姐用扇子轻轻敲着她的膝踝，嘴上挂着一个冷酷的微笑，咬着雪白的小牙齿，低声地说：

“可惜那个年月已经过去了！如果我是我的祖先的话，我要下命令用铁钉钉进你的指甲。”

一听这个可伯的威胁，依凡放声笑了。过了一分钟，安葛拉学着他的样，自己也笑了起来。

用一阵笑声来对付这位年轻美人的愤怒，这是一种大胆的试验，但这是对她讲的蠢话的一个很好的回答。伯爵小姐明白,这笑都是她引起来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很生气，她对这个冒犯者摆出一副傲慢的神气，坐了下来。

依凡没有离开她的身边。跳八人舞，尽管是“匈牙利化”的，却自有它的规矩。跳舞的人即使有意和舞伴分手，也不能离开。

正在这时，一个青年人，社交界中许多傻瓜蛋之一，来到了依凡身旁，凑着他耳朵低声说，艾德曼特叫他来请他回去打牌；牌运转了，依凡留下的那堆金币已经输光。

“跟他说,他干得好,”依凡回答说.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递给那位使者:“告诉他,把这拿去赌,”他说,“要输就输掉好了。”他仍旧留在原处。

安葛拉再也没有向他转过头来。八人舞连续不断地

①原文是法语。

跳，领跳的盖查伯爵想证明匈牙利化的八人舞，跟德国八人舞一样有许多机会跳新的回旋，这场实地表演足足持续了两个钟头。依凡坚持到了最后，虽然安葛拉始终保持着冷漠的缄默。当他们不得不加入华尔滋舞的时候，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她的手紧握着他的手，她的呼吸冲到了他的脸上；当她回到她的座位上时，她又冷冰冰了，一个劲地把头扭在一边。

八人舞跳完了，艾德曼特给依凡带来了一个消息，说这场长时间的跳舞，叫他花费了一千福林。依凡耸耸肩膀，仿佛这笔损失与他无关。

“多了不起的人！”艾德曼特想。他立即对他的堂妹说：

“你似乎把磁铁骑士全部包下来啦,我的漂亮的堂妹。”

安葛拉的白肩膀向他一抬，怒冲冲地说：“这个人搅扰了我好久。”

此话一出这位上流社会的皇后之口，大家对依凡的优点的评价立刻起了变化。他再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好汉，而只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暴发户[1]了。安葛拉无需再说什么；这句判决词大有言外之意。有时候，出身低微的人，由于自负而误解了地位高的人向他们表示的殷勤的真意，以致犯下了必然要受到惩罚的错误。这种大胆的暴发户必须受点教训，压制一下自己的野心才好。依凡可说就是其中

①原文是法语。

的一个。这个傻子原以为出身高贵的女子，一个姓邦达伐莱的，因为是个爱国者，就自然而然地会对他这样的人纡尊降贵哩；他误解了她那种可能给予她的本阶级人的鼓励性的恩宠。他一定要被放逐了，而且很快就会。

伯爵小姐说的“他搅扰了我好久”这句话，就已经发出了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步骤，就是使这个冒犯者受到嘲笑。这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付之实行。那位牺牲者会发觉，他的弱点已经暴露，他再也不会感到安宁，他已永远处于受人嘲笑的境地了。那倒不是什么人粗野地来公开嘲笑他；恰恰相反，他们还对他非常有礼貌哩。他不久就会明白，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谁也不来亲近他了，虽然并没有人来实地侮辱他；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那他很快就会感觉到，他已不是这个社交界的一分子，他最好是拿起帽子一走了之。

依凡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失去他平素那种超然的态度；他了解他的处境；他接受这种嘲讽戏谑，并要使事情倒转过来。

他们邀请他参加业余歌剧的演出，剧中登台的都是一些最有贵族气派的人。他被分配演国王这个角色。这样他就得为他们唱了。他有一个优美的男低音嗓子，虽然唱这个角色并不理想，结果却引起了轰动。安葛拉演叶尔维拉；沙列斯泰演艾尔纳尼；但是受欢迎的是这位国王。

“这家伙真他妈的，”侯爵吼叫着说，“我可以打赌，他是当过演员的。”

接着，他被邀请到斯特凡伯爵的那个在佩斯附近的有名的猎场去猎狐。打猎在这个季节初举行，国内的一些名流①都赶来参加了。他们安排依凡骑一匹烈性的阿拉伯马。这是设计好的一个大玩笑。看着这位文静的书呆子骑在马上，准会非常有趣；他将不得不紧紧地抱住那匹阿拉伯马，因为它是几乎连自己的主人也不让骑的。这将是一场难得的玩闹。可是，结果大家又大失所望；依凡骑在那匹烈性快马上，好象他是在马鞍上长大的似的。当沙列斯泰看到他骑上去时，他咕咕哝哝地说：

“这家伙真他妈的。我打赌他是个骠骑兵。”

呃，天晓得他以前是个什么人。

安葛拉伯爵小姐参加了斯特凡伯爵的第一场打猎。她骑马骑得好极了；她是这方面的一个行家。

十来个猎人围攻第一个猎物隐藏处；猎狗把那只狐狸赶出了树丛，当狐狸择路上了一个山坡时，全队人马在后面追了上去。那座小山中间有一道岩石豁口，把山分成了两边。在豁口的底下，流着一条山溪。这只狐狸逃进了这个山谷；它大概以为能在那里找到一个空狐洞，可以躲藏起来。无论如何，它很有可能幸免于难，因为那些马都不敢踩着鹅卵石追上去了，要是那些狗把它从洞里赶出来,它可以往右边逃走。猎队都集中在左边。

“前进！”大胆的安葛拉伯爵小姐一声喊,就纵马向那道

①原文是法语。

豁口跃奔过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一跳。有多少人会冒着生命危险跟她一起跳过去呢？当她到达对面时，她回过头来看看。只有依凡在她的身旁。

猎狗紧追着狐狸，狐狸已经跑进溪里去了；猎队里其余的人都沿着豁口的左岸飞奔而去。这时，安葛拉没有想到他们，他们也没有想到她。人人都一心想着那只狐狸。伯爵小姐贴着豁口边沿驰去，根本没想到她是在头昏眼花的高崖上，坐骑一个失足，她就会摔进危险的深渊。那只可怜的狐狸已给追赶者弄得心慌意乱，正在寻觅一条出路，她在后面紧紧追了去。突然间，狐狸从左岸的骑手中间一冲而出，向森林直奔而去了。

“钉住他!嗬嗬!”山坡上响起一片呐喊,不一会儿,那只狐狸、那几只狗和猎人们都在安葛拉眼前消失了。她立刻勒转马头；抄捷径穿过那座森林驰去，以便及时加入猎队。她始终没回头看看依凡是否跟着她，只是一个劲耀武扬威地骑着马，自顾自地向着险峻的山腰飞奔而去。

来到山径拐弯处，马脚下的乱丛棵子里突然窜出了一只野兔。那匹马一避，身子猛地向旁一拐，把伯爵小姐从马鞍上摔了下去。她落下去时，长大的骑装缠住了马鞍，她给拴在受惊的马身上了。她的头倒吊着，头发拖到地上。那匹吃惊的马向着峡谷直奔而去，要是它把骑者向着谷壁拖去，她的头就会在树干上撞个粉碎。依凡及时拖住了马笼头。他从马鞍上解下那位英勇的骑者；她已经晕过去了。

依凡把她放到草地上，让她的头枕着一棵长了青苔的树桩。这时他才看到，她这一摔，已把衣服弄乱。骑装上的几颗孔雀石钮扣已经脱落，紧身胸衣也已撕开。依凡从自己的领带上拉下一枚夹针，别住了伯爵小姐的衣服。

当安葛拉清醒过来时，只她孤零零一个人。两匹马给系在一棵树上。远处，衬着落山的夕阳，她看见一个男人从下面山谷里向她走了来。那是依凡，他提着他的火药筒装水去了。伯爵小姐立刻站了起来；她不需要帮助。依凡把水递给她；她谢了他，但她说，她已经完全恢复。依凡把水泼掉了。

“我想,你最好回到城堡里去。”

“行啊。”

“路不远。我知道一条穿过森林的捷径。我们可以牵着马走。”

“好，”伯爵小姐顺从地答道。但是当她瞧瞧自己的衣服，发现它是那样扣着的时候，一下子满脸赧红了。来到森林里时,她突然转身对依凡说:“你听说过裘丽亚·冈扎珈的事情吗?”

“没有,伯爵小姐。”

“她是方迪的女主人。白巴罗沙在夜里袭击方迪，抢走了裘丽亚。一个高贵的骑士援救了她，她和他俩一起从海盗那里逃了出来。当时是夜里，她不得不赤着脚骑马，因为她是从床上被背走的。你知道她怎样酬谢她的救命恩人吗?她抓起一把匕首,就往他的心窝里捅了一刀。”

“她做得对，”依凡回答道。“一个陌生人不应该看到她赤裸的脚。”

“那个男人呢？”安葛拉问道。

“唉，可怜的人！他的不幸就在于他太幸运了。”

第 十 三 章

小 事 一 桩

狐狸给逮住了。森林里传来了一片“哈哈嗬”的欢呼声，接着，吹响了叫分散的猎队队员们集合的号角。

这时，安葛拉伯爵小姐和她的护送者正好来到森林边上。依凡吹起了回答号，通知大家，他们已在往回家的路上走。结果，他们比其余的人早一刻钟回到了城堡。他们在大门口分散，直到吃晚饭时才碰头。猎人们尽谈论着白天的事，女人们都在忙着洗涤打扮。

安葛拉伯爵小姐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姑母。她是什么事都不会隐瞒的。有的女人动不动就扯谎，她却扯不来。如果她不愿讲这件事，她就保持沉默；但是不讲真话——那是从来不会的！

她不知道依凡是不是已把发生的事跟男人们说了？谈谈白天的狩猎，拿什么都取笑一番，是男人们的习惯。他怎么会不利用这样一趟奇遇去占点儿穿便装①的美人——一个被救了命的女人——的便宜呢？

吃晚饭时，人人都发觉伯爵小姐态度很不自然，几个比

① 原文是法语。

较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她还避而不看依凡。她穿了一身黑衣服，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显得非常苍白。她沉默无言，心事重重；她不晓得依凡知道的事，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了。

绅士们想逗她高兴。他们尽扯些白天打猎的事，那只狐狸如何耍花招，他们怎样以为再也捉不到它了，伯爵小姐没在场，他们是多么遗憾，她偏偏正好在对面山上，就她来说，与其冒险去跳那道豁口，倒不如误了打猎算了。说真的，那一跳可是发疯，准会闯祸的。谁也没有暗示她遭遇到的另一件意外的事；不过，有教养的人，本是向来不暗示不愉快的事的，这一点，什么都好，只有一点不好，就是使你永远摸不透他们到底知道了多少。

堂兄艾德曼特的一句话，使安葛拉终于相信了依凡对她那场意外事件保守着秘密。

“是白伦德陪你回家的吧？”他问道。现在已没有人再称他磁铁骑士，也没有人再对他开亲昵的玩笑了。

“嗯。”

“这样一个护卫使你不愉快吧？”

“你干吗扯这个？”安葛拉突然生气了。

“是从依凡的态度上看出来的；他挺意气沮丧的。他一声也不吭，而且避不看你。你发觉到了吗？我觉得，你叫他太难堪啦；他不会待下去了。我猜得对吗？”

“对，完全对。”

“要我暗示他一下，叫他走吗？”

“为了我,叫他走吧;不过要有分寸。我不愿得罪他。”

“你认为我是这样一个草包吗?我自有妙计叫他悄悄地走掉。”

“什么妙计，你一定得告诉我。我并不生这个人的气，只是他搅扰我。你明白吗?我不要你们任何人撵他走;不过如果他自愿离开的话，我很高兴他住到地球的那一头去。”

“好,我来告诉你吧。这人是个学者、哲学家,你也知道。他和我们这些俗人的见解是迥然不同的。比方说，他厌恶决斗。你别皱眉头，糟蹋了你的漂亮面孔。我不会向他挑战的，据我所知，别的人也不会;那将是一个愚蠢的玩笑。不过今儿晚上，在吸烟室里，沙列斯泰和我将为了某一件小事情，发生一场争吵;最后就进行决斗。我将要求白伦德和盖查做我的副手。唔，那会怎么样呐?白伦德很可能会拒绝,那样的话,他就不得不退出我们的团体——这是成规——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跟他说的了。如果，相反，他同意了，那双方的副手——沙列斯泰的和我的——可以设法因我们的决斗安排而引起纠纷，这样一来，通常总是四个副手互相要求决斗;那时，我们这位哲学家就会谢谢我们的殷勤款待，卷起铺盖回家去搞他的煤气啦。他不会决斗的，不会的;因为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哲学家，如果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他也可能会依靠手枪来惩罚冒犯者;可是，碰到纯粹是一件世俗成规的事，可就只有所谓天生的绅士挺身而出来参加决斗了。”

“要是他同意这场决斗呢?”

“那我们的计划就垮了。我们就来搞一个军事法庭之类的玩意儿,由它来判决,说那不是恶意的,也没有得罪人。我们大家就握握手，这出小喜剧也就由此收场。”

安葛拉打了个哈欠，似乎对这事不感兴趣。“随你的便,”她说“不过要当心。这人会张牙露齿的,地会咬你。”

“这就由我来办了。”

那天晚上,晚餐时的谈话,有意识地转到了决斗这件事上，以便使安葛拉相信：依凡对这事的见解，纯粹是关心自己的安全。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上流社会的生活中，最近发生了一场决斗，一个名门世家的独生子，为一桩小事争吵而丧了命。

“我认为决斗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犯罪,”依凡说“这是公然反抗上帝，擅用私刑。依靠武力来恢复名誉，是对社会的侮辱，因为这妨碍人们去申述真理。当面指出我们缺点的人，应是我们的恩人，可是按照目前的社会习惯，我们却就要向他提出决斗，而且，能杀死就杀死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只好要末是虚伪地恭维,要末就是决斗。”

艾德曼特接下了话头“我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即使决斗不是社会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上帝恣意摆布的一种否定,因为无可否认,一个人弱,一个人强,这是上帝的安排。有了这种区别，弱者往往成了强者的奴隶，强者可以刮他耳光，侮辱他，而法律所能够偿予他的，也许只是两镑钱而已。在上帝的法律与人的法律之间的裂缝，填

满了手枪子弹，强者和弱者就地位相等了。手枪不是一个法官，因为它判决起来往往不公正。可是，这条不成文法，这种关系，即使不能说使人害怕，却也自有一种有益的影响，会使暴徒无法压制一个有较高的教养而体力又较弱的人。”

“是这样的话,那可是社交界的一种罪恶,’依凡答道。“这条法律是在虚假的荣誉感的驱使下制订出来的。世人可没有权利去制定这样一种规矩；不管穷的或者富的，出身高贵或出身寒微，只要他们遵守国家所制定的法律，世人就应一视同仁地尊敬他们。可社交界又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一个绅士挨了另一个人的耳光，不当即为这种侮辱而要求恢复名誉，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①，让自个儿去成为一个射技可能比他高明的人的枪靶子，那会怎么样呢？那他立刻就会名誉扫地；社交界就排斥他。世人如果还想在这种事情上装装门面，显得有点公道的话，就应当废除这种荒唐的准则，惩罚那个肇事之徒。那样的话，社交界就可以成为法官,而不是叫一颗铅弹来当法官了。”

“在理论上这是挺不错的,我的亲爱的先生,不过,我要求你，作为一位正人君子，你最好能对由于某种原因而受了侮辱,结果非恢复名誉不可的情况,设身处地想一想。”

“我不能想象自己处在这样一种处境，”依凡平静地答道“我从不故意得罪人,即使一时疏忽做了这样的事,我也

① 原文是拉丁文。

会立刻道歉。我不给人有诽谤我的名誉的机会，要是他愚蠢到做出这种事来，我将求助于知情人，如果他们不为我清洗这样一种罪名，那我将认为我实在是不幸的了。”

“要是有人攻讦你亲近的人的名誉呢？”

“我可没有一个同我保持这种亲密友谊的人。”

后面这句话结束了这番争论。然而在此后的几个钟头里，沙列斯泰侯爵却向依凡证明，他对某一个人的名誉还是很看重的。

当时正在吃晚饭，安葛拉在场。侯爵为了逗她高兴，讲起了他以前经历过的革命时期的一些轶事。他大肆吹嘘，作为一个胸甲骑兵中尉，他如何完成了几件人间奇迹。在伊沙西格战役中，他用一小股人马，击溃了莱尔骠骑兵的一个团队，在阿尔特·格左尼，他把威廉骠骑兵打得落花流水，片甲不回。①

依凡面不改色。他静静地听着这些海外奇谈。安葛拉终于渐渐对这一套夸耀和赞美奥地利人胜过下等的匈牙利人的话感到厌倦了；她转向依凡，直截了当地问：

“这全是真的吗？”

依凡耸耸肩膀。“我是一个在地下过活的微不足道的矿工，怎么会知道这个伟大的地球的表面上发生的事呢？”

安葛拉无须为他担忧。他是一个哲学家，无需担心，他

①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人民在著名政治活动家柯苏特的领导下，迅速组成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战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沙皇侵略军勾结匈牙利的封建统治者，一起镇压了这场革命。

不会挨近火的。

晚饭后，这伙人散开了；斯特凡伯爵跟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和另外几位女士进入了休息室。月光从弓形窗上照射进来。伯爵小姐在弹钢琴，安葛拉走来跟依凡谈天了。

“这是你的别针，”她说。“你知道那个古老的迷信吧——赠送尖头东西，会消除友谊，想交朋友的人，是从来不拿这种东西送人的？”

“不过，”依凡微笑着答道，“这个迷信却自有一种祓魔的矫正法。朋友双方必须对这礼物哈哈一笑。”

“哦，难怪我讲到铁钉你就笑了。喏，把你的别针拿回去，我们来为这迷信而笑吧。”

于是他们一起笑了，按照迷信办事嘛。接着，安葛拉来到外面的阳台上，在平静的夏夜的露天沉思默想起来了。她倚着栏杆，等待着答应来向她报告实施那个计划的最新消息的艾德曼特伯爵。

绅士们都留在吸烟室里；夜晚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好时光，因此，安葛拉值了一次漫长的夜班。月亮已给高高的白杨树梢遮没，这时，安葛拉才听到了艾德曼特穿过休息室向弓形窗边走来的脚步声。女人们还在弹钢琴；他俩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喂，事情怎么样？”安葛拉问。

艾德曼特很激动。“我们这件小事可变成一件大蠢事啦，”他忧虑地说。

“怎么回事？”

“ 我不该告诉你 ,安葛拉 ,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 ,再瞒着你，可能就不对了。我们是全部照我跟你讲的那样安排的。我们在吸烟室里时，就开始玩起了我们的鬼把戏。有个人说，你似乎很高兴跟匈牙利— ”

“ 唉 ,你们多蠢 !’安葛拉愤怒地说。

“ 我现在知道是干了蠢事。要是我事前能料到就好了；可是 ,事情往往是待到一明白过来 ,已经晚了。”

“ 不管是你，还是别人，提我的名字干吗？我可没允许过你们这样做。 ”

“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 ,很不幸 ,在男人之间 ,谁也不会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而去请求她的允许啊。这只是开个玩笑嘛。我们大家讲定，我作为你的堂兄，将对这跟你有关的瞎扯提出抗议，于是沙列斯泰就说，他很清楚，你在佩斯待下来，那是叫某个绅士的一双漂亮眼睛给留住啦，而我就冒火，不准他再说下去，于是我们就安排假决斗。 ”

安葛拉气得浑身发抖，但是，她急于再听下去，竭力控制了自己。

“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象这样孩子气的玩笑 ,’她说“ 这是小学生的恶作剧。 ”

“ 要是这事象小学生的恶作剧那样收场，我们大家就好了。当我告诉你，我们准备了一场恶作剧的时候，你是赞成了的，安葛拉，你自己知道。我们大家都压根儿没想到，结果会闹成这个样子。白伦德坐在棋桌旁；沙列斯泰靠着壁炉台 ,在他的对面。沙列斯泰这样说了一句 :‘ 我知道 ,有一

对眼睛把安葛拉伯爵小姐留在佩斯了，’我还没来得及答出那句事先准备的话，依凡就挑战了。‘这是撒谎！’他说。”

“啊！”安葛拉喊了起来；全身一阵剧烈震颤。

“我们都一下子站了起来；这个玩笑可开糟啦。沙列斯泰面色惨白：他没有料到这一着。‘先生，’他对白伦德说，‘收回你说的这句话吧；我这一辈子里，可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

“白伦德呢？”安葛拉抓着艾德曼特的手问道。

“白伦德从桌旁站起来，冷冰冰地从容回答道，‘很可能，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受过这种当面斥责；但是今天晚上我重复一句：你是撒谎。’说完他就离开了吸烟室。我追了上去，想打个圆场。我在大厅里碰到了他。他转过身来，向我平静地说：‘我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事了。我恳请你，以我的名义去跟盖查伯爵说一下，请你和他俩充当我的副手。你来把安排的结果通知我；一切都托付你了。’这样一来，他请我来扮演原来我派给他的角色啦。现在他成了决斗者，我成了副手。我竭力劝他。我向他指出，他没权利为伯爵小姐要求决斗。他回答说，‘每一个做客人的绅士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女主人。’这个回答，从骑士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句话出于这样一个人之口，听来却叫人奇怪了，他在两小时前还对我们说，在这世界上，他没有一个要为其名誉而去进行决斗的人。”

安葛拉倒在椅子里了。“噢，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她放声哭了。“不，不，决不能进行这场决斗！我将阻挡它！”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打算用什么方法阻挡它。”

“我马上去跟白伦德·依凡说——现在就去 听到吗?”

“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他一离开我，就吩咐车夫备马了。喏，你听车轮的声音。是他的马车。盖查和他一块儿走了，我们四个人马上就要跟他去。这种事情，在别人的家里，是不能安排的；只有舞台上才那样演。当事人必须在自己家里听候我们决定的办法。”

“我的上帝哪！我不会让这件事实现；听到吗？我跟斯特凡伯爵说去。”

“我把这一切都跟你说了，以免我们突然离去使你感到吃惊。不过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斯特凡伯爵将会说——别大惊小怪；让这件事儿悄悄地快点了结算了。还有，副手们办事必须非常当心,别拖拖拉拉的,惹得当事人不耐烦。”

“你说副手们办事要当心,这是什么意思?”

“判决这场决斗的争端，减轻或者加重决斗的条件，全看他们的啦。这一回，我们将减轻条件，你的名字将不会成为这场决斗的起因。我们将诱劝白伦德，说他用了‘撒谎’这个字眼，是因为沙列斯泰讲的话牵涉到了匈牙利的军队。这种表面上讲得过去的决斗理由，将会被双方满意地接受，这样一来,就无须提到你的名字了。”

“我可不在乎！那有什么关系？要是有人为了我而被打死——”

“镇静点，我的亲爱的堂妹；副手们会当心的。我们将使他们隔开三十步远，再给他们两支破旧的手枪，这种枪，

隔十五步就打不准目标了；接下来，我们将不允许他们瞄准的时间超过一分钟，你可以放心，他们俩即使高大得象只象，机灵得象只知更鸟，也不可能更安全了；他们可以射击上几个钟头，也不会射中对方。哎，我的亲爱的孩子，懂事点，我恳求你。等你有了丈夫以后，他才会老是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呐，还不是因为你这双美丽的眼睛嘛。我得走了，马车停在门口,我们天明动身。”

艾德曼特匆忙告辞了。

这个小玩笑，把游猎全给破坏了。少了六个男人，第二天继续打猎已不可能；因此，大家都决定早晨就回佩斯去。夜晚烦躁不安。安葛拉的女仆是睡在伯爵小姐的房间里的，她对大家说，那晚上她的女主人几乎没有合一下眼，老是爬起来点蜡烛，说天已经亮了，该动身上城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所有的客人都走了，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和她的随从来到了佩斯，安葛拉伯爵小姐进了自己的房间。她不安地来回踱着步，一直踱到了十一点钟光景，仆人通报艾德曼特伯爵到。

他进来时，面色苍白，心烦意乱，安葛拉竭力观察他的面孔，推断发生的事情。

“对上帝发誓,怎么样了?”她问“谁受了伤?”

“没有人受伤,”艾德曼特冷淡地答道“可事情却更糟啦。”

“决斗过了?”

“决斗了,又没有决斗。开始了,又还未结束。”

“我不明白。”

“这确实是一件新鲜事。我一辈子也没听到过这样的事。如果你愿意听，我来原原本本告诉你吧。”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讲吧！”

“六点钟，我如约到白伦德家里去叫他；盖查已经和医生一块儿走了。当我们到达拉茨洛夫斯基时，沙列斯泰刚好下马车。依凡举起帽子，向他道了早安；他可能不知道，这是很少有的事。决斗者是向来不互相打招呼的。沙列斯泰没有回礼，虽然，鉴于依凡显然不懂得这个一般规矩，他原是可以回个礼的。我们从拉茨洛夫斯基一起乘马车来到了劳波尔德广场，在那里下了车，就徒步往森林里走去。我们来到约定的那块开拓地上，我们站住了，双方的副手按照惯例，问决斗者本人，他们是否愿意和解。双方都拒绝了。于是，我们就测量距离，把我们的手帕放在地上作为界线，把手枪装了子弹。这些事做好了，决斗者本人拉过草叶①，各就各位背身站好了。我们把手枪递给了他们；盖查拍掌发了信号。沙列斯泰跨前两步，放了一枪。不出我所料，他没有射中对手。依凡大声喊着：‘回到界线上去！’沙列斯泰退到放白手帕的地方，这时，依凡也走到了他的界线上。接着，他对沙列斯泰说：‘我向你问好，你不回答，但是如果我一枪打掉了你的帽子，你还不是等于脱了帽吗。’于是他瞄准了；他举枪瞄了半分钟，说明他的神经很正常。一枪打

①决斗者双方在决斗前先拉草叶，看谁手里的草叶被拉断，以决定谁先放枪。

去，站在对面的沙列斯泰已光着脑袋；他的帽子落在身后二步远的地方了，帽子前面那个金蔷薇缨繐已给打了下来。”

“哎！”安葛拉喊了一声。

“这人打起枪来跟罗宾汉一样。我们给手枪重新上了子弹,依照协定,他们每人要放三枪。”

“三枪！”安葛拉惊喊道。

“嗯,我们一致同意,看情况,这件事还是按一般的规定来进行的好。三十步是很远的距离；而且，手枪是坏的。再加上，双方都穿戴得严严实实；一个穿的是黑大衣，另一个穿了件深灰色的军用斗篷，这种颜色都不利于瞄准；双方还把衬衫领子都包了起来。各人都没有一点儿东西可以作为目标。可是帽子这件事却改变了整个事情的性质，引起了仇恨。有一点已由事实证明，白伦德是一个第一流的枪手，这可激起沙列斯泰的军人气质来啦。第二次射击时，界线缩近了。沙列斯泰脱掉了灰斗篷，束起了他的骠骑兵上衣，这样一来，他那件红背心和白衬衫就露得一清二楚啦。而且他不是象通常决斗时那样，侧身朝着他的敌手站着，而是面对面地朝着他，显露着红和白这种众所周知的最好的目标颜色。嗯，当我们在装子弹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沙列斯泰一激动，那可才是个疯子呐！他从口袋里取出烟盒，燃上了一根雪茄，表示他满不在乎。现在是第二次轮到他开枪了。他比第一次费了更大的劲；事实上，他瞄准了好久好久，我们不得不喊他快点射击。他又没有打中。依凡站在树枝下，树叶掉到了头上；子弹穿进树里去了。”

安葛拉打着颤。

“现在依凡跟他的对手说话了。‘先生，’他说，‘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你还抽烟，这可不合适啊。’沙列斯泰没有答理，只是朝白伦德站着；他稍稍偏着脸，向空中喷着烟团。依凡随即举起手枪，不慌不忙地瞄准了，接着，砰的一声，沙列斯泰的雪茄从嘴上飞掉了。”

安葛拉嘴上现出了一个不自觉的微笑，不过那只是一瞬间，接着她脸上又恢复了无动于衷的表情，宛如石雕似的。

艾德曼特伯爵继续说下去。“沙列斯泰暴跳如雷，把手枪往地上一摔。‘见鬼啦，’他喊道，气得直跺脚，‘我才不跟这个家伙打枪呐！他简直是个魔王。他打掉了我头上的帽子，打掉了我嘴上的雪茄，第三枪，他还会打掉我靴子上的靴刺呐。他哪里都能打我；活象一个变戏法的中国人。我再不跟他打枪了，就是这样！’他的两个副手怎么样劝他都没用；他不愿意听；他怒不可遏；什么话也不听。他不愿做这样一个傻瓜，站在那里给第二个威廉·退尔[1]当枪靶子，这人不但会打掉放在他头上的苹果，还会一枪打中他的心脏。如果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公平合理的战斗，他才愿意呐；那就用剑来决斗；那时人家就会看出谁是好样的了。我们大家都对他说，叫他别干傻事，管他打哪里，打靴刺也罢，打脑袋也罢，都只好挨敌手的一枪。决斗者无权拒绝；他是受

①瑞士民间传说中的神箭手，能射掉放在他弟弟头上的苹果。

副手支配的。最后，白伦德奇怪起来了，他问在争论些什么；他把我和盖查叫了去，我们只得告诉他，沙列斯泰不愿再挨一枪，要求用比剑来进行决斗。使我惊讶的是，依凡居然冷冷地回答说：'好啊，给我们军刀。''你答应了？''如果他愿意的话，我答应用大镰刀格斗。'事情就这样讲定了。沙列斯泰的副手听了这话，非常满意；他们已叫沙列斯泰的突然发怒搞得好窘，因为决斗中变换武器，这是很少有的；要是依凡利用他的权利，仍要按照定下的条件决斗，拒绝作任何这类变更的话，那才是丢脸哪。”

“你就容许搞这样的新花招？”安葛拉说，皱眉望着他的堂兄。

“当然，决斗者已同意了嘛。”

“你真可耻！”安葛拉用噙着眼泪的声音继续说道，“竟卑鄙到会容许这种不平等的格斗。一个是一辈子舞刀弄剑的，那是他的职业；一个是从来没有握过剑的。”

“一见血就会给拉开的，”艾德曼特用抚慰的口气说。

“可你没有权利同意这样一个恶毒的主意啊；你超越了你作为副手的本分。你应当对沙列斯泰的副手说，这件事情到此结束。”

“说得完全对；我们应当这么办，只是白伦德却自愿吃亏啊。”

“你不该答应嘛，你可以阻止。什么时候决斗？”

“我们没有剑，今天上午斗不成了。下午决斗是违法的，因此，我们把第二次决斗延期到明天清早。”

“我要在明天清早以前阻止住这场决斗。”

“怎么样阻止？”

“我去跟白伦德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他。”

“如果你告诉他，这件事全是开玩笑引起的，那么，其结果，白伦德就将不是跟一个人决斗，而是要跟六个人决斗了。”

“我自有办法叫他不要求跟你们任何人决斗。”

“那你会毁了沙列斯泰的。”

“怎么？他跟这有什么相干？”

“要是这场半途而废的决斗①走漏了风声，传到官方的耳朵里，知道一个军官拒绝他的对手放第三枪，沙列斯泰就会被革除，哪里也不会收留他，他就只好回教皇军队里去当轻骑兵了。”

“他就是去当魔鬼的轻骑兵我也不管！我为他操心干吗？让他上达荷美的苏丹②那儿去。让他去见鬼吧；跟我毫不相干，他早已走到半路上啦。谁管他？我才不管呐。你的任务很清楚，你应当保护你自己的决斗者。不是这样吗？”

艾德曼特看到伯爵小姐竟会这样激动，很是惊奇；她在发抖，眼睛里闪着热情的光芒。

“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我必须承认，我们是错了，你无疑是极其正确的。

①原文是法语。

② 达荷美是非洲国名，苏丹是伊斯兰教国王。

我立刻去找盖查；我们俩一块儿上白伦德那儿去，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

他向堂妹深深一鞠躬，走了。一小时后，他回来了。看到安葛拉仍旧在老地方。

“呃，怎么样？搞妥当了？”

“听我说吧。盖查和我到了依凡那里。我对他说，我们认为，不违背在这种事情上事先定下的条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决定，不容许用剑来进行决斗。他热情地紧握着我们俩的手。‘你们向我表示的友谊，我很感谢，’他说，‘既然你们坚决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无法帮我的忙，那我也就不想勉强你们了。我将到那个邻近的兵营里去，只要碰到两个军官，我就跟他们说，我正涉及到一件有关名誉的事，要用剑进行一场决斗，我在这个城市里是个外乡人，我恳请他们做我的副手。’”

安葛拉显出一副绝望的样子，紧扣着她的双手。

“你讲的一点不错，”艾德曼特继续说，“你事先就说过，这个人会张牙露齿的。他认为该当怎么办，就会怎么办到底。我们告诉他，沙列斯泰是个有名的剑士。他听了满不在乎。‘即使我的敌手是魔鬼本人，我也将断然对付他。’这就是他所说的。”

安葛拉双手捂着脸坐了下去。

“我们除了向他保证，只要在我们的职分范围之内，他可以随意支使我们之外，已别无他法。事情就这样讲定了。我们明天天朦朦亮就到他那里去。天晓得会落个什么结果

哩。”

接着，艾德曼特告别了。安葛拉甚至没注意到他已经离开。

那天夜里，她没有上床睡觉。她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漫长的一夜。当她疲乏得只好坐下来歇一会儿的时候，她也不能够安静下来。只有一次，她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象裘丽亚 · 冈扎珈对待救命恩人那样对待了他。”

破晓时，她和衣一头倒在床上了。第二天早晨，女仆看到她埋着脸躺过的枕头上泪痕斑斑。

第 十 四 章

第三十三个角色

必须承认，我们这位哲学家做事是相当没准儿的。他离开了他的家和他的产业，丢开了他的简朴生活，丢开了朝夕相处的自己人，丢开了对火与水的神秘力的有趣的探索；为了进入一个对他来说无疑是完全陌生的世界，犹如一条鱼给摔上了岸，竟丢弃了他的全部科学研究。他甚至不惜使他的科学知识蒙垢玷污，让它变成一场滑稽剧。他一个劲地演讲，赌钱，演歌剧，跳匈牙利八人舞，不顾死活地飞奔着去猎狐，营救美貌的女人，参予名门望族的家务事，为了一个可爱的伯爵小姐而跟军官们决斗，以及去冒被一个凶残的暴徒刀砍的危险！回顾着这一切，难怪依凡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我干吗要跟佩斯上流社会里的这一切荒唐事纠缠在一起？尤其是，安葛拉伯爵小姐是不是跟她的祖父和好，她上不上维也纳去，或者他到不到佩斯来，跟我又有什么相干？我何必留在这里，过这样一种格格不入的、显然毫无任何目的的生活？嗯，我有一个目的，可是，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个目的的话，那才会把我看作一个更大的傻瓜呐。"

现在，我既然已让依凡的内心思想公开于众，那就不妨把他那显然无目的的行为的原由，向读者交代一下了，这样，他或者她就可据以判断，他到底是个傻子呢，还是个聪明人,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干的人。有的人，生来心地就不甘沉默；总要求获得它的应有权利。我们还记得吧，当萨穆尔修道院长第一次访问依凡的时候，他看到他正好收到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请帖,在写辞谢信 结果,在他正要回邦达伐拉去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就改变了他的全盘计划，他在佩斯留下来了。那封信是维也纳寄来的 写信的是一位钢琴家,他的名字几年来都排在第一流的艺术家之列——贝莱尼 · 阿巴德。

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大约十四年前，依凡有很长一段时期住在贝莱尼的家里。他在那里干什么，这我们以后再讲了。阿巴德当时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神童；他能够在钢琴上弹奏巨型作品。那时，流行的是战争和爱国的进行曲。有一天，他的父亲，这个家庭的当家人，突然死了。那个寡妇绝望了，特别是对她的孤儿的前途失去了希望。依凡安慰她，答应她他将照管这个孩子，供他上学。

可是，一两个月后，依凡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不得不相当突然地离开了贝莱尼家，而且，看来以后也很难说还会再见到他们了。在临别之际，依凡把他能拿出的钱全部给了那个寡妇，要她一定让阿巴德受到很好的音乐教育，以便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他相信这孩子会有出息，以后能

够靠他的艺术谋生。讲到这里，必须交代清楚：依凡既不是贝莱尼的朋友，也不是贝莱尼太太的情人；他与这个家庭既无任何瓜葛，他对做这一切事情也不负什么义务。

几年以来，贝莱尼家听不到依凡的一点消息，依凡也没有听到他们的音讯。有一次，依凡问起他们时，人家告诉他，他们打了一场官司，把房子也输掉了，他们已经离开那个城市，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听到那位母亲或者儿子的消息。之后，又过了几年，各种报纸的文章中开始提到了贝莱尼·阿巴德的名字，都说他是一个聪颖过人的青年艺术家。打那时起，依凡就经常订阅音乐杂志，留心他的养子的经历。可是，贝莱尼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恩人的情况，这样一直到依凡的名字也在报纸上出现为止。他在学士院的演讲，使他的养子找到了地址，并立刻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是：“我的亲爱的父亲。”

这是一封充满了天真的少年感情的信，然而处处流露着一位艺术家的自然情趣和诙谐幽默。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依凡；他如何经常由母亲陪伴着，游历了许多国家，他如何把自己的一举一动尽可能忠实地告诉母亲。他为最高贵和最伟大的人物开过演奏会，得到了几枚勋章，这些勋章只准在星期天佩戴，平常都由他母亲收藏。他已赚到了一大笔钱，但是不允许他多花。妈妈每天给他五先令零用钱，其余的钱她都存了起来，以便赎回她被‘老希腊人’抢走的那幢小房子。为了多挣点钱，他在教音乐课和给艺术家们伴奏。收入很不错，特别是最近，他和一个年轻的艺术

家、新发现的歌唱家搭配在一起，付给他挺多的钱。据说，她将是富有的银行家库尔曼·菲利克斯的妻子。

依凡看到这一页时，他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他放下信，又拿起信，重新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这位姑娘是一个缪司和玛娜德①的混合物，”阿巴德写道。“她一会儿是个爱闹气的孩子，一会儿是个狂野的阿马宗② 她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颇有天才,可是不见得会出类拔萃。她充满智慧，富有生气，同时又往往笨得象驴子。毫无疑问，她准会获得一个不值得羡慕的丑名声的，不过，她对这一点比较检点，她的所作所为固然象个高等妓女，但我可以起誓说，实际上，她依然象个孩子一样纯洁无疵。她叫我受不了的是，她尽搞恶作剧，闹别扭，而这都因为我对她不是客客气气，而是经常为她那样淘气而训斥她。要是您，亲爱的爸爸，看到我竟是这样一个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好教师,那才有意思呐！现在,我已对你作了逼真的自我描绘,不是吗？

“不过，你不要认为我这是没根由地在信纸上乱涂乱写，尽谈些我的学生的事，仿佛没有别的更好的更聪明的事情可写了。我讲的这件事，可与你有一定的关系呐。你一定知道，这个奇妙的小天使很信任我，好象我是她的忏悔牧师。有几次，她上课时尽喋喋不休地扯谈，告诉我她是哪里人，以前是干什么的，把她的全部经历都跟我说了；她常常

①缪司是文艺女神；玛娜德是酒神的女祭司。

② 阿马宗是希腊神话中古代居住在斯西赛的刚勇女族。

谈起的有些事情，换了我的话是不会说的。

“请再稍微忍耐一下，我的亲爱的好爸爸。这个女子要演三十三个各不相同的角色①。严格地说，它们不是舞台上的角色，而是专门为她演出创作的独脚戏。我们一起排练了这些戏，我伴奏，她演唱。

“现在，我已接触到核心了。我来为你敲开来吧。下面是这位女演员的三十三个角色的名字：②

罗勒莱，

克莉奥佩特拉，

太阳皇后，

希腊奴隶，

巴坎特，

新娘，

主妇帽，

印度舞女，

处女克劳第·莱塔，

诺玛哈尔，

亚玛拉苏莎，

玛格达伦，

尼侬，

拉·桑娜布拉，

①原文是法语。

② 下面这些人，除指明为皇后、奴隶等之外，大多是传说中的或历史上的女妖、女王、女神、贞妇、妓女、鬼魂附体的女人等。

美狄亚，

莎乐美，

奥列斯人，

英雄的绝望，

弗利治亚帽，

都兰多特，

乡下姑娘，

母亲，

简尼·拉·福莱，

奥菲丽亚，

裘迪丝，

朱蕾卡·波蒂发，

妓女，

女店主，

克利奥尔人，

鲁克利加，

行踪飘忽的人，

裘丽亚·冈扎珈。

“第三十三个角色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排练。但她究竟为什么要学这些角色呢？她可是从来不登台演出的啊。据说，这位女士已经受了聘，即将到歌剧院去唱歌，所以他们要大力培养她的才能。这看来更加奇怪了，拿我来说，就不大相信。象库尔曼这样一个银行家，百万富翁，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就要花四千福林租金哩！此外，她还得付给为她

搞来合约的唱歌教师六千福林，付给管弦乐队的领队二千福林，付给给她捧场的报纸四千福林，给那些喝彩者①还要付三千福林，对那些捧花圈和抛花的人也得给点儿东西。她剩下大约还有一千福林；这点钱几乎不够她买香水。

“这样你就明白了吧，这整个事儿是多么荒唐。我们讲到哪儿了？这个漂亮人儿，她想成为一个出名的艺术家，她有几个善于向妇女献殷勤的崇拜者，他们都知道她和她丈夫是分居的。这是挺自然的事；那位银行家满脑子想的是重大的投机买卖，他是不能经常不断地叫声型练习②分心的。

“在维也纳有几个挂有‘艺术保护人’头衔的人 他们都是地位很高的缙绅，在政府部门有很大的势力，他们讲的话，朝野人士都会听从。在排练这三十二个独脚戏时，这些人成了特许出席的观众；第三十三个独脚戏迄今还没有对任何人表演过。

“所有这一切，你可以相信我，都处理得非常恰当。我是始终在场的，那位丈夫也是，喜剧演到什么时候，他就逗留到什么时候。这一伙观众，都是最高贵族的代表人物，伯爵啊，公爵啊，议员啊，部长啊。他们全都很愉快，互相称呼菲利茨，普齐，莫克，等等。其中有两个公爵——马利公爵和巴尔狄公爵，在我们排练时每场必到，他们受洗礼时取的名字是沃尔德马和肖巴尔德。昨天，叶维琳——我的学

①原文是法语。

② 原文是意大利语。

生——不想练唱了，没等我问她这是怎么啦，她已象平常那样向我倾吐了她的烦恼。

“‘怪不怪，’她说，‘那个讨厌的沃尔德马公爵,昨天晚上在我的歌剧包厢里威胁我，说要是我不让他来看我们的下一次排演的话,他就要毁掉利赫，’(利赫是她丈夫菲利克斯的简称)。

“‘你为什么不许他来?’我问道。‘他并不比另外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更坏啊。’

“‘我受不了他。我把沃尔德马的话告诉了利赫，利赫回答说，他才要毁掉这个公爵呐。他还告诉我，一定要把肖巴尔德公爵请来看排演。’

“‘对，’我说，‘他倒是一个挺好的老绅士。这你就不好反对啦，他年纪大得可以做你的祖父哩。’

“这位年轻的妻子咬咬嘴唇，那张可爱的脸上眉头一皱，说：

“‘我要叫他做一件事,你晓得是什么事吗?哦,你决猜不到！有一桩事要他签个字，这对他毫无损失，可是能帮利赫很大的忙。你知道，利赫正在搞一桩很大的投机事业，一个庞大的煤矿公司，我不知道创办这个公司要花几百万钱；不过，煤矿的地址已经定下了，是属于肖巴尔德公爵和他妹妹的邦达伐拉地产。伯爵小姐已经同意了，但是，没有他的同意，那些股票在交易所里就不能承兑。沃尔德马公爵正在反对我们，因此，我要把老公爵拉到我们这边来。利赫说，眼下拉拢他是最方便不过了，因为他喜爱的孙女儿安葛

拉伯爵小姐已经跟他闹翻，离开了他。这个可怜的老头很悲伤、孤独，利赫说，谁要是能安慰他，谁就可以随意摆布他，而且，’她带着一种狡猾的神气补充说，‘我们并没有欺骗他，因为邦达伐拉的煤是世界上最好的煤。’

“我放声笑了；我禁不住笑。这时，她拉拉我的头发，说：

“‘干吗笑，你这头笨驴？我认为我完全有资格判断煤，因为我在白伦德·依凡的煤矿里做过十年短工。’

“一听这几句话，我惊讶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你可以把眼睛睁得脱出眼窝，’她说，对我的惊愕感到可笑，‘但这却完全是事实。我常常推煤车，还是赤着脚走的。’

“‘夫人呀，说真的，我并不是因为你而吃惊得跳起来的；我吃惊的是，听你提到了白伦德·依凡。你怎么认识他的？请告诉我。’

“‘他是邦达伐拉煤矿的主人，菲利克斯就是准备在那个煤矿附近开办大工厂嘛。他是我的东家；上帝保佑他吧，不管他在哪里。’

“现在，亲爱的爸爸，必须承认，在这一篇没有条理的冗长的开场白之后，我可谈到事情的要点上来了。凭着我的愚钝的智能，我已揣想出了这整个事儿。这里是我的挚友，我的养父，邦达伐拉煤矿的主人，在他一旁，是一伙我不知道他们拥有几百万钱的人，他们正在组织一个煤矿公司。让你知道这一点，使你好及时行动，这可能是件好事；他们

的计谋对你可能有利，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计谋也可能是个很坏的计谋。这儿，空气中充满了投机；你瞧，我都已经有点儿受污染啦。请告诉我，这件事跟你和你的利益有什么关系，起什么影响。我将再把这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你，因为我是在幕后的 这个小傻瓜什么都告诉我的。”

这封信使依凡决定了接受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邀请，到她家里去做一番浪漫的演出，进入佩斯的社交界。他写信给阿巴德，要他每天寄一份精确的报告来，告诉他从叶维琳那里听来的组织煤矿公司的过程。

从那时起，依凡经常每周收到维也纳寄来的两三封信。

“ 老公爵慢慢地上钩了。库尔曼带他来看了新剧本的排演。叶维琳演唱得十分迷人；这就是说，当她在室内演唱，只有寥寥几个观众的时候。如果在舞台上也演得这样好，那她马上就会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演员了；可是，她一来到脚灯面前,可就怯场啦,她浑身打颤,什么都忘了,好象一根棍子似的站在那里，最糟的是，唱得完全走调了。搞这些排演的借口是让公爵有一个机会判断她的才能，以便他去疏通那些当权者，让她去上演歌剧。

“ 我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公爵对音乐是一个真正的行家，他不仅懂得艺术，而且了解艺术家。他知道，叶维琳的眼窝里一闪一闪的两颗黑钻石是有一个标价的。另外还有一个刺激因素，沃尔德马公爵已没命地爱上了这个女人，而肖巴尔德公爵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怎样也要防止她落入他的手中。与其听其发生这样的不幸，他甚至宁可先把她

占为己有。

“ 前不久,沃尔德马公爵碰到我,给了我一百个金币,想买相片本上的库尔曼夫人的任何一页剧照。你要知道，到后来，每当我们排演独脚戏的那天，都会来一个摄影师，给这位穿着剧装的艺人① 照相。一切都必须在家里完成，照片只准洗印四张；一张给肖巴尔德公爵，一张她自己保存，一张送给我，第四张给我的朋友菲利克斯。然后底片就毁掉。我不愿把我的照片卖给沃尔德马公爵，而是一到手就一张张地寄给了你。妈妈不欢喜在我的房间里看到这种照片。”

依凡从每一封来信中都收到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了叶维拉的一个优美的姿势。阿巴德压根儿没想到，依凡看着这个他始终爱着的女人的倩影，心里会涌起那样一股强烈的激情。

第一幅照片上，她扮演的是女妖罗勒莱，在莱茵河的漩涡中，唱着她的迷魂曲，用一把金梳子梳着头发，她的左肩膀从半淹着她身体的波浪中露了出来。一双眼睛迷人地凝视着那个她想诱他丧命的渔夫。

第二幅照片，她扮的是塔苏斯的克莉奥佩特拉，正使出浑身解数在勾引她的征服者，叫他成为她的奴隶；在这张艳照上,这位淫荡的皇后,浓装华服,满身珠宝,美丽的面庞显出一副骄傲、庄严而又怯弱的表情。

①原文是法语。

第三幅照片，扮的是太阳皇后亚塔华尔巴，最后一个是印加① 人的妻子。神情傲慢而尊大 那副巍巍然的表情，转移了人们对她的裸露的胳膊的注意；那两只白如大理石、圆如婴孩的胳膊一般的胳膊，正捧着一颗作为祭品的人心。她的面孔映射着天空的寒气。

第四幅，她扮的是希腊奴隶，一个受折磨的美人，她徒劳地一心想粉碎缚着她的那条羞辱的链子——一尊可爱的大理石雕像，构思比得上托尔华德逊② 或者普拉第尔③的任何一个作品。

第五幅是从表现酒神的仪仗的罗马半浮雕上学来的巴坎特。一个狂野、大胆、浪荡的形象；身上戴着一些诸如豹皮、浮动装饰品、以及帽子之类的惊人的附属物；一个四肢狂舞乱动的典型的邪淫者。

第六幅，是一个新娘的照片；身穿一件镶花边的白衣裳，头戴一个白花冠，披着一层白纱，因为幸福来临而显出一脸柔情蜜意，眼睛里噙着泪水，嘴唇上挂着颤抖的微笑。她正以一种妙不可言的媚态，伸着一只手在接那个订婚戒指！

第七幅饰演一个第一次戴上主妇帽的青年妇女。骄傲，羞涩，胜利感，全都摆在她的面上。她觉得头上的帽子是一顶受之无愧的王冠—— 为了这顶王冠，她已牺牲了花

①西班牙一个岛屿上的城市。

② 托尔华德逊（1770—1844），丹麦雕刻家。

③ 普拉第尔（1792—1852），法国雕刻家。

冠。

依凡久久地注视着这张照片，心头充满了失恋的痛苦。他的养子的礼物可真叫人感到不是味儿。

第八幅照片上，叶维拉扮的是印度舞女，穿着印度舞蹈人的剧装，敲着擎在头上的一面小手鼓。纤细的躯体上，裹着一条随意折叠的绣金披肩，脖子上挂着一吊金币；她那双小脚是赤裸的，一串串珍珠直缠到了膝头。

第九幅照片上，她扮的是侍奉女灶神的处女克劳第·莱塔，当时正值她拒绝了卡拉卡莱①的教唆而给带去受火刑；她那处女般贞淑的脸上呈现着一副恐怖的表情。她一只手拚命想拿斗篷来遮掩她的头，躲开群众的注视。

一个女人怎么能扮演这么多角色呢？阿巴德随着照片附来的噜苏的说明，令依凡深深感到心如刀割。他说，这一套装腔作势的效果，已一天比一天显著了。

“公爵已越来越神魂颠倒；他正在一步步往捕捉他的罗网里钻。每次排演后，他都断言一个真正的珍宝给埋没了，这是艺术上的一项损失，必须立刻挽救。”

可是，这个珍宝却异常昂贵，尤其是一个男人，年纪到了六十八岁，又有一个可以结婚的孙女儿；这可得好好地查看一下他的账本子，看看能否既供养他的孙女儿，又满足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的奇思怪想。

不久前，肖巴尔德公爵刚在马克辛米兰街造了一所大

①卡拉卡莱（188—217)，罗马皇帝，暴君。

公馆；它原是预定给安葛拉伯爵小姐的，只要她同意按照她祖父的意愿来考虑她的婚事就行。这个公馆装饰得富丽堂皇。可是，伯爵小姐却变了心。她撕毁了和桑达什姆的婚约；她有充分的理由，这毫无疑问，但她用不着跟她的祖父公开挑战啊。她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因为叶维拉正在一步步诱惑这位老人，安葛拉最好放聪明点，火速回到维也纳去，要不，马克辛米兰的公馆无疑就将送给库尔曼夫人了。

阿巴德的来信，使依凡明白了这桩事情的微妙曲折，他从信上知道，他爱过的那个女人已经成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而且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男人的太太。第一次打击，他还能以适度的屈从加以忍受；他愿她一切幸福；但是想到她叫自己的丈夫牵着鼻子走，陷入可耻的困境，这可叫人难过啊！不，—— 依凡只要能够救她，一定得把她从这种堕落中拯救出来。就这样，他在佩斯留了下来。他觉得，他可以在幕后操纵这出错综复杂的戏，摧毁败坏叶维拉名誉的阴谋；抱着这个目的，他进入了一个他轻视的世界，采取了一副与他的观念完全相反的态度，跟安葛拉伯爵小姐慢慢建立了一种友谊，这样，在他的影响下，或许可以诱使她去充当善良天使的角色。

为了一个使他忍受过男人所能忍受的最严酷的耻辱的女人，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他这不是一个傻瓜吗？那些同情心受明智卓见所支配的人，会对他的愚行加以责备，也许,这是对的 而那些也有同情心的人,则将会承认,他这样遵照同情心的指示行事是对的,而且,在他看来,也许,他这

样做也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

如果肖巴尔德公爵上了钩，同意把他的地产转让给邦达伐拉公司的话，依凡的小煤矿就会完蛋。如果依凡能又为别人尽力，又帮了自己的忙，这不是很好吗。一个生意人总是一个投机者；因此，我们对热情而富有同情心的人说，依凡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使叶维拉免于蒙受耻辱；而对冷酷的、没有同情心的人说，要是他能办得到，尽可能不让他的小小的财产遭受那家大公司的鲸吞，那也合乎商业之道。

阿巴德继续寄照片来。各种各样的都有，悲剧的，喜剧的。凶杀报仇和妒忌心重的美狄亚；以妖娆的舞蹈赚走了圣徒的脑袋的希洛德的女儿裘迪丝的残酷，简尼·拉·福莱的狂野的女儿，一位圣洁的修女的热诚，一个女店员的撒娇卖俏的诡计，一个疲惫的克利奥尔人，一个神奇的行踪飘忽的人——这是几张主要的剧照，依凡在这里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者表现，倒不如说是一种想引起艺术效果的矫揉造作。菲利克斯把叶维拉的教育委托给了列逊太太，而这就是那位太太的课业。最后两张照片使依凡获得了一种痛苦的印象。一张扮的是一位在小孩的摇篮旁的母亲，另一张是一个乡下姑娘，运煤工人，她的发辫垂在背后，一件红上衣卷起在脚踝上。叫依凡深深痛心的是，她竟会亵渎这两件神圣的东西。干吗要拿一个母亲的爱来引起一个老头的赞赏呢？还有那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啊，那是不可原谅的，他不能饶恕她；这伤透了他的心。

一天，那位艺术家向依凡写道：

“我的好恩人，库尔曼 · 菲利克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到目前为止，每当排演的时候，只要公爵来了，他通常总是来的。昨天，肖巴尔德公爵似乎非常兴奋，搞得库尔曼都奇怪了。库尔曼问他是怎么啦，公爵说他很幸福。他收到了孙女儿安葛拉伯爵小姐的一封非常友好的来信。她告诉他，她遇到了一个叫白伦德 · 依凡的人，他居然大胆地给了她一顿严正的申斥，公然向她提出了匈牙利富豪们对祖国的义务，说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职，而肖巴尔德公爵如果离开维也纳，住到佩斯去的话，就可以履行这项义务了；如果他去了，那伯爵小姐就会同意与他和解。老公爵想到即将见到他的孩子，显得多高兴呵！可是，库尔曼看上去却相当阴郁，当公爵说他正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他更加阴郁了；既然伯爵小姐爱上了佩斯，他认为他不如就上那边去。菲利克斯心里气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为伯爵小姐终于打破了这一僵局而装得非常满意；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表明她对自己的执拗已感到厌倦。不过，换了他是公爵的话，他就将试一试，劝伯爵小姐上维也纳来，而不是他自个儿到佩斯去。公爵听取了这个建议；他上了圈套，不立即到佩斯去了，他要设法叫伯爵小姐回来。

“这时候，我们进行了两次排演。第三十二场演的是裘丽亚 · 冈扎珈，这个人的故事你在任何一间书房里都可找到的。在这场戏里，最有趣的部分是这位女主角的装饰，她出场时穿着软棉布睡衣，双脚是赤裸的。这位夫人穿的虽

然相当猥来[1]，品德却无可指摘，因为她手里握着一把匕首，有人胆敢看一看她的脚，她就会一刀斩了他。

“上回已写信告诉过你,在排演时,库尔曼总是来的,可是排演裘丽亚·冈扎珈时，他却不得不上别的地方去几天，不能来了。我以为，我的职务可以称之为女郎的护从[2]。

“可是，偏偏这一回排演，我也无法到场。当我回到家里，把那张装在信封中的照片拿给妈妈看时，她浑身都发抖了，断然不许我去参加穿了这种服装的女人的排演。我必须说我生病了，或者找个别的借口，反正我一定得留在家里。我想了几个谎话，但最后还是决定了，我将老老实实地告诉我的这位仁慈的学生；我就这样办了。

“‘喂，’我说。‘要是你赤脚唱歌的话,我母亲可不许我来为你伴奏啦。要是裘丽亚决不能让人看见穿了袜子是这个作品的特点的话，那我就只好舍弃我弹奏钢琴的欢乐了。’

“那个傻孩子哈哈大笑，说她可以叫别人伴奏。她是随心所欲的 我不在乎。妈妈不准我去,完全正确,我认为,我对我的学生说明我为何拒绝伴奏，也做得完全正确。”

这封信使依凡很沮丧。他久久地望着那张照片，从各方面琢磨着它。叶维拉穿的衣料清楚地显示着她的柔软的四肢的举动；她一只手捏着胸口的衣褶，两眼在紫罗兰的眼窝里露着一股凶光，她的美丽的长发垂到了脚上；她的右

① 原文是法语。

② 原文是法语。

手握着匕首，指着她脚边的一个用一块毯子盖着的不动的人体。依凡已是第二次听到这个故事了。

下一天，他又收到了阿巴德的一封信；这是他和沙列斯泰第一次决斗后回来时看到的。

“叶维琳，”那位艺术家写道“，在没有钢琴伴奏，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在公爵面前演了她那一场戏。她看上去是那么可爱动人，公爵的美德象雪见到阳光一样融化了。他抓起她的手就吻；这时，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的凶光消失了；她突然笑了起来。

“‘公爵，你没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把刀吗？’

“‘我可以把它夺过来。’

“年轻的姑娘又笑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从一个发笑的女人手里去夺一样东西，这是挺便当的。

“正在这当口，屋里传来了叶维琳的笑声的回音；这就是说，如果你能把一只蛤蟆的咯咯叫称作夜莺唱歌的回音的话。一个瘸腿矮子，拄着拐杖从那个在屋子旁边做装饰用的温室里走了出来。他的两个高耸的肩膀扛着一个长长的头颅，猩猩似的面孔因为露齿怪笑而完全变了形，他拖着一双脚来到了公爵和他的情妇中间。

“‘公爵，不光我们两个人呐，’叶维琳笑着，从这位吃惊的贵族的手中挣脱了手。

“‘老天爷，这个高级癞蛤蟆是谁啊？’他厌恶地喊道。

“‘这是我的唯一的可爱的弟弟，’叶维琳喊着，搂住了这个小怪物，一边拍着他的头，一边吻遍了他的脸。‘我的

亲爱的，唯一的弟弟，我的一切，我的最亲爱的；我的丑陋的、坏脾气的、爱闹的小暴君，爱什么时候来找我就什么时候来找我。’

“‘讨厌的东西！’公爵说。‘给隐多珥的巫婆①管大门的妖精跟这个怪物一比，也称得上是天使哩。我求求你，叶维琳，别吻他的脸了，要不，别人吻你这张可爱的小嘴，就永远不会快乐啦。’

“叶维琳没有回答，突然转过身去，扯上一条披肩，小脚拖上了拖鞋，认真地说：

“‘公爵，第三十二场排演完啦，只剩下第三十三场了。’

“公爵问这最后一场的戏名叫什么，叶维琳附耳对他说，第二天他就会知道。

“‘还有多少人会知道？’

“‘就你一个人。’

“‘不是这个凯列班②吧？’

“‘当然不是。’

“公爵告别时欣喜若狂，坚信到最后一次演出时，叶维琳就会整个儿属于他了。叶维琳需要一天的时间作准备。

“这件事都是那个瘸子讲给我听的，他非常欢喜我，几乎天天晚上都来跟我共进晚餐；尽管叶维琳把一切可能使他舒适的东西都供给他了，他却除了自己去讨饭之外，对什

① 《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中所讲的一结交鬼魂的妇人，曾为扫罗从地里招来撒母耳，撒母耳预言扫罗必将败亡。

② 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的野性而丑怪的奴隶。

么都不满意。这个家伙即使是一个公爵的话，我相信他也会走下马车去求乞的。他对讨饭是那样深感兴趣。他感到最高兴的是公爵称他为高级癞蛤蟆。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他如何偷偷地拄着拐杖走出温室，当他看到那位绅士要夺他姐姐手里的刀的时候，他怎样哈哈大笑。后天我再写信告诉你吧。”

后天！那时候，这些话要对一个可能已直挺挺躺着的人去说了！这使依凡突然感到一阵寒冷；但他心里想，他是不会轻易死去的，他要为他的生命战斗。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奇妙的梦，他看到了两个裘丽亚·冈扎珈，她们俩都要杀死他，但是按理说他是应该在她们手里获得好处的。

第 十 五 章

两　　点

用剑决斗，比用手枪决斗方便：再用不着把这事隐瞒起来了；事先谈起来，就好象在谈论任何别的有趣的赌博一样。即使在从前，用剑决斗，也很难得发生致命的结局，所以，这件事也就不存在会跟着出现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情的神秘性；同样，对副手来说，责任也要轻得多。如果决斗者受了重伤，在场的外科医生就会宣布，遭难者并没有受伤而死，不过是那一部分的身体机构出了点毛病，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准会致他于死命。而今天，对一个注定将在四十八小时内要死去的人，谁又会来大惊小怪呢？

俱乐部里漫不经心地谈论着沙列斯泰侯爵和依凡两人要进行的那场决斗，仿佛谈的是一件结局完全可以预料的事。沙列斯泰自个儿谈得最多，在决斗的前一天晚上六点钟，他站在壁炉台前面，对一伙挑选出来的朋友，其中包括四名副手，发表了一通意见。

佩斯的花花公子们，看惯看熟了各个体育馆里的剑术比赛，知道谁是最熟练的剑手，因此都能判断出比赛的结果，而且往往确切无误。沙列斯泰是有名的第一流剑手；他

已经决斗过多次，每战必胜；他比剑时有一个绝招，那巧妙的一击，没有一个剑手能够挡得开；那是在腹部迅速一刺，绕过对手的剑头，切开对方的小肚子。对方即使挡住了这一刺，也可能就此乱了套了，他的脸并没有遮护，全是暴露在外面的，那很得法的一剑砍去，即使没有更危险的后果，少说也会叫他破了相。有几个人认为，前一场决斗的某些有关情况还得加以解释一下，因为拒绝承受敌手的射击，听了总叫人感到有点不大对头。有人为了类似的不当行为，曾经受到禁居乡村几个星期的严厉处罚，有时甚至罚你在乡下住得更久。不过，沙列斯泰毕竟是一个特殊人物，他的勇敢是无可怀疑的。何况，他是一个厚面皮，他以最令人惊讶的沉着，排除了他的困境。他现在站在地毯上，大吹大擂地讲着明天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家伙到底是块什么料。击剑不比放枪；这可用不上数学了。当军刀砍掉他下面两条腿的时候,我们可就要问问他了,他如何解释那个砍口。”

盖查伯爵驳斥了这个吹牛大王。“你准记得吧，”他说。“当依凡答应比剑代替比枪的时候，他可表现了一种十足的骑士风度,而且,你也必须考虑到,他是一个学者,是深思熟虑的,而且很可能是个行伍出身。”

“好嘛。你不用怕，我不会杀死他的；我将只割掉他的一小块鼻子，给他一件佩斯的纪念品。象他这样一个学者，美容受点损伤，是不会介意的；科学不是吸鼻烟那样用鼻子吸的，拿望远镜看星星也用不着鼻子。”

说到这里，艾德曼特来干涉了，他激烈反对伤害他的当事人的鼻子。最后，侯爵不得不同意只割掉他的一块耳朵；但艾德曼特还是提出了抗议。

“你在他手上割一刀就算了嘛，”他说，“这件事儿，只能到此为止。”

这时，斯特凡伯爵从容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的好沙列斯泰，要是这个运煤工人把你砍倒了，那怎么办呢？”

“什么！”侯爵一声吼叫，叉开一双长腿站在壁炉台前。“我把我对他的估计告诉你吧，我将让他两点；我将让他在我的胳膊上砍两刀，然后我再一刀砍倒他。你瞧着吧！我可以跟你打赌。谁压我的？”他这样大言不惭地一直扯到这场讨论结束。他最后提出的问题是：副手们是不是来得及加以阻止，不让他们的大学者成为跛子。

第二天，对手们碰头了。旅馆里的大舞厅通常就是出租给人家干这类勾当的，被认为是个最合适的场地。副手们用白粉擦了地板，以免决斗者脚滑。决斗者本人在隔壁屋里脱光了上衣，然后给领进了舞厅。用不着抽签定位置，因为舞厅的四周嵌了一排镜子。在把剑交给他们之前，宣布了下面这两个条件：

“见血即赢。不准刺死。”

沙列斯泰抗议了。他不同意见血即赢。决斗应当进行到一方宣布自己不能再斗为止。副手们竭力劝他要有节制，但他不答应。

“把剑给我们吧！”依凡忍不住喊了。“我半裸着身子，会着凉呐。”

这么一插嘴，事情就决定了。量好了距离，决斗者就了位，便把剑递给他们了。

两个人都打赤膊。沙列斯泰显出一身大力士的肌肉，但依凡的身材也很匀称。他的肌肉固然没有他的敌手发达，但是骨骼粗大，胳膊很长，胸部隆起。格斗按平常的规矩开始。双方举剑指着对方，收回左手，弯着胳膊护住头部。他们时不时机警地用剑挡住剑，一心想找个部位好好刺上一剑，互相轻轻地敲击着。双方都盯着对方的脸，探测他的意向。沙列斯泰只想一剑劈去，就毁掉敌手的面孔。这可不容易，因为那张面孔始终由胳膊保护着。依凡呢，竭力想给他的对手来上个二垒刺。这需要非凡的机敏；但是他成功了。他刺破了沙列斯泰右臂上部的肌肉。但是由于肌肉的细胞机理作用，这一刀并没有立刻见血。

“上！”沙列斯泰喊道，“没有血！”

现在他已完全不打算毁伤敌手的面孔，而是要依仗他的有名的诡计，进行腹刺了，这一刺很难招架，而且往往是致命的。要是挡不开的话，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如果刺过去了，刺的人又是个好剑手的话，就可以在敌手的头上狠狠砍上一刀。依凡压根儿就没有挡。沙列斯泰没有忘记决斗的剑要比骑兵用的剑短一些；但是他忘记了，或者不如说他不知道，他的敌手的胳膊要比一般的人长一些。依凡根本没想到去挡开这个腹刺；他抬起胳膊，听任对手的剑头直

伸到离他身体间不容发的距离，这时，他对准对方的胳膊，在刚才纵刺了一刀的地方又砍了一刀。

这样就两点啦。由于这个交叉的切伤，两人之间的不同体力变得相等了。刚才这一刀，砍得沙列斯泰暴跳如雷。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吼叫，向他的敌手扑了上去，使尽全力朝他头上砍了两刀。他砍刀的样儿，好象一个屠户在砍斧子 奇怪的是，他们双方的剑都没有折断，因为，依凡按照常规，用剑把挡住了他的剑，对方还没来得及砍第三刀，他已飞快地朝前一剑刺去，刺得又准又有力，在侯爵的头上和脸上刺了个正着。幸好剑的份量轻，要不他的脑壳早给切开了。这一击，击得沙列斯泰头昏眼花，他抬起左臂护着脑袋，向旁边一晃，身子抵着他的剑柄，倒下去了。他的两个副手跑过去扶起他，把他带走了。依凡站在那里，剑头垂地，面无表情，好象一块大理石。他的副手向他祝贺。

“绅士们都满意吗？”他问道。

“我敢说他们是满意的，”艾德曼特伯爵答道“没有比这更好了 这件事了结啦。”

说着，他们领依凡到隔壁屋里去穿衣服。

当依凡回到大厅里时，他看到他的敌手已经恢复了神志；两个大夫在他身旁，一个在包他的头，一个在扎他的胳膊。

按照规矩，依凡走到了他的身边。

“原谅我吧，我的朋友，”他说。

沙列斯泰把左手伸给他，热诚地说“不值一提 这可是

顶漂亮的一刀。另外两个伤口不算，因为我说过要让你两点的 这第三刀，——嘿，那才是一刀呐！不过我过一个星期就会好的。”

依凡问大夫伤势有无危险，沙列斯泰代他们作了回答。

“士兵的运道嘛，”他说“我同样砍过别人一百次 现在轮到我了，我不介意。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很苦恼：这是阿尼卡酊剂或者冰绷带治不了的，只有造成这种苦恼的你，才能治。现在，老实说吧，你曾经在军队里待过。”

“一点不错，”依凡回答道“在独立战争时期，我是一个骠骑兵中尉。”

“你这个天杀的！干吗你不早告诉我们？你在哪个团队里服役？”

“在威廉骠骑兵团队。因此，我是一个唯一活下来的人，亲眼目睹了你们击溃我们的那一难忘的丰功伟绩的人。”

人人都笑了起来。笑得最厉害的是那个伤员。大夫提醒他，他可笑不得，要不脸上的绷带要滑掉了。

“很好，”沙列斯泰说。“我只好用半边面孔笑了。伙计，上帝保佑你！知道这一剑是一个士兵砍的，不是一个老百姓砍的，现在我再也不会想到这个伤口了，来，吻吻我另一边腮帮，你留给我的这完整的一边。行了，我的兄弟，我不能把右手伸给你，因为你在我右手上划了个十字，要好多天才会结疤呐。这是第一流的，这一剑，一个地道的骠骑兵的一剑，因此，我毫不介意。”

两个决斗者互相拥抱了。

接着，伤口又流血了。沙列斯泰因为失血而昏了过去。依凡把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膝上，让大夫们给他包扎了血管，然后帮着把他抬上了马车。

人人都说“：一个好样的！”

第 十 六 章

再　　见

双方的朋友和熟人都到斯特凡伯爵家里来听决斗的结果。副手们答应来报告最新的消息。社交界的常客①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负伤的是谁，沙列斯泰会叫他的敌手受重伤呢，还是只让他受一点儿轻伤。斯特凡伯爵竟敢以十比一的赌注来赌沙列斯泰会负轻伤；他还以对等的赌金来赌只有侯爵一人负伤。其余的人都压根儿不信依凡会不受一点伤。若是那样的话，他们可以拿一百比一来打赌，可即使这样，这一伙人中也没有一个人敢来应赌。

几个前哨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口，以便首先看到副手们乘坐的车子。当一辆马车驶过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喊了起来：

“艾德曼特和盖查来了！”

“那我赌赢了，”斯特凡伯爵说，“伤得轻的人的副手是先离场的。”

艾德曼特伯爵到伯爵小姐房间里报信去了，这时，盖查来到了楼上斯特凡伯爵的屋里。他带着一副得胜的副手的

① 原文是法语。

洋洋得意的神气冲进了门。

“他把他砍得一塌胡涂。”

“谁?谁?依凡?沙列斯泰?”他们喊着,一窝蜂围住了这位使者。

“依凡砍了侯爵。”

别人一听,都怀疑地“哎——唷!”一声喊了起来。

“他受伤啦,”年轻的伯爵重复道,“把他剁成肉泥了。”

“依凡呢?”

“跟我一样,没有受伤。”

“嘿,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问沙列斯泰吧。”

“依凡在哪儿?”

“他马上就来，你挑剔不出什么伤口，不相信也只好相信啦。他给沙列斯泰请来了两个大夫，同大夫一起回家去了，这两个大夫终于顺利地把他的伤口缝拢了。”

于是，他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全部情况。他对那些不甚明瞭的人，还拿两根手杖做比方，表现了决斗的经过。他讲到了二垒刺。

“依凡就这样躲开了腹刺，来了一个正刺——最后的一下反击①。沙列斯泰却连根毫毛也伤他不了。”

“嗬,他是个奇人!”

“才不是呐,”盖查伯爵反驳道,“他在军队里待过——

①原文是意大利语。

是骠骑兵上尉。"他给他升了一级，无非因为上尉比中尉好听一点。" 他参加了全部革命 进行过十九次战斗，跟哥萨克也打过仗。他还因作战英勇而获得过一枚勋章。"

伯爵所想象出来的这一番话，可能是事实，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听依凡讲过这个历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成功，二十倍的成功也就会来到他的名下。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奥斯卡男爵说。"他三个月来，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却从来没提起过他的军人经历。"

"这一下我们可真把他拉上了岸，象辛伯德①一样，要甩也甩不掉他了，"爱德华男爵说。"我们原想把他当马骑，结果却把他抬上了鞍。他再也不会下马了，他要永远骑在我们身上了。现在谁也不敢同他谈天啦。"

"好上帝！"奥斯卡男爵喊道。"这家伙这一下可要鼻子朝天啦！女人们无疑会拿他大惊小怪，男人们准会对他毕恭毕敬。他妈的！②象这样一个家伙竟会开枪舞剑！不过，跟我赌什么都行，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看恰恰相反，"斯特凡伯爵说。"我很担心，依凡现在将会离开我们，谢谢我们的友谊，永远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了。"

"嗬，他不会是这样一个大傻瓜！我跟你一百比一打赌。"

"你先把已经输了的赌钱付给我吧。"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古怪的航海家。

② 原文是法语。

奥斯卡男爵伸手到口袋里，但是，钱包还没有掏出来，他突然有了一个很愉快的设想。

“要是盖查和他的副手是骗骗我们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可能全是他们编出来的。也许，那场争吵已经调解开了，并没有进行决斗，他们俩是一起吃了饭来的，那里不是流了血，而是流了许多香槟酒。”

“要是你不相信我，那就乘车上沙列斯泰那里去吧。我的马车在门口。你亲自去看个明白。”

男爵马上奔出屋去了。在楼梯上，他碰到了打女士们那里上楼来的艾德曼特伯爵。他问奥斯卡急急忙忙上哪儿去。

“我不相信盖查编的故事。”

“那几位女士也是这样对待我；她们不相信我的话。她们说：‘要是依凡平安无事，他人在哪儿呢？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哭得泪如雨下；她骂我们大家，说我们把她的英雄杀死了。鬼才知道，这两个女士中哪个更爱他了。刚才我还以为我是知道的，现在我可又弄胡涂啦。”

于是奥斯卡男爵回来了。他一言不发，掏出钱包，把赌钱付给了斯特凡伯爵。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

“喂,沙列斯泰怎么样了？”几个人一起问。

“他大大地破相了。”

一听这话，大家都掏出了钱包，付了他们输掉的赌注；付钱时一个个都愁眉不展。要是磁铁骑士破了相，该多好啊！

正在这当儿，通报依凡到了。他们的阴沉沉的脸上立刻以惊人的速度挂上了友好的微笑。他受到了亲热的欢迎；人人都要同他握手。他是当代的英雄，但是他看上去又疲倦又严肃。斯特凡伯爵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一个。

“我很高兴，”他说，“看到你没有受伤。”

两个青年人在互相交谈着，“老斯特凡是可以高兴啦；他在这场平均优劣势的比赛[①]中赚了一大笔，他把我们的腰包都掏光啦。”不过，他们虽然输了钱，却同样很高兴。

人人看去都很高兴，也许，只有依凡除外。“我感谢你们大家的亲切的同情，”他口气庄重地说，“特别感谢你，伯爵，感谢你的热诚，和你给予我的友谊。我将永远感激地回忆起你的好意。我恳请你也不要忘了我，因为我现在是来告别的。明天我要回家了。”

伯爵用左眼向奥斯卡男爵一眨，意思是说：“我不说了吗？”但他并不想劝依凡改变主意。他热情地紧握着他的手，说：

“你一定知道，我非常尊敬你，如果我们以后在什么地方再见面，你可以永远把我看作一个老朋友。上帝保佑你！”

奥斯卡男爵可就大惊小怪了。他双手握着依凡的一条胳膊。

“我的亲爱的朋友，这我们可不答应。象你这样一个由

①给劣者有利的条件，以使得胜的机会均等的一种竞赛。

事实证明了的好人，可不能这样离开我们呵——还正好在这个时候，在你正要成为社交季节的红人的时候。你不能逃走 你是属于我们的。”

依凡笑了 这个笑里面,有温厚的嘲讽,半带痛苦,半带讥刺，但没有悲哀的份儿。然后他对这突发的友谊作了回答。

“我的朋友，我为这荣誉而感谢你，不过我不配当布拉它琉的总督①；在我来说，倒还不如回家去更好些。我去把我的灰驴备好鞍,就骑着走了。”

（凡是熟悉《堂吉诃德》的人,都会记得关于布拉它琉岛的讽刺，以及那头驴子和他的主人的动人的会见吧。）

依凡说毕，对大伙深深一鞠躬，离开了屋子。斯特凡伯爵跟着他，不顾他的坚决辞谢，送他下楼来到了竺德林黛的门口。依凡刚才说的几句话使他深受感动。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还在心烦意乱地谈论刚才这件恼人的事。

“无论如何,这样一来我的漂亮的堂妹总高兴啦,’艾德曼特伯爵说。“她希望把他遣走了就好，这点我们已做到啦。”

①在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由公爵任命，当了公爵属下的布拉它琉岛的总督。布拉它琉(Baratario)这个名字,近乎西班牙古文 barato，是‘开玩笑,,的意思。因此,桑丘去上任时,人们对他说,那个岛叫‘不让他留”。桑丘在那里当总督的那八天内，遭到了公爵等人布置的一连串恶作剧。最后不得不骑上他的灰驴走了。

“嗬，是这样吗？”斯特凡伯爵暗笑了一下。“找女人去①，正如塔莱兰德②说的。我才了解可爱的、反复无常的女性呐。依凡一告诉楼下的几个女士，说他要走了，那里可才会有反应哩，你的漂亮的堂妹会一声喊出来：‘那我们一起走！’”

别人都笑了，不相信 只有艾德曼特却摆出一副彼拉多的神气。

“我不会惊奇的，”他说。“总之③，这也没有什么丢脸的。这家伙是一个绅士；他当过兵，出身好。他的土地邻接邦达伐拉地产；他的收入有近二十万福林。安葛拉是一个二百万福林的女继承人；不过，我们那位可爱的叔叔肖巴尔德公爵，要是再活上十年，仍然象现在这样过日子的话，那就很可能会使依凡和安葛拉的财产变得不相上下。至于说到身分，如果政府继续象目前这样玩忽我们的权利和威望，如果在新议会制度④下，穿上庄稼汉的外衣就可进入参议院，那我还将要求被提升为小农阶级哩。”

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和安葛拉伯爵小姐在她们的小起坐间里接待依凡，以示亲密。他进来时有点局促不安；他的苍白的脸色，他的无法掩藏的感情，使得他那严肃的表情显得温和了点。

①原文是法语。

② 塔莱兰德（1754—1838），法国主教、教育家、政治家。

③原文是法语。

④原文是法语。

竺德林黛伸着双手迎上来。她抓起他的手，就热情地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指。她的嘴唇在发抖，好不容易才噙住了满眶的眼泪。她说不出话来，只是向依凡点点头，示意他在一张镶着一束很好看的细工拼花的小桌旁坐下来。竺德林黛坐在他旁边；安葛拉坐在对面。年轻的伯爵小姐打扮得很朴素，甚至没有象平常那样在头发上戴一朵花。她一本正经，几乎没有抬头看依凡一眼。

竺德林黛一感到能够说话了，就打破了沉默。

“我们为你担心死了，”她说。“你真想象不到，这两天我们是怎样焦急不安。”

安葛拉眼睛望着地毯；她是包括在这个“我们”之内的。

“我不能饶恕我自己，伯爵小姐，因为我而引起了你的痛苦。我马上去为我的过错而苦行赎罪，明天就流放到邦达伐拉去了。”

“哎！”竺德林黛的口气很惊讶。“你要离开我们了？你到邦达山谷去干什么啊？”

“我回去搞我的本行，我丢开得太久了。”

“你欢喜住在邦达山谷吗？”

“我在那儿挺安宁。”

“你有亲属吗？”

“我没有人。”

“你有佣人吧？”

“我一切事都尽可能自己做。”

“你是想念你的朋友和熟人了？”

“我只有我的工人和我的机器。”

“你在那里过隐士生活？”

“不，伯爵小姐，隐士生活是很寂寞的，我有我的书和我的工作，我从来不寂寞。”

伯爵小姐打起精神，准备郑重其事地谈一谈。她向依凡转过身来：

“请你答应我，留在这里吧。”

依凡站起来，向她低低一鞠躬。“你这出于好意的话，连同你所给予我的荣耀，我将永远牢记不忘。这是你的高贵的善良的一个证明，我恳请你接受我由衷的感谢。”

“那你将留下了？留多久？”

“留到明天早晨。”

“啊！”伯爵小姐喊了起来，显出一副怄气的神气，“我是请你留到什么时候啊！”

她的失望是如此明显，她的烦恼是如此真诚，真叫人不能不感到对她不起。竺德林黛求援似地望望安葛拉；安葛拉却始终没有抬起那双覆盖着长睫毛的眼睛来，她的手指神经质地扯着一朵延年菊的花瓣，好象正在向这个有名的先知请教。

“伯爵小姐，”依凡说，他仍旧站着，一只手按着他的椅子背，“当我以显然无礼的拒绝，来回答你这种友好的诱导时，我觉得，我必须把所以要退出你的社交界的真实原因告诉你。我对你不能象对泛泛之交的人那样说话；我不能找个

托辞，说什么我家里有事；我出来太久了；我将马上回去，以此来搪塞一下。我对你必须坦白承认，我要走，是因为没有事可以促使我留下来，而我这一走，可决不想再回来了。伯爵小姐，这不是我的世界；我不能住在这里。我已在这里，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常客，跟这个最高级、最有教养的社会成员一起生活，消磨了三个月时间，严密地研究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完全同意，这些人完全有权利爱怎样过活就怎样过活；但是，我所习惯的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我所受的教育，一直教我以一种不同的观点来估量这个世界，崇尚更高的目标，服从更善良的本性，要是我留在这种空气中，象他们一样生活的话，那我就是在骗人，在破坏我自己的原则。这里，在你的高贵的阶级中，你们是一个个分离的圈环，而我们，在下层阶级中，却象是连在一根链子上的连环。你们彼此完全不相依存，因此，人人我行我素。而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下，却使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对利己主义和慷慨大度有不同的概念。因此，我对你们这个圈子是格格不入的。我不好意思傲然地对待你所瞧不起的人，我也不可能对你们所崇敬的人低头哈腰。我不承认你们所崇拜的那些上帝，我也不能嘲弄我的上帝，象你们那样地对他不理不睬。在你们这个世界里，有一个恶毒的魔鬼，改变了人的一切良好的天性，怂恿人嘲笑和摒弃一切善良的感情。有谁向他的邻居和朋友说真话，有谁关心不在场的人？好朋友一起翻山越岭去跑马，可假如有人一旦失足，摔断了脖子，好朋友说声再见，就管自跑啦。有的人可能没

有摔断脖子，但是荡尽了他的财产；那些与他一起跑马的人，决不会对他说：'停住，你要摔跤啦。'突然，他失足绊倒了，他的财产和他祖先的荣誉也就全部完啦。跟他告别了；好朋友不再存在了。实际上，我们是知道他骑马要大摔一跤的，可似乎又谁也不知道，因此，我们还是和这位好朋友一起跑马跑到底。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摔倒了，因此，我们就再也不认识他了。要是有人想走自己的道路，过一种正当的生活，他就被看作是一个胆小鬼，吝啬鬼，草包武士！在你们这个世界里，女人们是怎样过活的呢？你们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家庭的乐趣又如何？在这些华丽的邸宅里，扮演了什么悲剧，而在邸宅外面，朋友们和熟人们又在怎样挖苦嘲笑嚼舌头！罪恶深重啊！多么看重一时的欢乐！待到这些过去之后，又是多么无聊①，多么厌世！不，伯爵小姐，这种生活不是我过的。在这种空气中，我会中毒的。你受得了，你来了，还给这种生活增添了光彩，但是对我来说，假若我留下来的话，可会发疯的。因此我必须走了，现在我唯一剩下的一件事，是请你饶恕我这样跟你说话。我承认我的轻率唐突；我痛斥这个社交界，可我仍然站在它的镶花地板上。我是忘恩负义的；我是在你的面前，在容忍我的缺点和笨拙的人的面前，表白我的厌恶；是你领我来到这个圈子的边缘，我在这里常常扮演荒谬的角色，尽管如此，却从来不当面取笑我。可是，伯爵小姐，我觉得，这是由于你的善

①原文是法语。

良，我不得不说了这一番话。你以超乎寻常的仁慈，要我留在这里，我却必须向你表明，我是在一种比我自己更为强大的力量的驱使下,不得不离开的。”

在依凡发表这篇相当冗长的演讲的时候，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站了起来。她的眼睛闪着亮光，她的面孔显出一副赞美的表情，她的嘴唇翕动着，仿佛他说一声她就重复一下似的；当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她紧紧抓住了他的双手，马上接着说道：

“你说得对,对啊,一点儿不错!你说的,跟我四十年前说的一个样，那时，我也象你现在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是老样子,它没有变。”说到这里,她激动地摇着他的双手。“回家去吧，”她抽抽噎噎地说，“回去过你的独居生活吧，躲到地下去，隐匿到你的煤矿里去，不管你在哪儿——随便什么地方——上帝都将和你同在！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她没有注意到，安葛拉也已站了起来，当依凡告别的时候,她跨上一步,用毅然决然的语气说：

“你走的话,不是一个人走,我将跟你一起走。”她满脸通红地说了这几句话。

依凡成了这个局面的主宰了。他并没有因为站在这个头晕目眩的高处而失去平衡。他毅然决然回答了这位激动的姑娘：

“你会很好处理的，伯爵小姐。明天是你祖父的生日，明天一清早，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他正伸着双臂在等待你

呐。”

安葛拉一下子脸白如纸了。她倒在扶手椅上，粉红色的花瓣散落在她的脚边。依凡向她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吻了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手，走出屋去了。

依凡前脚走，艾德曼特就后脚进来看这两位女士了。他是受好奇心驱使进屋来的。安葛拉伯爵小姐比平常更加和蔼可亲。当他离去的时候，她对她的堂兄说：

“上沙列斯泰那里去一下,跟他说,我向他问好。”

艾德曼特伯爵的温文有礼完全掩盖了他的惊讶。但是下楼的时候,他却哼起了《塞维勒的理发师》① 里费加罗唱的那首歌：

娘儿们的虚情假意
你永远想不到，
你永远想不到！

当天晚上，安葛拉伯爵小姐给她祖父写了信。依凡说得对，明天是他的生日，她写了这样一句：

“我不回家。再见!”

两天内，佩斯人人都谈论着依凡和他跟沙列斯泰的决斗 第三天,他被忘掉了。

“再见!”

①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著名喜剧。

第 十 七 章

最后一场排演

肖巴尔德公爵在生日的早晨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他的独孙女寄来的,信的末尾是‘ 再见 ’两个字。

公爵的生日向来是他的一个节日。从安葛拉的童年时代起，直到去年这个节日，她年年都给他一个生日的吻。今年，给他的却是一个伤心的祝贺。

老人所保存的贵重物品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本子,这本子漂亮地做了烫金的装帧，里面夹着她每年送的生日礼物。

这里有安葛拉九岁时送他的花束；有在一张上等板纸上用儿童的手笔乱涂乱写的一幅画；有一小幅镂金镶珠的刺绣，那是她后来亲手为他绣的。公爵对着这些礼物，加上她刚寄来的这封诀别的信，深深叹了口气。

肖巴尔德很敏感，也很容易动怒。他对这件事平心静气地想了想，他也仍然认为他是有权利迫使他的孙女儿服从他的。安葛拉对他也罢，对他的地位也罢，对这幢她出生其间的豪华邸宅也罢，都负有一种义务。说实在的，如果这是她的意中人拦阻她依顺他，那倒也许还可以原谅她；可是，他知道，安葛拉并不爱什么人。那她干吗要仅仅由于一

时的任性，公然反抗他呢？肖巴尔德公爵去看叶维琳的最后一次排演时，又烦恼，又激动，心里乱糟糟的。他现在仍然有办法颉颃安葛拉的诀别！

他来到叶维琳家里时，仆人因为他是一位受爱戴的常客，就引了他进去，让他留在客厅里等候。公爵向四面看了看，原来这里就是那个想象中的女演员经常演出的屋子。玫瑰色的窗帷拉拢了，一个屋角里摆满了温室里的花卉；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另一个屋角里，两只斑鸠在咕咕叫，在一个小小的矮树丛后面，一只夜莺在轻声吟唱爱情和悲哀的诗歌。这与其说是一个普通的客厅，倒更象是密林深处一位山林女神或者仙女的洞府。

公爵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取过桌上的一个相片簿，一页页翻看着。这是一本叶维琳扮演各种不同角色的剧照。他从头看到尾，仔细地审视着一张张妖艳迷人的照片。他一边看，一边记起了那个藏着安葛拉的来信和刺绣的本子。他的思想完全贯注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了，当不知不觉地翻到这个本子的最后一页时，他不禁吃了一惊。他振作起精神，细看着那个穿着普通衣料的美人儿。多么富有魅力，多么天真,多么可爱啊！

夜莺在唱歌，鸽子在咕咕叫，香橙花香味越来越浓了。公爵猜想不出他的女主人到底会以怎样一副魅人的姿态出现。现在，他突然听到远远传来了一支早已忘却了的歌。这支歌他以前听到过，已经很久了，不过他还记得那歌的调子。这使他异常感动。它是一首单纯的民歌，安葛拉还是

婴孩的时候，保姆一边摇她的摇篮，一边就唱这首歌来着，是斯洛伐克的歌曲，歌词他不懂。

几分钟后，歌声停止了，叶维琳的化妆室的门打开了，她走了进来——怎么样？她穿了什么新的、迷人的服装？

她穿的是一身朴朴素素的黑白相间的方格花布衣服；头发平滑地从那张年轻的脸上往后面梳，结了一条长辫子；脖子上围了一条白的花边领。

温柔，优雅，带着一种孩子的信赖，她一步步向公爵走过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她递给了他一只她绣了一个跪着的孩子的小香囊。然后，抬起噙着泪水的眼睛，直望着他的脸，用感情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轻轻说道：

“我的主呵，你肯接受我这个小小的生日礼物吗？愿上帝保佑你长寿。”

这一幕是那样毫无做作，那样充满感情和真诚，肖巴尔德公爵一不留神，忘掉了自己的身份，没有按礼节称呼“夫人”,脱口而出地说：

“我的孩子——”

一听这话，这位年轻姑娘就呜呜咽咽一头扑到了他的怀里。

“哦，公爵，”她喊道，“不要收回这句话，把我看作你的孩子吧。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凄凉、更不幸的人了。”

肖巴尔德公爵仁慈地把手搁在这个呜咽的姑娘头上，在她脑门上轻轻吻了一下。

“这样也好，”他说，“抬起头来，笑笑，叶维琳。我是真

心诚意的。你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我将这样对待你。我可以做你的父亲，——不，你的祖父。做父亲的，有时候很爱子女，但也不是一定的；可是做祖父的，却没有不爱孙女儿的。你就作我的小孙女儿吧。当我悲伤的时候，你要用快活的谈吐来让我开心；当我睡不着的时候，你要为我朗诵或者唱歌；当我害病的时候，你将服侍我，看护我。我将照管你，供应你需要的一切。作为报答，你要服从我；要听我的话；你要忍受一个老人的种种任性和他动辄发怒的脾气；你要竭力使我高兴。我答应你，我会好好待你的。你将成为经管我所有的一切的女主人；你将享有合乎我女儿身分的一切东西 ;但是,我一定要享有一个孩子的顺从。”

叶维琳吻吻她恩人的手，以代替回答。

“你对我的提议满意吗？你认为你会幸福吗？”

叶维琳象个孩子似的，欢喜地笑了。她快活得满屋子跳舞,之后,她一下子冲回到公爵面前,喊道：

“哦,我的亲爱的,亲爱的祖父！”

肖巴尔德公爵倒在沙发上，发出一阵嗄声的苦笑。

叶维琳身子往后一退，她给这可怕的、不协调的笑声吓了一跳,伤了感情。

“我不是笑你,我的亲爱的,”公爵和蔼地说。“来,我的漂亮的孙女儿,坐在我旁边。”(他笑的是现在他可以对安葛拉的诀别信作出回答了。)他轻轻地拍拍叶维琳的头发。“现在我们必须来认真地谈一谈。听我对你说的，要把我说的话当作命令。在我们的家庭里，只有一个主人，人人都要服

从他。首先，要考虑一下你的丈夫。在我看来，他承担这份义务是毫不费事的。不过，他必须同意你过继给我。无论如何，我看要实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困难；这事交给我来办就是。然后，你就住到我的马克辛米兰街的公馆里去。这个公馆将归你所有，只是有一个条件—— 事先未征得我的同意，你不得接待任何客人。库尔曼也包括在内。除了业务上的事情以外，不得和他来往。跟他分开，会使你痛苦吗？”

“这我才不在乎呐。我们向来是分居的。”

公爵亲切地握着她的手。“可怜的孩子！”他说。“你的丈夫是个无赖。他把你看作他从事投机事业的工具，他可称心如意啦。无论如何，有一样东西你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他的姓。他不能把它从你这里取走了。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了丈夫的姓氏，自有一种难以估价的好处。这是一张护照；不过，我不相信库尔曼是这样来看待这件事的。好啦，我们别再扯他了，还是谈谈你的将来吧。我将给你在歌剧院里搞一张聘书。你必须在社交界有一个地位。女演员这个头衔好象皇后的一件披风：它是你进入某个艺术世界的沙龙的入场券[①]。你的未来将是我关心的事。你有才能；如果你学习的话，你会成功的。你必须在你的行业中登峰造极，这样，我死了以后，你才可以自食其力。”

①原文是法语。

“要是我能克服怯场就好了！”叶维琳伤心地说。

“等你对脚光习惯了，就不成问题了。经验会使你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舞台上，人人都很看重自己。自卑的人都不会有出息。最要紧的是，你必须非常小心地选择朋友。这是很要紧的，对这一点，你必须允许我来为你作出判断。要是你感觉到对某个人有了特别的好感，你必须坦白地告诉我，我将知道，那对于你是不是一种安全的友谊。”

“哦，公爵，”叶维琳喊道，“我一切都要你引导。”

“我的孩子，别许诺得太多了。凭一时的热心和感情作出的许诺，很快就会忘却的；只是有一点，我倒要你许诺。我要你保证，有一个男人，你决不接受——决不拆阅他捎给你的信，决不接受他送给你的礼物，决不捡取他可能掷给你的花束，决不注意他的喝采。对你来说，要当作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你要象对一件看不见的东西那样根本不注意他。这人就是沃尔德马公爵。”

“哦，先生，我本来就嫌恶他。他讨厌，可恶，可怕！”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他完全应该受到正派女子的嫌恶；不过，他有钱，又年轻，又漂亮。他正在发疯般地追求你。女人被这样地爱上了，会很得意的，而且，有些事情会使你改变主意。财富是种惊人的引力，贫穷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不在这里的那一天，迟早会来到。你要向我起誓，我死了的时候，你也照样决不接受沃尔德马公爵的任何东西。”

“这一点,我可以用最神圣的——对我故世的母亲的记忆来对你发誓。”

“好，让我在你的脑门上吻一下。我就上库尔曼那里去作好必要的安排。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你的小礼物使得我变成富有了。我来的时候，心情很紊乱；我走了，心里很平静。我将永远感谢你。上帝保佑你！”

几天后，叶维琳搬到马克辛米兰街上肖巴尔德公爵的公馆里去住，享尽了荣华富贵。

世人都认为库尔曼的妻子已当了公爵的女主人。公爵觉得，他又有了一个孙女儿，而叶维琳则认为她是服从丈夫的命令，正在履行她作为妻子的义务。

这时候，由于叶维琳的服从，煤矿股份公司获得了邦达伐莱·肖巴尔德公爵对他妹妹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已签具的契约的同意。

这样一来，邦达伐拉地产就由它最后的合法的主人转让掉了。安葛拉伯爵小姐若是听从了白伦德·依凡的劝告，这件事是决不会发生的，那份地产也将安然无恙。

安葛拉伯爵小姐干吗这样顽固？干吗要如此愚蠢，如此忘恩负义地对待她的仁慈的祖父？

这里必须为她辩护一句。肖巴尔德公爵想招为孙女婿的那个桑达什姆公爵，就是上面提到的沃尔德马公爵。肖巴尔德公爵对他的为人是很清楚的。我们已经听到过他对叶维琳是怎么说的。世人都把他看作是个坏人，安葛拉也知道人们怎样看待她未来的丈夫

她拒绝嫁给这样一个人，这有什么奇怪呢？她不这么办又怎么办呢？在这一点上，女人们是最好的裁判官。男人们可就无权加以判断了。

第 十 八 章

理　财　术

邦达伐拉股份公司即将发布计划书；这项投机事业已经大规模地登了广告，现在单等十万福林来兴建铁路，使这个王国内最好的煤矿能够向首都的市场提供产品。可是，公众对这一投机事业却不感兴趣。谁了解矿山的价值呢？有人说。谁会去相信报上说的话呢？那些个骗术，我们全知道。白扬鱼游开了，没有上来咬饵。

一天，库尔曼·菲利克斯带了一位董事来拜访白伦德·依凡。当这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菲利克斯看到桌上放着一块邦达伐拉矿山的煤。这块煤上面，看得出有个象手指般粗细的植物的轮廓。

“这是洪荒时代的一只鸟爪的痕迹吧？”

“不，”依凡回答说，是化成石头的植物。”

“呵，我正在收集化石哩。”

“那你就拿去收藏吧，”依凡漫不经心地说。

菲利克斯把这块煤装进口袋带走了。

在计划书发布的前不久，一家最有名的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幅图画和一篇叙述邦达伐拉矿山里发现的化石鸟爪

的文章。作者的署名是"菲利西斯博士"。

学者们[1]都很激动。"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痕迹。"他们喊道。

发现者给这个生物——它的脚印一成不变留在柔软的煤上——取的学名是普洛托尔尼若斯·列然什拉柯德斯。

"噢,嗬!"地质学家、生理学家、教授、哲学家、工人和矿井钻孔者一致惊喊道:"真是一个好长的名字!"

一派学者宣称这事是可能的，另一派学者否认它的可能性。

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在煤形成的时期，既不可能存在鸟，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哺乳动物，即使存在过，也不会存在于地球的内部。在地球的内部，我们只发现过一些植物、软体动物、有时是一些鱼的踪迹。

为什么是可信的呢？因为近来天天都有所发现嘛。亨波尔特[2]曾经断言，在洪荒时代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猿，所以，从来就没有发现过猿的化石。后来，在英国发现了一个猿的化石，在法国又发现了三个奥兰种的猿的化石。

慢慢地每一张报纸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刊物都卷进去了。最后，有人提议，这块化石应交给一个由五位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判断，然后作出裁决。菲利西斯博士愿意出一千个达卡特，发给能证明他的鸟爪不是鸟爪的人。

①原文是法语。

② 亨波尔特(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

这五位有学问的审判官用显微镜检查了这块化石，经过长期的开庭审理，作出了一致同意的裁决：这个痕迹不是一只普洛托尔尼若斯的爪子印下的，而只是一张属于安奴拉列亚·朗格福利亚植物的叶子的痕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是鸟，因为具有这个痕迹的那块煤，并不是褐煤，而是最纯粹的黑煤，在这种煤的煤层中，一只鸟要生存都不可能。

库尔曼·菲利克斯博士泰然付出了一千杜坎特，向整个教授界道了谢，感谢他们帮了邦达伐拉煤的忙；这样一种广告，是花上四千杜坎特也买不到的。让人们去说普洛托尔尼若斯是欺人之谈吧——谁管它？邦达伐拉煤已经出了名，而且具有最充分的科学理由。

现在，这个企业的股票在交易所中流通的时候来到了。“流通”这一艺术，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门学问。证券交易所有它的好日子和坏日子。有时，生气勃勃，羊群在草原上嬉戏；有时，羊群垂头丧气，不愿触一下芳草。有时，它们向牧羊人咩咩叫着跑来剪毛，因为身上的羊毛太重了；改天，它们又互相抵撞头，不听头领的指挥了。接着，谁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那只系铃羊一跑，羊群中其余的羊都跟着跑掉了；牧羊人也好，牧羊狗也好，都拦也拦不住。这门学问全在于熟知证券交易所里什么时候是好天气。在顺畅的日子，人们的心情都挺好，每个口袋里都有那么多金子，一切事情都称心如意，连得一个开发冰山的公司的股票也会找到竞买者。在坏日子里，最好和最稳当的投机事业的股票，也无人问津。

邦达伐拉煤矿公司正是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初次登台[①]。它大受欢迎，到向库尔曼银行缴纳认购的款子的那天，不得不在街上布置了一道警戒线，使申请的人流拥过时秩序好一点。实际上，有的认购者一大清早就聚集在门口了；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凭着自己的力气，用胳膊开路往前挤去。在拥挤中，帽子打扁了，衣服撕破了，都不在话下；出口伤人，动手打人，推推搡搡，不当回事儿。银行临街的窗子都给弄破了，有一个很激动的家伙在高声直喊：

“我认购一万，十万，一百万！”

最后，时钟一敲六点，银行的门关上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阳台上朝下面的人群喊着：

“认购结束了！”

那些没来得及把钱缴进去的人是多么失望啊！他们垂头丧气地走了。

邦达伐拉煤矿确实大受欢迎。认购下来的不是一千万，而是八亿二千万。认购的人真有这么多钱吗？当然没有。每个人都只存了认购总额的十分之一的钱作为保证，而且还只是纸上写写的；那家公司还并没有到手真正的现金。那人山人海中的一部分人，从背后你撕碎我的衣服，我抓碎你的衣服，都并不是有余钱的人，他们对于煤的生产也毫不感兴趣，但是今天交易所里天气很好，邦达伐拉公司的

①原文是法语。

股票抵得票面价值。人人都想赚几个钱；待把钱赚到了手，他们就再也不来管你股票不股票，公司不公司了。

无论如何，事实上，上帝是不会让树长得跟天一样高的。沃尔德马是个做空头的首领，他是交易所里那些最精明、最狡猾的人当中的一个。

明白了这一点，读者自个儿就可以成为一个投机商。事情就是按这样进行的；那些要买进股票的人，往往仅仅是想立刻把它们卖给第一个竞买者。这样一来，股票价格就会降低；一降了价，有时候就全盘塌价啦。如果那个投资物是稳健的，它恢复了生气，股票就又会上升。不过，有一个防备这种骗术的办法。每一家公司几乎都有一个理事会，专门调查要买股票的人是不是空手人。一边进行调查，一边利用这工夫，雇用一些代理人，比如说，送给他们五百份股子。这批人就立刻展开一场非常巧妙的宣传：他们抬高股票的价格，抢购别人手里的证券，嘴里大声喊嚷着他们买进的高价。但是，一般的市场上却看不见股票转让；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一出演得很巧妙的滑稽戏，什么人手里有现钱，他只消到户头那里去，要按票面价值买多少股票就可以买多少股票。在另一方面，空头却在等待着时机涌进来，弄得股票大大贬值，让它跌价跌到几乎一钱不值。他们一旦以这种低价收进股票后，就又会让股票回升。

在这种残酷的比赛中，唯一倒霉的是小投资者、那些如履薄冰的可怜家伙，他们把一切都奉献给了金犊① 神龛,在

①金犊，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偶象。

快赚快赚这类谎言的诱骗下，把自己那一点儿小心攒积起来的积蓄从抽屉里取出来，都掷到了这种赚不到钱的虚股上去了。突然间，空头们一涌而进，煤矿爆炸啦，他的希望吹啦，象个梦一样消失啦：他的股票变成了一堆废纸。他回家去时，如果不是变得比以前聪明了，就准是更悲哀了。他不成为一个乞丐，那已算万幸。

证券交易所里，人们就是照此办事的。

在 X城，有一条街，叫希腊街。它那一排新月形的房子，全是希腊商人们造起来的。街中央有一座教堂，大理石的门面，漂亮的镀金塔楼；塔楼上的钟给城里传遍了悦耳的声音。据说，铸造这几口钟时，那些希腊人捧了几把银币丢在熔铁里。

目前，老弗伦西斯·克桑泰成了那个种族中的最后一个子孙。他以前是个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人；是妇女中间的一个殷勤的骑士，男人中间的一个不顾死活的赌徒。可年纪一大，他却变成了一个阴郁沉默的守财奴，避开了他的同胞，也避开了女人，厌恶了音乐和一切欢乐。他愈加离群索居，他的怪癖也愈来愈严重了。每当他的一个老朋友、或者亲戚、或者酒友死了，他就会立刻买下他们住过的房子。这样，这条街也就渐渐全部属于他了；只剩下了一幢房子，就是他隔壁的那幢。这房子里住着他的一个亲戚，他留下了一个女儿。真奇怪，她没有按照流行的风气那样当个老处女，而嫁给了一个乐师，这个乐师享有马扎尔①人的姓

氏，叫贝莱尼。这两口子到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阿巴德。

这件事使老克桑泰大为烦恼。这个最后留下的希腊姑娘为什么要嫁人—— 尤其是，嫁给一个乐师。干吗要生一个儿子？干吗那个儿子要取名叫阿巴德？干吗这些恼人的事偏偏发生在他的鼻子跟前？那幢房子也真叫人恼火；它是这条街上唯一不属于他的房子。教堂是他的；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进这教堂；牧师专门为他一人做弥撒。他是恩主，他是会众，他是管理人，他是教区代表；他供应每一家商号；他是万能的。待他一死，教堂就会关门，门槛上就会长满青草。

隔壁那一家人，没一点儿要死的迹象；男孩阿巴德象条黄鳝一样充满生气。五岁的时候，他把皮球抛过屋顶，落到了这个老希腊人的花园里，当然罗，老头当场把皮球没收了。

这个孩子后来还给他添了更多的麻烦。

在这段时间前后，国家遭殃的日子来到了。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开始互相残杀。打仗的原因，今天已经弄不清楚了。历史学家说，那全是孩子们的玩闹，起因是匈牙利的印度兵——都是伊斯兰教徒—— 拒绝用嘴巴去咬那按德国方式涂了猪油的弹药筒。或者，这是在印度发生的事？今天已完全无法断定；关于这件事，多半是从诗人们写的一些

①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歌词中了解来的，可谁相信诗人呢？

我们所以对这个古老的故事感兴趣，因为它跟白伦德·依凡有点关系，涉及到他是怎样住到贝莱尼的家里来的。他是打退袭击这个城市的那个团队的成员之一，因此，他给分配住在乐师夫妇家里。他很讨人欢喜。当时，他又年轻，又快活。有一天，那个可怜的乐师打街上回来，中了一弹，抬进家里时已断气了。这种事，在战争时期是经常碰到的。小阿巴德成了孤儿，依凡当时把他认了干儿子。过不久，依凡放下武器退役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上哪儿去，这无关紧要。依凡走之前，把所有的金钱都给了贝莱尼的遗孀，以便阿巴德继续去学音乐。他不看重钱，同时，这钱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用途了。如果他带在身边的话，谁知道会落入哪个无耻的流氓的手中呢。

他走后没多久，一个匈牙利政府的官员站在 X 城的市场上，随着一阵咚咚咚咚的鼓声，发布了政府的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德国钞票①都拿到大广场上来，举火焚毁。谁拒绝服从命令，谁就会得到相应的处理。人人都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凡是不想受到处理的人，都急忙拿来了他们的钞票,当场烧掉了。

贝莱尼寡妇有一点儿积蓄，几百福林。她怎么办呢？眼看着把她的钱掷进火堆去，她可受不了啊。她来到她的有钱的邻居那里，求他帮个忙，把她的钱兑换成匈牙利钞

①当时奥地利通用德币。

票。那个老希腊人起初听也不愿听，但是，渐渐地他发了慈悲心，成全了她的愿望。不仅如此，他过了一个星期，还来到了她家里，说：

“你父亲以六厘利息借给我的那笔钱，我不想再借下去了。这里是你的——一万福林 拿去吧，随你怎样处理。”说着，他把这笔钱用匈牙利钞票付给了她。

一星期后，另一个司令官来到了这个城市；这次是个奥地利人。第二天早晨，市场上又响起了咚咚咚咚的鼓声，这次宣布的命令是：把匈牙利钞票都拿出来烧掉。拒绝执行命令的人，都将枪毙或受绞刑。

可怜的寡妇哭着奔到她的邻居那里，问他她该怎么办好。他给她的那笔钱，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里。要是把她这笔钱取走了，他们母子俩只好讨饭或者挨饿了。他干吗付给她这笔钱？要是他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干吗兑换了她的德国票子？

“我怎么晓得呢？”克桑泰尖声喊道；接着，他一边仍旧嚷着，一面哀叹起苦命来了。“如果你要讨饭，那我也是——我比任何人都穷一百倍。我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啦。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去买一片肉。我要烧掉的钞票有十万。我毁啦！我是个乞丐啦！”

他咒骂德国人，又咒骂匈牙利人，直骂得贝莱尼寡妇求他不要这样高声喊嚷，要不，给人家听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还会受绞刑哩。

“让他们听到好了！让他们绞死我好了！我不在乎。

我要到市场上去，当面骂他们是强盗，如果他们不绞死我，我就自己上吊。我只是不能决定吊到唧筒把手上好呢，还是吊到教堂尖塔上好。”

寡妇哀求他，看在上帝面上，别做出这种可怕的事来。

“那我将落个什么结果啊？要我托着一顶帽子，去讨一个铜子吗?喏,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小铜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来，开始凄惨地哭了；他泪如泉涌。

那个可怜的女人竭力劝慰他。求他不要绝望；说屠户和面包师傅都认识他，会赊给他的。

“呃,你马上就会看到的!”老头呜咽着说“你明天一早来，会看到我吊在走廊里的一个吊钩上。我免不了这一着!”

她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可怜人带着她的匈牙利钞票来到了司令官那里，眼睁睁看着它们在市场上烧成了灰。

嘿，真是开的莫名其妙的玩笑！到今天，人们一谈起这件事时，眼睛里还会热泪盈眶。

对寡妇和许多象她这样的人来说，从此就长年累月过赤贫生活啦。她失去了父亲攒积下来的全部资金；除了那幢房子之外，已一无所有。她把前面几间房子租给人家开了个店铺，她自己住在后面，尽可能地节省她的微薄的收入。

好长一段时期，她一直恐怖地注视着她邻居的走廊，以为会看到那个老头吊在一个铁钩下面；可是她到底没有看

到这种景象。老头根本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确失去了几千福林，但是那只是些谷皮子；谷粒安全无损。他有一个秘密的隐藏处，他可以从他房子下面的一条秘密地道进入那里；这个地窖，实际上是在水下面的。它是维也纳的一个泥水匠给他造的，城里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地窖里摆满了装着一桶桶银子的桶子；这老头的地窖里窝藏的是一宗财宝。他凭着装在卧室里的一个秘密机器，只消一按弹簧，就能打开藏在河床里的一扇水门，几分钟内就可以淹没他的地洞。那里任何强盗都进不去。所有落到克桑泰手里的金子、银子，一概都进入了这个地下的窝藏处，永远不再重见天日。

这时，他的邻居，那个寡妇却受着贫穷的煎熬，她缝缝补补，辛辛苦苦地挣着他们的每日口粮。依凡给她的那几个金币，即使可以使她免于饥饿，她也是不肯动用的；专款专用—— 要让阿巴德受音乐教育，学音乐是挺花钱的呵。这孩子有天才。

可是，生计越来越艰难，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寡妇不得不抵押了她的房子；她去求她的邻居，他爽快地把钱借给了她。欠债越来越多，到后来积成了好大一笔数目。于是，克桑泰来讨债了。寡妇无法偿还，老头就提出诉讼，由于他是那幢房子的唯一的受抵人，因此，他只花了真正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就把它弄到了手。扣除了欠款和讼费，余下的钱已交给了寡妇，诸事了结，只待她离开了。可怜的寡妇带着她的儿子上了维也纳，认认真真地开始了他的艺术教育。

现在，老希腊人占有了整条街道；再没有左邻右舍来打扰他了；他不吃孩子和狗的苦头，也不吃鸟的苦头了。他的财宝越攒越多。堆挤在水窖里的桶子，多得要漫出来了，而里面盛的始终是银子。

一天，克桑泰接待了一位来客。这是个老相识，维也纳的银行家，他的父亲是这个老头的朋友，老头以前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兑换钞票，还得到过另外一些小方便。来客是库尔曼·菲利克斯。

“光临寒舍，有何贵干？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吧？”

“我的可尊敬的朋友，我就开门见山说了吧。时间对你是宝贵的，对我也一样。我在获得了邦达伐拉的公爵的许可后，已成了一家股份公司的首脑，这家公司刚开办了几个巨大的煤矿，它的资本已从一千万扩充到了八亿二千万。”

“八亿二千万,超过你的需要了吧。”

“钱是最无关紧要的一方面。我需要的是几个经营管理的名人，因为整个企业的成效，全靠管理部的热心、能力和智慧。”

“嗯,要是预计有相当的红利的话,这种人不难物色。”

“红利是不会忽视的。每个管理人员一年都可以得到五六千福林的奖金。”

“真的?多棒的收入！——入选的人才走运呐。”

“是啊,我已选定你是其中一员,我的可尊敬的朋友。”

“荣幸,莫大的荣幸!不过,在我到职之前,我必须认购多少？”

“到职之前，到职之后，都什么也不要你认购。只是有一个条件：每个管理人员必须持有一千股。”

“那就是说要缴好多钱罗,我的年轻的朋友。”

“我根本没有讲到缴钱,我只是说持有。”

“不过，我的年轻的朋友，我虽然只是一个做小买卖的乡下商人，我可知道，讲到钱的问题，认购不过是付款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这可有个例外——要是认购的双方是互相平等的话。呃，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欢喜认购这种事。好，听着。我们姑且假定你预先订购了我的煤矿公司的一千份股子，在这同时,我给你一个保证,按票面价值接收你的一千股,这样，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俩谁也不吃亏一个子儿。”

“咳！可这样一个玩笑有什么必要呢？”

“我坦白地跟你说了吧。世人的眼睛都注视着要人们的行动；如果要人们动手搞了某件事情，别的人就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在交易所里，人家知道你，我的可尊敬的朋友，买了一千股，一百个小投机者就会马上来购买股票。这样一来，你稳稳当当得到了一个拿干薪水的职务，可收进五六千福林，而我就使我的企业稳稳当当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现在,我讲的不是事实吗？”

“咳！这件事我可要考虑一下。明天我们在饭馆里碰头。”

克桑泰在饭馆里待了一个上午；倾听了所有讲到邦达伐拉投机事业的谈论，得出了一个结论：既然一切风险都由

库尔曼的盟约包揽下来了，他一点儿也不用担忧。当菲利克斯来到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好，我收下股票，不过,它们可不能缠住我的脖子,因为我不欢喜证券。证券只是证券，银子才总是银子咧。”

“别担心，我的朋友，所有的股票都由我来保存。我来为你缴保证金,我来付分期摊付的款子。”

在这件事上，菲利克斯使老希腊人完全相信了他的真诚意图，并且给了他一张保证书，保证以后按票面价值接受这些股票。

现在幕后调遣开始了。代理人和掮客已都涌来；邦达伐拉股票飞快上涨。在这段时期内，理事会始终没让一张股票落入任何人的手中。那些熊①还没有开始跳舞。克桑泰先生开始研究报纸了。不错，他始终只看经济栏这一栏，但是对他来说，这一栏可是一切智慧之树，它报道了宝贵的真理。他在报上惊异地看到，邦达伐拉股票的价格天天都在上涨。利润越来越大；一十六，一十八，最后超过了票面价值二十八福林。那些认购了二十万福林的人，两星期内就赚进了两万福林。多了不起的投机，真的，不到半个月就发了财！比比象他这样老老实实、辛辛苦苦放印子钱的人的情况吧。他在可怜的顾客身上要榨出二成利息，那可得费多大的手脚啊！搞点钱谈何容易；为诱骗某些愚蠢的白痴而引起的劳累，向某些有家室之累的穷花子逼债，或者从一

① 熊(bear)和空方、卖方是同一个字。

个垂死的人的头下抽掉枕头而引起的厌恶和憎恨；这些事情是违反天理的，但是要在地窖里装满银子，可就非这样干不可。而这儿，一个微不足道的无用的投机者，只消笔杆子划一下，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发了财。运气不是按人头平均分摊的。

库尔曼·菲利克斯向克桑泰要一千份股票的日子来到啦，这一千份股票现在已可使他赚上二万福林。哪个诚实的人都不会允许对他的权利进行这种不义的抢劫的，要不，至少也得展开一场斗争。只有傻子才会听任自个儿去当一个傀儡。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而去偷窃；可是为了填满别人的腰包而去抢劫，那可就既邪恶又不道德了。

当库尔曼·菲利克斯又上X城来的时候，这个希腊老头礼仪有加地接待了他，表面上装得一副热诚的样子。

“我希望你带来了好消息,我的亲爱的年轻朋友,”他紧紧握着库尔曼的手说。

“我是为了股票这件小事情来的,”菲利克斯回答说,显出一副商人派头。“你记得我们订的契约吧?”

“你讲什么股票?哦,邦达伐拉的!很要紧吗?”

“唔,现在要缴第一期分期摊付金了,每份两福林,因为股票是以我的名义认购的，我还得再缴一笔钱。”

“哦,所以你想来收回这些股票了?”

“我们可是有约在先的啊。”

“要是我最多只肯转让五百股呢?”

库尔曼嘴巴一瘪。“呃,我想,那我也只好算了。”

“要是我一股也不愿转让呢？”

库尔曼不安地瞧瞧他：“先生，”他说，“我想我是在和一个正人君子打交道。再说，你忘了，我已给了你一张书面保证。”

“我的朋友，我的善良的年轻朋友，那是真的。你给了我一张书面保证。写明了你要按票面价值接受我那些股票；但是我可并没有签字要承担什么啊，因此，根本就不能强迫我把这些股票转给你。你把这整个事儿看得太简单了。”

“可是，我的善良的先生，”银行家抓着希腊老头的衣领，重复说道。“听我讲。你不知道吗，这是商业上的一条规矩：这用不着书面证明的？要是我接受了你的股票，我只消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一笔就行了。你准知道交易所里的这条规矩吧？”

“我怎么知道他们定的这种规矩呢？我从来就没上那个地方去过。”

库尔曼勉强一笑。“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上过人家这样的当。我可找到我的主雇啦。你一份股票也不给我？”

“半份也不给！”

“那好。那你必须如数交出讲定了的全部款子。”

“当然。我会缴付这笔钱的。”

“我是讲全部付清。你明白吗？”

“没有问题。不要担心；钱是现成的；这幢房子就远顶得上这个数目。我付你金子也可以，付你银子也可以。”

“好，”库尔曼喊着，攥紧拳头在桌上一擂。“我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小城市里上当受骗。”

克桑泰担心他不去缴付第一期摊付金的话，他的股票就会被宣告无效。因此，他赶紧把第一期的百分之三十的股金缴进了银行。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运七万银福林到维也纳去，得有几辆运货马车才行；不光得有运货马车，还得有一队宪兵护送，这一来准会引得人们直瞪眼的。好，让他们去瞪眼睛吧！

当老头来到下面地窖里，望着那些盛着需要的款项的桶子时，他的心怦怦跳了。这些桶子装着他储存的全部财宝；他的可靠的资本。当他从二十个桶子中间挑选出要先运去的七个桶子时，他的眼眶里不由得溢出了泪水，虽然他知道这是愚蠢的。

“你们留在这里，你们没有理由可责备我的，”他说，“那些现在要离开你们的，马上就会回来的。它们是去繁殖发展，增子添孙，它们的旅途是安全的，走的不是波涛汹涌、船只可能失事的海路，而是安全的铁路。一旦股票到我手里，不会在我这里留上一夜的。我将立刻把它们卖掉，把我的银子弄回来。赚到的钱，我也将兑成银子。我拿回来可就不是七桶，而将是九桶了。”

这位希腊老守财奴为暂时失去他的银子而这样自宽自解。他夜以继日地把银子清点了出来，然后就着手安排这批货物运往维也纳去。

在克桑泰决定了这一步的前一天，那些空方也动手了。

不过，那只是一次试验；他们无非想示一下威罢了。他们开始买进了；银子一涨价，证券就跌价。从克桑泰的地窖里运来的七桶银子，到得正是时候。两辆装着沉甸甸的桶子的货车，在武装宪兵护送下，缓缓经过大街，大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等到大家知道，这些桶子里装的尽是银子，是来缴付邦达伐拉一些股票的第一期摊付金的，可引起大骚动啦。秘鲁和巴西打开闸门啦①。库尔曼的商行当然尽可能地利用了这件他们商业上的荣耀事件。这批货到达时，恰巧主办出纳员没有在家，搞得大家东奔西窜地到处找他，因为必须给克桑泰开一张收据。下午，一面交股票，一面点银子。这一切，搞得库尔曼银行里一片喧闹繁忙。库尔曼叫他的一位最能干的职员来办理这件事。他嘱咐了他该如何办理，又对他说：如果那个希腊老头给他赏钱的话，他就要吻他的手，答应全心全意为他效劳。这个人名叫斯比茨哈西。

那天傍晚，斯比茨哈西给克桑泰带去了股票，同时带去了一份写得清清楚楚的他的帐单，并且禀告他老爷，“多缴了七百福林，因为昨天银价又上升了百分之一。”

“咳！”克桑泰想，“这倒是个老实人，我要给他一点赏钱。”他给了他一张五镑的钞票。

斯比茨哈西对他千恩万谢；接着就抓起他的手吻了起来。

“咳！”克桑泰想，“我给他太多啦，也许一镑就够了。”他

①秘鲁以产银著称，巴西以产金著称。

高声说道：

“我搞错了。把那张钞票还给我,我另外给你一张。”于是他给了他一张小一点的钞票。

斯比茨哈西热情地道了谢，吻了他的手。

“咳,真是个好人——完全合我的心意。把那张钞票还给我；是这一张，我搞错了。”他递给了他一张十镑的钞票。

斯比茨哈西吻了他的双手，对他千祝福万祝福。克桑泰现在深信他已使这个人成了他的终身朋友。

“要是我是明天把银子运去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多拿一点吧，”他深思地说。

“不,请相信我,今天正是时候,明天银价就要跌百分之二了。”

“你怎么知道？”

“哦,证券交易所的那一套我才熟悉呐。”

“你？要是你很熟悉内情，你干吗不做投机呢？”

“那可得有钱才行啊，我可没有钱。我只能零零星星做些小额投机。”

“你对交易所很清楚？”

“我除了睡觉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泡在那里。”

“那你带我上证券交易所去吧。我想去看一看。”

克桑泰的意思是，一等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就卖掉他的邦达伐拉股票。

“晚上可以去吗？”他问道。

“那是最热闹的时候了,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日子。”

就这样，克桑泰被引进了财神殿。还在门外时，他就听到了一片奇怪的喧嚣声，待他进得门来，一见那副景象，他的头都几乎发晕了。大厅里挤满了戴礼帽的人。人人都在说话，或者不如说在尖声喊叫，仿佛在跟人吵架似的。他们打着手势，高举着一张张纸头，用手指做着记号和传递数字,高声喊叫名字和报价,震耳欲聋。

斯比茨哈西挺自由自在，领着克桑泰穿过人群走去。这位老商人被推推搡搡的，心里很生气，竟没有人为失礼而道歉。他很想弄明白老是重复着的“我给!”“我收!”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他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另一个字眼上了，每个人的嘴上似乎都在喊嚷着这个字眼，它渐渐清楚了:“庞塔发尔!庞塔发尔!”他一下子领悟过来,那一定就是邦达伐尔。他停下来，胆怯地向一个人问道：“谁要庞塔发尔？邦达伐拉股票卖什么价钱？”

“按票面价值加三十。”

克桑泰的眼睛发亮了。“这不可能!不可能的!”他说。“昨天是加二十。”

“那是昨天嘛。今天是三十。要是你明天去买，就不得不付三十五啦。全世界都在买这股票。一个从印度发了财回来的大财主，把他的银子全运来了，买了庞塔发尔股票。那个摩洛哥的总督和一个俄国公爵，他们俩是开银矿的，也每人订购了一万股。连得一些小人物，手头只有几百福林的，也都在抢购；他们什么都不要，就要庞塔发尔股票。你

要收什么？”

克桑泰实在没有想到，他本人会和东印度的大财主，摩洛哥的总督和俄国的公爵联合一起，也没想到他会引起这一阵喊嚷。不过他心里却没有想得这么远，他想到的是，这人是在嘲弄他吧。

“哦，先生，”他说，“三十福林可太多了。我可以加二十五给你一千份邦达伐拉股票。”

这句话在交易所里引起了一片闻所未闻的喧哗。人人都围住了克桑泰；他四面八方受到了袭击，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在他头顶上厮打，对着他的面孔直挥拳头。

“他是谁？他是谁？叛徒，贼，代理人！赶他出去！揍他！把他掷出去！二十五，他要收吗？在背上揍他二十五拳，撕碎他的衣服！”

斯比茨哈西好容易把他拖走了。他脱身出来，可真是狼狈哪，帽子破了，衣服歪了，面色铁青，气喘吁吁。来到露天地上，他的救助人对他责备开了。

“你这是见了什么鬼啦？异党分子刚刚给压了下来，踩在地上，你倒象他们的人似的，跑出来贬低自己的股票！”

“我不是要贬低它们，我只是想证实一下，这样涨了价，是不是真的能够兑现。”

“嗬，真有你的，”斯比茨哈西口气很不满地答道，“嗯，我可以告诉你，交易所可不是一个拿来开玩笑的地方。它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邦达伐拉股票稳如现金。今天贴三十，明天会贴三十二，以此类推——总是上涨。要是我有钱

的话，我会把最后一个子儿都压上去。我才清楚呐，我研究过交易所的气候，不过，从库尔曼那里听来的话，我可不能说了，我不好说。”

一听此言，克桑泰紧紧握住了这位职员的手。“你可以告诉我，”他说，“我跟你是一道的。你听到了什么？”

“好，”斯比茨哈西小心地向四面一望，放低声音说，“你说的对，你有大量的股票，因此，我也许可以给你这个暗示。庞塔发尔还没有到达它的顶点。嗬！那些不脱手的人可才狡猾哩。我知道这个秘密，有一个计划——详情细节我可不敢讲了，一讲出去，股票又会上涨的。过六个月，推动一下，隔六个月，再推动一下。哦，全世界都会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呐，我对你说的，你都看得到，过上一年，庞塔发尔就会超过票面价值一百。”

“一百！”克桑泰重复一句，惊愕得一下子靠在墙壁上了。不过他马上就恢复了。他很生斯比茨哈西的气，因为他竟把他当作了傻瓜。

“我看你啊，”他说，“你是个牛皮大王。走开吧，我自个儿回家去。”他气愤地打发开了斯比茨哈西。

第二天早晨，他一开口就叫侍者拿报纸来。他两眼急切地搜索着交易所那一栏，嘿，完全不出斯比茨哈西所料，银价跌了百分之二。邦达伐拉的股票价徘徊在三十到三十二之间，报上登的是绝对错不了的。

“我一股也不卖了！”克桑泰拍手喊道

于是他起了床，穿上了衣服。可真侥幸啊。活象一个

神话故事；一个人只要夜里开着窗子睡，第二天早晨他的口袋里就装满了金子。

正当他狼吞虎咽吃着早餐的时候，斯比茨哈西给引进来了，他洋洋得意。

“ 呃,我讲的怎么样 ?”他喊道,把报纸放到克桑泰面前，手指着交易所那一栏。

希腊老头根本不提起他已看到这个好消息；他点点头作为回答，泰然自若地说：

“ 真 的 ?嗯 ,那 可 好 啊。”

“还有什么假的；到今天晚上，它们就会涨到三十二。呃,要是我有点儿钱就好了 !”

“喏，再给你一张钞票。你自己去买一股吧。哎，别吻我的手了。我不准你这样。 ”不过他还是让他吻了。

“ 别 把 股 票 卖 掉 ,”他 继 续 说“ 保 存 起 来。下 一 次 缴 分期摊付金时，我来给你缴。看在上帝面上，别再吻我的手了！我还要给你好处哩。要是你每一次都吻我的手， 哪来这么多手啊。别忘了，我可期待着你用更具体的方式来表示你的感激。如果你的东家要在证券上搞什么花招的话，你必须马上来报告我。你一定要给我最早的消息，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好脱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现在你自个儿有了一股，你跟这件事有利害关系啦，唔，要是我们出售股票的话,我们不就是同伙了吗 ?”

斯比茨哈西吻了老人的每一个手指。

“ 我 只 求 你 一 件 事 ,”他 说“ 别 让 库 尔 曼 知 道。要 是 他

发觉我向别人泄露了他的秘密，他会当场把我解雇的。”

“放心。你是在跟一位正正当当的绅士打交道，’希腊人尊严地答道。

这位正正当当的绅士相信已把这位诚实的职员拉到了自己这边，从此会向他泄露他的雇主、那位体面的银行家的秘密了。这可真是一場正当的赌博。到底哪一位正正当当的绅士打牌打得妙，我们会看到的。

第 十 九 章

不，叶维琳

依凡回来得恰是时候；煤矿里正需要他。当他在佩斯决斗的时候，邦达伐拉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离他的工人村不远的地方，几幢大厦几乎是以奇迹般的速度耸立起来了，每当人们不管造价多少，只问多久能够竣工的时候，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那家公司的股票还未发行，这个企业却已花掉了一百万。一切都在狂热地往前赶。这里有一个用机器造瓦的新发明，那里有一架供应砌墙材料的小机器。土方工程是先进的，烟囱冒着烟，屋顶已经盖好，一条街道已建造起来 象变戏法似的,一个新城市出现了。

对这一切活动，依凡是一无所知，全叫他的助手朗尼给瞒住了，此外，朗尼也始终没有提起过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个因素已在工人中间初次出现,它跟‘碳酸气’及‘沼气”一样危险，而且同样性命攸关。这个新因素就是“罢工”。依凡的一部分工人为了争取加薪而罢了工，如不加薪，他们就要到他们称为“上等人工厂”的那个新煤矿里去干活了，那儿出的工钱，几乎要高出一倍。这事是在朗尼对工人们讲了话之后发生的，他说，他已应聘到那家新公司去

当经理。他自然希望依凡的最能干最优秀的工人跟他一起去，这样，他们也可以在新公司里多赚些钱。谁受得住这种诱人的提议呢？矿工象别的人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价格。

依凡现在可明白过来啦，在那位正在组织一个将促使自己毁灭的公司的人介绍下，他聘用了这一个家伙，并让他参予他的业务机密，可真是干了蠢事。

一个科学家未必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当依凡在研究他的煤矿里洪荒时代会不会有动物生命的时候，他根本就没看出一个竞争的公司挨在他自己的工厂旁边的危险。不，何止如此；他还听任自己受了一种小聪明的蒙骗，掉进了他的老朋友菲利克斯为他设置的陷阱。依凡是个想得开的哲学家。他想，牛奶倒翻了，哭也没用；他有两个宽肩膀，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要拼命推动命运的轮子。不过，他说是这么说，成功的希望却很渺茫。

他一回来，一听到这一危险的风声，他就把他的工人们召集了起来。

“伙计们，”他说“那家新公司给你出的工资，他们付得了的话，我可向你们人格担保，就非受到巨大的损失不可。到目前为止，我经营这几个煤矿，已经有了相当的利润；今天，我在这笔利润里提出一部分钱来，作为你们平常的工资的附加工资。以后，我再赚到了钱，就大家一起分。年底的时候，我将把我的账本放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选举出一个人来，由他来仔细审查帐目，每个人按照他的工资和所做的工作，都可以分到他的一分。如果你们同意这个公平的提

议，那我就继续干下去。如果你们认为还是去拿另一家公司出的高薪更好，我也就不跟那些有几百万钱可花的人来竞争了；那对我来说是愚蠢的。这样，我就把我的矿山卖给他们，而这一来，有一点你们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一旦把两个矿都弄到了手，看到已没有竞争的可能，工资就又会降低的。这里，我向愿意支持我的人，提出一个终生的约定：只要我活着，这个矿的利润就由我和我的工人们大家一起分。”

许多工人都领会了依凡的提议，这是那家新公司所无法仿效的。一多半工人接受了依凡的提议，答应留下来了。可是，有许多人，却在被派来煽动捣乱的走狗的影响下，转到那个“上等人工厂”里去了。

那些留下来的工人，很吃离去的人的苦头。这两派人，没一个星期天不打架。

依凡不久就听说，他的有力的对手又想出了一个卡他的办法。他那些顾客——他给他们送去了大批的代销货，不仅有煤，而且还有钢和铁——都给他来了信，说那家新开的邦达伐拉煤矿公司出售的同等货物，价格要低百分之五十，因此，除非依凡准备同样减价，他们就不能再和他做生意了。工资加百分之五十，利润减低百分之五十，那等于是白干啦。朗尼已把依凡的事业抓在手掌心里；他能够毁掉它，而他也打算毁掉它。依凡对这点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沮丧。他向以前的顾客们一一写了信，说不管煤或者铁，都不可能再降一分钱的价了，即使勒住他的脖子要他的命也办不到。这样一来，他的煤和铁都堆积在货仓里了；在邦达

伐拉的大街上，已几乎看不见号有他的名字的货车。煤矿和铸铁厂开工也是白搭了。

那些仍然忠实于他的人，景况很不妙。以前的伙伴常在大街上揶揄他们。“利润在哪儿呀？”成了一句口头禅。依凡竭力抚慰这些失望的人；他要他们等一等。他预言，到了年底，他们就会占上风。把东西白白丢掉，可不是做生意之道，那家公司欢喜这样干就这样去干吧，他可不想学这种自杀的榜样。

新工厂里的几幢建筑物现在已经完工，那家公司的理事们通告说，他们将为企业举行公开庆祝。董事长、理事、经理和股东们，都将受邀从维也纳赶来参加盛大宴会。

工厂里那个最大的大厅已经布置成餐室。为那伙显贵的陌生人，同时也为工人们摆好了桌子。人们盛传着，那位公爵已经来了。那家公司选举他当了总经理。两位公爵都是工商企业的赞助人，不过，肖巴尔德公爵有杰出的理财本领 据说,他搞任何投机事业,都是稳稳当当的 还说,他在这家新公司里有一百万股子。其实，这一百万是库尔曼给他的，以便增加邦达伐拉资产的价值，不消说，这一百万股子并非确有其事。

在开业典礼之前,要举行一项宗教仪式,干这件事的唯一适合的人，当然是有名的萨穆尔修道院长了。在这样一批高贵的客人面前，叫马霍克牧师这样的人来是不相宜的，虽说他整年到头在为这些人奔波效劳。

客人们从城堡里来了，他们是前一天到达的。他们乘

着华丽的大马车进入了市镇。最前面的是肖巴尔德公爵的车子，马鞍上饰有他的纹章，后面两个跟班穿着耀眼的深红和金色的号衣，坐在车夫座上的那个马车夫戴着一头上了发粉的假发和一顶三角帽。马车驶到教堂门口，跟班跳下车来，打开了车门。一位白发老绅士先下了车，他长着一张修得光光的、和蔼可亲的面孔，气派挺富贵。他把手伸给一位身穿华丽的天鹅绒镶花边衣服的太太，后者雍容优雅，漫不在意地跨下了车。大家都看到了她穿的紫色绒鞋和绣花丝袜。

“多阔气的太太！”大家窃窃私语着，“准是一位公爵夫人，那些个老爷手里都拿着帽子在教堂门口迎接她呐。”

只有一个穿粗布上衣的人喊了一声“叶维拉！”

这是沙弗伦·彼得。

那位太太听到这声喊，笑嘻嘻地向人群转过脸来。

“不，”她说，“是叶维琳。”

她文静地低着头，稳稳当当地上了教堂的台阶。

叶维琳的虚荣心使她来到了邦达伐拉。她要让以前看见她赤脚穿木屐的伙伴们看看她的丝袜子。这是这个乡下姑娘的虚荣心——请注意，不是骄傲，仅仅是虚荣心。她并不象某些暴发户那样看不起她的朋友；她要为他们每个人都做点好事。她已准备好要给他们一点钱，赢得他们的感谢，特别是给几个从前待她很好的人；她尤其想对那些人实地证明一下：她虽然显赫高贵了，却不忘他们对她的恩情。现在她可以来报答他们了。

叶维琳指望看到她从前那位新郎。他失去了她，可能早已自宽自解开了，并且已经另外娶了亲。稍微送他一样礼物，就会使他幸福的。

她也指望会碰到依凡。她感激地记着他的好意，想到现在已有能力来表示对他的感谢，心里很高兴。她不能送他一份礼物，但她可以让他知道这家大公司有威胁着他的产业的危险，万一他同意和他的劲敌和解的话，她决心运用她的影响，竭力为依凡说项。

唔，确确实实，正是这种做好事的扬扬自得的愿望，使叶维琳来到了邦达伐拉。她已经想出了同依凡第一次碰头的办法和地点。

邻近的知名人士和地主已都收到以公爵的名义发出的请柬，前来参加工厂开业典礼的盛大宴会。谁也不能谢绝这样一种邀请。这是真的，叶维琳曾向萨穆尔修道院长提议，他应当担负起调解人的任务，去拜访有学问的同行白伦德，并带他来参加宴会。可修道院长一听却大呼大叫起来，说要他去请白伦德来晋谒他们这批老爷，说什么他也不会去。他讲这话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为什么不能去。

回到教堂门口来吧。当沙弗伦·彼得呆呆地站在那儿，眼睁睁地望着他以前的新娘渐渐消失的背影的时候，他觉得有人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转头一看，原来是菲利克斯·库尔曼。彼得的面孔一下子煞白了，这部分原因是出于恐惧，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内心的愤怒。可是，菲利克斯却泰然一笑，显出一副大人物的漫不经心的派头，因为在他看

来，沙弗伦只是一个地道的笑柄罢了。

“你好，伙计。别忘了来吃饭。”说着，他跟公爵走进教堂去了。

沙弗伦·彼得仍旧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些高贵的绅士一个个下车来，当人群开始向教堂里涌去时，他也跟着人流进去了。他挤到教堂的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在一个圣者的神龛前面跪下身，双手抵着墙壁，双臂夹着头，发了一个誓，一个可怕的、骇人的誓。那些看到他低头跪在那儿的人，以为他是在忏悔他的罪孽哩。待祷告完毕，或者诅咒完毕，他很快地站起身，不等那个盛大的仪式告终，就急忙离开了教堂，一边走，一边回头恶狠狠瞥了一眼，因为他觉得神龛里的那个圣者正指着他在喊叫：“抓住他！他是杀人凶手！”

教堂的仪式一完毕，那伙贵客就驱车驶往公司的工厂，到那里视察去了。他们的车子驶到筑在街上的凯旋门下时，受到了一个工人代表团的迎接。一位最有口才的人发表了一通演说，要不是他讲到半腰上卡住了的话，这篇欢迎词本是挺感动人的。那位朗诵诗歌的年轻姑娘就比较侥幸了，她的小妹妹向叶维琳献了一束花，叶维琳吻了这个孩子。

“啊！你是小玛利亚。认识我吗？”

可是，那小孩看着这位美丽的太太，却吓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客人们在朗尼先生的带领下，对那些建筑物——工厂、机器、铁厂，一个不漏地看了个遍。他们都累得要命，因此，

当来到那间布置成宴会厅的仓库里时，大家都很高兴。这里，两个乐队奏起了《拉科治进行曲》① 来迎接他们。受到邀请和未受到邀请的大批客人——绅士、农民、牧师和吉卜赛人，都来参加宴会了。可是，叶维琳却找不到依凡。他连辞谢的便条也没送一个来。多粗野的人——不过，也许他有他的理由。既然你是预先举杯庆祝战胜敌人，敌人就完全有权拒绝出席这个宴会嘛。沙弗伦·彼得倒是来了；他被待为上宾，坐在工人席的首座。他的感觉尽管迟钝，这却使他不由地怔了一下。举目四顾，他看到自己是邦达伐拉煤矿的独一无二的代表。

宴会一直进行到黄昏。绅士们和工人们都兴高采烈。宴会快结束时，菲利克斯把彼得请了过去。将他介绍给了公爵。

"这就是我告诉过阁下的那个勇敢的矿工。"

沙弗伦感到血涌到了头上。

"喂，我的好朋友，"菲利克斯继续说，"我们分别后，你的境况怎么样？你还怕'大夫'吗？唉，给你一张膏药，它会治好你从前的损伤。"说着，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塞到彼得的手里。"不，"他又说道，"不要谢我，去谢那位仁慈的太太吧，她记得你呐。"

他指指叶维琳，彼得吻了她的手，或者不如说，吻了她

① 拉科治（1676—1735），是匈牙利的一个起义领袖；十七、十八世纪时领导过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失败后，他们都被迫流亡国外。

的美丽的紫红手套。

这个吃人者变得多么厉害啊！他已变得温温顺顺了。

“那位好太太，”菲利克斯说，“可是好心人呐。在她的恳求下，肖巴尔德公爵阁下已经在这个新公司的工厂里给了你一个工头的职位，年薪是一千福林。你觉得怎么样？”

他能说什么呢？他吻了那位大老爷的手。

库尔曼倒了满满一大杯起泡的香槟酒，递给彼得。

“一口喝干，”他说，“不过先为阁下，我们宽宏大量的公爵干杯。”

“也为这位亲爱的太太的健康干杯，”公爵殷勤地加了一句。话音刚落，喇叭吹响了，沙弗伦·彼得、公爵、银行家和叶维琳互相干了杯。

这一幕使工人们看了都很高兴。这里没有骄傲，绅士们同一个普通的矿工碰杯。这是好风气。

这时，沙弗伦·彼得弄不清楚了，这两位绅士，哪一个是叶维琳的丈夫啊，另一个跟她又是什么关系呢？他喝干了酒，放下了杯子，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三个人中找个人来问一下，因此，这个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答。

宴会在一场精彩的焰火表演中结束了。轮转焰火上窜出来的火星，象熔化的金子形成的一阵大雨一样落在依凡的矿山上。

第二天早晨，沙弗伦跑到依凡那里，告诉他说，他已经在那家公司做事了。

“你也去了？”依凡痛苦地说，“好，走吧！”

彼得的脸比任何时候都苍白。他原来以为他准会因变节而挨一顿臭骂，可现在竟没有挨骂，他积在心里的话突然脱口而出了。

“你当时干吗叫你的朋友为大夫？”

“他是一个博士嘛①。他是个法学博士。”

沙弗伦威胁地点点手指。“不管怎么样，你当时叫他大夫可大错特错了。”说完他扭转身就走。

依凡的精力越来越经受着考验。天天都有新的叛变。他的一些最好的工人都已离开他，去投奔了敌人，敌人升起的大熔炉，把他的几个小烟囱彻底压垮了。那些跟他的业务上有关的人都已和他疏远。他们见他进行着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都把他看作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傻瓜；但是，前途越是阴暗，他倒越是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想看看这件事情的辛辣的结局。他不会离开他的老家，他自己的小小的地盘的；他将担负起一项实力不相称的、也许并无结果的任务，来反抗他的显然已经得胜的敌手。

在他倒运的时候，有一个完全可靠的朋友却始终支持着他，使他不至于完全绝望。这个朋友就是九九表。依凡在开始计算之前，自己向自己问道：

“这个工厂是一伙商人搞的公司吗？不，是一个投机者搞的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吗？不，是一场赌博。它是一

①博士和大夫在外文中是同一个字。因此，这一句也等于是说：“他是一个大夫嘛。”

家工厂？不，一个巴别的高塔[①]。”

他继续考虑这件事。“二加二等于四，随你怎样颠来倒去算，总归还是四；即使欧洲所有的国王和皇帝都下了命令和谕示，通告他们各自的臣民，说二加二等于五，即使罗马教皇向所有的忠实信徒颁布了训谕，说二加二等于五，即使最高财政当局也宣布说，我们要把二加二算作五，所有这些人——国王、皇帝、教皇和会计官——也都不可能改变二加二是等于四这个事实呀。邦达伐拉公司的那些赫赫有名的股东都拒不接受商业上的事实。这家新公司的建筑、创造、发明、订合同、买进和卖出，全然不顾起码的数学规则，事情很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将来的死活。因此，我看得到这个骗局的下场的。”

到年底，那家公司使股东们吃了一惊。邦达伐拉的股票，虽然马上就要缴第二次摊付金了，在交易所里，却开始波动在三十五福林至四十福林之间了。在这种时候，所有的早期证券一般都是买进的。克桑泰想，现在可是他抛股票和把他的银子弄回来的好机会啦。他正打算到银行里去，这时接到了斯比茨哈西捎来的一封密信，叫他当心别犯出售股票这种错误。“今天董事会开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下一次开全会时，将使股东们大吃一惊：他们会得到百分之二十的红利，这样一来，股票就会马上涨价。’这是一个绝对秘密，但是斯比茨哈西不能让他的好朋友蒙在鼓里。

①在巴别，世人想造一座通天塔，后来因为耶和华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彼此言语不通，塔就停工不造了。(见《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

到下次开全会时，商业界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邦达伐拉煤矿公司开头两个月竟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除平常的利率之外，董事们还能给每一股提供六福林的红利，加上平常的利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这可真是在两个月内闻所未闻的利润啊。

依凡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放声大笑了。那家工厂能赚多少钱，他才最清楚呐。可是，篡改一下帐目，弄出这样惊人的计算结果来，这是很方便的。那批胡涂而又轻信的股东怎么会懂得这一套玩意儿呢？董事会对实际情况可才清楚哩；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外人到头来要吃苦头；这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在证券交易所里又没有军事法庭，受损害者是没有公道的。

克桑泰没有卖掉他的股票。他用银子缴了第二次摊付金，欢欢喜喜领了红利，幸好斯比茨哈西劝阻他在三十五时出售他的股票。现在股票已经涨到四十啦，还在继续上涨。

依凡沉静地注视着这场恶毒的讹骗。他心里想“他们的赌博能赌上多久？”

第 二 十 章

尊 重 粗 黑 呢

真是巧合，依凡正在心里想：“他们这场赌博能赌上多久？”这时，沃尔德马公爵刚好在交易所里碰到了得意洋洋的库尔曼 · 菲利克斯，他问道：

“你认为,这场喜剧能演上多久？”

“第三幕还没开演哩。”银行家回答道。

“对啊，第三期摊付金。那我可要叫你自作自受啦。”

“这我们会当心的。”

空头们猜不透库尔曼在搞什么名堂。他有一个计划是毫无问题的；可了解这个计划的，却只有萨穆尔修道院长和肖巴尔德公爵两人。

第三幕戏不是摊付金；而是邦达伐拉铁路。这件事困难重重。政府对匈牙利恼火了，一气之下，他们对铁路之类等等建议连听都不爱听。让这个国家去见鬼吧；他们管它干吗？他们的愤慨是有道理的。每个穿粗黑呢的匈牙利人都反对他们嘛。公务员们,中产阶级,国家的智慧,都宁愿放弃他们的职位和政府的奖励，也不愿屈从那批由维也纳的内阁当作政府豢养的怪物。好啊！就公务员来说，你辞了

职，找些代替的人可才容易呐。一桌筵席摆开了，不愁请不到客人。那批新雇来的人宣了誓，薪水拿到了手，肚子填饱了，却从来不做一件推行政府措施的事。在辞了职的公务员和新委任的公务员之间，只有一点不同：一个是公开宣称不干，另一个是假装要干点什么，可是发觉到要干什么都干不了。他们想推动车子，可是车子却动也不动。很明显，政府从中产阶级当中穿粗黑呢的人那儿，是不能指望什么的了。从前，那批穿绸着缎的人——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族、律师以及牧师——倒起了一种平衡作用，现在他们全都离开了。大主教提出了抗议，主教们在劝导贵族，上等阶级都聚集在佩斯，谈论着谋叛。

如果我不能使人屈服①

且再说粗黑呢吧。人人知道，粗黑呢是最普通的衣料，是贫寒阶级的人才穿的。可是突然间，这种衣料，在奥地利帝国的首都也穿着起来了。这倒不是某个阔太太一时兴起的翻新花样，以为靠着她的优雅的风度，就能使最粗陋的衣料提高品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这个全部穿粗黑呢的王国的立法机构起的头。唔，有人反对吧？怎么会没有呢？我们不是都相信民主的吗？不错，那些正直的人②对立法辩论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这却有一种不可估量的好处：他们不会去发表演说，因此，也就决不会去阻碍

①这是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用拉丁文写的罗马人民史诗《艾尼丝》中的一句，这里只引用了前一句。下句是“我就发动地狱的力量。”

② 指立法机构里的议员。

政务的进程。他们根本不懂国际公法、公民权利、错综复杂的财政细目，也不懂得预算编造；这种田园牧人式的单纯无知，使他们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信任，因为这使他们不受嫌疑。谁也不能够因为他们担任政府官职，而怀疑这样可敬的代表在偏袒政府。

引导众议院里穿粗黑呢的人，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在匈牙利，这种时兴风气也得采纳才是啊。众议院里不是有一百零八个席位在等待着优秀人物吗？这些席位，有一根杠杆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牧师党的影响。

匈牙利的牧师，是那样一种可怜虫，那样愚昧无知。他们实在宁愿继续忠实于拉科治的传统，而不愿采纳维也纳颁布的新奇观念。就连马霍克先生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牧师，他也把上级寄来的，叫他星期天向教徒们宣读的那道命令给退了回去，说那是一个错误；他可不是一个市镇上的公告传布者。政府要发公告的话，就由县法官发命令，吹吹打打到市场上去发布得了呗。讲道坛可不是发布政府公告的地方。匈牙利的牧师，都一个个这样拒绝了，面对着这种公然的反叛，政府下了决心，一定要摧毁牧师的势力。

“现在是行动的时候啦，”库尔曼·菲利克斯对萨穆尔修道院长说。

大主教到了维也纳；他的谒见遭到了拒绝；他已经失宠。匈牙利的牧师党是注定要遭劫了。对付它的宝剑已经出鞘；一剑砍来的时刻正在日益逼近。

邦达伐拉铁路是登上派那苏的梯级①。要是这事成功

了，要是这事进行得顺利，库尔曼商号就将和佩里列斯商号并驾齐驱；那时，匈牙利教会资产的教皇公债也就出笼了。一切都在此一举！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对整个帝国的影响，金融界的成就，以及教会的胜利！

萨穆尔修道院长已着手进行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第一件事，是把一百零八个穿粗黑呢的匈牙利人引进立法机构去，以此确保获得邦达伐拉铁路、主教的职位和参议院的席位。这三件事都在他的手掌心里，因为他可以拉起三根绳子，调动政治家、财政家和有影响的女人。

一个星期六，依凡感到很意外，朗尼来拜访他了，三言两语就谈到了来意。邦达伐拉一带的地主和居民都想派一个代表团上维也纳去，向政府和议会请愿，要求改善他们山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这件事关系到依凡，也关系到其余的人，因此，希望他和他的工人们能参加明天举行的群众大会。

依凡当场拒绝了一切合作。他说：“我们是生活在特别的法律底下，法律禁止政治集会。这次群众大会有政治目的,因此我不想违反法律。”

不顾他的反对，大会在第二天举行了，萨穆尔修道院长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他的威严的外表不由得使人尊敬，他的提议又清晰明了，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件事的好处

①原文是拉丁文。派那苏是希腊中部的一座山，为祭祀文艺女神缪斯之地。

是无可反驳的。为了求得大家的拥护，机灵的修道院长注意在他的演说中不提到“帝国议会”[①]这个可憎的字眼。全体一致通过了决议，选出一个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立刻上维也纳去提出人民的请求。十二名代表由修道院院长当场推选，他的选择获得了高声的喝采欢呼。邦达伐拉的股东们不负众望，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慷慨，不仅为代表们出了路费，还送了每人一件粗黑呢上衣、一顶帽子和一双靴子。

十二套新衣，这就值得上维也纳走一趟了。不过，总还不是自觉自愿呵。乡下人有疑惧；他们不喜欢跟绅士们同桌吃饭；他们怀疑这些礼物到头来是要花好多钱买的。这个提议是别的绅士提出来的话，那准会遭到反对的，可是听一个牧师，一个有名的牧师的话，那保险没错；既然代表团是他领的头，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虽然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不得不担负起责任，有朝一日会倒霉。倒什么霉呢？哈！到时候就知道。十二个人一旦到了维也纳，他们同胞的利益也就出卖给魔鬼啦。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反正有这位牧师跟他们在一起；这是他们的安全保证。

尽管如此，十二个人在穿上新衣服之前，还是对他们的救世主宣了誓。他们将否认自己能读会写。他们决不签名画押，要是有人问到他们，谁在邦达伐拉有没有房子田地，特别是，有没有儿子，他们都将不予回答。

开过大会后两天，在修道院长率领下，代表团出发了。

① 德语 Reichstag，奥地利人通用德语。这里是指奥地利帝国议会。

沙弗仑·彼得是十二个人当中的一个，因为维也纳特别需要他这个人。

过了一两天，依凡受到了本县陆军指挥官的传讯；他被控犯了法，罪名是当众污蔑帝国议会，阻止人们特别是阻止他自己的工人参加合法的示威，侮辱议员，而自己又同秘密社团有牵连。他受到警告，嗣后再犯，严惩不贷；这次免于刑事处分。

依凡知道这种告发是从何而来的。要想彻底破坏他的事业，就必须把他监禁一年，到一年之后，他才能被确定无罪，让他获得释放。在这段时期内，他的资产将会毁灭。

依凡算运气好，眼下那个看守的老婆正在闹病，要拘禁他的话，就非得把她从那几间给受审前的嫌疑犯住的屋子里搬出来不可，因此依凡才给放掉了。

嗬！十二个邦达伐拉来的人，穿着十二套粗黑呢新衣服，到达京城的这天，可真是个重大的节日啊。他们来啦！是匈牙利人，难以驾驭的土著。派到帝国议会来的一个代表团，对二月宣言表示答谢，第一批先驱！他们该当受到三呼万岁。

报纸都赶忙发表了欢迎他们的文章；各种政治色彩的社论都评论了这次新的令人注意的请愿。

内阁总理亲自接见了代表团，接见时，修道院院长用很得体的措辞提出了他们的请求，着重陈述了人民希望他们的国家从目前的处境下解放出来的愿望，他们已经学会区

别谁是真正的恩主，谁是宣称他们懒散成性、不可救药的假发言人。修道院长着重讲了组成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们的聪明才智。总理大人听了，紧紧握着修道院长的手，叫他放心，说主教的职位马上就会腾出来，他将留心找一个忠实的牧师来担任这个职位。大人接着跟代表团的成员们谈了话，由于他讲的语言他们一字不懂①，因此，他们对他说的都非常满意。修道院长告诉大人，沙弗仑·彼得是这一伙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个，大人对他特别注意了一下。他握握他的手，说他希望代表团的代表们能出席早晨的会议；将给他们留下几个座位——在旁听席里。

彼得跟他的同伴们接受了邀请。他会说德语，也会说法国话；他在当水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两种语言。

总理始终没有提到准许建造邦达伐拉铁路的事，而那可是最要紧的事啊。

下一次帝国议会开会时，旁听席的前排已留给了这几个贵宾。他们坐在扶手椅上，胳膊肘搁在椅臂垫上，他们的圆帽子挂在扶手上。

总理大人作了一个多钟头的演说。反对党硬说大人演说时，他为了看看匈牙利人的反应，向旁听席上瞥了五十二次。有一个人睡着了，他的帽子掉进会议厅里去了。它落到一个代表身上，惊醒了他的香甜的瞌睡。这件琐事给官

①指匈牙利人听不懂德语。

方的报纸提供了三天的资料；接着，它变成了那家讽刺杂志的所有物。给这些匈牙利人的嘴里塞进了许许多多他们从未说过的话。不必担心，这些优秀人物不懂德文，没关系的。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在旁听席的扶手椅上，他们坐在那儿比躺在他们的床上还惬意。

他们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给带到了剧院里。不是布尔格剧院——那对他们不适合——而是带到了特留曼剧院，那里正在上演一个适合他们看的戏，有大量的戏谑、唱歌、跳舞，最好玩的是，主角是由美丽的叶维琳，库尔曼夫人扮演的。沙弗仑·彼得会认出她吗？

歌剧院里有一个意大利剧团正在连续上演，叶维琳无法获得歌剧院的聘请。等那个剧团演出结束了，如果叶维琳先在一些次要剧院里学会了演出的技巧，对脚灯渐渐搞习惯了的话，那她就会有一个受聘的机会了。因此，她就在特留曼剧院演出。

她的天赋才能和非凡的美丽引起了轰动：那批阔少爷① 给这位新红人搞得疯疯癫癫了。这出为了向这批特殊的客人致敬而上演的戏，是奥芬巴赫的一个轻浮的歌剧。观众中的那批贵族比穷人更欣赏这些做作的表演；穿粗黑呢的平民客人们对这一套却怎么也不感兴趣。

这些穿轻衣薄裳的妖女的芭蕾舞，卖俏的动作，诱惑人的微笑，大胆的露手裸脚，以及她们的短裙子，全不合邦达

① 原文是法语。

伐拉矿工们的口味。不错，在煤坑里，姑娘们是不穿裙子的，但她们那是在干活。谁会去想到这一点呢？绅士们有骑士精神，乡下人同样也有骑士精神；乡下人实地履行坏心眼的人是可耻的[①]这句格言，比起那些读书识字的上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现在，叶维琳一出场，他们却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她登台表演的象是一个隐在金色云朵里的仙女或女神；而那些云却是透明的。彼得一想到全世界都能看穿这种薄薄的外衣，气得脸都通红了。叶维琳笑嘻嘻的，左一瞥，右一瞅，当许许多多望远镜盯着瞧她的时候，彼得妒忌得心如火焚。他忘记了这只是在演戏，那些在台上一演就是一两个钟头的仙女，许多都是贞洁的女人，是好妻子和好女儿；在舞台上的事只是逢场作戏，不是真的。

这位从前的新郎却不是这样看，你知道，他是一个穿粗黑呢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佬，他的愚昧的心中充满了战栗、憎恶、愤怒。她居然会听任人家吻她，让人调情说爱——可耻啊！不,我的好彼得,这不是可耻,而是巨大的荣耀。包厢里向舞台上抛来了一个个的花束和花圈；她几乎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了；那全是花哪。剧院里响彻着一片喝采声。这不是可耻，而是荣耀——虽然不是给予一个圣者或者一个贤淑女人的荣耀；而倒更象是对偶像的崇拜，而女人可多半欢喜受人崇拜的。

他自我安慰地想：幸好他的伙伴当中谁也没有认出叶

①原文是法语。

维琳。但他的心已受了伤。

他走的时候,遇到了修道院长,他问他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你对维也纳厌倦了,彼得?”

“唔。”

“稍微忍耐一下。明天我们要去看望一位可爱的夫人。”

“我们跟那些可爱的夫人有什么相干?”

“别问了。如果我们要想达到目的,那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干。我们得去求这位夫人为我们说句话。她对总理大人说一句,比我们说一大篇还灵。”

“好吧,那我们还是去看她吧。”

第 二 十 一 章

两 个 恳 求 者

第二天，十一点钟，萨穆尔修道院长叫他的随员带他们上那位有势力的夫人家里去了；这位夫人跟大人说一句话，比牧师们和政客们精心准备的演说还要有份量。

马车在一座豪华的公馆门前停下来；门铃一响，一位身穿挺有气派的红色号衣的看门人，应声开了门，他们从两排大理石的柱子中间，登上了台阶。楼梯也是大理石做的，铺了又软又厚的地毯。乡下的教书先生要是有这样一块料子，他准会拿来做一件漂亮的上衣哩。楼梯间里，放着几尊可爱的雕像，穷乡下佬们几乎想跪下去吻吻她们的手呐。楼梯间盖了玻璃屋顶，暖烘烘的，所以那些可爱的温室植物和昂贵的磁器都不会受到寒气的糟蹋。几个佩戴银肩章的仆人，把来客从前室引进了客厅。他们一看，简直大吃一惊。这里看不到墙壁，尽是一块块豪华的锦纺的镶板；同样的料子做成的有一根根金条的帷子。缎子镶板上挂着装在奢华的画框里的名画。窗子上方镶的都是彩色玻璃，就跟大教堂里看到的那样，窗子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大理石白壁炉，壁炉台上摆着一口时钟，钟上的一个美人合着悦耳的滴

嗒声，在均匀地摆荡着。一色的红木家具。天花板上雕着镂金的蔓藤花纹，又是一幅悦目的美景，天花板下吊着一个点了上百支蜡烛的枝形灯架，把它那成千颗玻璃饰珠照得五彩缤纷。

邦达伐拉的代表团还没来得及领略一下这个仙人宫的珍奇，一位穿黑上衣、系白领带的绅士出来了。这位大人物他们以为就是屋主人，结果却是一个不相上下的重要人物——侍仆。他告诉他们，女主人准备在隔壁屋里接见他们。

通往这个内室的不是一道门，只是几块厚厚的花缎帷子。这个客厅比刚才这个还要惊人。壁上都嵌着鸽色的绸缎。从天花板到地板，立着一面面镶在瓷框里的大镜子，镜子之间，都有一个大理石的舞蹈仙女雕像的托架，石头地板上铺着柔软的地毯，脚一踩上去，好象陷在夏天的草地上似的。壁炉是黑色的大理石做的，装了银的炉格。家具是凡尔赛式的 桌子、椅子、扶手椅和踏脚凳都是淡色的，装饰着优美的花饰和可爱的发托①图案。每一样家具都是一件杰作。在正桌和托架上，摆着各种各样造型别致的日本花瓶。有一扇窗子里，造了一个玻璃鱼池，里面尽是金鱼和海葵。

可怜的乡下佬几乎没有注意这些美丽的东西；他们的注意力都叫那些长镜子里的自己的影子吸引过去了。愚昧无知的他们，还以为那是戴金十字章的修道院长率领的另一个代表团哩。可是，看到那位走上来迎接他们的阔太太

① 发托(1684—1721)，法国画家。

的美貌，他们惊愕得把这番奇观也忘掉了。

她多么可爱动人啊。她穿的是一身罩着昂贵的花边的紫罗兰绸衣服，黑发一鬈一鬈垂在肩膀上；她的脸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销魂，那么雍容华贵，代表团里的人都差点想向她下跪啦。

只有沙弗仑·彼得一个人认识她；这是叶维拉。

现在，修道院长低低地躬着腰，毕恭毕敬地向她提出了代表团的要求，请她对邦达山谷的居民给予大力照顾。那位夫人很和蔼地回答了他，答应尽可能施展她的影响。她对这事是热心诚意的，她还笑着加了一句：

“我自己就是邦达伐拉的一个孩子嘛。”

听这话，代表们互相望了一眼，心里都在思忖：她准是邦达伐拉的一个地主的女儿或者妻子吧。

只有沙弗仑心里很难过。

“她是什么人？”他想。“昨天夜里她还在唱歌，跳舞，演戏，抛头露面的，大家都用望远镜望她，而我却不得不用帽子遮住了眼睛，免得眼看着她堕落，可今天，在这里，她象个皇后一样，答应我们去影响那些内阁大臣。这是真的吗？莫非昨天夜里是一出喜剧，要不，今天她和这位牧师演了一场机灵的滑稽剧？”

沙弗仑·彼得曾经到过斐吉群岛，他记得，当白人洗掉手上的黑污，露出他的本色的时候，那些土著是多么吃惊啊；而这里只是整个身体的问题罢了。

修道院长似乎对这次谒见的结果很感满意，他向跟在

后边的人做了个动身的手势，对那位夫人恭敬地鞠了一躬，那位夫人凑着他的耳朵讲了一句话。

修道院院长拦住了正要走出屋去的沙弗仑·彼得，对他低声说道：

“你留着 这位仁慈的夫人想跟你谈一下。”

沙弗仑感到血一下子冲到了头上。他几乎趔趔趄趄了，当他回到屋里时，他简直动都不会动了。叶维琳却伸着双手，赶忙奔了过来。她已脱掉了手套，他感觉到她那紧握着他的棒硬的手的柔软的手指；他又听到了他以前常听到的她那清脆甜蜜的声音。

“哦,彼得,对我说一句话——一句亲热的话,”她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两三次。“还生我的气吗？得了，彼得，别再烦恼了。留下来同我一块儿吃饭,我们喝杯酒,讲和了吧。”

她挽着他的胳膊，用她那只看去好象从来没有受过艰辛的纤嫩的小手，摸着他的腮帮。

叶维琳虔诚地信守诺言，经常报告公爵：她什么时候要接待客人，公爵也保留着他不赞成接待时所使用的否决权，因为在那些文艺爱好者当中，甚至在那些显然可尊敬的绅士当中，有几个人是不该持有进入一位不住在丈夫家里的太太的客厅的入场券[①] 的。

公爵欢喜愉快的外交，要是他嘉纳那一伙来客，叶维琳

①原文是法语。

又为他尽主人之谊的话，那他就越发高兴了。

正好这一天，叶维琳告诉公爵说，她要会见两个客人。其中一个是沙弗仑·彼得。

公爵笑了。“可怜的人！”他说，“要好好待他，这对他有好处。”但是当他听说，总理大人要来的时候，他却皱起眉头。“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他干吗要来看你？”

“唷！难道他是一个厌恶女人的人吗？”

“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无赖，只是他披了一件伪君子的外衣。担当枢要大官和管理公务的大人物们，都是有缺点的，他们只不过不敢公开犯罪而已。一个处在他的地位的人，一旦来拜访一位美丽的女演员，他就马上会变成跑马总会的一员了，除非他这样做有个表面上的正当理由。”

“他可有个理由呐，还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是我请他来的。”

“你邀请他到这里来！”公爵的脸色更加不高兴了。

“这是说，是我要求他让我私下谒见一次，他的秘书写了封信来，说大人宁愿上这儿来。”

“你干吗要求谒见？”

“是菲利克斯要我谒见的。”

“啊，是库尔曼干的勾当！为什么？”

“他想让这几张文件给签个字。”

叶维琳拿出了一张摺叠的羊皮纸给公爵看。

公爵对那张纸瞥了一眼，摇摇头。“大人知道你是为这个要求谒见的吗？”

叶维琳哗一声笑了。“哦，亲爱的，不！他的秘书第一次写信来时，问我什么事要谒见，我回答说，是关于我在歌剧院聘用的事；他这才说他会来。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她摸着手里的纸，补充道。

“这是库尔曼叫你做的？”

“嗯。”

“那么，库尔曼可是个笨蛋。就照他说的办吧！不过，瞧我说的，你丈夫要是以为你能用一个丝线网捕捉住一头野兽的话，那他可打错算盘啦。你可以接待你的客人，不过我不相信你的计谋能得逞。”

叶维琳把一只手递给沙弗仑·彼得，领他进了另一间摆着许多银器的屋子，然后，穿过一个暗门，来到了第四个房间，这里，墙上装着深色木材的板壁；天花板，也撑着一条条木头横梁，饰着油漆的细工花纹。

屋里没有人，叶维琳坐在沙发上，叫彼得坐在她身旁。

“听我说，彼得，”她说，把手放在他的粗糙的外衣的衣袖上。“我要离开你，这是上帝的意志。这使我非常悲伤，你也知道，我们已经作了三次结婚预告。可是，你不能容忍我的弟弟；你对他很残酷，你还打我来着。我现在一点不记你的仇。我已忘却了，但是我当时很生你的气，那倒不是你虐待我，而是那天夜里，我跟着你到了森林中那幢小房子里。我是完全准备宽恕和忘却你的，可是我打窗上一望，看见你在跟曼雪跳舞。我看见你吻了她，可叫我实在生气

啦。”

彼得咬着牙齿。他觉得那几张桌子好象在打转，他没有话可说。如果这是他的妻子在这样责备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懂得怎样对付一个妒忌的、爱骂人的妻子；可他总不能一把拉起这位美丽的夫人的头发，拖得她满屋子转，揍得她讨饶为止啊。

“不过,正如我方才说的,”叶维琳又笑吟吟地继续说下去，“过去的事情就别谈了。这全是上帝的意志，是最好的安排。要不我们可能会成为最不幸的一对的；因为我又多情，又妒忌，而你会给我找到口实的。现在你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而我多做点好事，也很幸福。我乐于尽可能地多帮助些人，每天都有二十来个穷人到我家里来吃饭。哦，我做的还不止这些；我为穷人做了许多事情。我为他们讲一句好话，让他们从有钱人那儿得到帮助。还有，我想成为那个山谷的女恩人；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因我替他们做事而颂扬我。助人为乐嘛,不是吗?”

叶维琳停了下来，等待回答。彼得觉得他应当说几句话了，即使是仅仅为了表白一下他并没有变成哑巴。

“这些钱都是那个邦达伐拉公司出的吗?”他问。

叶维琳满脸赧红了。她怎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

“不全是。我演戏挣了好多钱,演一场戏,我可以拿五百福林。”

“五百!”彼得想。“这就说明问题了。倒确实是好大的薪水！为了赚这么多钱，一个女人是可以衣服也不穿的。

这是劳动所得的钱，不是象运煤那样的辛苦劳动。为了赚钱，她就不得不显露她的大腿了。不过说到头来，这到底是规规矩矩赚来的钱。”

彼得的脸色开朗了。

“对啊,你看上去又象老样子了。别再别别扭扭的,’叶维琳恳求道“;等你回到家里时,你可以告诉每个人,说你看到我了，我们一起好好谈了天，又成为好朋友了。要是什么时候你知道什么人有困难的话，你就写个字条来，只要我办得到，我都乐意帮个忙。你一定得结婚，要是你还没有结婚的话。还没有吗？好，那你一定要挑一个好姑娘，彼得。那个潘娜,做你的妻子挺合适,她始终是我的朋友,要不,有个阿尼卡,她欢喜你,我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主妇;只是,你不要娶曼雪，你和她在一起，准会很不幸的，她是个坏姑娘。假若你结婚了,彼得,喏,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娘的礼物:一对耳环，一个项圈，一枚饰针；这只金表，我给你当个纪念品。瞧，彼得，背面上有我的肖像。当你幸福的时候，有时想想我吧。”

叶维琳这样说着，眼里含满了泪水，嘴唇颤抖着。彼得看到了，得出了结论，她尽管豪华富贵，但并不幸福。他的心里起了一个念头。他没去注意那些结婚礼物。它们是金的也罢，银的也罢，对他来说都一样，没有人会去看它们的了；他心里只是这样想：

“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气度大,她很慷慨;但我可不在乎她的礼物。只要她吻我一下，我就感激她。吻一下，这在

她算什么？她给了舞台上那批涂脂抹粉的人许许多多吻，这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可怜的傻瓜！他不知道舞台上接吻是假接吻，就象舞台上的香槟酒是柠檬水或者清水一样。彼得相信叶维琳的一个吻，就会满足他的欲望；会减轻昨天晚上以来煎熬着他的那种悔恨、妒忌和愤怒的痛苦。等他一触到她的鲜嫩的冷嘴唇，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说到头来，他们俩不是已经订了婚吗——几乎就是夫妻啦？谁能提出反对的意见？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一道吃饭吧，彼得，”叶维琳亲切地说。“我相信你天天吃好东西，一定已吃腻了；维也纳的饭菜叫你讨厌了吧。等一等，我亲自来给你煮点儿——你爱吃的，彼得，你常说，没有人煮得跟我一样好。我来给你做点麦片吃。”

彼得深深感动了。可能是因为提到了他爱吃的东西，也可能是想到女主人要亲自动手来煮，他一下子眉开眼笑了。可她怎样煮呐？这里没有炉子，没有锅子。

“什么都会有，”叶维琳快活地笑着说。“我去换件衣服 我不能这样来煮啊。”

说着她跑掉了，两分钟后，她回来了，女演员是懂得怎样快速换装的。她现在穿了一件白色的绣花睡衣，头上戴了顶小帽子。她不叫人帮忙，只是在橡木桌上铺了一块布，在一个银的有柄小锅里装满了水，把锅子放在一盏酒精灯上烧。她把衣袖卷到胳膊肘上，用一只灵巧的手把麦片抖

进滚水里；然后，她拿一把银调羹熟练地拌着麦片，一直拌到麦片糊稠了为止。于是她拿着锅子柄，把麦片粥全部倒在一只上釉的陶盘里——对，真的是一只陶盘！——又在麦片糊里倒了些奶油。她拿过两只木头调羹，一只给彼得，一只给自己。

“我们俩用一个盘子吃吧,彼得。”

他们用一个盘子吃了这盘麦片粥。彼得感觉到眼眶里竟然湿漉漉了；他打孩提时代起，从来没有哭过。麦片粥好极了；维也纳所有的厨子合在一起，也不能为他煮出这样合口味的麦片粥来。桌上没有酒，也没有杯。

乡下人吃饭是向来不喝酒的；可是当他们吃完了麦片粥的时候，叶维琳却拿过一把陶制酒壶，她按照习惯，先啜了一口，就请彼得喝了。

“喝吧,彼得 这是你的老相好。”

壶里盛的是蜜酒——一种很和顺的饮料——彼得想，把它喝个精光是义不容辞的。那个一直在他胸口狂叫怒号的恶魔，眼看马上就要给扑灭啦。他暗自思忖着：

“对，我要回到教堂里去，回到我发了那个可怕的誓言的地方去；我将哀求圣母允许我收回誓言。我不伤害任何人了；我不报仇了。让青草再在田野里生长，让她在大人物的笑脸当中享受荣华富贵吧。我不嫉妒她的幸福了。今天，她这样亲切地接待我，已使我忘却了她离开我的那天的事。我将只求她让我吻一下，这样我就会只记住这一吻了。”

可是，他磨蹭了好久，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个愿望吐露出来。这句话几乎已来到了他的嘴边，这时，门突然开了，一个仆人来通报，大人已来到客厅里。

好，彼得，上帝保佑你！你该走了，你吻不到了。

叶维琳几乎连再见都来不及说一声；她得去重新换衣服。那位仆从领他穿过了一道边门；然后，另一个仆从领他下了后楼，又开了另一扇门，把彼得带到了一条他从未到过的巷子里。当他走回旅馆去的时候，一路上，他反复思考着，要是下次还有机会跟叶维琳单独在一起的话，他将对她说些什么。一想到他这样错过了机会，他心头的那个恶魔又一跃而起了。地狱里的熊熊熔岩，又一次注满了他的血管，那游魂野鬼经常吸饮的硫磺泉流。他不住地自言自语着："青草又不会生长啦！"

他到达旅馆里时，随身只带回了憎恨、嫉妒，对自己懦弱的气愤，对自己淫邪的嫌恶，还混杂着他的政治狂；一个在胸腔里的盛会。

第 二 十 二 章

财 政 阴 谋

关于总理大人和他的美丽的女主人之间的那次会见，我们无法提出确凿的报告。我们既没有在场，又没有留声机。

毫无疑问，他夸赞了她的销魂夺魄的才能，答应给她大力援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反正什么事都是有来必有往的，大人这句话，很可能是在暗示 在他援引了她之后，可得有个酬报啊；关于这一点，叶维琳象个精明的女人那样，希望一切都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就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了那张我们上面讲过的羊皮纸。

大人接过纸来，以为是一份要求聘用她的申请书。他拿在手里，笑嘻嘻地向她保证说，这件事就算这样定了。可是，很可能他对上面的字句匆匆瞥了一眼，他脸上显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他看到，原来这并不是歌剧院的聘约问题，而是要求许可建造邦达伐拉铁路。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很可能，大人立刻就站起身来，拿起帽子，向他的可爱的女主人说，他感到多么不安，无法答应她的请求，因为要办这事有不少难以逾越的障碍，立法机关固然会大加反对，参议院里，桑达什姆公爵正在那里竭力刁难邦达伐拉铁路，还会

更加反对。因此，由于政治的和财政的原因，由于国家的状况和别的许多缘故，要想政府承诺建造邦达伐拉铁路，这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希望的。于是，可以肯定，大人就谦恭地一鞠躬，走出屋去了。从心理学上来分析，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一定是一脸懊恼，嘴里还喃喃说着：

“早知是来跟银行家的老婆谈判，而不是跟女演员聊聊,我才说什么也不来呐。’他跨进马车——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那样使劲地砰的一下关上了车门，把玻璃窗都震碎了。

当这次会见正在进行的时候，肖巴尔德公爵的公馆里也正在开委员会，向股东们提出缴付第三期摊付金的必要性——一项紧急措施，对大家的钱包进行一次袭击。现在是邦达伐拉铁路登台表演了。库尔曼·菲利克斯宣称，他确信不疑，再过两个星期，这事就将确定下来。邦达伐拉代表团已经引起了轰动，此外，这家公司还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关系，此人能够说服大人做任何事，甚至批准造这条铁路。那位修饰整齐、一副贵族气派的总经理的脸上，没有泄露出他知道此人是谁。

库尔曼从来没怀疑到，当他不在的时候，叶维琳会把到公馆里来的那些客人的名字一一告诉公爵，而且允许那些客人走小门进去。

还在开会的时候，有人给库尔曼带来了一个字条，他立刻认出那是叶维琳写的。他很快地看了一下，就显出一副

不满的神气，把这字条放在桌上了。

“是什么？”公爵问道。

那是叶维琳退回来的一页没有签名的文件。

库尔曼给他递了一张条子过来：“铁路又遇到阻碍。”

公爵心里想：“这样说，他的妻子又逃过啦。”他向库尔曼俯过身去，按着他的肩膀，低声说道：

“我的亲爱的朋友，不能万事都依靠一双黑眼睛来搞啊。”

斯比茨哈西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在这幕小活剧演过后，他写了一个字条，捻成一团，递给了库尔曼。

库尔曼看了，把字条撕成小碎片，耸了耸肩膀。

“这我全知道，”他说：“用不着提醒我。”

委员会散了，大家心情都很坏。从邦达伐拉搬来代表团，花费了二千福林，而这幕喜剧竟毫无用处。

现在该下最后的赌注了。

克桑泰已经决定不再缴付第三期摊付金。他将按开盘价格卖掉自己的全部股票，让箱子重新装满银子。

到公告的那天，他接到了斯比茨哈西寄来的一封信：

> 库尔曼先生将于明日登门造访，拟以四十五福林的贴水收购阁下全部股票。务请小心。我可向阁下保证，政府业已批准邦达伐拉铁路，一俟此事公布周知，股票必将再度上涨百分之二十。

克桑泰相信斯比茨哈西，象相信神谕一样，这是有道理的。他说的事都应验了嘛。公告刚一发布，股票有点儿呆滞的时候，库尔曼就来到了 X 城，向他出价四十五福林贴水，购买他的股票。可这位希腊老头才坚定呐，他一股也不卖；他宁愿把他的最后一只箱子运到维也纳去，倾箱而出，也不割让一份股票。

他的坚定获得了酬报。两天后，他在报上看到，参众两院已爽快地投票批准了邦达伐拉铁路。

总理大人亲自为此事到参议院和众议院辩护，他断然表示，就政治观点来看，就当前金融市场的有利条件来看，再就地主方面来看，就各个方面——战略、财政、合作和一般的观点来看，政府承担邦达伐拉铁路是绝对必要的，这样一来，理所当然，提议通过了。诚然，沃尔德马公爵曾猛烈反对，可是没人理会他。

邦达伐拉公司的账目，在下一次提供给股东们审议时，支出项目下出现了这样一条惊人的记载：“建设费用四万福林。”

“这是什么意思？股东们问。

库尔曼对就近的一个人悄悄说了几句；那人把这句悄声话传了下去，于是人人都点点头，竭力相信这是正确的。算了吧，反正从政府批准那条铁路以后，邦达伐拉股票已上涨到票面价格七十以上了。再没有比这更能令人信服了。克桑泰吃饭时喝了混合酒，高高兴兴，喝得酩酊大醉。

后来，叶维琳在特留曼剧院的后台碰到了大人。这位总理认为现在是索取酬劳的时候了。

“我的亲爱的太太，”他说，“关于邦达伐拉铁路这件事，我没有违背你的愿望吧？”

叶维琳向他深深地屈膝一礼。她穿着扮演格罗尔斯汀公爵夫人的戏装。

“我永远感谢你大人，”她说，“下一回我将抛你四万个吻。”

一听‘四万’这两个字，大人脸红了。他转身就走，叶维琳也从此摆脱了他的殷勤；不过，她也很清楚，她再也没有希望受歌剧院聘用了。不管她以后唱得怎样好，她的合同决不会签具了。

第 二 十 三 章

邦达伐拉铁路

邦达伐拉铁路在赶紧修建。那沃尔德马公爵和他的党羽,都垮了 —— 丰收季节，总有饿死的人。

沃尔德马公爵在跑马总会里碰到了他的高贵的亲戚肖巴尔德公爵。他跟后者干上了。

“你决意充当我的敌人的头儿。你拼着老命来斗我的王牌。尽管我已表示我愿意料理你的事情，你却去跟库尔曼结成了联盟。我向你的孙女儿求了婚；你答应把她嫁给我，之后却又叫她离开了维也纳。你想出种种借口使她留在佩斯，现在可真相大白啦 —— 她跟沙列斯泰订了婚。我看上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你为了防备我把她搞上手，就请她住到你的公馆去，还不准她接受我的拜访。其中最最坏的，是你把你唯一没有抵押掉的地产邦达伐拉，让给了一家要超过我的骗子公司；你还当了他们的总经理。你策划和骗到了政府对一条铁路作出保证，让它不用纳百分之二的税。你一点也没想到，你是怎样深深纠缠在这些事件里面。我可怜你 —— 因为我向来尊敬你 ——可要当心啊，如果我把这个金字塔推倒了，你既然站在它的肩膀上，那跌得最凶的

还是你啊。”

肖巴尔德公爵从这一番长篇大论中，只明白到了一件事 安葛拉已选择了沙列斯泰侯爵当丈夫,却没有写信告诉他。她要让他从第三者口中来听到这件事。

邦达伐拉铁路在赶紧修建。已接近完工。现在用不着一个漂亮女人的黑钻石般的眼睛了。它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一天，叶维琳去看望她的丈夫。菲利克斯显然很满意地接待了她。

“我来问你一件事,”她说,“肖巴尔德公爵这几天很悲伤。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知道。他的孙女儿安葛拉伯爵小姐结婚了,她的丈夫沙列斯泰侯爵，正在设法把这位公爵送进精神病院去。因为公爵在傻里傻气地浪费他的财产。”

“他这种愚蠢的浪费,好象都是花在我身上的。”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叶维琳。”

“我决不再叫他为我花钱了。我将告诉公爵,我一定要离开他的公馆。我将永远感谢他；他一直是我的一个恩人——你也是。我应当先提到你。你使我受教育；你教了我好多事情。我能有今天,得谢谢你,多亏你,我才能自己谋生。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我一定得离开维也纳 我再不愿留在这里了。”

“我想,叶维琳,你的决定很对。我们的心可真是惊人的同感共鸣呵。我正打算这样劝告你。一定要离开维也

纳；一定要利用你的才能，认认真真地干工作。我将继续尽我作为丈夫的责任。我将带你上巴黎去；为了帮助你，我将住到我在那边的家里去。你在那里会博得好评的，我知道，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

叶维琳尽管已领教过此人的品格，但她到底是软弱的人，叫他几句话就说得感动了，她责备自己待他不公正，因为就他来说，为了她而离开维也纳，准是一种牺牲。她决没有猜想到，这种牺牲是他想摆脱她的周密的计划的一部分。她为了使他发财，已经扮演过她的角色，现在她爱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去了——如果她愿意，上她故乡的煤坑里去也行。一到了巴黎，他就可以对她说了：

“夫人，我们在这儿是受法国的法律管的，我们之间由于没有行过正式的婚礼，因此你并不是我的妻子；你完全可以自称为没有结过婚的。”

菲利克斯要住到巴黎去，另外还有一层原因。他打算在那儿实现他的计划的第二部分。现在邦达伐拉铁路快要竣工了，萨穆尔修道院长的空中楼阁开始成形了；下一步将是为教会发行一笔庞大的公债。这笔公债将成为扩大库尔曼商号的另一种手段。现在库尔曼在欧洲已经很有名气；他已成了金融界的巨星。他已由证券交易所的男爵变成了公爵。要是他成功地发行了这笔公债，那他就将成为银钱市场的国王，他的名字甚至将使罗特柴尔德也相形减色。

邦达伐拉铁路在赶紧修建。萨穆尔修道院长的身上也渐渐形成了一圈荣光。政府已经明白，这个有名的雄辩家已把人民抓在手里，可以由他随意摆布。人民把他看作他们的保护人，认为他的影响会使他们获得恩泽。邦达伐拉铁路的事不就是一个证明吗？那十二个穿粗黑呢的使者确信，是全靠这位修道院长，政府才批准了邦达伐拉铁路。因为牧师派议员把他看作是一个新起的领袖。在罗马，他因为热心教皇事业而受到了赞赏。要是他当了主教——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那他就将成为第一个在奥地利参议院里占有席位的匈牙利的高级教士。总理发觉，他把匈牙利教会的财产还俗的计划受到了这位新主教的另一个计划的挑战时，将会目瞪口呆；这位新主教之所以要为同样的教会地产发行一笔庞大的公债，目的在于给罗马教皇的宫廷增锦添绣。法国、比利时的银钱市场和罗马政府将竞相赞助这笔公债，罗马教皇将把构思出这样一个计划的人看作是教皇的救助者；他的名字将用金字雕刻。在匈牙利，这一计划也将以救援受到威胁的教会财产的方法而获得支持，因为政府不敢拒绝这种可供抉择的办法。

何况，大主教是个老头，教皇年纪更老；所有的轮子都已上了油，这部机器现在可以开动啦。

邦达伐拉车站上开出第一辆火车头的那天，萨穆尔修道院长可以对自己说："往罗马的道路畅通了。"

邦达伐拉铁路在赶紧修建。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白伦德 · 依凡是要彻底完蛋了。这条铁路将把股份公司的货物运往世界市场，去跟普鲁士煤和英国煤竞争一番了。不过,要说起来,依凡也有同样的机会嘛,他的煤一样的好,那个有七个莱求①长的巨人的车厢能运他的敌人的煤，也同样能运他的煤啊。可是，对那家公司有利之处，对依凡却是造成毁灭之因。

那条铁路并没有通过他的煤矿所在的山谷，虽然那是铺设铁路最好的、最自然的路线；相反，铁路为了避开他的煤坑，把铁轨铺到那家公司的煤矿附近，不得不铲平了几座大山，开凿了几条穿山隧道。这样一造，依凡要到铁路上去，就不得不迂回兜上半天，因之到火车站的运费，就使他的货物比那家公司的货物贵了百分之五六。对他来说，铁路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在这同时，年终越来越近了，一到年终，矿工们可要分取他们的股份的利润啦。但是利润根本就没有。煤也好，铁也好，都卖不出去。那家公司的低价，把依凡的顾客全抢走了。

有现钱的人，即使蚀了本，他也永远可以说他赚了钱；人们把这叫做自欺欺人。依凡倒有一小笔钱，那是他在景况较好的时候攒积下来的。这笔钱总共有几万福林，他算了一下，他至少能凭这笔钱和他的巨大的敌手对抗十年。

①古长度名，在英美为三哩。

他忘记了，那些巨人可既强壮又狡猾，他们是连对这种小小的策略也不忽视的。

当铁路董事会发出创办铁路计划书，邀请承包人去缴铁轨、车辆之类的估价单时,依凡心里想：

“这下我可要开个玩笑啦。那家股份公司的股东们以降低百分之六的价格出售他们的铁。我就降低百分之十的价钱，来向铁路董事会出售铁轨。我会损失五万，但是能对我的邻居们降低生铁价格的愚蠢行为施行惩罚，我才称心呐。”

天真的愚蠢！依凡好象一个正人君子，把一封信密封了，就以为没人敢拆开一样，他还以为所有的出价会加以比较，公司对最有利的出价就会接受呐。

根本没有这种事！

谁签合同，向来是事先就决定好了的。申请书缴来了，有的人出的价比被保护人出的低，他们就会叫被保护人拿起笔来另写一个价目，让他提供的货物比局外人提供的便宜上百分之零点五。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把戏，只有象依凡这样忙得不暇他顾的人，才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

那些股东们提出的承包价格，比依凡提出的低了百分之零点五。

可是，就是这个挫折也并没有使他气馁。二乘二等于四，那些违反乘法表的人，是迟早要倒霉的。

依凡继续在他的工场里生产铁条和铁轨。他的仓库已

堆积如山。它们有朝一日会出头的。

邦达伐拉铁路在赶紧修建。

克桑泰要出卖他的 X 城的房子了，整条街都出售。他说，他要到维也纳去住，去当那家公司的董事了。他的薪水优厚，工作却很清闲，或者根本不用干活。他正把他的金子全都变换成了证券——现今房子、土地、牲口或者矿山都没有用了;唯有证券,才是好东西,证券既不需要侍仆,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出工钱,不需要机器。

因此，他想把整条街都卖了。幸好，X 城是如此贫穷，全城居民的钱合在一起，也买不下一条可怜的小街。

邦达伐拉铁路在加紧修建。沿着这条铁路线，工人们象一群群蚂蚁似的在干活；他们从早到晚地推手推车；他们掘地,炸岩石,钻山洞,堵塞小溪,凿石头,拦河筑坝。

在邦达伐拉煤矿的暗处，木然不动地站着一个人，一直监视着操作。他那张阴沉沉的脸，定睛地望着那架绞盘。

这是沙弗仑·彼得。他的手里拿着一块煤，当他从这片喧忙中转过头来，向那些变成化石的树木望去时，他的眼睛似乎在说：

“这喧嚣,这财富,这豪华,全是由你引起的;你是一个活神仙——你!”他把那块煤向墙上掷了去。

第 二 十 四 章

可怜的亲爱的公爵

“你要跟我谈什么事啊？”肖巴尔德公爵走进叶维琳的客厅时问道；因为叶维琳在和丈夫会面后，写了一封信给公爵。

“我要离开维也纳了。”

“哎！真没有想到。你要上哪儿去？”

“我的丈夫要上巴黎去了。我跟他一起走。”

公爵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脸。“你是对我的监护感到厌倦了？”

“唔，可能是。我好象生活在一个金笼子里。我是一个囚犯，我要去见见世面。”

“你后悔你对我作出的保证了？也罢，我释放你；但要跟我在一起。”

“我可有自尊心，我不能接受任何一位我毫不领情的人的恩泽。再说，我知道你是剥夺了我的一切自由感的这个公馆的主人，这就够啦。我不愿再靠恩惠过活了。”

“你想成为一个女演员？”

“这个，也是。”叶维琳着重说出了后面两个字。

“由于雄心壮志？”

“不一定。要是我有雄心壮志，我就会快活点了。我只是要我的自由。我不愿被剪掉我的翅膀。我想感觉到我能任意运用这对翅膀。”

“对于任何一个象你这样年轻美貌的人来说，这可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尝试。”

“摔得低才爬得高嘛。”

“你这是打哪儿学来的？”

“从我每天所见中学来的。”

“你是决心离开我了？”

“对——对——对！”叶维琳急躁地重复喊道。

“那我最好是尽快把你从我的不愉快的社交界中释放出去，”公爵说，拿起了他的帽子。接着，讽刺地一鞠躬，又说道：“原谅我，夫人，我强迫你过了这一段厌烦的日子。”

叶维琳不耐烦地一跺脚，朝他背过身去了。公爵走到前屋的时候，发现他把手杖忘在客厅里了。那是叶维琳送他的一件圣诞礼物，他不愿把它留给她。他要去取回。

他轻轻地推开门，惊讶地站住了。原来叶维琳正背着门站在那儿。她手里提着那根他想取回的手杖，压在嘴唇上，正在凄楚地抽噎。公爵悄悄地退出来了。他一切都已明白。叶维琳跟他吵架，是为了让他对这分离减少些难受。她故意装得粗野可恶，是为了使他更容易忘掉她。她干吗要这样呢？

第二天，公爵获得了这个不解之谜的部分答案。他的

仆人给他拿来了叶维琳的房间钥匙。那位夫人已乘清早的一班火车走了。公爵急忙赶到公馆里，这时，他才明白，叶维琳干吗要留下钥匙。她什么也没有带走；一切东西都在那儿。她是女人中的一颗明珠。

她的一股头发绕在那根手杖的象牙把手上，——她的从头顶拖到脚跟的美丽头发。

叶维琳比库尔曼先到巴黎。他们俩讲定，她将住在一家旅馆里，直到他为她安排好住处为止。

几星期后，库尔曼来了，他说：

“你的房子给你准备好了。你愿去看一看吗？”

叶维琳和菲列克斯一起乘车到她的新居去，那是在巴黎最好的地段之一的芮·西巴斯托波尔，房子在二楼。当她跨进房间时，她心里一怔。一切都是熟悉的——樱桃色的窗帘，地毯，淡灰色的嵌板，黑大理石的壁炉，椭圆形的瓷画框，临花园的窗门——跟维也纳的一模一样。同样的画，同样的银餐具，衣厨，首饰匣，甚至她留在桌子上的那副手套。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喃喃自语：“善良的、仁慈的公爵！”

菲利克斯却挺沉着①，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问她道：“我把你的房间布置得合你的意吗？”

叶维琳没有回答。她心里在想着那位善良的、仁慈的公爵，她的最好的朋友。多亏他，她才受到了巴黎歌剧院的

①原文是法语。

聘用，初次登台就有人给她抛花圈，并且有了这辆她天天乘坐的马车。一切都来自肖巴尔德公爵的父亲般的关心，从唤她为女儿那一天起，他始终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照看她。

第 二 十 五 章

最后审判日

一个阴云密布的秋天，依凡从锻工车间到他的煤矿里去，一路上，他一直阴郁地思考着。我们居住的是一个多么稀奇古怪的世界啊；一切都颠三倒四——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聪明的人吃不上面包，坚强的人没有成就，好象在所罗门王①时代似的。倒楣的年头一年接着一年，就连自然界也象后母般地对待人们。穷人挨饿求乞，可等他们吃过了，又转身就忘记是谁给了他们面包。那些大地主呢，虚度岁月，到死也不做一件对国家、对邻居值得一提的事；当前和未来的重担，似乎全都落到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劳累不堪的阶级身上了。爱国者都是虚伪的；他们喝醉了酒，就痛哭流涕；他们摩拳擦掌，却没有一个人敢打一拳。

“地球深处，也是同样的糟糕。这两天，坑内出现了碳酸气；溢出的瓦斯已浓得使人无法干活；说不定我在矿井里时就会爆炸。”

依凡的思想，象这景色一样黑沉沉，阴森森。他从锻工车间往煤矿去的路上，要经过工人们住的地方，当他走过一

①所罗门王（公元前1033—975），以色列国王。

幢房子时，有个矿工跌跌撞撞从门里跨了出来。那房子是一家酒铺。

那矿工背朝着依凡，看不清是谁，但依凡注意到，这人摇来晃去的，连走路都很艰难。

“是谁啊,这么大清早就喝醉了酒？”依凡想着,急步向那人赶上去，想看看到底是谁。等他追上前一瞧，吃了一惊,原来是沙弗仑·彼得。

依凡感到很奇怪；他记起来了，在叶维拉出走的那天，沙弗仑·彼得曾经发过誓,从此决不喝酒；他知道,彼得一直遵守这个誓言。他模模糊糊地记得，当他说再不喝酒的时候，还说了几句威胁性的话。唔，那倒没有什么；他要喝酒，是他的事儿。但是他干吗上依凡的村子里来喝酒？干吗不上他自己工厂附近的酒店去喝？

依凡喊了一声：“早上好,彼得。”

彼得没有答理这招呼；他恶狠狠地望望依凡；他嘴唇紧闭，鼻孔却扩张着。他把帽子直拉到了眼睛上。

依凡问他：“你们的矿井里有碳酸气吗？”

彼得没有回答。他把帽子往后一推，嘴巴张得大大的，脸冲脸地向依凡喷来了一股热乎乎的酒气。接着，他一声不吭，车转身子，向公司的煤矿那边跑去了。

这人的那股子热气，加上令人作呕的蹩脚白兰地味儿，使得依凡浑身打了个寒战。他一直站在那儿，呆望着这个跑去的人的背影，只见他跑了一段路，站住了身，回过头来看了看。沙弗伦·依凡能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他看上去象

个疯子；他的嘴巴耷拉着，活象一条疯狗的嘴巴；他的白牙齿在红齿龈的衬托下一闪一闪。他的神气是那样古怪和自暴自弃，依凡抓住了口袋里的手枪。他心里蓦地闪过一个念头：为世界上除掉这样一个家伙，可能是做一件好事吧，可是一转念，他到底放走了他，自己继续上路，到煤矿里去查看通风机了。

地洞里，氢气和空气的比例是三比七。依凡不准工人们再在矿井里干活。他把他的人唤到露天地里，搬走了煤，只准几个要照应排气表的人留在下面。

他整天待在那儿，指挥一切，严加监视。傍晚，他离开煤矿回家去了。

这是一个下着浓雾的阴郁的黄昏；空气也影响了身心。大自然一不对劲，人就吃苦头；天空乌云笼罩，人也郁郁不乐。大地一闹病，虫子和霉菌就破坏果实，庄稼就遭虫害，牲口就罹上时疫而大量死亡，特别是，当煤矿里有毒的蒸气冒上地面，污染了空气的时候，—— 人就生病和死亡。

那天，依凡觉着他打了一天冷战。他的四肢叫一种所谓鸡皮疙瘩的难过的感觉弄得萎缩了，当他来到家里时，尽管室内很暖和，他还一直在发抖。他坐立不安，很不舒服。他心神涣散，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他的最糟的病症是他连工作也不能够干了。

当一个人不想喝、不想吃，对漂亮的女人不感兴趣，对俱乐部也感到厌倦的时候，那准是不对头了；但是当他不想干活，对平素的工作不感兴趣的时候，那可就得去请医生

了。

依凡的头在悸动，可是他睡不着，而不睡觉可难受啊。他躺下了，使劲闭上眼睛。一幅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活动图景，老是在他面前浮现。沙弗仑·彼得那股恶臭的热气，似乎又钻进了他的鼻孔，正是这个讨厌的玩意儿，又使他记起了这个人很早以前说过的几句话：

“我再也不喝酒了；我一辈子将只喝一次这种该死的东西——只再喝一次！你可以记住我的话，当我的嘴里冒酒气时，当有人看见我从酒店里出来时，或者，当你听说我在酒店里时，那就留在家里吧，因为那一天，谁也说不上他会怎么死,什么时候死。”

何必理会一个醉汉的威胁呢？让我睡吧。可是那个醉汉却不让依凡睡；他在旁边呼吸。真叫他作呕呀。他那张醉眼惺松的苍白的面孔俯在他床上，那双充血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他的张着的嘴巴和咬紧的牙齿，紧挨着这个拼命想驱开可怕的梦魇的睡觉的人。

哎，那是什么？象世界末日的霹雳般的一声爆炸惊醒了依凡；何止是把他惊醒了，而是把他轰下了床，震得他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了。

他一下子就想到“：碳酸气爆炸 我的煤矿完了！”他好容易爬起身，来到了外面的黑暗里。依凡惊愕地站了一会儿。他觉着地在脚下摇晃；他听到了一阵地下的闷雷。喏！漆黑的夜给突然照亮了；邦达伐拉公司的煤矿里蹿起了一道明晃晃的火柱。正在这当儿，又传来了一声可怕的

爆炸，比刚才那一声更加厉害。屋窗已震得粉碎，烟囱和屋顶都倒塌了。气压逼得依凡往后退，一直把他按在他的房门上。借助那可怕的火光，他看见自己的工人们已神色惊惶地跪在地上。女人和孩子们麇集在他们的屋门口，一个个都吓得说不出话了。

山谷亮得好象一个火山的喷火口。漫天喷着火星，火焰几乎直冲云霄，轰雷一阵接着一阵，即使在最可怕的暴风雨中，也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雷声。

过了两分钟，火焰熄灭了。山谷又覆盖在一片漆黑中了，只在那家公司的煤矿上空还飘浮着一丝白云。

“隔壁的煤矿爆炸啦！”依凡高声喊叫着。“救命哪！救命哪！”他根本没有想到那是他的敌人的煤矿；他所想到的只是那边地底下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救命哪！救命哪！”他喊着，跑到警钟那里就拼命撞起钟来。

他的工人们慌忙奔来，大家口口相传，好象在讲一件什么新奇的事情：

“隔壁的煤矿爆炸啦！”

随着而来的是一阵长久的踌躇，提着手灯的工人们围住了依凡，探询地望着他。

他猜到了他们的心思。

在上帝的自由天空下呼吸的人，一定得去营救埋在地下的、也许还活着的人。不管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他们都是人啊。

“我们一定得把通风机和井桶带去！”依凡喊道。“每个

人都拿一块厚一点的布裹住嘴巴。带撬棍、绳子、梯子、橡皮管、蛇管和导管。只留下女人在这里。走，伙计们！"

他披上一件旧衣服，抓起一根结实的铁棍，扛在肩上，就领着大伙向那家公司的煤矿走去了。

闯进那个工厂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老板为了不让依凡的车子利用这条新路，筑下了各种各样的栅栏。大门口都钉着一块块牌子：

止步。闲人免进。

现在谁也不顾这些命令了。依凡用铁棍一捅，就捅开了关闭的门，清出了一条路，他的工人们就蜂拥而入。矿工们没有浪费时间，叫马来拉那几部机器。他们自己动手就拉，其余的人在后面推，机器很快地越过不平的地面，来到了井口。这伙营救者好象一支狂热的军队，一个个腰上拴着手灯，在黑暗中拚命往前冲。

不一会儿，黑暗给照亮了。锻工车间离矿井最近，在炽烈的热浪冲击下，突然爆炸了。熔铁炉里蹿出来的火焰，映得满天通红。矿工们都从起火的那边避开了，因为你不能断定熔铁到底会从哪一面喷出来。

当他们到达矿井的时候，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安在竖坑上的几个通风烟囱已经坍毁。砖和瓦散布一地。铁铸的大绞盘已给摔得远离原位，几幢圆锥体的钟形房子已几乎不剩一块石头。只有一道墙还没有倒塌；几根铁梁挂在墙边上。北面的井口已经坍陷，井口那几扇漂亮的石门倒毁了。石块、横梁、铁棒和煤混杂一起，仿佛是从一座火

山里喷出来的。

到处是妇女的嚎哭声。上千的妇女孩子，可能要成为孤儿寡妇的人，都向天上伸着双手，哭泣着。他们的脚底下，埋着他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情人，可谁也无法救助。

有几个人，主要是出于鲁莽而不是真正的勇敢，已经闯进下面矿井。但他们立刻在瓦斯的压力下昏倒了，现在，他们的同伴正在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用绳子和吊链把他们拖出来。有一个人已躺在草地上，几个女人正扭绞着双手围在他身旁。

现在依凡开始发布命令了。“第一点，”他说，“谁也不准走近矿井。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他朝经理们的办公室走去。他忘了他曾经发过誓：决不再跟朗尼打任何交道。可怎么也找不到他。邻近的市镇上，正在大摆宴席。新铁路的董事们在为庆祝隧道竣工而举行盛宴。朗尼到那边去了。不过，依凡却碰到了那个副工程师。他是一个冷漠的家伙，他自我安慰地想：这些事情哪儿都会发生的。

“大门必须重新造过了，”他说。“矿井里的巷道必须重建了，而且很可能，我们还得沉掉一个竖坑。将要花好多钱。就是这样！①”

“下面有多少人？”依凡问。

“大约有一百五十个吧。”

①原文是法语。

“都在内了。怎样营救他们呢？”

“把他们弄出来可难哪，他们因为想改善一下通风设备，都是在北矿井和东矿井之间的一条新巷道里干活。”

“这样说来，要到矿井里去，除了从那个已经坍毁的入口进去，就没有别的入口了？”

“是啊。东面的竖坑也毁掉了。火焰就是从那里喷出来的，你准已看到了吧。”

“看到了。我不明白，怎么第一次爆炸后，隔了几分钟，第二次又爆炸了。”

“这很容易讲清楚。那道警戒墙本来就很单薄，北面的矿井一爆炸，它就给炸碎啦。东面矿井里的瓦斯可能并不是由火燃烧起来的，因为火早已灭掉了，而是由于空气因煤的堆积而发热，在强大的气压下燃烧起来的，结果就把竖坑给炸穿啦。就好比你把沙子装进枪筒里去，沙子没有放出来，火药却把枪筒爆破了一样。”

事情很清楚，这位工程师对这事儿完全漠不关心。对他来说，计划造一扇新的石门，比对一百五十条遭难的性命更感兴趣。依凡看出，从他这里是得不到帮助的。

“要营救埋在矿井里的人，”他说，“我们必须先抽光通道里的瓦斯。你的排气机在哪儿？”

“在那上面，”那位工程师指指天空，回答说，“这是说，要是它们没有倒掉的话。”

“你们没有轻便的通风机？”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这玩艺儿。”

“我把我的通风机带来了,要是我们能用得上就好了。”

“我很想知道，那怎么个用法啊。如果在通风机上的是一条铜管，可无法使它穿过那些个垃圾和废墟；如果是一根橡皮管,可又太软了,没办法往前面推啊。”

“得有个人把管子带进矿井去。”

“有个人?”工程师重复了一句,显出一副惊讶的神气。“瞧，他们正在把第三个死人，那个傻里傻气地跑到下面去的人拽上来。”

“他们一个也没有死；他们马上就会苏醒的；他们是给瓦斯窒息了。”

“反正一样，我不相信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会发疯得第一个带着一根管子到那个废墟里去走上五十步。”

“这人已经找到了。我来干。”

工程师耸耸肩膀，不过他并没有劝阻他。

依凡回到工人们那里，这时他们已准备好要动手了。他把那个年纪最大的矿工唤到一边。

“保罗,”他说“得有个人把通风机的橡皮管带进矿井里去。”

“好。我们来抽签决定谁去。”

“我们可不干这档事。我去。你们大家都是要养家活口的丈夫和父亲。我一个人也没有。人在浊气中不呼吸能支持多久?”

“脉搏跳一百下的工夫,不能再多了。”

“好。把管子拿给我。在我身上缠一根绳子，你提住绳

头。当你发觉我不再移动管子的时候，就把绳子慢慢拉回来,可要小心,要慢慢拉,万一我昏过去了,突然一拉会把我勒死的。”

依凡解下布腰带，在一碗醋里浸了浸，把它绞干了，裹在脸上，包住了鼻子和嘴巴。他接着把那根绳子紧紧缠在腰上，把皮管头扛在肩上，就穿过矿井口的瓦砾堆走了。

老矿工在他背后喊道：“数数几秒。去五十秒，回来五十秒。”

依凡在瓦砾后面消失了。矿工们都脱掉了帽子，叉着双手。那个老矿工用右手的手指按着左腕，数着脉搏。他数到五十几下，管子的那一头不动了。跳过了六十下，快要七十下的时候，管子突然又往前拖了。依凡已进入致命的气圈。老矿工擦擦额头的汗。他数到八十、九十、一百秒了。他们将再也看不到他了。这时管子已一动也不动。

现在他们开始拉绳子了。绳子松松的，并没有缚着什么重东西。这样看来，依凡一直是平安的；他还在走，因为绳子依然松松的。突然，绳子拉紧了。现在要小心。绳子又松弛了；老矿工数到了一百六十秒。突然，看到依凡扶着拱门上坍倒下的石头，从矿井口出来了；可是已经体力不支，当工人们奔过去搀扶他时，他摇晃了一下就倒下去了。他脸如黄蜡。

他们用醋擦他，新鲜空气使他很快苏醒过来。他坐起来了。

“我蛮好。”他说，“下面的空气坏透啦。那些埋在下面

的可怜人怎么受得了啊！”

他根本没有去想，那些可怜人正是背弃了他的人，是在为发誓要毁灭他的那家公司干活的人，是对他搞过阴谋诡计的人，是随时想害他的人，是派了一个代表团上他的祖国的敌人那儿去的人。他们躺在这儿，给埋在大地的深处，这是大地对他们的变节的报复。可依凡已忘了他们的罪过，一心只想把他们救出来。

现在，通风机开动了，营救工作可以开始了；但这仍然是一场极为艰巨的战斗。

依凡把他那一帮人分成两组。每个人只准干一小时清除垃圾这种危险的工作。每个人都必须拿浸过醋的布把脸包起来。一感到头昏，他的同伴就要把他抬走。

破晓时，坍毁的进口的残骸已经搬除，可是太阳光照不进矿井去。板石拱顶的一边已全部坍塌，因此，当依凡拿着管子下井去的时候，几乎找不到穿过裂缝的空处。他把管子的一端放在拱顶坍塌的地方。

这几乎是一桩非人力所能及的事。几个星期才干得了的活儿，得在几天以内完成。可是这事却非干不可。

依凡的工人清除垃圾时，得不到那家公司的帮助，因为爆炸正好是在矿工换班时发生的。煤坑里，一般是一天换四次班。这次事故是在换半夜班时发生的。一批矿工已经下了竖坑；他们很可能已给闷死了。另一批正从井下出来，当场给炸死了。还有一批人刚刚到达休息站，那里火焰烧不到，碎片也伤不着。这些人被活埋了。因此，那家公司的

全体矿工中，能动用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

那个经理不准锻工车间的工人去协助营救工作。所有的炉子里，铸铁都已成了熔液；不好好照看的话，它会变成撞槌的。工人们管熔化不好而造成的硬铁块叫桩槌或者撞槌，这种东西无法从炉子里取出来，不得不连同炉子一起，象无用的废物一样挪掉。

眼下正急需铸铁。铁路零件必须按期缴货，要不就得付一大笔罚款。因此，依凡不得不让他的工人几乎毫无外援地来进行清理矿井的工作。女人们都来帮助营救她们的丈夫了。

多可怕的工程！由于拱廊坍掉了，顶板不得不每隔六步就用填充物把它支撑起来，以便在这废墟上，筑起一条巷子般的过道，而废墟的每个角落里却都有一个新的敌人在等着这些大胆的营救者。

爆炸以后，矿井里涨满了水。只好使用水泵了，在水泵不足的地方，工人们不得不用水桶来清除黑泥浆，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发臭的泥浆中，呼吸恶浊的空气，受着死亡的威胁，或者冒着被不断倒塌下来的石块和残骸砸伤的危险。工人们没有被吓住，他们一步步进入了地球深处。

下午，朗尼来了。他正在欢宴的时候，听到了这消息。他气坏了。一来到竖坑下，他就对那些牺牲者大骂了一通。

“这批恶棍！他们叫公司损失了一百万福林！他们就是都死光了，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活该！何必救他们出来？胡扯淡！让他们闷死好了，这批醉鬼！”

工人们没理他。第一，他们没有工夫谈天，第二，每个人的嘴上都包着布。清理煤坑是一件无声的工作。

正当朗尼骂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碰到了一个工人。这人来到他的面前，用一种坚定的眼神直望着他。他跟别的工人一样，满身泥巴和煤，脸上缚着一块布，只看得见那双眼睛；眼睛也已给煤屑沾黑了，可是朗尼一看那眼睛的表情，就知道这人是依凡。凡是见过他这双眼睛的人，都不可能忘掉他。

朗尼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在那个工程师陪伴下，离开了矿井。他再也不来干涉依凡的工作了。

工人们不停地干了四天四夜。他们克服了种种障碍，从重重困难中开出了一条路。这四天里面，依凡始终没有离开煤矿。他吃饭坐在一块石头上吃，睡觉就在一个角落里睡一忽儿。

第四天上，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失踪的人。一个人——不，是一团趴在墙上的肉和骨头，不过以前是一个人罢了。

再过去几步，地上又躺着一具尸体，可是哪儿也找不到他的头颅。工人们想把他拉到一架手推车上去，但他已经破碎不全；尸体的残肉碎片粘得到处都是。

接着，他们发现了几具被烧死的人的焦黑的尸体。他们已经无法辨认。

再过去一点，又看到了一堆十五个人的尸体，那是叫一大块石板石地层压死的。没有办法搬动，他们只好随它去了。照顾活人比死人要紧。到处都是尸体；失踪的人还没

有全部找到！

那家公司的矿工们对依凡说，要是还有什么人仍然活着的话，那可能就在休息站里了，工人们下去干活之前，都把背包放在那里，上来的时候，再到那里取背包的。可是，巷道已坍得一塌胡涂，连那个最老的工人也找不到路了。好多地方，隔墙已都被炸坍，有几处，不是进口已被瓦砾堵住，就是通往里面地洞的巷道的顶板飞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找不到那个大地洞了。

最后，依凡突然听到，在一个煤堆下面，隐隐有个抽噎的声音。他对工人们说："挖这里。"

他们立刻动手清除瓦砾，等到他们一挖开，那家公司的工人们就开始测定方向。

"对，这里是通休息站去的那扇门。"气压把那扇门逼得紧紧的，边墙已经塌陷，因此，这批没有遭到大火焚烧的人，已都给活埋了。

抽抽噎噎的呼救声，现在听得更清楚了。那扇门也已清晰可见；等到摇脱了门的枢纽，依凡就拿着一盏灯向这个黑洞里探视了一番。

并没有传来呼救声；遇救的人已没有发声的力气。大约共有一百个活人。他们不声不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已经奄奄一息，不过还没有断气。他们受着饥饿和干渴的折磨，他们被浊气闷住了，又悲伤，又绝望。现在，这些象骷髅一样的人，已几乎不能动弹一下手指，表示他们还活着。从这一百个焦干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一片凄惨的呜咽，根本

不象人的声音。当爆炸的时候，他们都给摔得扑倒在地上。他们的灯熄灭了，而只有发疯才会重新点灯。他们一直待在一片漆黑中。过了一阵子，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不久，他们就感觉到，水渐渐地——开始时很慢——灌满了他们当作避难所和坟墓的那个地方，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比矿井还低六呎。他们尽可能在地上捡了一些木板和楔木，筑了个有点儿象舞台或讲坛一样的台子，大家都爬到这个台上，等待着死亡——不是饿死，就是叫浊气闷死，或者给淹死。当他们的营救者打开那扇门的时候，水已经漫上槛木，碰到那个木头舞台的底部了。

依凡吩咐大家，要小心地轻轻地把这些可怜人搬出这个活人坑去。他们每个人都躺在原处，等待着别人去搬运他们。预期死亡在即，人人都变得十分安静。他们有几个人，一上来睁不开眼睛，但又全都是活着的；依凡心里不由地想：人性的力量是多么了不起呵。

他已把他们全都救出来了，不过工作还没有结束。要是照那位工程师所说，在裂口的那一边还有人在等着营救，那怎么办呢？有一点必须弄确实——这次爆炸是不是已完全毁掉了那位工程师的人所着手做的工程，是不是把矿井之间的那道隔墙炸坍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倒会减轻营救者的工作了。在隧道的口子上躺着一具男尸；他已给烧成焦黑一团，无从辨认。死人的手里握着他的安全灯。灯是开着的。

看来，这场浩劫原来是这个家伙造成的。是人类的愚

蠢惹起了这场骇人的爆炸。

尸体辨认不出了，衣服已经烧成灰。可是，在他的腰带里，他们找到了一只小小的钢盒，盒子里有一只金表；在珐琅质的表背上，有一个可爱的女人的画像。

当这只表拿到依凡那里时，他认出这个画像来了。是叶维琳。跟表在一起，还有一张半烧焦的一百福林的钞票，上面写有一行字：

“此钱于一年前收到 我于今天奉还。”

多可怕的报复啊：

依凡现在能够理解这个可怕人物的言行之间的关系了，是他的吃人者的回忆促使他进行了这场可怕的屠杀。他在叶维琳出走后的威胁，他进入那家公司去作工，他最近的这次喝酒，以及他喷在依凡脸上的气味。现在一切都已一清二楚。这个人有一种反基督者的性格。他的肉体和心灵中充满了潜伏的邪恶，它们怂恿他去报复，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嘲笑他的人、偷他的人、骂他的人、愚弄他的人、用金钱侮辱他的人、用奢侈品引诱他的人，以及利用他的单纯，牵着他的鼻子走的人。

他们全都应该打倒。他要抽掉他们脚下的基石，即使这样一来，他也为自己掘了坟墓。他们——银行家、牧师、经纪人、大臣和女演员——都应从他们的高位上倒下来。

地狱里，魔鬼们对彼得也甘拜下风。

依凡沉思默想地站在这具不成形的尸体面前。他心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他也一直遭受着他的敌人们为发财致富而进行的掠夺和欺压，他的心上已受了一百支毒箭的创伤，而沙弗仑·彼得的报复的仇恨正是落到了这一班人的身上。

依凡来帮助他们。他拯救了仇敌的性命和财产；至少是他们称为他们自己的财产；这种埋在地心里的巨大财宝，实际上并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全人类的；这是国家的宝藏。

可是，依凡心里却非常担忧，有一种难以遏止的恐惧。他不敢把他的恐惧告诉任何人，因为要是哪个工人也跟他一样有了这种怀疑的话，那么，这些到目前为止一直顺从地跟着他闯关历险的人，准会二话不说，转身就逃命的。

沙弗仑的安全灯里的铁丝圆柱上，已弥漫着一圈红焰。这是一个警告：空气中仍然有三分之一氢气，新鲜空气只有三分之二。

然而，还有一个比矿井瓦斯更大的危险。矿井瓦斯这个可怕的魔鬼已经安静下来了，它的牺牲者都已静静地躺在手推车上。可是另外一个更凶恶的魔鬼却已暗暗埋伏好了——那是一个闭眼瞎闯的敌人，他一登场，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是一氧化碳。

工人们打通隧道后，他们发觉，正如那个工程师说的，爆炸已把那道隔墙炸穿，只有把碎石扫除掉，才能把东面和北面矿井间的巷道开出来。干这项工作，谁都坚持不了多

久。一会儿工夫，一个个都抱怨那地方安全灯不亮，咳嗽着回来了。

在矿井里，安全灯满筒子都是火焰，这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在废墟的邻近，连灯也点不着；这可是一个更为危险的信号。

最后回来的那个矿工说：当他在搬移一块大煤块时，有股很浓烈的臭气透进了他的口罩，叫他差点昏了过去。那股气味活象霉烂的青菜的气味。

老工人都知道这种霉气意味着什么。保罗叫依凡去查看一下这气味是打哪儿来的。要他小心地包上嘴巴，尽快回来。

依凡拿起铁棍和灯就走。他双手抓着棍子，拚命用力往一个煤堆里一捅。那块煤哗啦啦滚进那一边的地洞里去了。于是，他把灯拴在他的棍子钩上，伸进那个破孔里去。灯马上熄灭了，当他从暗处往那个破孔里一望时，不觉大吃了一惊，原来隔壁的地洞里亮着一片红光，把地洞照得明晃晃的。他立刻知道，现在不能再耽搁了。他连那根棍子也来不及抽回，就奔回到了工人们那里。

“东面的矿井在燃烧！”他喊道。

谁也没有回答，他们抬起依凡，扶着他一齐奔出矿井，来到了露天。那股可怕的臭气已从他们后面追上来，它不是那种伴随碳酸气而来的往往致人死命的臭气，而是更加狡诈的瓦斯，它燃起坑火，使人的机灵无用武之地，既不尊重勇敢者，也不看重学问家，它一旦来了，就不可遏止。别

无他法，只好逃命。

几分钟后，矿井内已阒无一人。

他们来到光天化日下，妇女孩子们看见失去了的亲人仍然活着，高兴得又哭又叫，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那位工程师也在那里。依凡径直向他走去。除下那块包嘴布,他说道：

“ 先生，你知道你的煤矿下面是怎么个样儿吗？全完啦。东面的矿井在燃烧。准已烧了几天了，因为整个矿井一片通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副景象。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吧。这不是人的邪恶的产物，也不是上帝报复的手法，而完全是由于监工的疏忽造成的。你我都知道，煤屑中混进了硫磺，又听任它们堆在那儿，煤坑就着火啦。下面一直是火热的，那玩意儿叫风一吹，就自个儿燃烧啦。你的矿井里充满了这种危险的燃烧的碎屑子。现在你的矿井和我的矿井都完蛋啦。煤坑起火了，是扑不灭的。你听说过燃烧的杜特威莱尔山的事吧；那个煤矿是一百二十年以前着的火；它现在还在燃烧。这儿，我们也是这样了。再见，先生。”

工程师耸耸肩膀；这与他无关。

依凡离开了这个悲惨的村子。他和他的工人们回到山的他那一边去了。

这时，他自己的煤矿怎么样了？他已经离开了四天四夜，根本没有想到它。

第二十六章

从崇高的人到荒谬的人

常言道："从崇高的人到荒谬的人，只有一步之隔。你要了解这句谚语的含义，就得去搞一下股票投机。

今天，你是一个神，明天，你会成为一个街头的乞丐。今天，六十个掮客高喊着你的投机事业的名字；你是一个国王，交易所里其余的国王都朝你察言观色，推测风向。今天，时钟刚敲过一下，一群买方就团团围住了你。竞争者倚着掮客的背脊，记下了他们所需要的股票的数目。今天，所有的手都指着股息，你那高贵的身份的证明。今天，那伙做你的投机买卖的人挤满了过道；他们高声喊叫："我卖出！""我买进！"在证券交易所外面，那些讨人欢喜的异性，也象男人一样，爱在证券上做点小投机，碰碰她们的运气。娘儿们是不准进交易所的；但是她们照样赌博。几百个女人手里拿着交易所的上市证券，在等待股票经纪人；她们都注意你的股票。阔绰一点的太太，坐在交易所外面她们豪华的马车里。她们急得俯在车窗上，见人就问股票——你的股票——的行情。

这是今天。明天，可就找不到你了；你的名字已从交易

所名单上涂掉。人人都知道，你的事务已经“爆”了。你已不复存在。没有你这个人了。

库尔曼商号正处在全盛时期。菲利克斯和他的心腹朋友萨穆尔修道院长正在惬惬意意地睡午觉。屋里烟雾弥漫，两个朋友正在这片烟雾的亲切抚慰下，筑起他们的空中楼阁。

“明天，”菲利克斯说，“匈牙利教会地产的教皇公债要在交易所发行了。”

“明天我将接到维也纳寄来的叫我当特兰西瓦尼亚①的主教的任命了。”

“那些财阀准备为这公债立刻支付几百万钱。”

“教皇已为此作了祝福，”修道院长喃喃地说，“红衣主教的帽子已为我的脑袋准备好啦。”

“那些拥护君主制度的财政家都断然反对我妻子登台演戏。这可能会损毁这笔公债的名誉；因此我打算明天就去对她说明，她不是我的合法妻子。”

“沃尔德马公爵真的已到巴黎了吗？”

“是的，他是跟着叶维琳来的。”

“他在这里，会损害我们的投机事业。他是我们公开的敌人。”

“他现在不可能害我们了。自从他在邦达伐拉煤矿和铁路这件事上全面失败以后，他的牙齿已给拔掉了。”

①当时匈牙利的一个省，现在罗马尼亚境内。

电报上写的是：

“总理辞职 皇帝已接受其辞呈 政府将改组。”

“再见了,主教的法冠,红衣主教的帽子!”

接下来，他们一起看了第三封电报。

“邦达伐拉矿坑爆炸。全矿起火。”

“这确实是一个打击,”菲利克斯说着,听凭电报从手里掉了下去。

三封电报来得好象三道闪电。最后一封最糟。

当这个消息传到沃尔德马公爵那里时，他准会大肆报复的。须设法避开这个迫切的危险——可怎么办呐？

只要能够发行教皇公债，发行象邦达伐拉股份那样一小笔钱，那煤矿烧掉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能迫使敌人按兵不动吗？

他们最后商定，修道院长立即上叶维琳那里去，库尔曼去跟沃尔德马公爵说一说。

两个人的面孔现在更加阴郁了。他们现在手里已只有一张牌可打，只有一个女人的微笑能拯救他们了。

“那末是叶维琳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他在拚命地追求她；他象条叭儿狗一样地到处跟着她，一心想捡点她掷给他的面包屑。”

“但她可不肯迁就他啊。”

“她糟就糟在这里，那是肖巴尔德公爵干的好事。这老家伙发疯啦。”

“据说安葛拉伯爵小姐的丈夫要把公爵的事务交给那些受托的管理人去处理了，是吗？”

“我们离开维也纳之前，是有人这样谈起过。”

“这多少会影响邦达伐拉的股票吧？”

“决不会。他那些唯一没有抵押的股本已全部移交给公司了。你放心，邦达伐拉的投机事业稳若磐石。”

他说话间，仆人送来了三封电报。其中一封是由库尔曼公司转给修道院长的。

“讲到鬼,鬼就到,①”库尔曼说，把第一封电报递给了修道院长。修道院长念道：

“肖巴尔德公爵已宣布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

“可怜的叶维琳，这下她可有得懊悔了！”菲利克斯说道，讥诮地一笑。

他说话时，修道院长打开了给他的那封电报。他把它递给菲利克斯，说：

“我也有些懊悔了。”

①原文是拉丁文。

第二十七章

两个孩子

叶维琳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巴黎。上流社会里发生了两个大变化：恩格尼女王①下了谕示,不准再穿撑衬架的女裙，罗马教皇的使节、红衣主教蔡吉宣布，以后接见时要穿扣领口的衣服。虔信已变成狂热。上教堂和等待讲道，已被认为是风雅的事。

虔诚成了时髦，因此，现下正是库尔曼发行教皇公债的求之不得的好时机。他很高兴地发觉，叶维琳正在热心地追求虔信，因为这正好适应这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情。

她才到巴黎没几天，她的瘸腿弟弟就死了。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给动了手术，结果使他从此解脱了痛苦。叶维琳大为悲恸；她觉得，现在她在世界上已是孑然一身，她没有要爱的人，没有要为之活下去的人了。她把弟弟的那副无用的拐杖放在房间里，梳妆台旁每边放了一根，每个星期到教堂墓地去两次，在那个小坟墓上供些鲜花。这种风尚正好符合她的心愿。她宁可在教堂里唱莫扎特②和韩德

①恩格尼（1826—1920）,法国女王,拿破仑三世之妻。

②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尔[1]，不愿在歌剧院里唱维尔第[2]。

有一天，她想了个主意：在自己的客厅里举行一次圣乐音乐会 票价定得高点，拿这笔收入来做好事—— 天晓得做什么。她正在编写节目单的时候，门打开了，贝莱尼·阿巴德擅自闯了进来，还是那副不拘礼节的老样子。

叶维琳很高兴。她掷下笔，就伸着双手跑上去迎接他。

“哦，你这位亲爱的朋友，什么事使你上这儿来的？”

“我的职业嘛。我在寻找可以弹钢琴和开演奏会的地方。”

“多巧啊！你来得正好。可你是怎样找到我的？”

“这没有什么困难；要是我在歌剧院的海报上看不到你的名字，在圣·欧斯塔奇教堂外边总不会看不到啊。”

“那你听我唱过啦？”

“在剧院和教堂这两处都听过。我可得告诉你，我认为那些个好神父把票价定得相当高。听你唱歌剧，我花了十二法郎，可在教堂里听，就没有这么便宜了。一位美丽的太太要去了我二十法郎。”

“你真傻！你是什么价钱？”

“请问，你问这个干吗？”

“你多笨啊！你在音乐晚会上弹钢琴要多少钱？”

“为你演奏，只要谢谢就行；公演是五百法郎。”

“如果是为了慈善事业呢？”

① 韩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

② 维尔第（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家。

“那就道谢也不演奏,给钱也不演奏。”

“你这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你就对什么人都没有同情心？你不肯为穷人做一点事？”

“我认识一个穷苦的女人，对她我是报答不尽的；这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给别人一个铜子，就是从她那里拿走了一个铜子。等这个世界把她失去的一切都还给她了，那时，我将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予这个世界；但是在那时以前，一切都属于我母亲。”

“很好；你可以交给你的母亲。你将得到五百法郎，不过你必须为这个奏点儿最精彩的，——李斯特①的弥撒曲，或者奏一曲韩德尔的圣乐。”

“为什么举办这个音乐会？是为了帮助教皇的军队？”

“是啊。我正在筹备呐。”

“这事我可不能干。”

“为什么？”

“我不为加里波的②的敌人演奏。”

“呃，你多笨啊，谁要你为加里波的的敌人演奏来着？你是为我的朋友演奏嘛。”

可是这位年轻人硬是不肯，他不愿意演奏。他激动得站起身来，撩起背心，让她看看他也穿了一件红衬衫。

叶维琳开始笑他了。“红衬衫！这是说，你已加入加里

①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② 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他的部下所穿的红衬衫，亦叫加里波的。

波的党了？”

“若没有我母亲，我早就加入了。”

“要是你的一只手给枪打掉了，你怎么办？”

“那我就依靠某个漂亮的太太活命嘛，我知道，她会赡养我的。”

一听这话，叶维琳流下了眼泪。他的话触动了她的善感的心弦。可是，阿巴德却不明白他什么话伤了她的心；他竭力安慰她，问她怎么得罪了她。她还在呜咽，说道：

“我的可怜的弟弟死了。他的拐杖，我放在那边，桌子旁。”

“对不起，我跟你一样十分悲痛。他跟我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玩的。”

“是啊，你很欢喜他。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死掉了。我倾听着他的拐杖拖擦着地板走上楼梯来的声音。哎，我的弟弟啊！我现在没有人了。我要弄个人照顾照顾。我要去看护别人——一个双目失明的画家；一个给弹片砍断了右手的音乐家；或者一个搞政治的英雄，他为了躲避追捕者，藏在我的房间里，我将成为他的女恩人，女保护人，赡养人，一切的一切。”

“那你干吗不参加加里波的？”

她现在笑了；她的心情象变化无常的四月天。

“你听我当众唱过歌。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大艺术家的，要是你能给天使们唱，又同样去给魔鬼们唱的话。”

“我不明白。你说魔鬼是指什么？”

“你无疑从讲道坛上听到过，说剧院是魔鬼的会堂。”

“你好不讲理！你不知道我是剧院里的人吗？”

“千万请原谅。我以为，你是白天当修女，夜里当女演员；这倒也是一种公平交易。”

“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会认为我是个修女呢？”

“看你的穿扮就是个修女嘛。”

“这只是一种悔罪苦行的服装。你这个不信神的，你拿宗教开玩笑！”

“不，夫人。我同意这样的意见：穿灰色绸缎是大大的苦行，垂着眼睛卖弄风情是大大的忏悔，花二十法郎吃一盘螯虾是真正的斋戒。我还听说，巴黎的时髦女郎要穿高领衣服，是因为她们狠狠地惩罚肉体①，肩膀上和脖子上搞了一大块伤疤，所以必须把她们鞭笞的后果遮蔽起来。”

“没有的话。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

“大家都这样说嘛。我不想追究，这是你们的秘密。”

“没有的话，”叶维琳重复道，“我们并没有自己鞭笞自己，瞧！”说着，她跪在阿巴德面前，掀开围着她脖子的花边领子，让他看她的洁白的皮肤。

他们是一对孩子。

阿巴德拿起帽子走了。他留下了一张有他的地址的名片，但是他不愿参加她的音乐会。

尽管如此，叶维琳还是重新编写她的节目单。

①中世纪时欧洲狂热的宗教信徒，鞭打自身的一种苦行

第 二 十 八 章

纯 洁 无 垢

叶维琳还在写节目单，仆人通报萨穆尔修道院长来了。在巴黎，修道院长拜访一位女演员，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何况，这个修道院长还是老朋友，是夫妇俩的熟人。他对这个音乐会很感兴趣，仔仔细细地看了节目单。

“若不是那个发傻的阿巴德的话，”叶维琳带着懊恼的口气说，“本来是一切挺美的。瞧，神父，这里，在我唱歌和大提琴独奏之间，他插一个节目多好啊。”

“阿巴德在城里？”

“唔，他刚走。我求他为我的音乐会帮个忙；我唱的圣母悼歌配上他的伴奏就会好得多，可他变得傻里傻气了；他已成了个异教徒。”

牧师捧腹大笑，这时，他心里蓦地起了个念头。事情很明白，叶维琳欢喜阿巴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俩年纪相当。他二十，她十九——一对孩子，孩子们都欢喜玩玩闹闹。他们不欢喜认真严肃的事情；那还早着呐。他何不利用阿巴德来引入沃尔德马呢。

“我可以跟你打赌，贝莱尼·阿巴德会在你的音乐会上

演奏，而且，他还会拉小提琴给你的圣母悼歌伴奏。要是他这样做了,你给我什么呢 ?”

“哦,他不会的,这你可以肯定。我对他挺了解,他一旦产生了什么念头，他就十分固执，我尚且不能说服他呐。”

叶维琳是深信她这对黑眼睛的魔力的。

“好,你看好了。要是我办成功了,你给我什么呢 ?”修道院长重复道。

叶维琳没有回答，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你打算怎样去说服他？”她没有提到万一他办成功了，她将给他什么。

“哦,有的是办法,比如说,我可以对他说,要是他在你的客厅里演奏，他甚至有可能受到女皇的聘用，那样的话，他就走运啦，至少在这个季度里。一个艺术家立刻就会明白，这是怎样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跟他讲价钱。”

“我早已讲好了——五百法郎。”

“唔，一个年轻人固然不把五百法郎放在眼里，一个老妈子可了解一百个拿破仑①的真实价值啊。阿巴德一向听他母亲的话，她代他答应了的事，他都一律照办。这点我知道。”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应该从他母亲那里下手，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好，一切由你来代我安排吧。只要你把这件事办妥了，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她心情很好，修道院长看出，他可以要求她做任何事

①十九世纪通行的一种法国金币，值二十法郎。

情,不过,他还是有点儿踌躇,说道:

"我要你给我的一个朋友发一张参加你的慈善音乐会的请帖。"

"给你十张,"叶维琳很高兴地说。

"我只要一张,不过这张请帖要你自己写。"

"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这会儿就写。"

说着,她坐到书桌旁,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请帖。

"讲姓名吧。"

"沃尔德马·桑达什姆公爵。"

叶维琳听到这个姓名,就掷下笔,一下子站了起来。

"不,"她毅然决然地说,"决不!"

修道院长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你的激动倒挺象样呐,"他说,"你是个很优秀的女演员。"

"我不请桑达什姆公爵参加我的音乐会,"叶维琳回答道,摆出一副挑战的神气,坐在沙发上。

"这位公爵使你不愉快?"

"我非常讨厌他。"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都是些象贝莱尼·阿巴德一样头脑简单的人吗?"

叶维琳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书桌旁,把她刚才所写的节目单撕个粉碎。

"阿巴德可以留在家里,由他母亲摆布去。我不要他了,谁也不要了。我不举行音乐会了!"她把节目单的碎片掷进了壁炉。

修道院长站起来，拉住了这位激动的姑娘的手。

“镇静点,我的亲爱的年轻太太,”他说“我是为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来找你的，——这是一件对你们夫妇俩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不否认，这对我也是个紧要关头。事实上，我可以说，这事对我们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要是一切都落得一个如目前料想的那样糟糕的结局的话，你丈夫就不得不上美洲去，我只好回我的修道院去，至于你会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叶维琳又坐在沙发上。她用心倾听着。

“你准知道,”修道院长说“你把肖巴尔德老公爵送给你的马克辛米兰街那座公馆还给他后，他已用你的名义买了为数共达一百万福林的邦达伐拉公司的股份。”

“我根本不知道,”叶维琳说。

“这证明你从来就没有想到去问一问你丈夫，这家豪华的旅馆要多少开销，更不待说你的堂皇的马车和马匹，你的大群的仆人了。”

“我想,我的薪水,加上库尔曼的,”她忽然停住了.修道院长嘴上的讥嘲的微笑使她住了口。

“这种豪华富贵全完啦。”他继续说“几小时前,来了一封电报，说肖巴尔德公爵在他女婿的控告下，他的事务已由受托的管理人掌管；毫无疑问，那些受托人会把你的股份都夺去的。”

“随他们怎么办,”这姑娘漫不经心地答道。

“哎,可能要打官司哩！事情还有更糟的。另外一封电

报，带来的消息是：上星期邦达伐拉矿坑发生了可怕的爆炸。”

一听这话，叶维琳发出了一声喊叫，她立即问道：

“白伦德·依凡呢，他的煤矿也炸了？”

修道院长见状相当惊奇，不过他仍然很认真地继续说道：

“我想没有吧。无论如何，公司的股票受到了惨重的打击。尤其是有一个矿现在还一直在燃烧，没有办法扑灭。”

他说话时，直盯盯地望着她，这双锐利的眼睛不一会儿就看出了真情：她为白伦德的财产安然无恙而高兴，超过了她为丈夫的损失而伤心。

“你准明白，”修道院长继续说，“我们已处于真正毁灭的危险中。现在，一切全靠一件事了，你肯定也晓得，全靠这个邦达伐拉公司，库尔曼的名气，在金融界里是一等的。在证券交易所里另外还有十倍光景的钱在流通。钱并不是一种可以摸得到的东西。这场灾祸——它毕竟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那场火有可能扑灭——将成为这家公司的敌人手中的一件可怕的武器，他们首先就会用它来毁灭库尔曼。今天，他是一个国王，捧着满把满把金子的手都伸向着他，成亿的钱都急着想提供给他；可明天，这同一批人就会吵吵嚷嚷来向他索回托付给他的钱。掀起这场喊叫，或者不掀起这场喊叫，完全决定于一个人，这人就是沃尔德马·桑达什姆公爵。他到这里来了；是今天到的。他可能已比库尔曼先得知爆炸的消息，因为库尔曼的经理朗尼无疑是存着

万一的希望，想把火扑灭下去。库尔曼的命运操在桑达什姆公爵的手心里，我自己的命运也是一样。我承认。我是一个庞大的、世界规模的计划的中枢。明天，库尔曼就要向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融界提出发行教会公债的申请；这是一个可能开始新的一页历史的一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要是沃尔德马公爵利用邦达伐拉公司的崩溃，掀起一阵反对我们的呐喊，那末，这整个冒险事业就好象一个梦一样消失了。要是他在交易所里喊价，邦达伐拉股票按票面价格跌百分之六十，那我们就完蛋了。要是他保持沉默，公债就会流通，那时，邦达伐拉的不幸也就会沦为一桩无足轻重的事，这样的情况在金融市场上屡见不鲜。现在你明白了吧，你说一句话，会起到怎样的效果，要是你说了这句话，你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叶维琳摇摇头，用一个手指按着嘴唇；她看上去简直是沉默的化身。

“什么？”修道院长一声喊，他的愤怒渐渐占了上风，“你不肯——你说一句话，又不要你花费什么，你却看得比这个后果还重？罗马教皇宫廷可能会颠覆，异教的旗帜将临风招展，那些圣者将给拉出神龛——这全是由于一个女人的任性。”

叶维琳双臂一伸，仿佛她正在跟一个圣者搏斗似的。她用一种毅然决然的声音说道：

“不，我不能跟那个人说话。”

修道院长更加气忿了。他心里想，如果他不能说服这

个顽固的女人，至少他也要刺她一下，让自己高兴高兴。

他拿起帽子，放在身背后，用一种冷酷的、讽刺的口气说：

“我既不理解你对这位公爵的厌恶，也不理解你这种过分的贤慧。桑达什姆公爵不见得就比那些你以前接纳过的人坏啊。”

一听这几句侮辱的话，叶维琳再也自制不住了，她抓住了修道院长的手，突然喊叫道：

“神父,我至今还是一个处女哩。”

修道院长确实很惊讶地望了望她。从她那红红的脸，从她那无意中把头一扭的样儿，从她的孩子似的呜咽中，他看出她说的是实话。

他叹了口气。

这是他最后的赌注，而他已经输了。再见啦，荣誉，伟大。一切都已叫叶维琳说的这句话化为泡影；这句话粉碎了他的幻梦。他承认，一切使人出名的丰功伟绩，与这个乡下姑娘的正直高贵的灵魂一比，都渺如尘埃；这个姑娘因为发过誓要服从她的丈夫，遵守了他的寡廉鲜耻的吩咐，一直穿着一双妓女的红鞋，但她却保持着一个新娘的贞洁。他知道，他断不可能强使她屈尊降贵。

“叶维琳,”他用满怀感情的口气说,“你说的这句话,把我赶进我的修道室去啦。我的显赫权要之梦，已埋入尘埃——适合它们的地方。你说，‘我至今还是一个处女’我的孩子，你保持着这样吧。法国法律不承认未曾在民政当

局订婚的婚姻。你和库尔曼·菲利克斯的婚姻在这个国家是无效的；你在这里是迪尔马克·叶娃小姐，——仅此而已。你可以告诉库尔曼，这是我告诉你的。我已经跟他这样说过，因为他想与你解除这种徒有其名的关系。现在，永别了；我将回到我的修道院去，去跟得罪了的上帝重归于好。”

迪尔玛克·叶娃扑在牧师的脚边，用眼泪和吻盖遍了他的双手。

“把你的手放在我头上，”她抽噎着说，“为我祝福。”

“我的女儿，”修道院长说，“万能的上帝在照顾你，保护你。愿你永远这样平安地受着卫护。”

说完这几句话，牧师走出了客厅。他说到做到；他没有再去见库尔曼，而径直上了火车站，回家去了，以后就埋没到他的修道院里了。

世界上，从此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第 二 十 九 章

夫 与 妻

菲利克斯连忙去拜访沃尔德马公爵。他宁愿到他家里去找他，不愿与他在证券交易所里相遇。

沃尔德马没有让他久等，也没有向他摆架子。他在书室里接见了他。

“哎 殿下正忙着啊，”菲利克斯说，显出一副好朋友的轻松的样子；不过他的心却暗暗感到惊奇，原来这位身为公爵的贵人这会儿正在剪辑一本小册子，还在他一些感兴趣的章节下面用红蓝铅笔打杠杠。

公爵放下那本小册子，请菲利克斯坐下。

“我刚刚才听说，”银行家继续说“阁下来到了，我连忙赶第一个前来请安。”

“怪啦！刚刚我也正在为你的事情忙着呐，”公爵答道，古怪地笑了笑。菲利克斯注意到了，心想，他已经知道啦。他竭力装出一副快活的神气，回答说：

“我上这儿来，好象是在休战旗下进入敌国的一个使节。”

公爵心里想：他的休战旗是一块绣着一个“叶”字的手

帕。

“ 就是比我们更有势力的人，”菲利克斯继续说下去，手里窘困地捻转着他的帽子，“ 也还在意想不到的紧急关头上互相合作，由仇人变成朋友，认识到媾和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哩。”

“ 请问，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 我所筹划的公债。”

公爵一言不发，但是浮在他的薄嘴唇上的微笑却是一个适当的、挺恼人的回答。菲利克斯开始怔忡不安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本正经地俯在公爵坐着的那张桌子上。

“ 公爵，”他说，“ 这笔公债是为了罗马教皇宫廷的利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罗马天主教徒。 ”

“ 是谁泄露了我的秘密的？”

“ 此外，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眼看着匈牙利的一个官僚大臣抢劫教会，把教会的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一帮海盗式的冒险家在把圣·彼得的遗产掷给暴徒，这准伤害殿下的感情吧。这一切，只要我们挥戈一击，都可以防止。你可要动手啊，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一个贵族。 ”

“ 我还有别的吗？”

“ 最重要的，还在于你是一个金融家。这笔公债是最伟大、最稳当的投机之一，这一点瞒不过你的敏锐的眼睛；因为你是一个精明人，你知道怎样二加二。 ”

“ 我还有别的什么头衔吗？”

沃尔德马的冷淡的、讽刺的回答，并没有使菲利克斯惊

慌失措。他的脸上装出一副更加亲切的表情，向公爵伸出一只手，说：

“我相信你会成为库尔曼一家的可敬的朋友。”

这句话，不是会引来一阵热情的握手，就会吃上一记耳光。他冒着危险，屏息等待着回答，结果，并不是这样，不过更坏。公爵捡起那本他不厌其烦用红蓝铅笔划了记号的小本子。

“喏，我的虔诚的好兄弟，我的贵族同行，我的金融业的伙伴，我的最好的朋友，你只要向这小本子看一眼就行了，这里面包含着我的回答。我请求你好好地看一看。”

他把小册子递给了菲利克斯，当这位先生眼盯着本子的时候，公爵修剪起指甲来了。

菲利克斯放下了小册子。“这可以说是我的自传。”

“扉页上就写明了吧。”

“我猜想，这是殿下写的吧？”

“我提供的内容。”

“这里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欺骗了公众，都是为了邦达伐拉的投机事业，在这里，看来我是宣布了一种虚构的余额和虚假的红利，引来了一千万资本，现在，由于煤矿的这场大灾难，这笔资本已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对我的一份可怕的告发状。”

“那样说，这不是事实罗？”

“是事实！殿下是我的忠实的传记作者；不过，请允许我来补充一些细节。昨天的意外灾难是能够在明天恢复

的；这项倒楣的投机，要是有一项更好的投机来代替的话，是可以掩饰过去的；小小的失败可以巨大的胜利来弥补。殿下打算拿这本小册子做什么用？”

“坦白说吧，我打算等你一发布新的公债，就把这本小册子在证券交易所里免费散发。同时我要叫空头们行动起来,这样,你的股票就会立刻给逐出市场。”

“我都猜到了,坦白地说,我就是为此上这儿来的,看我能不能防止我的毁灭。”

菲利克斯竭力不断地眨着眼睛，表示他的伤心绝望。他把右手伸进背心里，又低声说道：

“也许，看到我直挺挺地死在你面前，你就称心如愿了吧。”

沃尔德马公爵发出了一阵抑止不住的笑声，拍拍库尔曼的肩膀。

“求你别为我演这套滑稽戏了。你不是到这里来蹦出你的脑浆的。决没有的事，你是来找我出售什么东西的。你是一个破产的投机商，可你仍然占有着一块贵重的宝石，一块你从煤坑里找来的、琢磨得光光滑滑的、极妙的黑钻石，你已经拿它卖了一大笔钱，不过现在它又回到你的手里了。你完全清楚，我一心想获得这块宝石，我愿意为它付出我所有的一切；而你今天正是为这件事上这儿来的。让我们互相谅解吧。我将和你协商。你要什么价钱？”

公爵又倒在椅子上了，但他没有再请库尔曼坐下。

银行家收起了那副悲戚相，又恢复了他惯常那种沉着、

无情、实事求是的腔调。

“第一,是这个;”他一手按着那本小册子说。

“行,你可以拿去——一千份复印本和那份原稿。你可以烧掉它，除非你愿意留下当作纪念品。”

“第二,”菲利克斯继续说“你必须放弃对付我的阴谋。在发行公债的这三天内，你的空头们要保持安静；不得耍花招。第三，你的名字必须出现在认购者的名单上，并附上一笔相当的认购数。”

“行！我们将互相谅解。现在来听我对你的提议的修正吧。第一天，当新公债的股票发出的时候，我保证叫空头们保持安静，但是我不认购股票。到第二天，我将仍旧保持安静，但是我不会来帮忙推你一把。到第三天，我将认购一百万股，从那以后，我保证象你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样，推进你的投机。”

“开头两天为什么不认购?”

“这两天里有什么事，我告诉你吧。在这一天，你必须上夫人那里去，告诉她，肖巴尔德公爵的财产已经被查封，她不能再住他的旅馆了。夫人爽爽快快地去把马克辛米兰街的公馆，连同屋内的家具什物一起还给公爵就行了。她将不得不背诵着这项弃权的法令，回到她丈夫的家里去。她丈夫必须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来庆祝这件喜事，当然，他要邀请他的最好的朋友参加。”说到这里，公爵用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拿小手指指指自己的胸口。“这位朋友将利用这个机会，给夫人看一张他的避暑别墅的照片，那个别墅

筑在康司坦斯湖畔，已经万事俱备，只差它的女主人等湖上的和风恢复她的健康的时候，迁到这里来居住了。”

“你真是细心周到。”

“别过早夸奖我。第二天，你必须跟夫人达成协议。你要告诉她，在法国，婚姻要合法，必须在民政官吏面前缔结婚约 因此,你要和她一块到登记员那里去,正式结婚。”

“可是，公爵，”菲利克斯喊道，脸上显出一副恐惧的表情，“我干吗要这样做？”

“干吗？”公爵回答道，现在是他站起来了，这样可以更好地压倒他的牺牲者。“因为我要摧毁你的小花招。你在另一个国家里搞了一个老婆，你知道到这里你就可以遗弃她了。我的意思是要叫那位夫人永远姓你的姓；要不，到第四天上你就完全可以对我说：‘我给你的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我要让金刚钻嵌在原来的框框里。我不会挖掉你的结婚戒指上的这块宝石；但是我将把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

库尔曼无法掩饰他的窘迫。“这种任性的奇思怪想叫人不可理解。”他说。

“恰恰相反，”另一个答道，“事情很清楚嘛。我没命地爱着一个女人，而她却嫌恶我。她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但是她却想不到，我可知道她的嫌恶的原因。你的妻子是一个贞洁的女人。你显得惊奇啦，——这是当然的。她这样保持了贞洁，并不是你的功劳。哦，你用不着抗议！肖巴尔德公爵已把她的故事告诉了我。其中有一点是，他叫她起了誓，她决不接待我。可怜的老傻瓜！他做事真不通人

情。要是他不干预的话，我追求一个不欢喜我的女人，很可能会追求得厌倦下来的；但是围绕着她的那种神秘，却增加了我的兴趣。我爱慕她，不光是因为她的美，她的魅力，还因为她的纯洁，她的善良。她无需我的评价来抬高声誉；她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她必须有她的丈夫的姓氏的保护，受他的照顾的权利。现在你明白我求你的是什么了吧？”

“公爵，你的主意是恶毒的。你想叫我永远不能摆脱我的不名誉。”

“你的不名誉！”公爵讽刺地笑了。“我的好库尔曼，谁叫你上这儿来出卖你的名誉的？呃，你答不上啦！放心，我们将保守我们的秘密；世人什么都不会知道的。在社交界里，库尔曼家的主人将被看作是一个可敬的绅士，一个优秀的丈夫，一个挺好的有妻室的人。在商业界，他将被看作一个稳健的金融家。名誉将向他蜂拥而来；他将飞黄腾达……他的真情实况将只有三个人知道。喏，我的好朋友，别装出这样一副义愤的样子。你演得太过份，往往会破坏效果。我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时间有限；你最好抓紧一点。”

这倒是真的。每一刻钟都是宝贵的。菲利克斯放弃了假装名誉受辱而气愤的企图，他敛起激动的脸色，向公爵伸出手去了。可是，后者却没有把手接住。

“用不着为我们光荣的盟约握手。拿出你的笔记本来，把条件记下，务请别把日子记错了。明天，要是在一点钟的

时候，我接到了参加你的宴会的请帖，那我就不上交易所里去。下一天，我也是这样 就是说，要是在一点钟之前，我接到了你们已举行了世俗的婚礼①的正式通告的话。到第四天，要是你的律师在一点钟之前走来告诉我，说你已动身上布鲁塞尔去抛售罗马教皇公债，同时把你家里的钥匙交给我，求我在你出门时去照管你的事情，那时，我就将上交易所去，当作我自个儿的事一样来推动你的投机。现在你可以走啦，先生，去悄悄地发泄受辱的感觉吧。”

① 指西方国家中不采用宗教仪式的婚礼。

第 三 十 章

迪尔马克 · 叶娃

库尔曼 · 菲利克斯觉得，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机会。现在，一切都会好转了。公爵不会利用邦达伐拉这场大灾难来毁灭他了；相反，他的影响将会遏止由于这个消息而无疑已在维也纳金融市场上引起的恐慌，等到罗马教皇公债发行一结束，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不错，还有个叶维琳；但是象库尔曼这样的人，道德观念早已连同他的心一起衰微。他马上找到借口了。由于公爵的迷恋，别人不可能责备他的；只有傻瓜才会不利用这一点，何况是处在他这样的境况下。一个快淹死的人稻草都要抓嘛；至于叶维琳，她欠着他的恩情。把她从煤坑的尘埃中提拔出来，弄到目前的地位，把她从残酷的丈夫、野人沙弗仑那里救出来，使她受教育，使她成为一个配得上公爵的伴侣，不都全靠他吗？许多个女人都会对这种等待着她的晋级而高兴呐；想到这里，他记起了萨穆尔修道院长跟叶维琳谈话时，肯定已谈过这件事。于是，菲利克斯等这位牧师等了好久；结果还是没有来，他最后决定到叶维琳那里去了，可是她也没有在家。她上剧院去了；这是她上演的一夜。

他乘车来到了歌剧院。他先到他妻子的包厢里，可那里只看到她的女伴。他向全场看了一下。在正厅后排，坐着许许多多捧场人①。在前面的一个包厢里，他看到了沃尔德马公爵。

于是他就到后台去了；人家知道他是首席女演员②的丈夫，让他进了她的化妆室。

叶维琳已穿上戏装，正在等待上场。一看到库尔曼，她生气地背转了身。他干吗在她正忙着的时候来扰乱她。

“我只是来向你道个晚安，”他说。

“你可以等到明天再来嘛。”

“明天来道晚安？哈！哈！”

“不，你是知道的，上台之前，我经常神经过敏……”

“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巴黎社交界的头儿尖儿们都在争夺你的音乐会的票子。你有没有给我留下一张？”菲利克斯显得一副又亲切又钦慕的样子。

“我一张也没留下。”

“哎，为什么不留下？”他用一种温和的、抱怨的声音说。

“因为我已取消了这个音乐会。”

她丈夫的脸一下子拉长了。“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个变化的原因？”

“等我演完戏再说吧。是我的戏了。我得走了。”说着，她离开化妆室，到戏台边厢去了。

①原文是法语。

② 原文是意大利语。

菲利克斯跟着来到了他既看得到台上的妻子又能俯瞰全场的一个地点。

叶维琳演得很糟，唱得更不行。她的声音发抖，唱走了调。

她显然神经不正常。尽管如此，她却博得了大声的喝采，那批捧场人捧得好起劲；沃尔德马公爵在包厢里鼓掌喝采，好象是被人家雇来捧场似的。她刚唱完最后一首歌，公爵的包厢里就象落雨似的向她的脚旁掷来了花束和花圈。

叶维琳任凭它们留在舞台上，连忙回到她的化妆室。库尔曼跟着她走。

“你为什么不捡那些可爱的花束？”他问。

“我不配接受花束。我知道我今天夜里演唱得很糟。”

“可是，真的，为了掷花束的人，你也应该捡上一束啊。”

“哎，那样你就高兴啦。”

“我？”

“是啊。这些花全是你掷的——至少，我是一直这样理解的。”

“原谅我，我亲爱的[①]。你没有注意到它们全是那个边包厢里掷下来的吗？你不认识那个包厢里的人吗？”

“我根本不看。”

“是沃尔德马公爵。”

“这人是你的仇人——他要毁灭你？”

“哦，不，不是这样！他已变了。他现在是我们的最好

①原文是法语。

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你说的‘我们’包括谁啊?”

“你,还有我。”

“谢谢,我辞退我的份儿。”

“我怕你会发觉，要避开是难的，因为我把沃尔德马看作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家将象对一个兄弟一样地为他开放。”

“随你便吧。我家里却要给他吃闭门羹。”

“很遗憾，是你逼得我向你透露一个不愉快的消息；不过我看你很忙。你一点不感兴趣……”

“讲下去吧,”叶维琳回答道,她正站在镜子前面洗去脸上的脂粉。“我听着哩。”

“往后，很抱歉，你不会有你自个儿的房子了。你的朋友肖巴尔德公爵的财产已经查封；他的资产现在已由受托的管理人掌管。无须我来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一向知道，你住的旅馆，连同你的一切开销，都是他付的钱。自然罗，这都结束啦。根据我的境况，我是无力供给你一个单独的住所的；因此，我们将不得不一起居住。因之，我当然希望我的妻子会接待我的朋友，对他们表示欢迎。”

叶维琳已脱掉她的女王长袍；她现在卸下了她的王冠，一边慢慢地脱她的手镯，一边转过身来，面对着菲利克斯。

“你以为,”她说,“我离开了我的旅馆,我就不能在什么地方找一个屋顶楼了吗？那里自会有一扇锁得很牢固的门,把任何讨厌的客人挡在门外。”

“我必须请你注意一件事。我们是在巴黎，法国的法律是严厉的。妻子必须住在他丈夫的屋里。他到哪里，她就得到那里。她必须服从他。”

叶维琳正在解她脚上的金皮带鞋。她看了看库尔曼。

“我也必须请你注意一件事，”她说。“我们是在巴黎，按照法国的法律，两口子在祭坛面前结婚，而不是在民政当局结婚的，都不算是合法的婚姻，因此，我们的婚姻是无效的。”

库尔曼象叫毒蜘蛛螫了一口似的，一下子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他喊了，那声音简直是一种尖声绝叫。

叶维琳已脱掉了金皮带鞋。她赤脚站在菲利克斯面前，把皮带鞋掷给了他。

“这是你的东西。我又是迪尔马克·叶娃了。我是自由自主的。”

“这是谁告诉你的？”银行家气得脸色铁青，结结巴巴地说。

“萨穆尔修道院长，他早就劝过你办这件事了。”

库尔曼觉得房子在团团打转。

“现在，”叶维琳继续说，用手做了一个庄严的手势，“我必须提醒你，这是一个独身姑娘的化妆室。”

菲利克斯没有等她再下逐客令，他取起帽子，一言不发地走了。他逃跑了，也没顾得是往哪里跑，一直跑到被绊倒了为止。

一切都完了。他已经打出了最后一张牌，输了；再也没

有希望了。他有两条出路：他可以在头上打一枪，或者，他可以席卷他账房里的钱逃跑。

他选择了后一条路。

第三十一章

压　垮　了

叶维琳觉得在一个错误的开端之后，她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她再不是结过婚的人。然而她又不是为失去的幸福而掉泪的寡妇。她的心里充满着种种新的觉醒了的欲望，她自己都几乎不敢承认的希望，使她又愉快又困惑地梦想——种种她怕去猜测的美妙的神秘。第二天，当她听说库尔曼已经潜逃，再不会回来了的时候，她完全明白，她的锁链从此断掉了。

当笼中鸟逃到空中的时候，难道它会留恋镂金采错的笼子、笼里的种种美食，或者它主人的恩宠吗？这只鸟只想到享受它的自由。很可能，那些比较凶狠和强壮的鸟会把它撕个粉碎；严霜寒雨会使它冷得发抖。它不在意。它展翅飞翔；它寻觅着一根树枝；它寻觅着伴侣；它是幸福的。

叶维琳根本就没有想到，库尔曼的垮台以及他的破产的耻辱，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在到处传播。她曾经是一个皇后，曾经受人崇拜，曾经有过那样的成功①！现在她将变得怎样呢？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①原文是法语。

但是可以相当确切地预言她的未来。她又会有一个保护人的。一定的；可此人是谁呢？是她的众多崇拜者当中的哪一个呢？

这就是俱乐部里的话题和社交界闲谈的题目。这时叶维琳坐在她的房间里，正在为她的自由的新生活而高兴，蓦地，她想起了一件事。

她找出了阿巴德的名片，吩咐一声备车，就乘车上贝莱尼家去了。他们住在离开巴黎有一段路的郊区，那一带，迄今还能住上平房。贝莱尼太太欢喜住平房。她失去的那幢房子就是这样的平房。租住这样的房子，有个方便之处，就是有独用的厨房，她可以为她儿子煮煮烧烧，免得担心他跟坏朋友一起在酒馆里吃饭。除非有特殊原因，阿巴德总是回来跟母亲一起吃饭；即使外面是吃筵席，他也不会不回家来吃的。他认为再没有比母亲做的猪蹄煮青豆更可口了。

叶维琳的马车夫找来找去找不到贝莱尼家住的蒙马特里附近的那条小街。叶维琳不愿让马车拐进那条街上去；她下了车，由她的跟班陪着，走到街上去找那幢房子。那是一幢老式的小房，贝莱尼太太租住了中间隔着个厨房的两间屋子。一位在菜园里种菜的姑娘，向叶维琳指点了那位年轻绅士的住屋。叶维琳轻轻地推开那扇厨房门，就看到里面屋里那扇门打开着，一个女人向外面望了望，大概就是阿巴德的母亲，她好奇地看看是谁来拜访她儿子了。

叶维琳踮着脚走到对面那个房间的门边，悄悄地扭转了门把手；她想叫阿巴德吃一惊。

他的房间看去舒服，整洁，一目了然，都是他母亲细心收拾的。桌上、墙上，挤满了挺好看的画像和装饰品，奖励者送的礼物—— 茶杯啊,木雕啊,古代的武器啊,古典画啊；窗栏的花盆箱里种着花；书橱里摆满了书。一切都井井有条；又有风趣又安适，阿巴德觉得哪里都不如家里好。那架钢琴是从叶拉德制造厂里租来的，现在打开在那儿。阿巴德背朝钢琴坐着，手里拿着一支画笔；他在画图画。钢琴家还是个画家呐。许多艺术家往往任性行事，见异思迁。我们一个最有名的肖像画家，就是欢喜抓小提琴的琴弦来折磨他的邻居；另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以写作软绵绵的诗歌来消磨时间；第三个，一个真正的诗人，却用大理石和象牙雕出了几个废物。

阿巴德在画什么啊？

叶维琳轻轻走到他背后，可是她绸衣的窸窣声使他发觉了她。

阿巴德满脸通红，他把那张画往抽屉里一塞，很快就朝着他的客人站了起来。叶维琳只看到他在画的是一幅肖像画。

“哎,是你,”他结巴着说,声音很惊惶“我还以为是我母亲呐。”

“哎哈，你在做你不该做的事情！你母亲不准你画画，是不是？嗯，我说啊，一个钢琴家在画画上浪费时间，真是蠢事 你画的是什么？”

“哦,没什么——一朵花！”

“多会撒谎！”叶维琳想，“明明是一幅人像。”

“如果是一朵花，那就给我吧。”

“我不愿给。”

“连一朵花也不给？”

“我不想给你。”

“别这么别扭。你不请我坐下？”

阿巴德真叫她逗恼了。她干吗偏偏在这会儿来打扰他？换了别的时候来，她是会受欢迎的。

这个开端糟蹋了他们的会见；因为那张画并不是叶维琳的肖像。

“坐到我身边来吧，要不我要觉得你是怕我啦。我以为你会来看我，为我昨天晚上的演出而责备我呢。坦白地告诉我，我是不是唱得很糟？”

“非常之糟，”阿巴德怒气冲冲地答道，“你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你似乎把你学过的东西全都忘啦。我真为你害臊。你的演技啊！我简直觉得是在看木偶戏。”

“跟你说实话，我心情很坏。我有家庭纠纷。我跟库尔曼分开了。”

“那也没有理由乱唱一气啊；他不值得你去冒丢掉聘约的危险，演得那样机械——唱歌，全走了调。你是向来不大把他放在心上的嘛。”

阿巴德根本不知道库尔曼出了什么事；那个消息还没有传到蒙马特里。

“无论如何，你应当考虑到，你演得这样糟，就不该去定

上一大批花圈啊，真不象话。”

听着他这番不公正的责备，叶维琳大为伤心。她回答他时，差不多哭了。

“请你相信，我从来就没去定购过抛给我的花束。”

“唔，那是你的一个崇拜者，那个发疯的公爵干的事。反正都一样。长得俊俏，唱得蹩脚，还要接受花圈，这就三桩罪孽滚到了一起。人家可分辨不清啊。”

“好啊，找岔儿吧，骂吧，我的好老师。我还做了别的什么使你不快的事吗？”

阿巴德笑起来了，向叶维琳伸出了手。

“对不起，”他说，“我这样粗暴，只是一个教师的气恼罢了；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又是年轻人了，谈谈吧。要我去把棋盘拿来吗？我们不赌输赢地下下吧？”

这语气使叶维琳心里感到了温暖。她笑了，拍了拍阿巴德的手——这是他所不欢喜的。

“你已摆脱了库尔曼，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呐？”他说，“要重新结婚？又有一个男人给准备好颈轭了吧？大海里有的是鱼。或者，你准备坚持女演员的自由？”

叶维琳垂下了眼睛，突然很严肃了。

“我没有人，”她悲伤地说。

“哎，那不等于说，你愿意找的话，你会找不到许多男人。”

“反正一样。我不会属于任何人的。我决不会嫁一个地位比我高的丈夫。你知道，在煤坑里赤脚走路的姑娘，应

该留在自己的阶级里。要是我心里能给什么人一席之地，那人一定是一个象我一样自由独立的人。他将不受大人物的任何恩惠；他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天才，完全靠自己的工作活命。他受到尊敬，不是由于钱、地位，而是由于他的才能；他将因为是一个艺术家而感到光荣。”

这是对任何一个了解的人的坦率的供认。阿巴德是了解的；他变得更加生气了。

“哼！我怕你讲的是这样一个人，走的却是一条和他背道而驰的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巴德站了起来。“艺术家们有的是奇思怪想，都免不了有艺术家的气质。你看到桌子中央那只古代的酒杯吗？这是在一个音乐会上，季米多夫伯爵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是他家里的传家宝。是一件很了不起的遗物。公爵们，将军们，统治者们都用这杯子喝过酒。这杯子我很珍贵，我拿来盛放客人的名片。但是我从来不拿它喝酒；我宁愿用一个花九个铜子买来的普通玻璃杯，因为那玻璃杯除了我自个儿喝过以外,没有别人喝过。”

一听这番残酷无情的话，叶维琳面孔赧红了。

可是，阿巴德还决心把这件事说得更清楚点。

“你说，”他继续说道，“你想找一个艺术家，一个天才，一个骄傲的、独立的男人；你将选择他当你的丈夫！你认为，这样一个男人，当他同你一起乘车上法国总统府去的时候，知道路上的行人或者坐在别的马车里的人都在说：‘倒

是个毛卷卷、香喷喷的希卜隆①，但是拉他车子的那几匹马,却不是凭他的诗才买来的,它们是X公爵或Y公爵的骏马；他的妻子不满足于他的名气，她戴的金刚钻是G侯爵给的。他还会得顺顺从从地坐在你的身旁吗？你觉得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丈夫？'

可怜的叶维琳！她竭力自卫，抵抗这个残酷无情的男孩。

“我准备抛弃一切财富——一切非我的正当劳动所得的东西。我要靠我的职业谋生，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演员。我将夜以继日地练功。我不要别的任何荣誉，只求成为一个艺术家。”

于是，阿巴德对她说出了她迄今从未听到过的话。孩子们和傻子们说真心实话，而阿巴德却这两者兼而有之；论年龄，他是一个孩子，而正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是个傻子。

“我的亲爱的叶维琳,你不是一个艺术家;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女演员的；你是缪斯女神的一个后女。这样的人有的是,她们都很有才能;只是缺少一样东西——勇气。你唱歌唱得挺好，演戏演得既有感情，又幽默——那是在家里，对两三个人面前演唱；可是舞台上的灯光一亮，你的嗓子就低下去了,你就乱唱一气,你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你的举动好象一个木偶了。这叫做怯场，这是个不治之症，怯

①原是希腊神话中天和地之子，后来被诗人们用作太阳的姓，成了美的化身。

场毁灭才气焕发的人，比批评家加在一起毁灭的还多。你摇头啦，你引证你的成功来辩护。别自己骗自己了；我对舞台这部机器才清楚哩，我知道人为的霹雳和闪电是怎么搞出来的。你每场表演都是成功的；你获得雷鸣般的喝采和堆积如山的花。在你表演后的早晨，你的早餐桌上铺满了尽是赞扬文章的报纸。这全是镀金虚饰，等到某个有钱的崇拜者停止给吹鼓手付钱，也就褪色啦。你倒不妨试一试，你闭门不理那些个富有的保护人，完全凭你自己的才能去上台演一下看；要靠你自己来得到喝采。到那时，你就会懂得应酬的价值，懂得批评家的颂扬仅仅是用金钱买来的了。”

叶维琳的头垂下了。她知道他说的一字一句都是真情实况。阿巴德非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而且是从年轻人的理想来评论这件事的。他对这个荒唐的社会十分愤慨；他生气的是，叶维琳竟然也参与了这些卑鄙阴谋，占据了比她更好的艺术家、更好的音乐家和更好的女演员的席位；不过，在心里面，他是为她难过的。她一直待他很好；她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他干吗对她这样残酷呢？这都是由于他的男孩的别扭天性。她干吗当他正高高兴兴在画画的时候来打扰他？她干吗向他问这问那？画的是不是花，跟她什么相干？就说是一朵花，她干吗就要？当他伸出手去时，她干吗那样亲昵地拍他的手？

那幅画可不是为她画的。

“我将怎么办呢？我做什么才合适？”叶维琳问道，他这

一番话已说得她意气沮丧。她的美丽的眼睛里饱含了泪水；她觉得已给压垮了。

这位年轻人考虑了几分钟该如何回答。因为她既然前来向他求医，她会把药一口喝干的。

“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因为我不劝你走第三条路，回到你丈夫那里去。如果我是个女人的话，我宁愿直挺挺躺在太平间里，也不愿共享一个人的不义之财。因此，我们考虑的只有两条路。要不，你继续象以前一样登台演戏，接受那些高贵的保护人付钱买来的喝采和花朵，要不，就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心甘情愿地去推手推车，度过余年。

叶维琳从椅子上站起来，拉起披肩，裹好肩膀，用一种低沉的、不自然的声音喃喃说道：

“谢谢你。”她默默地走出屋去了。

阿巴德泪水盈眶。但她干吗上这里来啊？她干吗在他高高兴兴画画的时候来打扰他？她把门一带上，他就回到桌子边，从抽屉里取出了他的花，看看有没有遭到什么损坏。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朵花——一个金发蓝眼的白脸小孩！

门又开开了；这张画给急忙藏了起来。可是，没有人进来。阿巴德的母亲在半开着的门外说话。

“阿巴德，我的儿子，刚才上这儿来的那个漂亮的太太是谁啊？她是一个公爵小姐吧？”

“她是一个来向我求乞的穷女人。”

“哼！多奇怪！在巴黎这个城市里，乞丐也高级，穿绸

着缎的。你给了她点什么吗，阿巴德？”

“妈,我什么也没给她。”

“这就对了,我的孩子。’她关上门,又回到自己屋里缝儿子的衬衣去了。

第 三 十 二 章

煤

叶维琳决心好好努力一番。她知道阿巴德说的是有道理的；只是有一点他错了：在"可能"与"必须"之间有个深渊。

她成功的机会愈少，想获得成功的决心却愈大了。以前，许多人在这样一想之下就有了力量："既然没有人关心我，那我，至少是自由自主啦。"她要创造自己的前途：她要成为一个女演员。她要让世人瞧瞧她是怎样一个人。她要在脚灯面前鼓起勇气来。原来是使她害怕的境遇，现在却给了她力量。她将旁若无人地当众歌唱。观众除了共享她的胜利，将是无关紧要的。

她度过了凄苦的一夜。身旁的奢侈品，桌上的艺术品，饰品橱里的昂贵的瓶子，似乎都在责备她；盛放宝石的那几个杯子，使她想起了阿巴德说的话。一只银杯，不如一个九个铜子的玻璃杯！

最后，她入睡了，早晨醒来时，她神清气爽，浑身是劲了。

今天要重演她前天唱过的歌剧。早晨预定要排演。好吧，在这次排演时，她要让人家瞧瞧她的能耐；她将不去看

任何人；她将象一只盲目的夜莺那样歌唱。

她吩咐备好马车。到达剧院时，她叫车夫过两个钟头来接她。

她走进剧场观众休息室时，舞台监督向她迎了上来，告诉她说：她的角色已经派给另一个歌手了。

叶维琳一下子光火了。为什么这样擅自剥夺了她上演的权利？竟对她这样无礼！

那人表示抱歉，但是既不能也不愿说明什么原因。她要去见见经理吗？

叶维琳心情很激动，跑去找经理了；可是他没在办公室。他的秘书却交给了她一封信，是经理叫他送给她的。

叶维琳接了信，来到观众休息室里，拆开看了起来。那是一份粗卤无礼的当即生效的解聘书，理由是她完全不配充当首席女演员。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剧院，来到街上的；当她看到过往的行人都在盯着她瞧的时候，这才清醒了过来。她象一个死人似的走着；她的身子在往前挪，她的心却已经死了。竟这样子覆灭了，真是意想不到啊。

然而这却是事实；那个残酷的男孩是对的。一朵云只在太阳光照着时才呈现金色。她的一切光辉都是表面上的，没有一样是实在的，没有一样是她自个儿创造的。整个事儿一直就是魔术家的一个戏法；现在是永远消失啦。

叶维琳信步走去，不知所往。最后她发觉自己来到了她的旅馆的前面。要是门口有人对她说，这里并没有住人，

她已经死了，几年前就埋掉了，她也不会感到奇怪。她只觉得头昏眼花，既不感到惊讶，也不感到痛苦；但是有一件事情，仍然使她吃了一惊。

她走上楼梯，心里一片茫然，接着穿过她的房间，一直来到了她的化妆室。她一进去，就看到沃尔德马公爵伸手摊脚躺在一张扶手椅上。

他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平平贴贴，漂亮的连鬓胡子修的是时髦的羊排式；他的胡子很显眼，上了蜡。

叶维琳用一种又恐惧又愤怒的声音喊道：

“请问，先生，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等着你呐，”公爵冷冰冰地说，但他并没有从舒舒服服地躺着的椅子上站起来。

“谁允许你进入我的房间的？”

“我没有请求允许。”

“你有什么权利闯进这里来？”

公爵懒洋洋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了一张象钞票一样的红纸，他把它递给了叶维琳，轻轻摇摇头，意思是说：“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

叶维琳接过那张纸，纸在她手里哆嗦颤抖。

“这是什么？我不明白。”

“事情很清楚，”公爵说，他终于站起来了。“库尔曼的债权人已没收了你的东西。库尔曼太轻率了，要不就是太不顾体面了——我真不能说这话——，他宣称凡是他妻子的东西都是他的，因此，他的那些债权人把这里的一切东西都

没收了。今天早晨你不在家的时候，法警打开了你的门，把屋子占领了。他们在外面贴了一张告示，请过路人进来看拍卖的东西。这样，我就来了。我进来四下里看了一下。你瞧，所有的东西都贴上了政府的封条啦。我是作为一个买主到这里来的。”

叶维琳四面一看，果然如此。

“不过,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库尔曼完全清楚,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他的财产。”

公爵似乎很欣赏这个局面。

“我相信这话。这都是你的律师的严重疏忽；他本当更好地保护你的利益。人们只知道，库尔曼把东西搬到这儿来了；于是就推想，这些东西是他买来的。无论如何，库尔曼不能为你作证啊。他遇到了不幸。他知道警察在追捕他,就跳了火车。真倒楣,他摔断了脖子,当场就死了。”

叶维琳仰面倒在沙发上，双手捂住了脸。

“如果你要为了悼念库尔曼而洒几点眼泪的话，我可以退到窗子那边去，”公爵带着一种文雅的讥讽说。

叶维琳没有回答。她心里乱糟糟的；什么都不能想。一切都让它去吧；这有什么关系？她要不要去提出诉讼，收回她的财产？她要不要去请证人来证明：这装饰品、奢华的帘子帐子、或者昂贵的地毯，都不是她丈夫的财产，而是一位老人赠送的礼物？—— 这老人是一个最正直的、最亲爱的男人，一个匈牙利富豪，他收养她这个女演员，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完全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出于罪恶的情欲，

而是出于纯洁的感情。谁也不会相信她的。她不想把这事告诉别人。她不能叫她的恩人的名字受到那些不相信的人的嘲笑。宁愿把一切都丢掉算了。

“我没有哭,先生,”她对公爵说:“要是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等着听呐。”

“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些不幸的事,”沃尔德马身子靠着壁炉,回答说,“有一件事,你以前的保护人肖巴尔德公爵,在他的家属的控告下,已受到法律的监禁,不能积极参与这世界上的事情了。”

“我知道。”

“他为了给你作为一种储蓄而认购下的那些邦达伐拉公司股票,已经没收了。”

“这有人告诉过我了。”

“何止这项损失,还有补充呐:那些股票现在差不多已经毫无用处。自从那个煤矿爆炸后,矿上的火没有扑灭的可能,股票已跌得一钱不值。”

“那与我无关。”

“我还没有说完呐。那位牧师,你的朋友,一心梦想当主教,已回到他的修道院去啦。”

“这我早已晓得了。”

“你似乎什么都知道了。也许你还知道,你的经理已经将你解聘了,把你的角色派给了另一个女演员?”

“这就是他的信,”叶维琳回答道,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张弄皱的纸头。这时,她已怀着一种骄傲的轻蔑望着公爵。

她实在非常美丽。“你不厌其烦地上这儿来，是为了来告诉我这些事？”她问道，她的眼睛闪着亮光，那不是因为含着眼泪，而是因为愤怒。

“我不是为这个上这儿来的，”公爵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向她俯着身子答道。“我跟你坦坦白白地说了吧。你没看到，你寄托你的美梦的那个建筑物已经崩溃？邦达伐拉煤矿起火了；股票跌了；总理失宠了；公爵被监禁了；你丈夫死了；你的财产就要拍卖了；你给剧院里解聘了。这个喜剧已经演完。让我们喝采鼓掌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来重新开场吧。我可以还你股票。我可以给你在马克辛米兰街的公馆。我可以把你的东西——你的家具、你的金刚钻、你的马全部买回来。我可以跟剧院经理商量，你将重新被聘为首席女演员，条件还会比以前更优厚些。我能给你一种比你以前享有的远为高贵的地位，我能给你一个比你以前所具有的更加真诚、更加自我牺牲、更加爱慕你的情人。他的名字叫沃尔德马·桑达什姆。”他朝她深深一鞠躬。

叶维琳轻蔑地望着他的靴子。

沃尔德马现在肯定认为他是个主宰者了。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只表，塞到了她的手里。

“我的最可爱的情人，我的时间是宝贵的。交易所里正在等我呐。库尔曼的投机须要冲击一下。现在正好十二点钟，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说的话，去决定你的命运。我将安心地一直等到那时候；我只要你说一个字——好或者不。”

叶维琳给了他一个更加简短的回答。她把那只塞在她手里的表那么用力地往地上一掷，一下子摔了个粉碎。

沃尔马德公爵笑了，探手伸进他左边的背心口袋，又取出一只表来，他冷冷地说：

“我早料到这样一个回答了，因此我另外还带了一只表。你要摔，把这一只也摔了吧。叫我供给你第三只表，我才不胜高兴呐。”

这一次，叶维琳可没有去接那只表。她一跃而起，手指着房门,大声喝道：

“要是你已把我的东西买去了，就把一切都搬走吧；但这个房间仍旧是我的。滚！”

沃尔德马公爵傲慢地瞧瞧她，虽然他照样微笑着：

“我的亲爱的夫人,这话说说容易 !可再好好想一想吧。要是你拒绝了我，你会变得怎么样？你没有别的办法。”

“我有一个地方,”姑娘悲痛地答道,“我可以回到那里去 煤矿。”

沃尔德马公爵向她深深一鞠躬，一言不发，取起他的帽子，走了。

一个想到了煤矿的女人，就无需一个有钱的男人的友谊。许多可怜的贫苦人都在煤矿里找到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当天晚上，叶维琳去拜访了她的珠宝商。她把她的最后一对金刚钻耳环交给了他。这是她的全部所有；她的装饰品已都叫法警没收了。她把耳环卖给了珠宝商，把卖得

的钱托他保管，作为在佩雷·查西的她弟弟坟上每年的开销，让坟墓四周植上绿色的草皮，在万圣节时供些鲜花。珠宝商答应了，因为她一直是个好主顾。她对他说，她要走了。显然，这是一趟长期旅行，因为第二天早晨，警察在塞纳河边找到了一个包袱。包袱是用一条开士米围巾包的，叶维琳的女仆认得这是失踪的女演员的东西。

沃尔德马公爵出了重赏寻找叶维琳的尸体。但是尸体始终没有找到；因为把包袱放在河边是一个诡计：当大家在河里打捞的时候，叶维琳已信守她讲过的话，躲避到煤坑里去了。

沃尔德马公爵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他和他的全家为了悼念她而服了六个星期的丧。

第 三 十 三 章

克桑泰的遗嘱

在破产之前，当邦达伐拉股票保持在票面价值以上六十，而且看上去还会上涨的时候，克桑泰就情愿拿六十抛售了。好事情可不能搞得太过头。你不要抓得太紧了，一年工夫捞六万，可是一笔好赚头啊。他想，他将照斯比茨哈西屡次嘱咐他的那样办，把他的股票一小批一小批地抛出去。不是一次卖光，这才是喜上加喜啊。

这段时期，行情一直保持在六十。他天天早晨上咖啡馆去，看看报上的金融栏，总是看到同样的行情，“邦达伐拉,票面价值以上六十。”

一天早晨，克桑泰已准备好把他的股票的第一期摊付金送到维也纳去，他来到了咖啡馆里，一边等着堂倌上来侍候，一边随手取过了一张报纸。跟平常一样，他看报是从后面看起的，先看最后一版的证券交易栏。他一眼就看到的是“邦达伐拉,票面价值以下六十。”

排字排错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印刷工人准是喝醉了。那家伙该当关监牢。要是维也纳有警察，或者政府里有法官的话，这样的事就不该轻轻放过，不加惩处；一个最

棒的人，碰到了这样的事，也会给搞得神经都发抖啊。如果这不叫扰乱治安，那我就不晓得该叫什么了。

接着他取过了另一份报。同样的错误！他翻遍了所有的报纸，发现所有的印刷工人准是挑选这一天举行了酒宴。每张报纸都印成在票面价值以下，犯了同样的错误。

克桑泰相信一定出了大错；但是事情不弄个明白，他定不下心来，他打了个电报给斯比茨哈西。

打来的电报和他去的电报相左了。

“大不幸。邦达伐拉煤矿失火。大乱。股票票面价值跌了六十。人人在抛售。”

克桑泰气得咒天骂地。“他妈的！票面价值跌了六十，损失六万！简直是要命。绳子和钉子在哪儿？让我上吊了吧！丢了满满六箱银子！我要杀人！我要上维也纳去。要是我不取回我的银子，就要闹它个天翻地覆。我把钱送到维也纳去,可不是为了去丢掉它。”

他象个疯子一样吐着口沫，从保险箱里拖出他的证券，摔到地上，在上面踩啊踏啊。

“恶棍！无赖！证券花子！是你们吃掉了我的银福林！你们吞掉了我六万银福林！我要把你们撕个粉碎！我要把你们的肚子，割成为我的一个个银福林！我要杀死你们！”

他把保险箱搞得乱七八糟，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保证书。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遍。他的心情变了。

“我真是个傻瓜。我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这里有我的年轻朋友签的名。幸亏我没有毁掉这张纸，没有拿它

点我的烟斗。他下了保证的，可根据我的要求，随时按照票面价值接收一千股。哈，妙哉，克桑泰！你是一只聪明的老鸟，不会轻易叫人捕住的。我得救了，多亏我自个儿聪明，多亏我的有远见的鼻子，事先就嗅出了危险。这封信弥补了我的损失。就我个人来说，天塌了也不要紧，我是安全的。”

他小心地摺好那些股票，把它们和那张宝贵的证书一起锁进了保险箱。接着，他就坐下来，给他那个在巴黎的亲爱的年轻朋友写了封信。

幸好他留着他的地址。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很有礼貌地要求他按照他们以前的协定，立刻派个可靠的人来接收这些证券，并商量如何付款。至于未清的利息，那可以互相让步和协商解决。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回音。可是，从X城到巴黎毕竟比一只猫跳的距离要远哪。

在这个星期里，他一天两次，早晨和晚上，都接到斯比茨哈西打来的电报，催他卖掉他的股票，因为它们天天都下跌百分之十。临到一星期的末尾，它们跌得更低了。空头们已经胜利。

克桑泰按兵不动。他窃喜自己平安无事；至于别人，他们的股票沉到海底去了，也与他无关。他没有股票。股票全是库尔曼的。“把它们拿走，还我银子！”这是他的喊叫。“流氓！恶棍！我牵着你的脖子哩！”

他看了记述这家公司突然垮台和股东们破产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安。别人的损失并不能影响他。可

是,到第九天上,他开始担心了。晨报上载了一篇报道,是巴黎来电,说银行家库尔曼·菲利克斯已丢下一片混乱的业务潜逃。接着下去有一则电讯,说银行家库尔曼发觉警察跟踪追捕,已在火车上跳窗逃跑,当场毙命。

克桑泰差点没有中风。当他苏醒过来时,他打了个电报给斯比茨哈西,叫他卖脱他的全部股票,能卖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

斯比茨哈西写了封回信来:

"晚矣,股票开价为七十,且仅徒有其名。既无买方,亦无卖方。煤矿完了;铁路完了;一切都完了。上个星期,我告诉你时,你为何不卖?现在你可以把股票掷进火里去烤栗子了。"

"我一切都完了!"克桑泰呜咽着说。"让我回家去,让我躺下死了吧!我不能活了!我活不上三天了!"

他告辞了几个相识的人;他没有朋友。他叫他们不用怕,他不会自戕的。他只是忧伤而死,就象一个人患病逝世一样。

全完了!

几个有同情心的人,可怜这个老头,陪同他回家去。如果只他一个人,他是绝对找不到自己的家门的。

来到家里,他硬要到下面地窖里去,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恶梦,是恶梦的话,他就会醒过来,发觉到他的宝贝箱子仍旧在老地方。当他看到一切都没有了的时候,他一下子扑倒在地上了。

他们把他扶上楼去，象对待一个小孩似的，替他轻轻脱了衣服，将他放到床上。他要求请一个牧师，于是，他们就为他找了一个牧师来。牧师让他做了忏悔，受了临终的圣礼。

这时，他的律师来到了，他的遗嘱已经誊写出来，正式签了字。他仍然有些东西要留下来。他的房子、一条街的街面，他把它们给了那座没有人进去的教堂，这座教堂的门槛石头缝里已长了野草，院子已成了星期四半假日小学生们玩球的地方。

尽管如此，那座教堂还是得有一个牧师、一个 堂守和一个钟童。牧师做弥撒，钟童打钟，堂守每天开门；就跟一百年以前一样，在当年，许多钉银衣扣的男人和戴丝面纱的女人，可是川流不息地在这扇门里进出的啊。现在，这位垂死的老人成了那些老希腊商人的末代后裔。这座教堂可得为纪念他们而继续保持下去呵。

隔壁那幢房子，他遗赠给了那个寡妇，她是这最后一个希腊人的女儿。那女人和他早就吵了架。只有上帝才知道一场有关今天身价百倍、明天一文不值的证券而争吵的是非曲直。因此，他遗赠了她母子俩一堆该诅咒的、不值钱的、所谓邦达伐拉公司股票的证券，正是这种证券招来了他的突然死亡。他们将好歹占有那些证券。

等他作好这些委托，安排了他的事务之后，他的遗嘱就封了起来，签上了名。他把留下的一点东西分给了他的邻居和仆人。他唤来了那个钟童，叫他每隔两个钟头敲三下

钟,要是有人问这是干吗,他就该回答说“:希腊人克桑泰死了。”

然后，他叫大家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悲伤而死的，就象一个上了年纪的丈夫，丧亡了伴他进入晚年的妻子，不能再活下去一样。一个意志坚强的男人，他说他活不下去了，他就死了。

第三十四章

地在他脚下燃烧

沙弗仑·彼得的诅咒可能要应验了:"这块地上将永远不生青草。"

固然,地面上还仍旧长着青草,可是谁说得上,在地底下,在地心的深处,是什么东西在滚滚沸腾啊?

那家公司的煤矿的董事们，以为封闭了竖坑和地洞的全部进口和坑口，就已经堵住了这场大火灾；他们认为，只要不让外面的空气流进去，这场大火很快就会熄灭的。

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一场难以救治的灾难,煤的供应渐渐减少了；就连供锻工车间发热所必需的燃料也不足了。他们试着用木材来发热——森林里有的是树木——但是没有煤,开不动熔铁炉,结果,许多铁都损坏了。现在,撒满了一地的并不是铁条,而是许许多多"撞锤"。不久,事情已很明显：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那家公司已不能向铁路承包人履行供应铁轨的合同。保证的供应靠不住了,——铁路如不能在预定的日期开业的话，铁路公司也就同样有危险了。

邦达伐拉煤矿公司和铁路公司可说是相互依存的；只要这一个走上了毁灭的危险道路，另一个就不可能不给拖

着一起跑。

在这种困境下，经理们开始到别的煤矿求助去了。他们非得有煤才行。在依凡的煤坑里，无疑有大量的存货。他一整年就没有出售过。他们不得不向他去买，即使出高价也行。

朗尼也想到这个地方来要煤了。人们总不至于拒绝一个老朋友和邻居的请求吧。

可是，他去的信却给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这一来，朗尼可走投无路啦。他决定去拜访依凡，亲自提出请求。

他的拜访是一次很短促的拜访。他在依凡的屋子里，总共待了不到两秒钟，先是他的帽子从那间屋里出来了，跟着，他的身子也马上出来了。这时传来了依凡的声音：

“我跟间谍没有什么可谈的。”

朗尼给经理们写了一封长信，说依凡是一个粗卤和自私之徒，决心利用邦达伐拉煤矿发生的灾祸牟利捞钱，不管出什么价钱，也不给煤；他非但不出售，而且用它来制造铁轨,认为有朝一日,公司将不得不向他购买,由他漫天索价。

这封信的效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铁路部门立刻向依凡来了信，高价向他购买他的铁轨；他要的就是双倍的价钱，他们也准备答应他的要求。

依凡的忠诚的工人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现在那些背离者又来请求雇用了；他们已没有工作。一个委员会决定了谁该录用。这件事是按他们的决定办的，依凡不得不承认，这是公正的。新来的人必须当一年普通工人，是不是允

许他住在工人村，以及是否享有他的一份红利，就不是由委员会决定了：这要全体投票表决。

这段时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人人都把煤矿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也有些个疏忽,但成绩是很显著的 劳力也罢，时间也罢，都很宝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用不着严厉的措施。

可是，天气虽好，暴风雨却已在远方聚集拢来。有经验的眼睛一看就知道。

依凡知道逐渐逼近的危险，但是他守口如瓶。无计可施。他的煤矿受到了威胁；那场正在烧毁邻矿的大火，可能会蔓延到他的煤矿里来。这桩心事日夜盘桓在他的心头。煤层的情况，迫使他得出了火将蔓延到他的煤矿来的结论。也许要过上好几年，不过，到头来，另外几个矿井都会遭到同他们的邦达伐拉邻居一样的命运，化为一片灰烬。

地球已经埋葬了许多这样的残骸。不过，邦达伐拉的这场灾难，不仅在地下，而且在地上也已经毁灭了许许多多人。

开始时，那个掌管股票的理事会想出了一个主意：用归他们支配的现金来购进市场上的全部股票，以此一箭双雕，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们可以用远远低于票面价值的钱,收进那些按票面价值发行的股票,第二,防止股票进一步跌价。

可是，理事会的这个策略只引起了更迅速的破产；他们的钱越来越少了，最后就连必需开销的钱也一文不存了。

沃尔德马公爵是懂得如何利用报纸的。他早已作好准

备，在股票下跌到百分之四十后，他决心使它们再往下跌。股票变得一钱不值的时刻已近在眼前，到那时候，那些可怜的股票持有人，拿百分之一的价钱，都会高高兴兴地转让给任何一个愿买的人。

这是一场邪恶的赌博，成千上万的人沦为乞丐了。最吃亏的是比较贫穷的人，那些在短短的一年之前，手里拿着少量的存款，吵吵嚷嚷来买股票的人。这些可怜虫，厚利把他们引向了毁灭。唉，这是一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复出现的老故事:小职员,老头儿,寡妇,老处女,家庭教师,或教师——他们都是这位残酷的加干纳特的牺牲者。另外就是拿老板的钱赌博的出纳员了。但是遭受损害而还没有完全倾家荡产的却大有人在。殷实的商人削弱了，乘马车的人不得不步行了，已定下婚期的情人不得不等下去，有时就过着独身生活而憔悴衰老。

为邦达伐拉这场大灾难所毁坏的不仅仅是穷人和中等阶层的人；它一垮台，也拖倒了那个高贵的、有势力的邦达伐拉的家庭，匈牙利最古老的家庭之一。

沙列斯泰侯爵得到了严酷的教训；他明白到，你拆除了中梁柱，势必就危及整个建筑物。公爵的财产一查封，也就把一批债权人引到了自己身上。而一个大贵族的大批财产，也就归他的债权人来经管了；他的继承人确实是烧毁了自己脚下的土地。

如果说，公爵时代那些管事和代理人一直在偷窃，那末，债权人经营财产就是地地道道在四面八方抢劫。

这给竺德林黛伯爵小姐也带来了惨重损失；看来，似乎谁也不对她的四万福林负有责任。家庭的一切借项和抵押都登在账单的前列。让她紧紧抓住她的东西吧——如果她抓得住的话。

最吃苦头的是安葛拉伯爵小姐。她的丈夫，沙列斯泰侯爵，一开头就过着得了二百万财产的人过的那种穷奢极侈的生活。没办法劝导他改变主意。这引起了两口子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安葛拉向他明白说过，她嫁给他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由于怄气。

这一点侯爵知道——依凡也知道；但是他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地在他的脚下燃烧。

第三十五章

孩子们在玩

正当盛开音乐会的季节，贝莱尼听到了克桑泰去世，和他在遗嘱中写明把他们以前的房子归还给他们的消息。阿巴德即使已经受雇要演奏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① 的四重奏，他为了赶回老家去看看那个花园，也会立刻离开巴黎的。他的母亲也一样的回家心切，愿意放弃最好的报酬。他们没有耽搁，第二天就搭火车走了。

他们到达X城，公证人就打开他们老家的门，把房子全部交给了贝莱尼太太。一切都跟他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那些可爱的用具已都积了几年的灰尘。

阿巴德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跑到花园里去。可是，公证人却把他拦住了。他还有一样遗物要转交给他，一只锁着三把钢锁的大铁盒。里面盛的是邦达伐拉股票。

“去他妈的股票！”阿巴德笑着说。“现在还是夏天，我们还用不着生火哩。”

“它们已跌得不值钱了，”公证人说。“今天的喊价是下百分之十。可怜的克桑泰就是叫这个害死的。”

①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有“当代器乐之父”之称。

他们终于只好收下了这些股票。赠送来的马，不看它的牙①嘛。

阿巴德一溜出屋，就奔到花园里去了。果木完整无损，花朵满枝盛开。那棵樱桃树开着一团红彤彤的繁花。他清楚地记得，以前因为怕挨一顿结实的鞭打，他对花碰也不敢去碰一下。花园的那一头有一条小溪，岸上长着琉璃草；风玲草在齐声响鸣，不过没有人听。

一切依然如旧，只是稍微长得大了点。树上的长枝桠已跟对岸的树枝缠在一起了。

他躺在一片立金花的绿草地上。现在，没有人会来打他了。他可以消磨他的时间，好好地享受一番闲情逸趣了。名望，报纸上关于他突然失踪的瞎扯淡，以及会沉痛地怀念他的女士们——所有这一切，跟这相比又算得什么？他在河岸的一个荫蔽处，寻找他以前偷偷做成的那支小长笛。真叫他高兴，笛子还仍旧在那里，仍在老地方。

阿巴德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道他在巴黎的种种成功，和登着他下次演奏预告的报纸。现在巴黎在哪儿了？他用这张报纸做了一只大得可以装货的大帆船。他采了一束樱花；他把这只船放进了水里，当它在溪里的小水泡上晃荡的时候，他又躺在琉璃草中间，吹奏起他的长笛来了。

听到笛声，对面的房子里出来了另一个孩子；一个年约十五岁的姑娘。她有一张白皙的、笑盈盈的圆脸和一双美

①看马的牙齿可以判断出马的年龄，是老马还是壮马。

丽的蓝眼睛。怯生生的、好象一只受惊的小鹿，她走了几步，就停下来听着。渐渐地，她越走越近，接着，又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她看不到那个吹笛子的人；她只听到他的笛子声，然后看到那只装着花的纸船。

姑娘走近了，阿巴德也没有注意到。待听到了她的笑声，他才发觉了她。那孩子的笑，清脆如铃声。阿巴德抬起头来，吃了一惊。

"噢，是你啊，索菲亚？你已长得多漂亮呀！请你把我的那只船给推回来，好吧？"

索菲亚立刻答应了。她探手撩起裙子，用两个膝踝夹住了；拿几朵白花替换了红樱桃花，把小船用力一推，推回了对岸。于是，这个游戏又开始啦。真有趣！

贝莱尼太太在窗上看到了。她没有打扰他们，听任他们自得其乐，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天气转凉。这时，两个孩子当中比较谨慎的那一个—— 不用说，是姑娘—— 提醒另一个说，草上有露水了，该回家去了。

阿巴德从水里取起那只船，把它和长笛一起放回它的隐藏处，回到他母亲那儿去了。

贝莱尼太太没有骂他。不过，她没有惯常那样吻他的脑门手。她让他看了她对房子的种种布置，这都是他在花园里 玩的时候她收拾起来的。

阿巴德看到屋里搞得如此舒服，十分高兴。

"妈，"他说，"我们永远住在这里吧。"

"我不反对我们住在这里，阿巴德，只是有一个条件。

你一定要娶一个好姑娘，让她到这里来帮我的忙。”

“我，妈？”阿巴德又惊又喜地回答道。

“唔，你。干吗不？你是个青年人。我可不能永远照顾你啊。”

阿巴德又笑了。“这样说，因为我成长为青年人了，因为你不能再照管我了，我就得娶一个照料我比你照料得周到的妻子罗。是这样吗，妈？”

“我的儿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嘛，’贝莱尼太太认真地说，仿佛对一个青年人来说，要末就得做娘的照顾他，要末就得妻子照顾他，此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她根本没有想到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迟早会顺着你的意思办的；可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幢房子，我要养家活口，尽够我忙着呐，当我去履行我的职业合同的时候，可不能带上妻子到处跑啊。这种象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巴黎流浪到伦敦，从彼得堡流浪到维也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管她跟丈夫一起走，或者留在家里，都是伤脑筋的事啊。”

“生活我们是过得下去了，阿巴德。我总算幸运，凭你的收入，在银行里已有了相当一笔存款。此外，还有这些股票。别笑，你这个傻孩子！它们虽然只值十福林，可一共有一千股呐。要是把它们兑了，就是一万福林。在一个小市镇里，这样一笔钱可是一笔财产，凭着这笔钱，就可以讨一个老婆了。”

“妈妈，对于股票，你就不了解啦。兑掉一张股票是很容易的，但是第二天，如果我又到老地方去出售另一张股

票，那他们就会撵我走。不管是谁，在金融市场里抛售一千份邦达伐拉股票，都会给送进疯人院去的。把这些股票跟克桑泰的其余的票据都放起来吧，你不妨期待着，有朝一日，它们可能会抵得到票面上印的价钱。”

“对,事情真是奇怪。你以前想到过,我们会回到这幢房子里来吗？我很懊悔，没有把另外一些票据留下来。我把它们烧了。谁知道有了那些证券，我们会碰到怎样的运气？要是有一天，它们又上涨了，那我们就将到手两个两万……”

“我可不指望交这样的好运，妈妈。上帝赏赐给人的最蹩脚的礼物，就是让他中一次彩票。这等于是上帝对他说：‘你这个笨蛋！我不能用别的任何方式保护你。’上帝不会容许一个有点儿智能的人去中彩票的。对这样的人，他会说：‘你别再这样恬不知耻地向我乞求好不好？我赋予了你才能,还不够吗？我的安慰奖是留给那些大傻瓜的。’”他接着又说道：“妈,别担心,我们将靠我的艺术过活。稍等一阵子，你就会明白的；只是要给我时间。这会儿，我且去给那个小姑娘买个瓷头洋娃娃当玩具吧。你一定得再稍微照管我一段时间。”

一听这番话，寡妇亲热地拥抱了她的儿子。她是幸福的。可是,那天晚上,阿巴德出去了,他坐在月光映照的垂柳底下，用他的长笛吹奏了一支忧郁的曲子。他时不时停下来，听听河对岸传来的唱着同一个曲子的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可是，那个唱歌的人听到笛子不吹了，她知道他在听着，就不唱下去了。青春是多美妙啊！

第 三 十 六 章

欧 列 卡

依凡对自己煤坑的危险的担忧与日俱增。有一天早晨，他发现氢气的含量已几乎觉察不到了；矿井里却还有水。这可使他思索起来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来到了那下面有个湖泊的地洞里。一滴水也没有！

依凡逗留了三个钟头，焦急地观察着水会不会上升；可是水并没有来。

三个钟头后，工人们来调换他了，他们讲定：那天夜里他们将轮流值班，留心观察那个蓄水池。等水一上升，他们就去唤他。依凡回到家里，一躺下身，就呼呼睡着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他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如约前来唤他。

可能是那些工人也累得睡着了。可怜的人，他们也都精疲力尽了。他赶忙上矿井里去。工人们告诉他，他们值了一夜班，可根本没见一点水的影子。他又耐心地等了二十四小时。没一点水的影子！

依凡认为，他可以用周期泉这一理论来解释缺水的原因。他相信，煤矿的蓄水是由于这类泉水受到空气压力而来的。如果水不回来，无非是以下两个原因：要么是那条从大水坞里引水来的水道突然坍塌了，水不再受到大气压力，

保持通畅；要么是保护水坞的岩石有了裂缝和罅隙，空气的压力把水压到下面地球深处去了，这样的话，那里肯定又正在形成另一个水坞。依凡是打一开头就认为下面存在着这样一个蓄水池的。可是在哪儿呢？—— 这就是问题了 要是这些蓄水池找不到，那又怎么办呢？

依凡站在那儿的那个地洞是空的。地下的死亡王国敞开着黑魆魆的大门。他可以进入这个迷宫去；他可能发现他长期寻觅的上、下水坞之间的环节。但是办这件事却有个难处。他必须带一个人去。他叫来了那个老矿工保罗。

“保罗,你几岁了？”

“六十九。”

“不用说，你是想活上七十岁的。”

“我想看到这个矿井的金婚礼① 。到明年，就是开矿五十年啦。”

“要是你活不到那时候呢？”

“我将说，‘赞美主的名’。”

“你的儿子都成年了吧？”

“我的孙子也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你愿不愿意陪我去作一趟危险的探险？有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

“我想,我不是没有冒过险。”

“保罗，你必须先弄明白这是什么危险，然后再答应下

①结婚五十周年纪念叫金婚。

来。我们是去找寻留在水坞里的水。这是一桩关系我们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事，因此，我想上帝是会保佑我们的；但事情也可能并不是这样。全能之神可能会说：‘你们只不过是些地上的蛆虫，竟胆敢来干涉我对你们及你们的家属下的判决？我不听罗得的哀求，死海已经把那个城市的废墟淹没。你们邦达伐拉的人并不比蛾摩拉的人好。’①你懂吗？我常常穿过那些地洞的狭径去寻找泉水。那些弯弯曲曲的路是那么狭窄，有时你得挤着身子硬穿过去，或者贴着肚子滑过去。下面是一个大深渊；一不小心，就会没命；我们将不得不象蜘蛛一样贴着石壁。我们必须越过一些发恶臭的阴沟、齐腰陷在腐烂的污物里。这些裂缝和罅隙，都是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由于一次地震，连根拔掉了煤层所造成的。现在，很可能，最近这次爆炸已把那许多通道重新合拢了，同时又炸开了一些新的通道。要是事情跟我猜想的一样，那个沟通我们下面的矿井和上面的矿井的壁孔已经闭塞，那么，我们的头上就有了一个盛满水的湖泊啦。要是我们在探索的时候，碰到了这道壁孔，偶尔不小心给穿了一个不比针尖大的小洞，我们头上的水坞里的水就会一冲而出，把我们淹死；要是我们听到了那汹涌的水声，我们就完啦。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次爆炸也可能已在上面的裂缝里炸开了一个裂口，那样的话，水就已经涌到我们脚底下的下面的水坞里去了。我们要做的事，是去找出这水在哪

①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因为罪孽深重，为耶和华所灭毁。灭毁之前，罗得曾向上帝求情。（见《旧约·创世纪》）

里，不管寻找时死也罢活也罢。”

“你讲的事儿我一点也不懂，我只知道，我准备和你一起去。”

“那就回家去跟你家里的人告辞一下，象你出远门去那样。到牧师那里去一下，跟上帝和好和好。然后就回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上哪儿去。”

于是，依凡自个儿去准备了。这一次冒险，他很可能一去不回。他写下了遗嘱，把他的煤矿遗留给了工人们，把他的钱遗留给了保罗的家属。

等这一切搞好后，他出去了，在走进也许是无穷无尽的黑暗之前，跟阳光和空气告别一下。

来了一封信。是贝莱尼·阿巴德寄来的。信上讲了库尔曼的垮台和叶维琳的失踪，人人都认为叶维琳是投河自尽了。依凡心里深为悲痛。天空失去了光明；草原已没有绿草；矿井的黑暗将使他感到可爱。这个消息使他打起了精神，他的恐惧消失了。现在，生命甚至比以前更加不值钱了。

他平静地着手他的准备工作。他捡起在这次奇怪的探索中要用的几件器具——酒精水准器、罗盘、铅垂线。他把它们盛在一个布袋里，把布袋系在脖子上。保罗拿来了鹤嘴锄、铁棍和一根结实的绳子。

带着这些装备，他们走进下面的地洞，越过弯弯曲曲的地下河，消失了。六个钟头后，他们又出现了。天天如此。

依凡测量了这个迷宫的迂回曲折的路线，回到家里，拿

它们作了仔细的比较。夜里，他一个人待在实验室里，烧热那些剧毒的气体，强迫神秘的元素透露出它们长期隐瞒的秘密来。他在跟那些不肯顺从他的恶魔搏斗。

“你们哪一个是能够扑灭火灾的魔鬼？出来！出来！我不念阿尔法和欧米加①,不用六角星形的魔符,也不凭亚拍拉萨克斯②和太阳的名义召唤你；而是以知识和科学的力量,命令你出来！”

可是魔鬼不出来。

这场双重的战斗，地下的战斗和地上的战斗，这场跟世界万物的两大恶魔的搏斗，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依凡没有休息。

一天早晨，有人来告诉他，城堡里那口井的水变热了，还有硫磺味道。他开始绝望啦。地下的大火已越逼越近，速度比他料想的还快。情况很糟；一年之内，这整个地方就将毁灭。

这事大家都知道了，朗尼辞去他的职务，投效沃尔德马公爵去了。他受雇主的嘱咐，以一个可靠的证人的身份，写了一篇关于这场大灾难的报道，在维也纳的报纸上登了出来。

依凡没命地进行着探索工作；他往这个地下迷宫进入得更深了。他的老伙伴的灵魂都浸在恐怖中了，但他仍旧

①希腊语的第一和第二十四个字母。

② 公元二世纪时诺斯替教派创立者巴西利达斯所发明的一个名字，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力。

毅然地跟他的主人待在一起。

有一天，他们在岩石间弯来绕去的过道中，来到了一个看去没有出路的地方。他们敲敲岩壁。听到的是一个空洞洞的响声；岩壁的那一边似乎是个大洞穴，要不可能是块空地。那些乱七八糟堆叠着的板岩，证明这里是不久前才堵住的。

“我们一定得在这里开出一条路来，”依凡说，他手里拿着那把鹤嘴锄。

保罗畏缩了，身子紧贴着岩壁。依凡狠命地凿一下，他就抖一下；只有一个擂击地狱之门、向魔鬼挑战的绝望的人，才会象依凡这样干啊。

最后，鹤嘴锄凿出了一个小洞洞。依凡把铁棍往洞里一捅，撬起了一大块板岩。

“喏，要是水在我们头上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末日啦。”

老人在身上划了个十字，把他的灵魂托付给了上帝。

可是依凡却突然发出了欢呼：

“听到了吗？碎片落下去的扑通扑通的声音。下面的水坞在这里，在我们底下！”

可是，如果上面的水坞有水的话，那怎么办呐？他们一边等着，一边数着脉搏跳了一百下。

从来没有在这样可怕的环境里摸过脉，即使上次依凡到燃烧的煤矿里去时，也没有摸过啊。阒寂无声。地球深处一切都静悄悄的。依凡兴奋得直发抖。

“到底找到了！”他喊道。“喂，拿绳子缚住我，把我放进

下面这个地洞里去。”

就这样办了。老矿工手里抓着绳子，热诚地向圣母祈祷，请她饶恕这个异教徒——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时，那盏灯越降越深了。

突然，依凡在喊了：“拉我上去！”

他的老伙计把他慢慢地拉了出来。当他伸手去抓他时，依凡伸出双臂，一下子抱住了他。

“我们找到了，”他说，“铅垂线一量，水好深哪。”

保罗的脑子开始明白了。他这才朦朦胧胧地理会到了他们劳动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出去吧。”

依凡一出矿井，就尽快地向家里奔去。他比较了他的测量资料，对取得的成绩很满意。那天夜里，他关着门待在实验室里。他为这第一步胜利而高兴得满面春风；准备再赢得第二步胜利。他还要征服一个迄今为止一直违抗他的意志的恶魔。他怀着得胜将军的骄傲，命令最后一个据点的敌人投降。

上帝常常赋予他的创造物以不朽的天赋，创造力的时机，当那模模糊糊的东西一旦具体化了的时候，有限的就向无限的喊道：欧列卡①！

依凡只把从那口井里取来的水倒出了十滴。实验室突

① 为希腊文“知道了”或“找到了”的译音，是数学家亚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发现希厄洛王的金王冠上所含的纯金的测量法时的欢呼声。

然黑暗了，炉子里燃烧的炽烈的煤，好象给施了魔术，一下子熄灭了。这个黑暗正是依凡一直在寻找的光明。

“我找到了!”他高声喊着。“我找到了!”他半披着衣服，光着脑袋，发疯似地冲出屋子，喊着向他的工人们跑了去。

工人们不知道他找到了什么，但是他们相信，既然他们的引导者和主人把什么发现看得如此重要，那一定是一件喜事，于是矿工们也都起劲欢呼起来了。

第三十七章

按照票面价值

证券交易所里天天演着魔鬼的喜剧。邦达伐拉公司和邦达伐拉铁路的股票，手手相传地被抛掷着。悲剧变成了喜剧；这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这种游戏挺逗人开心。邦达伐拉这个字眼使股票经纪人发笑。碰到某个傻瓜买进了一股，谁都会忍俊不禁。事实上，这些股票是拿来随便换个什么有用没用的东西的，好比一把旧雨伞换把新雨伞一样。也有拿它们去送给一些慈善机构的。

有个诙谐的人去参加化装舞会时，穿了一件用邦达伐拉股票缝成的衣服。不过，交易所却仍然是股票持有者继续进行零星战斗的唯一战场。

沃尔德马公爵逼着那股票一天天往下跌。最后，它们跌到了百分之一点五，之后跌到了一点又四分之一，而且这四分之一还要继续跌下去，因为公爵一心要把这股票从行情表上抹掉。股票的持有者都在为防止这一着而战斗；但看来徒劳无益了。他们差不多已想放弃这场近乎无望的战斗。

他们怎能打赢这样势力悬殊的战斗呢？朗尼的报道上报的那天，他们决定放下武器了；看来；已无理由再把这场

斗争拖延下去。那篇报道叙述了那些元素的性质，说打从邦达伐拉煤矿起火后，城堡里的湖水中就已发现混有这些元素；这段话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给那批不幸的股票持有者添上了致命的最后一击。

沃尔德马公爵在交易所里放出空气，说到结算日①，他要以每股十福林抛售邦达伐拉公司的股票。有人来应战了。那是几个股票持有者，他们明明知道会招致失败的危险，而又希望以此来防止股票完全从股票行情表上消失。要是到了月底，股票跌到六福林，他们就得付给对方二万福林的差金；要是股票上涨了，那对方也得付给他们同样的差金。

近中午的时候，一个经纪人来到了银行里，连所有的局外人都听到他在大声地说：来了一位绅士，他愿按票面价值买五百股邦达伐拉股票。

在这个国家里，再也不可能听到什么声音会比此刻传遍这一大厅的呼啸声更响的了。四面八方响起了哗笑、惊呼、欢叫、咒骂和脱口而出的怀疑的喊声。他是谁？是个疯子？按票面价值！邦达伐拉股票！这人在哪儿？

那位经纪人把他指了出来。他显然是个乡下人，模样儿挺谦逊随和。他靠在一根柱子上，平静地观看着这场奥林匹克竞赛。

“他显然是个傻瓜,还以为这是开开玩笑的事咧,”沃尔

①交易所一般每两星期结算一次。

德马公爵冷嘲地说。“去，”他对他的代理人说，“问他叫什么名字。不管跟我们打交道的是谁，他的名字我们总得知道才行。”

代理人回来了，说那位绅士名叫“十万福林”，还说钱是最好的姓。他扬扬那位陌生人交给他的一把钞票。

“谁按票面价值出售五百股邦达伐拉股票？”

这一声喊，引起了剧变。平静告终了，一片骚动，喧嚷，混乱。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都围住了这个陌生人；他们向他挤过去，七嘴八舌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互相抢着把笔记本往他手里塞。那位不知名的人对这一片喧嚷毫不在意，只向他的经纪人指指那伙准备同他做买卖的人。

现在，沃尔德马公爵挤过乱哄哄的人群，向这位新来者走了过来。他一边观察对方，一边有意傲慢地把帽檐儿拉到眼睛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

“先生，你一来就引起了一场剧变。请教尊姓大名？”

“我叫白伦德·依凡，”陌生人回答说，没有改变他那种漫不经心的姿态。

“噢！”公爵说，突然摘下了帽子，深深鞠了一躬。“我很荣幸，听到是你。你不就是那位能打掉人家嘴里的雪茄烟的有名的枪手吗？相比之下，我可就毫不足道啦！在下是沃尔德马·桑达什姆公爵。我不会象你那样打枪。不过，让我们来好好地谈一谈。你要按票面价值买邦达伐拉股票，你是不是突然继承了一位从印度发财回来的人的财产，继承时有一个条件，要你按票面价值买进这些股票？”

“不。我以这个价钱买进，是因为它们值这个价钱。”

“你不知道邦达伐拉煤矿失火了？”

“正好在那附近我自己有一个煤矿，因此，我十分清楚这是事实。”

“接下来你的煤矿也会着火。”

“不。半个月前，我把我的煤矿里的火扑灭了。”

一听这几句话，嘈杂声上升成一片鼓噪，股票持有者紧紧围着依凡，挤得他差点儿气都透不过来了。这个人竟会灭火！煤矿马上将重新开工。邦达伐拉股票又保持票面价值了。

兴高采烈的股票持有者围着依凡，欢天喜地地把他抬出了大厅。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个大会，依凡在会上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宣告说：他找到了一个已在邦达伐拉煤矿作过试验的可靠方法，并且已经扑灭了那场大火。他邀请在场的人明天都到露天地里去观看这一试验，那时，事实将会证明，他并不是自吹自擂。

早晨，他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履行了他的诺言。一个用煤和泥炭堆成的火葬堆，给倒上了石油，点上了火，等烧到最旺盛的时候，一个小瓶子里倒出了几滴水，火当即就扑灭了。

欢呼的人群得意洋洋地把依凡护送到城里，在一次股东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他能使邦达伐拉煤矿重新开工的话，将酬谢他六十万福林。

不过，反对的也不乏其人。首先是沃尔德马公爵，他手里掌握有大部分股票，但他还是最坚决地表示反对。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刁难依凡的科学计划。

“我承认，”他说，“你能够用一桶液体扑灭六立方呎燃烧的煤。可是，在邦达伐拉矿井里，从爆炸的地方到那个城堡，至少也有六万立方呎的煤层在燃烧。要对付这片煤层，你必须备有一万桶液体才行。你有进行这种操作的机器吗？”

“我没有忘记必须有一台机器，”依凡镇静地答道。

“就让我们假定，”公爵继续说，“你已顺利地搞到了要倒进火焰中去的足够数量的液体。你有没有想到，这种东西本身就会发出极其大量的瓦斯，它会从顶到底地弥漫在矿井里，再引起一场更加剧烈的爆炸？”

“我已预见到这种危险。”

“最后，要是你想到——你显然已想到了——必须尽可能获得机械的装置和经费的话，你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要使这场试验成功，买买材料，有一百万福林都还不够啊。”

“我已造了一个大致的预算。”

这时，股票持有者们都向他喊了起来，说他们会承担全部开销，即使要出一百万也行；而且当场就一致商定：依凡将全权处理邦达伐拉煤矿，他认为该怎样办就可怎样办，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桑达什姆公爵看出依凡是广受爱戴的，他没法遏止这一趋向；事情已经无可改变。趁着一伙股票持有者都在那

儿签署委托书，他把依凡拉到了一边，对他说道：

“白伦德 · 依凡，你承担的这件事情，不管搞成功与否——我不相信会成功——你都将从我的腰包里掏走一百万——整整一百万。另外，你浪费了你自己的五百福林，且不把还要花费的计算在内。算了吧。这都是由于你按票面价值定下行情的结果。实际上，那些股票是不会有人买，也不会有人卖的，因为双方都心有余悸，都在犹疑尽管如此，行情却将按票面价值定下来了，我不得不为此而付出差金——这将使我丢掉一百万。不过也没有什么；以前我就蚀掉过这么多，后来又赚了回来。你伺机而动就是。不过，如果半个月后，你发觉你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你的试验失败了，那你只要通知我们一声，我就将付给你一百万。”

依凡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建议。

“桑达什姆公爵，我很清楚，证券交易所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说话可以不顾后果。不管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不管他提出什么建议——一切都是可以容许的，支配外界的一般法则，是不适用的。这里，一个人可以问另一个人：‘你出卖你的公司的名誉要多少钱？’如果回答的是：‘那不是卖的，’那就算啦。这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有人来叫他去合伙打劫，谁也不会生气。这并不会使他的人格扫地；他不会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儿的，而只是回答说：‘我实在没有工夫啊。’如果人们吵架了，互相啐唾沫，互相拔掉了对方的头发，这也没有什么；就此而已；谁也不会转过头来看他们一眼。他们擦掉自己脸上的唾沫，捡起了

他们的帽子，半个钟头后，他们可能在臂挽臂地走路了。谁也不记得他们吵过架 只是一点儿‘ 差金 ’ 嘛,闹了一出热闹的活剧。因此，邦达伐拉煤商白伦德对邦达伐拉煤批发商桑达什姆公爵的建议，只有一个回答：‘先生，我不能接受你的提议。’无论如何,沃尔德马 · 桑达什姆公爵最好记住，到了证券交易所的外边，可再不要向白伦德 · 依凡提这样的建议了。”

公爵笑了。“ 正如我所料想到的。我常常听人家谈起你，你也将会听到，为何我对你怀有特殊的友谊。从前，你曾经有力地支持过我；也帮了一个很可爱的女人的忙。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样做；那原是该由我来做的事。而且，你撤消了你获得这个漂亮女人的爱情的权利。不过，没有用，她已嫁给了一个不值得尊敬的家伙。你那种博得我的好感的未加说明的干预，不可能是一种商业策略，一定是出于你天生的清教主义，却使我负了你一笔感谢的债。要是那位女士听了你的劝告，事情就完全不同啦。邦达伐拉的湖里就不会发现硫磺沉淀；事实上，整个投机就不会存在。到交易所外面，这事就不谈了。我提到这一点，是出于一种谢意，我将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账本上。要是你成功地扑灭了那场火，你将从那家公司里得到六十万福林；要是你失败了，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百万。 ”

依凡和公爵的这番冗长的对话，引起了股票持有者的惊惶；他们竭力打断他俩的谈天。

“ 别打扰了,公爵。别跟我们的人纠缠了。’他们唯恐他

被收买了。

“别担心，”公爵回答道“，我们是在谈论一位我们两人都爱慕的女人的事。”

可是这句话并没有解除股票持有者的怀疑。他们选出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要他们寸步不离地跟住依凡，跟他一块儿吃饭，睡在他的房门口，守在他的窗门下，这样，敌人一来，他们就会立刻知道。这是以帮助他调度金钱为借口而定下的。

依凡获得了必需的机械和工人，就带了他们和他的三人委员会回邦达伐拉去了。

那三个委员每天都给那家公司提供一份详细的工作进程的报告。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办事员斯比茨哈西，他是那家公司出名的最谨慎小心和厚颜无耻的雇员。厚颜无耻的雇员这个绰号，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在银钱事务上，羞怯谦恭往往被看作是缺点，而与此相反的品质，却大有用处。因此，这个词儿在这里含有称赞的意思。依凡好几次把斯比茨哈西撵出门外，但是这个办事员总是又从窗子上爬了回去。

第 三 十 八 章

地 下 世 界

开头一个星期，三个委员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们的报告干巴巴的。白伦德天天都到那个乡村小旅馆里来，跟他们一起吃中饭和晚饭；白天其余的时间，以及整个夜晚，他都是在地下过的。每当他们问他在干什么时，他总是简短地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事情可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这几个委员却什么也看不到。此外，斯比茨哈西特别感到有件事非常可疑，即白伦德老是待在他自己的煤坑里。那些昂贵的机器，全部装在那里，化学药品也都搬到那里去了。而对那家公司的煤矿，却一事不做，既不清除一片瓦砾，也没开一个进口；事实上，半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工作还没有个影儿。毫无疑问，那些机器一直在开动，泥土和石子也在一车车不断地运出去。

整个事儿都令人费解，而白伦德却不作一点儿说明。

到下星期的开头，斯比茨哈西再也憋不住了。

“先生，”他压着怒气向依凡说，“你说过半个月内可以扑灭我们煤矿里的大火。一个星期过去了，可我却没看见做过任何试验。”

“那很可能，”依凡平静地答道。

“你还是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是啊。,,

“做了什么事,能不能让我亲自去看一看？”

“你站在这儿是无法下判断的。”

“好,那就让我到看得见的地方去吧。”

“你真的想到下面去？那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呵。”

“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就我来说,即使是个地狱,我也不在乎。”

“它跟地狱没有什么两样。”

“好啦，我准备去看一下。我要去见识见识魔鬼；也许我能跟他订个协议，叫他供应我们煤哩。”

“你要去,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跟我一块儿去,你必须明白，我不能让你站在那里打呵欠。那里最多只能待两个人，两人都得干活才行。”

“我不怕干活。我干起活来才棒哩。”

“很好,那就走吧,’依凡说“；还有两位绅士,要是你们也愿意同我们一起上机器那里去的话，可以跟我们来。”

另外两个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依凡叫他们穿上了矿工服。然后就进入升降机，降到竖坑里。每人都在腰带上系了一盏安全灯，头上戴了一顶毡帽。

依凡领他们穿过弯来绕去的矿井，最后来到了那个大洞穴的铁门旁；在不久以前，湖水还经常在这个洞穴里一涨一落。现在，这块空地的中间已摆上了一部大机器，在上面

的一条老长的运转带的带动下，机器一直在开动。这架碾磨机正在磨什么东西，待它们磨得粉碎后，就叫另外一套输送机运了过去，通过一道管子，越过一座桥，不见了。

依凡领他的客人穿过了几条更加迂回曲折的路。他们降到一个通风竖井的竖坑里；然后爬上高高的阶梯，来到了一个周边不到六呎的小房间，那里有两个矿工在等着——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

“喏，”依凡对斯比茨哈西说，“这儿是我们的化妆室，我们得穿上我们的服装啦。”

“什么！我们还要换衣服？”

“是啊，我们得穿上锁子甲，去参加马上比武啦，我们需要盔甲。”

他做了一个手势，两个矿工就走上来，动手为这两位绅士准备起来。那套装备有点象消防员的穿戴——一件上衣和一双长袜，外头的面子是石绵做的，在石绵和里层间填满了木炭粉；手和胳膊也套上了石绵做的长手套，手指是密封的。

“人家会把我们看作骑士哩。”斯比茨哈西开玩笑说。

“等你看到了我们的头盔再说吧，”依凡回答道。

矿工拿来了两顶玻璃做的头盔，每一顶上都有一个开口，上面有十二道接缝和三个洞孔。依凡解释了它们的用途。

“下面尽是碳气。我们必须有一种能穿越火焰、潜入水中的装备才行。”

斯比茨哈西开始对自己的焦虑感到后悔了，但现在已不好意思回去。

“我们需要一种既象潜水员穿的又象消防员穿的装备。”依凡继续说，“这顶玻璃头盔，将用不漏气的胶木同衣服领子连起来，上面将装上两根管子。一根给我们输送空气，另一根用来排除浊气。两根管子的末端将留在这里，我们要象深海潜水员那样把管子拖下去，但我们仍然会感到空气要比这里上面更热，而且有股硫化橡皮的味道；不过我们不会窒息。第三个洞孔里，将装上一条弹性管子，把我们两顶头盔联接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听到对方的讲话，因为玻璃很厚，是隔着的。你听我说话将大为方便。”

矿工把玻璃头盔在斯比茨哈西头上一戴，他就感到很不舒服。等到三个洞孔里插上了管子，他的耳朵突然完全听不见了。他看到那两个委员的嘴巴在翕动，可一句话也听不见。他已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他听到的唯一的响声，是那个脑袋和他拴在一起的人的声音。

“用胳膊夹住皮管头，”那声音传进了他的头盔；可是，听去老远老远的，仿佛从一条坑道里传来一般。

他机械地把蛇管扛到肩上。

“我们走吧，”依凡喊道，提起了蛇管的另一头，然后，打开一道厚实的橡木门，——斯比茨哈西直到现在始终没注意到这道门——他们进去了。

两个委员根本听不见那两位“骑士”在谈些什么；他们看见那道橡木门一打开，就慌忙问那两个矿工，那股臭气不

会涌进来吧。那个老矿工向他们保证说，碳气比氧气重，甚至比氧气还浓。臭气都留在那两位潜水员去的地方的下面。只要安全灯亮着，他们就平安无事。

这时，下去的那两个人已钻进了一个宽敞的岩洞，这岩洞的石壁不是人工开凿出来的，而是一种天然构造。石壁的每个部分都互相衔接，好象一个迷宫中的块块片片，每一块都光滑如镜。这是一块块互相倾斜堆砌着的煤。大洞穴上用几块结实的厚木板架了一座桥。那根象一条蛇一样的打从大洞穴里通过来的传动皮带，把一个轮子转动了起来，桥下听得到拍板的喧噪声，好象是在深水中操作的响声。从这座桥上，有一条通进地层去的狭窄的小道。进入那条黑暗的小道的口子，他们的灯就不亮了；碳气太浓了。桥上放着一架发电机，一块铁丝帘遮住了它那明亮的电光。

老矿工开动了机器，亮光照遍了这个地下洞的每个角落，照亮了这条狭窄的地道，这是依凡上个月开掘的、从自己的煤矿通向他邻居的煤矿去的地道。他没有把自己在做的事情告诉人家，现在这项工程已接近完工；只需要打通一道薄薄的石壁就行了。这个工作还要干一个星期，干的时候要穿戴上潜水员的服装。这段狭狭的地道给发电机照得通明雪亮，宛如阳光底下一样。在地道拐弯的地方，放了几面高高的光滑的钢镜，它们反射的亮光，直到远处才渐渐淡成朦胧的微光。现在，这两个潜水员几乎已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们马上要进入黑暗中去了。”斯比茨哈西对依凡说。

“我们会有足够的亮光，”依凡答道，他领着路继续往地道里走。

斯比茨哈西只好跟上前，因为依凡的脑袋拴着他的脑袋。一对多奇怪的暹罗双胞胎[①]！要是缚住他俩的那根管子一断，那两人就都没命啦。

“停住！”依凡喊道。“这里有个唧筒。把皮管递给我。”

在半明半暗中，可以辨别出一架三呎高的小机器；上面装着一个弹簧轮。吸水管已在上一天搬了来。依凡从他伙伴的肩上取下柔软的蛇管，把管子拧到机器的洞孔里；然后，他把轮子一拨，几秒钟后，轮子就连同那几个装在上面的笨重的圆球转动了。他提着管子的一头，把蛇管还给了斯比茨哈西，不过这次他没有把蛇管搁在他的胳膊上，而是把它挂到了他的脖子上。斯比茨哈西觉得那管子好象增重了一百倍，而且突然变得硬梆梆了。

“前进！快步走！”依凡向他的头盔里喊道。

“烫得要命哪，”斯比茨哈西抱怨着说，他闷得难过极了。

“我们正在煤矿里扑灭火焰的地方嘛。”

两人脚上都穿着玻璃拖鞋，要不他们会感觉到他们现在正踩在灼热的灰烬上。

橡皮管子挂在斯比茨哈西的脖子上。四周越来越黑了。

①指身体相连接的双胎。暹罗，是泰国的旧名。

“ 我什么也看不见啦，’斯比茨哈西喊道。

“ 只要跟着我就不要紧，’依凡回答道。

地洞里开始稍微亮了一点。可是，那亮光是玫瑰色的；接着，地球深处出现了一片朦朦的微光。

斯比茨哈西抱怨着说，他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 马上就好了，’依凡鼓励他说。

他们现在转过了地道的拐角，前面出现了一副地狱般的可怕惨景。是呀，这里就是地狱。一个燃烧着的迷宫，那一条条灼热的巷道里，五彩缤纷，瞬息万变。青色的火焰从地上蹿起来，与在燃烧的墙上跳跃的透红的火焰交融在一起。白色的光芒，好象倾泻着熔化的银子似的，穿过一道道裂缝罅隙。在发着白光的煤块中间，有几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好象魔鬼在舞蹈，变成了绿发红须的怪物；从那红硫酸盐的拱顶上，缓缓降着金色的阵雨，一片熔化的火星。边壁的裂罅里，象蛇在嘶嘶叫一般地喷着瓦斯，自行燃起了一片火焰。矿井深处，突然射出一条火柱，向四面八方飞迸着火星。在这一切之上，飘浮着一片乳色的云，使这个大洞穴弥漫了朦朦胧胧的水蒸气，看去好象随时会把这两个不顾死活的来客包裹起来。斯比茨哈西吓得不知所措，向岩壁贴得更紧了；恐惧正在征服他。

“ 放掉皮管！ ” 依凡喊道。皮管象一条给释放了的蛇一样落在地上，前后蠕动着。“ 现在跟我来。胳膊夹住管子； ” 他拖着斯比茨哈西走去。

斯比茨哈西只好跟上前，虽然他已吓得六神无主；他们

两个头拴在一起嘛。即使他有力气使自己从这种可怕的联结中挣脱开身，那对他也没有好处啊，因为那样一来，碳气马上就会致他于死命。

他机械地听任自己给拖着走去。恐怖万分的地狱已呈现在他的眼前。他那个同伴却好象什么也不怕。他到底是个人呢，还是一个确实握有支配地狱中魔鬼的权力的魔王？依凡把斯比茨哈西一直拖到了那个燃烧着的湖泊的边缘。然后，从他肩上取下一圈圈的橡皮管，打开管子塞子，拿它对准了地狱的中心。皮管里射出一道象钻石般的闪光；液体喷进了燃烧的地狱。

“抓住！”依凡喝道。

那股喷出来的急流，射到燃烧的煤块上，使空中弥漫起一片黑色的烟云。那个一直亮得耀眼的地洞，顿时出现了许多奇怪的魔鬼似的暗影，突然间，暗影化为蒸气，把两个冒险的来客裹在一片湿气里了。

“别怕，”依凡大声说，“我们在这儿挺安全。”

“好闷哪！我在燃烧啦！”斯比茨哈西喊道。

“别怕！跟我来，”依凡说，一面拖着他的发抖的同伴越过了潮湿的岩石，越过了焦黑的、燃烧的土墩。看到哪儿蹿起火焰，他就把皮管对准那儿，一阵清凉的水就从皮管里射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上。

瓦斯嘶嘶发响，热气在他们周围滚滚飞涌，火焰这儿扑灭了，那儿又蹿起来，不过势头已经弱下去了。他什么也不怕。“走！前进！”神秘的云簇拥着他。

“我们迷路啦！”另外一个可怜人哭着说，他的恐惧已压制不住了。他跪在地上了。

“你这个胆小鬼，”那个地狱的征服者说，“起来。我们回去吧。”他把他扶了起来，就象救世主在伽利略的暴风雨的海上扶起彼得①。

于是，他又把皮管圈在他的脖子上，把它搬回到吸水唧筒那里；他关上了唧筒，就领着他的伙伴回到他们刚才穿戴那身装备的小屋里。

斯比茨哈西一来到这个避难所，就一屁股坐了下来。他的头盔一摘掉，他就象快要死去似的，呼呼地直喘气。依凡怜悯地瞧瞧他。

矿工们给他们喝了一杯新鲜柠檬水，用醋擦了他们的太阳穴。然后脱下他们的衣服，把他们放到一盆冷水里，过了一会儿，又把他们抬出来，用粗毛巾擦了身子，一直擦到斯比茨哈西恢复过来为止。

当他们穿上自己的衣服的时候，依凡问他道：

“喂，先生，你觉得下面怎么样？”

斯比茨哈西不是傻瓜，但他很愉快地回答道：

“给我一百福林，我一定下去，不过，与其再下去，我宁愿付出两倍的钱。”

①耶稣上了船，彼得等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耶稣却睡着了，门徒们叫醒他，说：“主呵，救我们？”耶稣说：“你们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

“现在你知道如何给你的理事会写信了吧。保罗，把这位绅士领回家去。我还得在这儿待一下。”

斯比茨哈西给维也纳的报纸写了一篇他题名为《大战魔鬼世界》的绘声绘色的报道。

第二天，依凡对那三个委员说“：现在，我们已在中心区安上了几根直径四时的管子。等我准备停当，我们就开动高压机，四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在燃烧的煤块上倒下一万桶液体。”

“见鬼啦！”斯比茨哈西喊道“。这种蠢事还要无休无止地干下去，非要干到逸漏的瓦斯炸毁这个煤坑，把它搞成一个新的庞培①为止吗？”

“别怕。这一点我已考虑到了。我们已经用沙包填塞了横坑道的全部出路。我们筑墙堵塞了每个可能的裂缝、罅隙和出口。在井筒的进口已经做了一道铁门，门上还加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因此，要是横坑道里哪儿火烧得最凶，那儿就得大量地浇注液体，万一瓦斯要爆炸的话，那道铁门也会救我们的命。铁门经得起爆炸，能制服瓦斯的威力。”

那几个委员吓得直打颤。那副模样儿可真有趣哪！无论如何，依凡可没有工夫来宽他们的心了；眼前是紧要关头，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必须谨慎小心，深谋远虑。日中的时候，他回到横坑道里去了。

①为维苏威火山灰烬埋葬的意大利古城。

钟敲十二下时，他发出了开动那架大吸水唧筒的信号。之后，他就留在他的岗位上，一直到他的工作做完了，才离开那架机器。说来也真叫人佩服，那三个委员竟跟他留下来了；他们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在随着而来那段可怕的时刻里，听到的只是依凡的声音。信号发出不久，地下就响起了一阵汹涌的水声，开始时隐隐约约，之后越来越响。听去好象水是从远处一道水闸里涌出来的。

起初，那架机器只开了一半速度。过了半个钟头光景，涌流的水声中混入了一阵很响的喧嚣声，宛如好多口钟在空中震荡。水声没有弱下去，相反，越来越响了。

大地正在分娩；土地在喘气，发抖，那些感觉到它的阵痛的人，也在打颤。大地的孩子们分担着大地的痛苦。只有一个人很镇静；只有主神是无所畏惧的。

依凡细心观看着那架机器上的垂摆和温度计；他记下了气压计、臭氧计和静电计的变动，把他的观察记在笔记本上。又过了一个钟头，他向开机器的人做了一个加强压力的手势。

下面升起了一片可怕的鼓噪；这是希腊神话里的独眼巨人在战斗。地球深处传来了一声打雷似的轰鸣；大地在间歇地颤动，好象地震一般。房子开始摇晃，树梢和塔尖上的十字架在颤抖；搞得整个山谷更加惶惶不安了。地下的战斗一刻猛似一刻；巨人们投入战斗了。他们发怒了，号叫了，用大肩膀顶着大地，摇撼着大地。这个地洞中的飓风的怒吼，就是他们的挣扎的声音。

那几个听着这场可怕的搏斗的人，都惊惧地瞪着眼；他们说不出话，但是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你做了什么事啦？你是在煽动地下的魔鬼互相打仗吗？”

依凡神色镇定地答道：“什么也不用怕；我的脚踩着巨人的脑袋呐。”

地下的战斗进行了三个钟头。连他的工人们都吓得丧魂落魄了；他们都转过来责备依凡了：

“你以为你是个上帝吗？”他们喊道，“你能创造一次地震？”

依凡可顾不上他们的恐惧；他对管机器的人又发出了一个信号。

“全力开动！”

一声令下，那架机器，人的可惊的发明天才的产物，向地狱的大门发起了猛攻。地下立刻发出一阵接一阵的震颤，越来越猛烈了；呻吟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这下子全完啦！”山谷里的人尖声喊叫着，都跪在地上了。

这时，空中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呼啸，宛如一架蒸汽机突然放出了蒸汽，那家公司的煤矿的竖坑里冒出一柱白的水蒸汽，它一蹿向天空，就形成了一片白云。蓦然间，这云变成了一阵倾盆大雨。地下的震动立刻停止了，刺耳的嘘嘘声在远处消逝了。

依凡四面一看，说道：“保罗，装点雨水来，我得知道它的成分。”这时，他向开机器的人发出了关上机器的信号。他

的脑门上连一滴汗也没有。他接过保罗给他的那瓶雨水，放进口袋里“现在，绅士们，”他说“你们可以去吃晚饭啦。完工了。”

“火扑灭了？”斯比茨哈西问。

“完全扑灭了。”

“那边那股水蒸气呢？”

“将留在天空中，到半夜光景，就会慢慢散掉。去吃晚饭吧。我家里还有点重要事情要做哩。”

谁顾得上吃晚饭呢？

那股水蒸气还在不断地从竖坑里升起来，形成了一团云，之后，云又变成了下个不停的雨，还时不时地点缀上一道闪电；可是谁也不想进屋去。有钱的人裹着胶布雨布，工人们披着斗篷，都一直注视着这场奇景，直到最后，快十点钟了，雨才开始渐渐小了。

有个尖锐刺耳的声音，老是不断地打断那呼啸声，有时，一道闪电劈过，照出了那条柱子——白云的影子。

那个蒸气巨人隐没了；不是一下子隐没，而是渐渐地隐到它升起来的矿井里去了。只偶尔露一下头，但是呼啸已经停止；大地也不再喘气了。喧嚣已经静息。教堂里响起了风琴声，听到在吟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①]了。人们提着灯，拿着旗，列队游行了。

那三个委员回到旅馆里，看到依凡正一个人在那里吃

①赞美上帝的颂语。

晚饭。他现在吃得下了；他记起了他是一个人，他是在吃肉和马铃薯。

“我做过化学试验了，”他以一个化学家的冷漠神情，对那几个人说道，“我告诉你们吧，在残渣里发现了零点七五的碳酸。”

斯比茨哈西听不懂。“在残渣里有零点七五的碳酸，”他说，“这有什么用处？”

“明天我们可以打开两边通往煤坑的进口了，等到排气机一装好，稍微通一下风，就可以复工啦。”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第 三 十 九 章

安 葛 拉 的 报 答

成功带来了声望、财富和普遍的尊敬。人们崇拜成功，是很正当的。

他拯救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使人们又有了家乡，有了工业；他征服了一场威胁全区的灾难；他使几千个行将沦为乞丐的人有了生计，他揩干了寡妇孤儿的眼泪——莫不是他身上具有一种神一样的活力？

荣誉和报偿大量地落到了依凡身上。政府给予他的新发现以终生专利权。那家股份煤矿公司给了他慷慨的酬报。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逼他担任经理的职位。国内外的科学团体都选他为会员。他的照片和传记登在欧洲和美洲的画报上。淳朴的邦达伐拉村民们朝朝暮暮为他祷告；当第一列火车从邦达伐拉车站开出的时候，机车上饰着“白伦德”这个名字。全靠上帝的仁慈，才算没让他得一枚勋章。

不过，在许许多多感谢和祝贺的来信中，依凡最看重的是安葛拉伯爵小姐的一封信。

伯爵小姐直率地详细讲述了她在他们分别以后的全部遭遇。她如何嫁给了沙列斯泰侯爵；他如何向她的祖父肖

巴尔德公爵施加压力，搞得公爵的财产被查封，毁掉了邦达伐拉整个家族，这使她多么不幸。她结果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并且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收入也大大减少了，那位老妇人不得不裁减了她的家里人。这种景况使她们看清了以前的朋友们的真面目——尤其是，她的丈夫沙列斯泰已丢下她，让她自行谋生，自己上了墨西哥。

正在这时，依凡援救了他们。沃尔德马公爵的胜利的进程受到了遏止。肖巴尔德公爵在邦达伐拉公司里的一百万投资又恢复了原有的价值。公爵已和他的债权人商妥，他的事务又妥善解决了。她已同他重归于好，跟他住在一起。竺德林黛伯爵小姐也重新获得了她出租的地产。邦达伐拉这个大家庭，本来已经濒于毁灭，现在又回复了从前的局面。获得了新生，不得不感谢一位仁爱的、聪明的—

安葛拉伯爵小姐的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不过，信里有句附言：

“请回信。我只求你一句话，写‘我原谅你。’”

依凡立刻给她写了回信。他对她的亲切的回忆表示感谢，但他想不出有什么事需要他原谅。相反，他对伯爵小姐所给予他的种种好意，倒怀着一种栩栩如生的回忆。

他的信显然竭力想写得又冷淡又有礼貌。跟着又收到了安葛拉的第二封来信：

“别这样回答我。我对你犯了罪。你不责备我，但我自己的心和良知在责备我。为了安抚这些折磨，我必须得到

你的宽恕。请真心诚意地回答我。你到底能不能原谅我？我不该那样对待你……”

依凡回了一封恳切的长信。他向她表白了以前从未透露过的他的内心秘密。伯爵小姐可以相信，她从来就没有得罪过他。她始终没有失去他对她的尊敬。

安葛拉来了第三封信。

“如果你能真心诚意地这样做的话，请写一个字条：‘邦达伐莱·安葛拉,我真心诚意地原谅你。’”

依凡就仅仅写了这么一句话。

一天晚上，两辆马车驶进了依凡的院子。他现在住在那家公司给煤矿经理住的漂亮的宅邸里。管门的跟那个坐在第一辆马车上的人交谈了几句后，就给依凡送来了两张名片。

依凡看到那两个名字，吃了一惊。

邦达伐莱·竺德林黛伯爵小姐

邦达伐莱·安葛拉伯爵小姐

这两个名字搞得依凡心慌意乱。她们要干吗？她们干吗来找他？他叫管门的把两位女士引进来，然后，又拿起了这两张名片，他很奇怪，安葛拉伯爵小姐竟然没有姓她丈夫的姓。

门开处,只进来了一位女士。她穿了一身丧服,面上罩着一块厚面帕，遮住了她的面貌。这是竺德林黛伯爵小姐。

她披着一件长长的、有两个披肩的黑色旅行斗篷。她走到依凡身边，向他伸出了戴黑手套的几个指尖，当依凡接过那几个手指，正要按向嘴边的时候，她喃喃不清地寒暄了几句。

“侯爵夫人呢？”依凡急切地问。

“她马上就来，只是带她进来很困难。”

依凡把这位小姐领到一张沙发旁，请她坐下。

“不要去接她，”伯爵小姐继续说，“她会来的。你会好好地接待她的吧？”

“哦，伯爵小姐，”依凡说开了，但是竺德林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请别说空话了。我们不是上这儿来听几句恭维话，或者互相问候一下的。我们是来提一个请求；回答是很简单的。行或者不行。安葛拉要留在这儿。”

“这儿！”依凡惊恐地重复了一句。

“是啊，这儿，别怕，不是这个房子里，而是在附近。她想留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这是她的愿望；她有权利使她的愿望得到满足。”

依凡心想，他准是在做梦吧；他不知说什么好，可是外面一阵奇怪的响声岔开了他的心思。走廊上传来了几个男人的沉重的脚步声。门开处，走进四个矿工，抬来了一具金属棺材，盖上放着一个银箔的花圈。

花圈四周围着邦达伐莱家的纹章，下面雕刻着一行金字——

邦达伐莱 · 安葛拉

他们把棺材搁在橡木桌上。依凡仿佛成了一具石像似的站在那儿，他的眼睛直盯着那个花圈和下面的名字。

竺德林黛站起来，抓住了他的手。

“这就是邦达伐莱 · 安葛拉伯爵小姐，她请求你，现在邦达伐莱的主人，为她在城堡的家庭地下墓室里，找一块小小的地方，让她在那里等待耶稣基督——所有孤寂的、受苦的女人的新郎的降临。”

“她怎么可能死呀？”依凡问道，他深为激动。

“怎么可能？很简单嘛！当你把一朵玫瑰花丢进火里时，只要一分钟工夫，你就看到只剩一堆灰烬啦。我不久以前还听到她在笑，她快快活活的。她当时离火炉太近了；接着，她一声绝叫，我看到她已裹在火焰当中！”

“她是烧死的！”依凡喊道，双手捂住了面孔。然后，停了一下，“旁边就没有一个救她的人？”

“没有一个人？”竺德林黛答道，“那末，你是在睡五更觉吗？你没有听到她在呼喊，‘依凡，救命啊！’你没有看到她就站在你床边的火焰里——一个心里怀着极大的痛苦的天使？你为什么不过去一把抱住她，不去扑灭那火焰，不把她从死神的嘴巴里抢出来？你该救她的啊，你在哪里？现在她来啦，她对你说，‘我走了。我不是人了。让我们结合了吧。’”

依凡觉着他的心给一把铁钳夹住了。

“ 她又活了两天。”竺德林黛继续说“ 忍受了可怕的痛苦。我一想起她的全部经过，我觉得我将要发疯啦。她到死都神志很清楚。她说 —— 不啦 —— 何必把她说的话告诉你？临死之前，她要了一支铅笔，给你写了几个字。这就是，装在这个信封里。不要拆封，别当着我的面看。我反正不会对你作任何解释的。要是你有什么要问的话，就问她吧。这是开棺材的钥匙；我把它交给你了。 ”

依凡吓得不敢去接这样一件礼物。

“ 何必害怕？你干吗不愿开这具棺材？没有什么可怕的。尸体上涂了防腐香油，火没有烧坏她的面孔。你会看到她在微笑哩。 ”

依凡只好硬着头皮掀开了棺盖，看看她的面孔。她的嘴上并没有微笑。她又恬静，又冷漠，躺在白缎褥子上，就跟她头枕着一席苔藓，人事不省地躺在树林子里一样。依凡觉得，要是她能睁一下眼，她准会骄傲地望着他说“ 我一无所求 ”，又闭上眼睛。她多美丽啊，那张温柔的、大理石般的脸，那副一动不动的睫毛。依凡不能破坏她的恬静的美，即使是吻她一下他也觉得是卑鄙的，而且，谁知道，也许她还会活转来呢……正象那天他用他的领带别针扣住她的衣服一样，他现在用棺材盖盖住了她的秘密。他决不泄露她的秘密。

“ 保管好这把钥匙，”竺德林黛说“ 这具棺材，这把钥匙，还有这个宝贝，都归你了；就这样定啦。你是那个地下墓室的主人；把她送到那里去，是你的义务。你责无旁贷。 ”

竺德林黛那双热辣辣的、没有泪水的眼睛，在面纱后面望着依凡。他也回看着她。他们俩，要是谁掉一滴眼泪，或者甚至脱口发出一声呜咽，两个人准都会放声大哭的。但是他们都决心在对方面前显示一下精神力量。他们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你接受这个义务吗？”

依凡点点头。

“那就你一个人来办这件事啦。我活着决不进那个家庭地下墓室。这原因你知道。”

两人都不吭声。接着，竺德林黛突然喊道：

“我干吗不留在我的城堡里？当我想象着我的祖先来看望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省悟过来？要是没有人把我从迷信中摇醒过来，我会仍旧很幸福的。那我就决不会走进这个我得到许多痛苦的世界里去。安葛拉就不会到我这里来；我的哥哥肖巴尔德就不会毁灭；邦达伐拉煤矿就不会变成地狱；我就不会认识你；一切——一切都将换个样儿了！”这时，她稍微静默了一下，继续说道：“不需要牧师，也不需要举行仪式。你可以念几句祷告。你是一个新教徒——安葛拉也是。她变得如此厉害，以致她会跟她的卑鄙的丈夫离了婚。叫他们把棺材轻轻地、虔敬地抬到家庭地下墓室去。到那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因为我不到里面去——我不到死，决不进去。你把棺材放好，我就回到我来的地方去，回到谁也不需要我的地方去了。”

依凡叫矿工们重新用肩扛起棺材，由他们抬着，穿过门

厅，通过一道便门，向隔在经理的房子和城堡中间的那个邸园抬去。

当他们走过邸园里曲折的小道的时候，树上掉下来的金黄的叶子落到了棺材上，树丛中的知更鸟唱起了悼歌。

依凡光着脑袋走在棺材后面，后面跟着竺德林黛伯爵小姐。

当他们来到地下墓室门口时，依凡叫抬的人放下了棺材,他在棺材边跪了下去,跪了好一阵子,也许是在祷告。如果我们低声地向上帝说话，上帝是会听到的；不，我们即使不说，而仅仅有这种感觉，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思。

竺德林黛俯身在依凡的脑门上吻了一下。

“谢谢你。你光着脑袋跟着她走。现在她全都归你啦。”说完，她就打那条弯曲的小道上回去了，仿佛怕依凡会叫她把她带来的东西带走似的。

依凡把棺材放在它的安息处，遣走了抬棺材的工人；他在棺材旁边待了好几个钟头。借着火炬的光，他看了安葛拉写给他的临终遗言：

“在另一个世界的海岸上，我将等待谁？”

依凡重重叹了口气。“在另一个世界的海岸上，谁将等待我？”

然后他回家去了。伯爵小姐的旅行车，安葛拉的柩车，已经无影无踪。

第 四 十 章

依凡如何哀悼

她们俩都走了，一个名门闺秀和一个乡下姑娘——都到没有悲哀、没有罪孽的地方去了。一个为木炭丧了命，一个在火中葬了身——两个含冤的灵魂。

依凡怀着痛心的悔恨，怀念着她们俩。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他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即使他能够在她们两个当中救出一个人，他也情愿丢弃他的一切声誉，他的全部金钱，他所做的一切好事。他没有为她们戴孝服丧，也没有在帽上围黑纱。这些悲伤的标志有什么用？

欧洲人居丧穿黑衣，中国人穿白衣，穆斯林穿绿衣；古时候，匈牙利的老祖宗们穿紫衣；犹太人穿破衣；哲学家在心里哀悼。聪明人不分担悲伤，只分享快乐。

这时，太太平平，富富裕裕，邦达伐拉山谷的半开化人，现在都成了幸福人。即使最坏的败类，也已安居下来，道德风气在普遍成长。

依凡自己出钱，派了几个青年人到国外的工厂里去学习文化艺术。他雇来了瑞士的雕刻匠和荷尔斯泰因①的花

①西德北部地区名。

边工人，教妇女和孩子们学手艺，这样可以使他们既做技术活，而又增加工资。只要每一个人，大大小小，干活是出于需要，或为了欢娱，——把工作看成他们的乐趣，而且并不认为受雇是难堪，——这样的人，干活是崇高的。

依凡很关心教育。他把政府雇用的教师从国家专政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他授予大学生奖学金，发给小学生有益的奖品；他在每个教区里都设立了图书馆和阅览室。他教导人们，把能省下来的零钱储存起来；他教导他们如何互相帮助；他在邦达伐拉建立了一个储蓄银行和一所医院。

他自己的矿坑是一个模范。矿工们是共同的主人，一起分享他的利润。这个煤矿雇用的人，一律都要经过考试，并试用一年。这条规定同样适用于女人和男人。试用的一年往往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姑娘们。

姑娘在哪里都不会受到这样好的照料；无论在她母亲家里，在女修道院里，都不会比在白伦德·依凡的煤坑里更关心礼貌和品德修养。一言一行都受到注意。要是什么人在见习的一年里没有达到标准，他也不会受到嘲笑或者鄙视。而只是通知他到那家公司的煤坑里去干活，那里薪水要更高些；而那个男工或女工还以为这是一种提升，而不是降级哩。在那家公司的煤坑里确实比较自由，规矩也没有那么严。

无论如何，要是那个候补者试用了一年，一切都符合要求，他或者她就会被吸收到工人新村去住，并且成为一名股东。除此以外，逢到矿井大火周年纪念日，每年还颁发一次

美德金，发给工人新村里品行最好的姑娘。

依凡出五十福林的奖金，矿工们也答应给优胜者一份漂亮的结婚礼物。

当然，不消说得，谁也不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奖金。谁也不知道什么人可能获奖。老工人们在观察嘛；这是他们的秘密。给奖时并不举行专门仪式。总是在平常的工作日里颁发的，那时，矿工们都扛着鹤嘴锄和铁铲，因此，人人都看得到，奖赏并不是为一张漂亮的脸蛋颁发，而是为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勤勉的手而颁发的。颁奖的那天是人们暗喜的日子。

依凡就是这样哀悼的。

第 四 十 一 章

叶　维　拉

这天是矿井大火周年纪念日。老保罗到中心村的依凡家里来找依凡，可依凡已上那个小煤坑去了。他在路上看到了保罗，就让这位矿工上了马车。

“去年今天,可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啊,”保罗说。

“我才记着呐,”依凡回答说“;可是今天,我们得去发美德奖。评奖团已经把得奖人评出来了吧？”

“评出来了。是一个跟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年的一个姑娘。”

“她全部符合条件？”

“全行。那姑娘最勤勉了。她经常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她从来不象他们许多人那样抱怨工作；她把工作看成是一种乐趣。她的手推车已经装得满满的，她也还要叫矿工再装一点；然后，她高高兴兴地飞跑着把车子推走了，回来时还唱着歌，好象她是在玩似的。等到休息时间一过，她就催着别的姑娘回去干活。”

“她爱虚荣吧？”

“不 她穿的还是一年前来的时候穿的那身星期天穿的

最好的衣服;自然罗,衣服已不象当时那么新了。她的脖子上围着一小串珠子，头发上有一条窄窄的缎带。晚上，她在溪里洗衣服，在这一点上她是很独特的，她天天都穿干干净净的亚麻布衣服；不过她是自己缝制的，这在她是很辛苦的。”

“她储蓄吗？”

“她在我们的储蓄银行存的钱，比哪个姑娘都多。要不是每星期六她都拿一天工资布施教堂门口的乞丐的话，她还要多存点哩。”

“她经常上教堂？”

“每个星期天都去；只是她从来不跟别的姑娘坐在一起。她跪在旁边的一个祭坛前，双手捂着脸，做祷告一直做到弥撒完毕。”

“她脾气很好吗？”

“她从不得罪任何人，从来不发脾气。有一回，有个女人对她说了句很下流的话，为此，我们处分了她一笔罚款；那女人准备缴钱了，可是这个姑娘却否认她受了侮辱。那女人后来生病了；没有人护理，因为她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这姑娘就天天夜里都去护理她，为她到药房里去取药。”

“你看她是不是个伪君子？”

“那不会，她嘻嘻哈哈的，随时随地开玩笑。伪君子都是些阴险的家伙。要是她不诚实，我们的工人马上就会发觉的；可她却叫人人都喜爱。我们讲话不一定恰当，可是我们能够对这位自尊自重的姑娘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欢喜那种会对吊儿郎当的家伙重重打上一个耳光的人。手脚麻

利，嘴巴厚道，正是我们这号人。不过，在她心情完全不同时,我也观察过她:比如,星期六下午,当我们坐在桑树底下的时候，大家要我给讲讲——天晓得多少次了——你怎样拿了排气机的管子，进入邦达伐拉煤矿，以及我们大家怎样都以为你死了的故事。我讲的时候，女人和孩子们都屏息静气的。我相信我讲那故事讲得挺好，因为他们都听得会背了，可他们还是愿意听，他们听了，各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可是这位姑娘，我注意到，她却一直在捂着脸哭泣。”

“她是一个规矩的姑娘吗？”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召开了一个已婚妇女的评奖会。她们对她提不出任何缺点。然后，我们把姑娘叫到一起，硬要她们说说，她跟年轻小伙子是不是有什么瓜葛,但她们都说——没有。这一点她们原是用不着否认的，因为，乡下姑娘嫁给矿工挺门当户对，如果矿工要娶她，就可以娶她嘛。”

他们现在已来到煤坑，进了铁路支线拐角上的候车室。现在这里已另外造了一条铁路，在地下把两个煤坑连起来了。依凡在这里看到有好多矿工。他派人去把其余的人也都叫了来，告诉他们这天不必再干活了。

男男女女都悄悄聚了拢来，只有一伙姑娘还在干活：她们已一致讲好，要把那车煤运到山上才离开；那座山在石坑的进口和依凡坐在那儿等的候车室之间。依凡看不见那些姑娘；他只听到她们清脆的嗓子在互相喊叫着：快点把活干完。

她们当中有个人唱起歌来了。这曲调依凡很熟悉——是那些悲哀的斯拉夫歌曲之一，唱歌的人象要哭出来似的；声音甜蜜而优美，还充满感情：

你说，当我摸平你头发的时候，
我是不是怀着深情的忧愁？
你说，当我给孩子穿衣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慈爱和温柔？

依凡的脸阴沉下来了。她们干吗要唱这支歌？干吗要别人的嘴巴来唱？干吗这歌还没让世间遗忘？

“那姑娘来了，”老保罗说。“我听到她在唱歌 她现在推着手推车下山啦。”

那个姑娘已出现在煤垛顶上了。她一冲就把手推车推上前，异常熟练地倒了车；几个大煤块慢慢从山上滚了下来。她是一个长得很匀称的年轻姑娘，穿一件蓝上衣和一条短裙子；不过那条红色的短裙子并没有卷起来，罩住了脚脖子，只露出了她的一双脚。头上的彩色头巾微微溜在后边，看得见盘在她头上的几条粗辫子。

她的脸沾着煤屑，显得喜气洋洋——地上的尘垢，天使的光轮。可是，煤屑却遮掩不了那两个象钻石般闪亮的又黑又大的眼睛，——灿烂的星星把黑暗照亮了。

那姑娘一动不动地站在煤山顶上，惊奇地望着下面这一伙人。

一瞬间，依凡已来到了她身旁。他快乐得跳出候车室，

越过铁路，冲上了煤山顶。

“叶维琳！”他一声喊，握住了那姑娘的手。

她摇摇头，向他微笑着。“不，先生，”她说，“叶维拉。”

“你来啦！你回来啦！”

“我在这里快一年啦，先生，要是你愿继续雇用我的话，我愿意留下来。”

“你可以留下来，可有一个条件——作我的妻子，”依凡喊着说，把她的手按在他的胸口。

山脚下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姿势；他们几乎都听到了他说的话。

叶维拉摇摇头，抽回了她的手。“不，不。让我作你的仆人吧，作你家里的女佣人，你妻子的女佣人。我将十分幸福，我别无所求了。”

“我可有更多的要求。你回到我这里来了；你是我的。你怎么会这样残酷啊，在我身旁差不多住了一年，始终不告诉我？”

“啊，先生，”叶维琳说，显出一副悲痛而又尊严的表情。“要是你全都知道了，你决不会原谅我的。”

“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能原谅。”

他的话证明依凡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他知道了真情实况的话，他就会知道并没有什么事，并没有什么要原谅的。他还是照样把年轻的情人紧紧地按在他的胸膛上，这时她喃喃地说道：

“你会原谅我，但是这世界将决不会宽恕你。”

“这世界！”依凡喊道，骄傲地抬起了头。“我的世界在这里，”他把手放在胸口。“这世界！从这山上向四周看一下吧。这山谷里一切东西都受到我的再生之恩；每一片草叶，现在绿了，都很感谢我。山和谷都知道，靠上帝的帮助，我使它们避免了毁灭。我获得了一百万，而我并没有损毁任何人。每一个子儿，都是托天之福得来的。在公爵的公馆里和寡妇的茅舍里，我驱散了绝望；从活人坑里，我救出了我的仇敌；我使他们的妻子儿女免于成为孤儿寡妇。我已经世界闻名，可是我却埋没在这里，不受他们的赞扬的烦扰。

“我才不在乎这世界哩。最可爱的女人曾向我微笑，爱上了我，但是她不是我的世界里的人。她死了，这把开她的棺材的钥匙，是对我的一个提示：她的世界已经消失。我的世界在我的内心，迄今还没有人进入过我这个内部世界，以后，也不会有人会进入这个内部世界，除了你！说啊，叶维拉，回答我。你能不能爱我？”

在她情人的灼热的凝视下，姑娘闭上了眼睛。有许多男人信誓旦旦地向她求过爱，可没有一个人象这一个人，他的脸象一个神的脸，照耀着她的脸。

“哦，先生，”她低声地说，“要是我不死的话，我将永远爱你，但是我感到我要死了。”

说着，她一阵昏晕，倒了下去，她那鲜艳的脸色渐渐变得蜡白，她的闪烁的眼睛合上了；她的身体，刚才还象一朵盛开的玫瑰，现在已象一片秋叶一样蔫蔫无力。

依凡抱着她的无生气的躯体。

这个他爱了这么久，为她受了那么多的苦的女人，正当她的脉搏停止跳动，正当她说“我将永远爱你，但我感到我要死了’的时候,是他的了。

她并没有死。

一颗钻石永远是一颗钻石。

译　后　记

约卡伊·莫尔（1825—1904）是匈牙利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从事创作六十年，一共写了一百十一卷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二十三种,其中的《金人》、《黑钻石》、《一个匈牙利富豪》以及《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等,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约卡伊生于匈牙利北部科马罗姆镇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之家。当时匈牙利内受封建主义奴役，外受奥地利帝国压迫；而在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已逐渐发展，其影响所及，使匈牙利也在二十年代掀起了一个遍及于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约卡伊生活在这个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环境中,从小吸取了自由、民主精神。后来,他到外多瑙河区著名的巴巴学院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革命诗人裴多菲，他们中间的同学之谊对于他的一生和写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八四八年一月在意大利，二月在巴黎，三月在维也纳，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匈牙利，佩斯人民于三月十五日举行示威游行，解放斗争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约卡伊、裴多菲和华西里这三

位著名作家成了佩斯革命的杰出人物。之后，在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的革命斗争和独立战争中，约卡伊也常常担负重要的政治任务。继之而来的革命和独立战争的失败，使他不得不逃亡国外。这时，全国沉浸在普遍的悲观气氛里，为了鼓舞人心，他写了许多讲述古代民族的英雄业绩、描叙十九世纪前期匈牙利民族如何开始摆脱封建枷锁的故事。

一八六七年，匈牙利统治阶级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妥协，建立了奥匈帝国。匈牙利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时谈论一八四八年革命就不象以前那么危险了。约卡伊认为使人们记住光荣的斗争和失败是自己的责任。他写了有关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回忆，写了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政治风尚》和《我的,你的,他的》,广泛地刻划了革命时期匈牙利各阶层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知识分子，描绘了当时的人民英雄事迹和民族的深重苦难，并一再使人们回忆起不朽的自由战士裴多菲。约卡伊后来虽然接近政府，当了国会议员，在观点上前后矛盾，但终其一生，他对于一八四八年的纪念却始终如一，从没有背弃过它的理想。

《黑钻石》创作于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二年出版。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白伦德·依凡和煤矿女工叶维拉的恋爱以及安葛拉伯爵小姐与他的爱情瓜葛，集中反映了匈牙利独立战争失败后，在和奥地利妥协的年代里，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匈牙利民族工业家反对由贵族、教会和国际金融资本构成的资产集团的斗争。

“黑钻石”指的是煤，因为“钻石是由碳组成的”；也是指书中的女矿工叶维拉，因为她不但有一双黑钻石般美丽的眼睛，而且她的出污泥而不染的经历证明“钻石永远是一颗钻石”。故事从野心勃勃的银行家菲利克斯来到邦达伐拉煤矿开始，写他如何拐走叶维拉，又伙同宗教势力，骗取了竺德林黛伯爵小姐的祖传领地邦达山谷，之后以编造蛊惑人心的舆论，布置弄虚做假的骗局，组织强奸民意的请愿团，使用卑鄙无耻的美人计等等恶劣手段，利用国际金融资本，拉拢封建贵族，勾结政府官僚，步步开展规模巨大的投机事业。邦达伐拉煤矿主人白伦德·依凡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也为了保护自己的面临危险的煤矿，营救“堕落的”叶维拉，毅然投身于他所蔑视的佩斯社交界，为争取举足轻重的安葛拉伯爵小姐为国家尽力，跟菲克利斯一伙展开了一场传奇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当依凡终于明白上流社会不是他的活动领域，拒绝了安葛拉的爱情，回到邦达伐拉时，叶维拉的未婚夫沙弗伦·彼得纵火爆炸了煤矿，菲利克斯也因罪行暴露而跳车自杀，依凡又凭着科学知识和“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毅力”，扑灭矿火，挽救了自己的和仇人的煤矿，“使人们又有了家乡，有了工业”，同时他也为自己赢回了失去的爱人。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精心塑造了白伦德·依凡这样一个完美无疵的工业家形象。依凡在独立战争中是匈牙利民族自卫军的骠骑兵中尉，为了反抗奥俄联军和与其勾结的封建贵族军队，他成了威廉骑兵团中战斗

到最后的一个人。依凡在小说里出现时，正凭着他的远见卓识，经营一个中等规模的煤矿。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才气焕发，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不可分开；他展望未来时，很象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并身体力行，和工人同甘共苦，一起分享利润。他既熟悉证券交易所的那套把戏，又是一个不顾死活的决斗者；他是一掷千金的赌客，也是无可匹敌的情人；总之，作者把他写成了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时代的英雄、人民的救星，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寄托了自己振兴祖国的理想。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③在约卡伊生活的那个时代，在《黑钻石》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匈牙利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封建贵族阶级手中夺取统治权力，因而它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约卡伊笔下的依凡，就是这个阶级的代表。依凡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三页。
②同上，第二五六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九〇页。

书中谈到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时曾不胜感慨也不无自豪地说“:穷人挨饿求乞,可等他们吃过了,又转身忘记是谁给了他们面包。那些大地主呢，虚度岁月，到死也不做一件对国家、对邻居值得一提的事；当前和未来的重担，似乎全都落到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劳累不堪的阶级身上了。”这与其说是依凡的世界观，毋宁说是作者本人的世界观。依凡在这一段话里提到的匈牙利当时存在的三个阶级， 也就是约卡伊在《黑钻石》中所描写的三个阶级:工人群众饥寒交迫，资本家给了他们面包,但他们吃过了却‘忘恩负义’,居然要闹罢工，甚至离开依凡的矿井跑到别的矿井去追求较高的工资。那些封建贵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虚度岁月,成为社会的寄生虫。唯有以依凡为代表的那个“人数不多、劳累不堪’的资产阶级,却挑起了‘当前和未来的’全部重担。在《黑钻石》的结尾，依凡以胜利者和救世主的姿态站在山巅踌躇满志地昂首喊道：“我的世界在这里……从这山上向四周看一下吧。这山谷里一切东西都受到我的再生之恩；每一片草叶，现在绿了，都很感谢我。山和谷都知道，靠上帝的帮助，我使它们避免了毁灭。我获得了一百万，而我并没有损毁任何人。每一个子儿，都是托天之福得来的。在公爵的公馆里和寡妇的茅舍里，我驱散了绝望；从活人坑里，我救出了我的仇敌；我使他们的妻子儿女免于成为孤儿寡妇。我已经世界闻名。”这是作者为资产阶级谱写的一曲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的颂歌，是这位资产阶级文学家为本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撰写的一篇昭告世人的胜利宣言。约卡

伊笔下的依凡，几乎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超人，甚至是神仙下凡了。

作者对资产阶级不遗余力的美化，是由他的世界观决定的；作者在刻划依凡这个人物时所使用的浪漫主义手法，是为他的世界观服务的。约卡伊通过他塑造的这个理想人物，表达了他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殷切而深厚的期望，但同时也明显地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还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先进者的时期，它也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怎么可能“没有损毁任何人”呢？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然而依凡却说他的“每一个子儿，都是托天之福得来的”，这显然是骗人的谎言。依凡还说过：“社会主义者啊，无神论者啊，他们混到我们的人中间，就会散布他们的异端邪说；接下来就会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这种对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的看法，同依凡对工人阶级的看法一样，也是出自作者的资产阶级偏见。至于依凡解决罢工的办法（“只要我活着，这个矿的利润就由我和我的工人们大家一起分。”），则不过出于约卡伊的善良愿望，其实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围绕着白伦德·依凡的活动，约卡伊在本书中还刻画了从内阁大臣、宗教名流、封建贵族、大资本家到普通工人等一大群人物肖像；揭露了道貌岸然的萨穆尔神父的欺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二九页。

手段，银行家菲利克斯极端自私的卑鄙灵魂，沙列斯泰侯爵这类贵族的空虚和狂妄，政府内阁大臣的丑恶行径；描绘了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佩斯，直到普通的山乡矿区的社会生活，从而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头几年匈牙利外受异族压迫、内受封建主统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全部囊括于一部既具有现实主义因素，又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中。

约卡伊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在他对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刻画方面。《黑钻石》的故事紧张离奇，事态发展出人意外，还有异常夸张的环境描写；在刻划人物形象时，作者往往寻出其显著的特征加以夸大，把好的渲染得过分的好，把坏的说得过分的坏，创造出一些让人效法或嘲骂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本书一方面具有扣人心弦的吸引力，读者随着故事的进展，可以获得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另一方面却又明显地感觉到，有些地方的描写是相当牵强的、不可置信的。这是一部以煤矿为中心的小说，但作者描写煤矿生活，远不如他描写佩斯上流社会那样得心应手，他对扑灭矿火的叙述，已不仅是浪漫主义,而是科学幻想了 而对竺德林黛伯爵小姐城堡中“闹鬼”这样离奇的情节，作者却能写得绘声绘色。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作者笔下的矿工，也远不如对于上流社会中人物的刻划生动逼真；叶维拉虽是小说的女主角,但她的形象缺乏鲜明的特征,她的经历也令人难以置信；安葛拉伯爵小姐出场比叶维拉要少得多，可她那种贵族小姐的音容笑貌和特有的性格，却给读者留下了

较为深刻的印象。这一方面固然决定于作者对不同生活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则由于他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

约卡伊的作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但他的优秀小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匈牙利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的感情和理想以及历史的进程，同时以其杰出的描写技巧和丰富的想象，使同时代人推崇他为“匈牙利的雨果”，甚至称之为“十九世纪的荷马”。

这本《黑钻石》最初是根据纽约和伦敦哈珀兄弟书社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弗朗西斯·杰勒德的英译本译出的，现在又据一九六八年布达佩斯科维纳出版社出版的上述英译本的校订本重新校改了一遍。插图系据匈牙利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原书复制。

译 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南昌